每冊三角

旅行雜誌

第四卷 第十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 Picturesque Bridge Pavilion, Yi Ho Yuan, Peiping.

行橋北平頤和園

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4 No. 11 November 1930 30 cts. a copy.

讀書消遣

工作課餘之閑。旅途漫漫之際。讀書消遣。最爲相宜。既快身心。復增聞見。古人謂「開卷有益。」良有以也。

本社每月發行旅行雜誌。已歷四載。外觀精美。內容豐富。愛閱諸君。爭相訂閱。近頃屢接各方來函。要求彙訂以前各卷。俾便庋藏。經多方設法搜集。茲「第二卷彙刊」業已裝訂成册。惟以成本稍巨。每册實售洋五元。外埠郵費一角六分。存書不多。購請從速。除此以外。本社編印及寄售各種精美書籍。亦復不少。茲列詳表如下。諸君既以「讀書消遣」爲快事。當亦樂於選購也。

本社編印各書

書名	定價	實售
遊川日記	八角	六角
西子湖	四角	四角
遊川須知	四角	四角
東三省旅行指南	一元	一元

寄售各書

首都名勝古蹟……一元　蘇州地圖……六角

虞山指南……二角　鐵路地圖……六角

英文杭州指南……二元五角　新測實用北平市全圖……六角四分

英文普陀指南……二元五角　袖珍最新上海分圖……四角

上海商務交通圖……五角　袖珍中華新地圖……九角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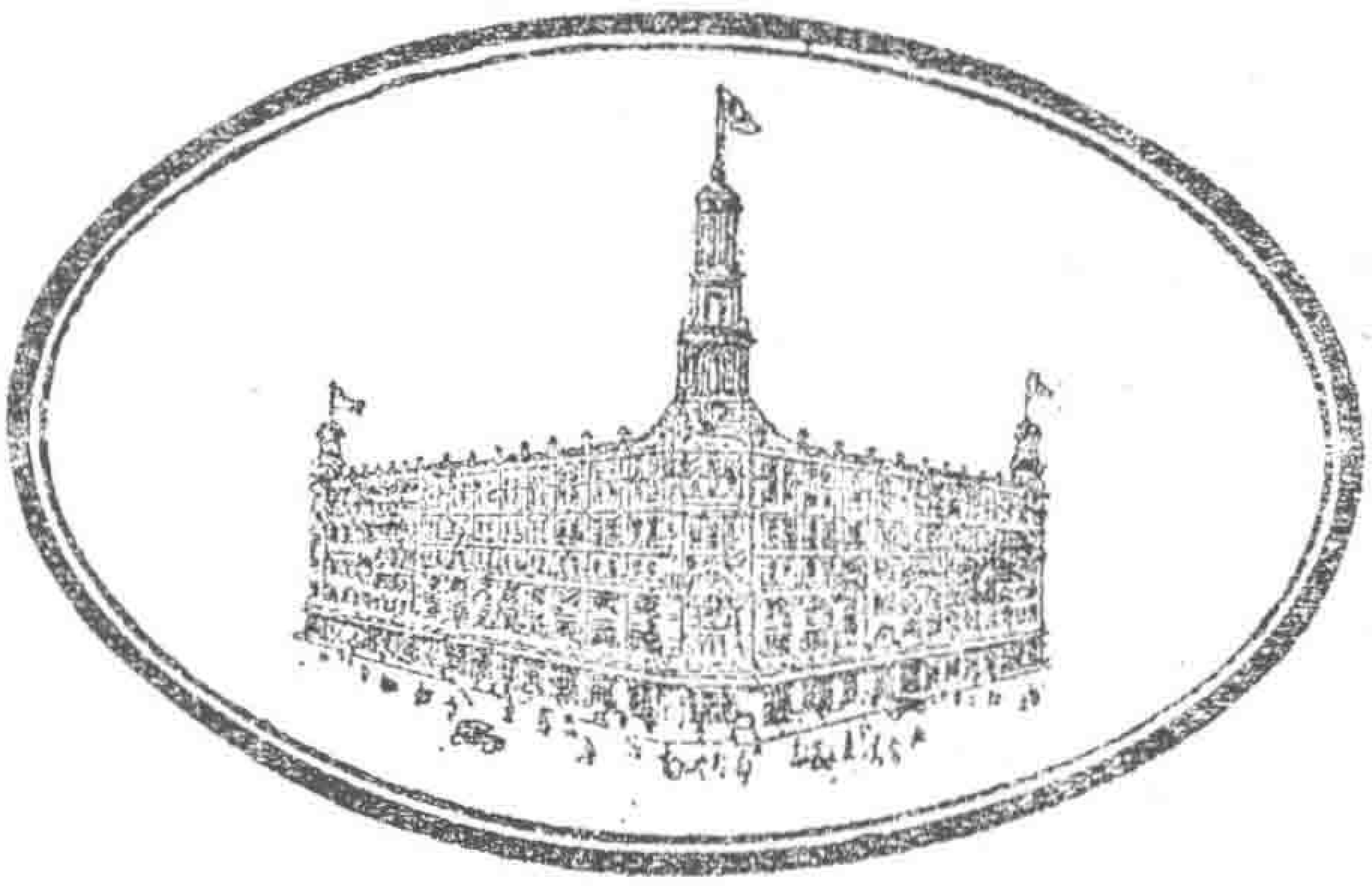
●上列價目均照大洋實售　郵費外加

上海

先施百貨公司

郵寄部

收足資本金壹千萬元



上海郵政箱四〇七號

本公司創立已卅年全球貨物國產精華收羅齊全無美不備而所有貨物均係躉批訂購售價格外公平低廉包紮寄遞等事又由富有經驗之人辦理十分穩妥可靠凡有所需內地無從購辦或雖有而不適於用請向本公司函購物美價廉必能使人滿意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郵寄部謹啓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爲滬上各區商店住戶謀便利起見除已在虹口界路西門小東門靜安寺路提籃橋六區先後開設分行外茲特在霞飛路添設分行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霞飛路分行

分行地點　法租界霞飛路三六五—三六七號巴黎大戲院西首

營業種類　活期存欵　儲蓄存欵　抵押放欵　信用放欵　國內滙兌　國外滙兌　信託事務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電話三七七三九號

In America

GO UNION PACIFIC

TO THE EAST

7 Fine Fast Trains

—from Pacific ports to Chicago, Kansas City and St. Louis. Convenient and dependable connections to points farther east. Dining car "Meals that appeal" and observation cars on all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Overland Limited

Fastest train to the East.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10:20 p. m.

San Francisco Limited
Lv. San Francisco 6:00 p. m.

Gold Coast Limited
Lv. San Francisco 9:00 p. m.

Pacific Limited
Lv. San Francisco 12:00 noon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Limited

All-Pullman.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6:05 p. m.

Continental Limited
Lv. Los Angeles 9:40 a. m.

Gold Coast Limited
Lv. Los Angeles 8:00 p. m.

from SEATTLE, PORTLAND, TACOMA

Portland Rose

Maid, barber, valet, bath.
Lv. Seattle 11:10 a. m. Lv. Portland 6:00 p. m.

Continental Limited

Past the Columbia by daylight.
Lv. Seattle 11:15 p. m. Lv. Portland 9:40 a. m.

For reservation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H. A. Buck, General Agent
Union Pacific System
San Francisco, Calif., U. S. A.

Cable address for Union Pacific Offices at San Francisco, Seattle, Los Angeles or Portland: UPARAILCO

THE OVERLAND ROUTE

UNION PACIFIC

金山門內美國工作之忙碌



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

中國旅行社經理

聖太飛鐵路每日由舊金山行駛橫渡大陸列車二次速度高而設備全且與羅斯安奇斯城及全美各大城相脈貫

乘聖太飛火車過美國西南部斯處風景幽勝與趣絕佳沿途名勝世界稱美

哈維名庖沿聖太飛路供應食品其法之善甲於全球而曾經嘗嗜之旅客尤能道之

聖太飛鐵路因有平行雙軌自動信號列車避險機等而所有職員均幹練謙讓故旅途之舒適及安全可保無憂

聖太飛鐵路每於輪船將抵舊金山時特派代表上船迎接旅客藉備有所咨詢并代定車位襄辦旅行各項事宜

綜上所述未能詳盡如承詢問一切請投函中國旅行社通濟隆運通公司及其他航行太平洋間各輪船公司當奉告一切如須畫片小册子等可逕函下列地址索取并不收費

W. J. Black,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CHICAGO, ILLINOIS.
U. S. A.

Jas B. Duffy,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513 Kerchkoff Build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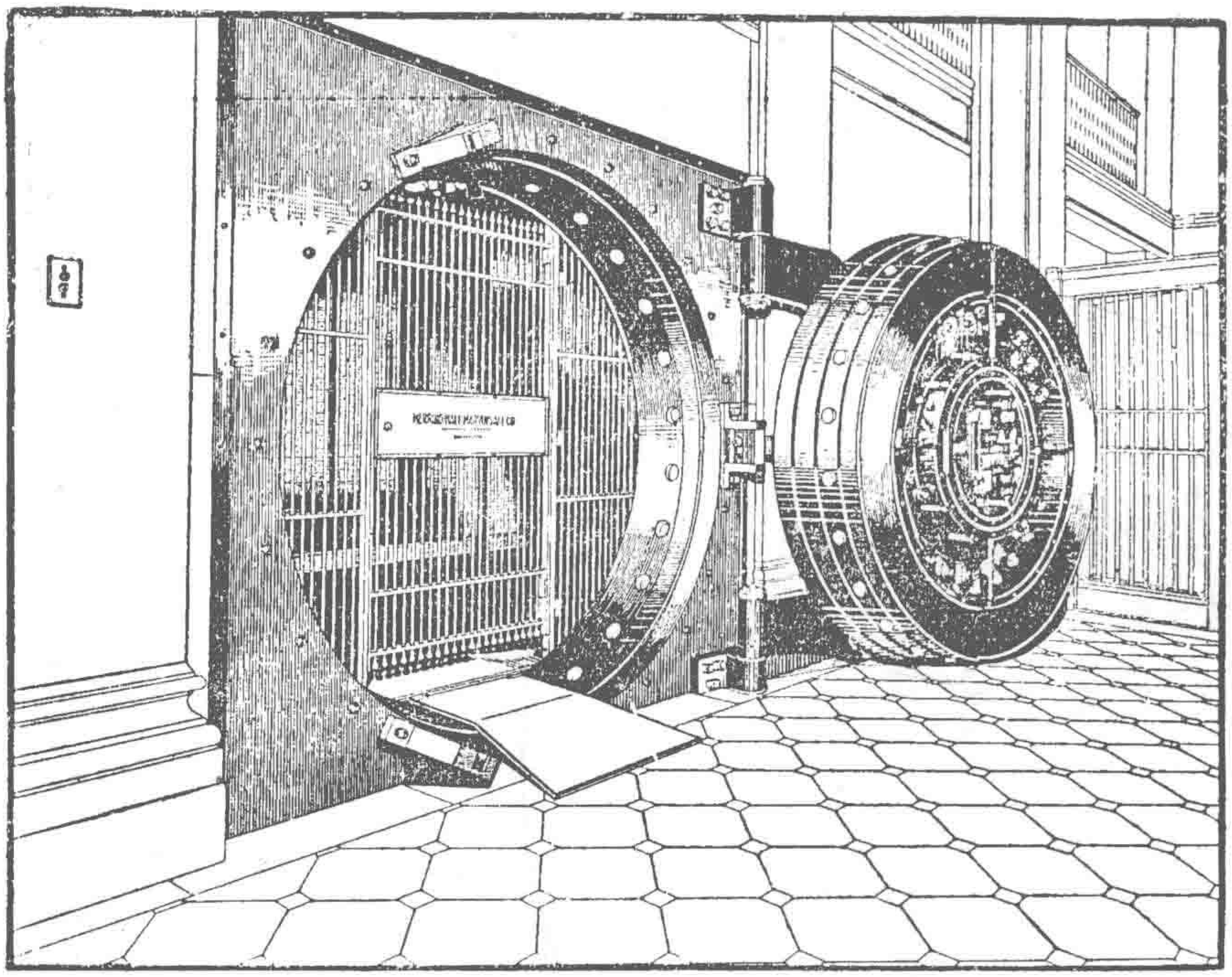
L. R. Everett,
Asst. Gen'l Passenger Agent,
601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赫令好馬文

銀箱

及

銀行庫門工程



此圖係本行所經理之特別銀行庫門之一種此門
上裝有計時暗鑰其門之厚薄六寸半至四十二寸

欲知價目及詳細說明書請向本行索取可也

上海博物院路廿二號

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分行　天津　奉天　香港
　　　廣東　漢口　哈爾濱

NEW

A WONDERFUL NEW TRAIN

Faster Across America

61 Hours
Seattle to Chicago

A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representative meets all steamships from the Orient on arrival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 . . He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baggage and take care of sleeping car reservations to all po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 J. TOZER
Assistant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00 Smith Tower, Seattle



NORTHERN PACIFIC
YELLOWSTONE PARK LINE

Seattle to Chicago

The ONLY All-Pullman Train

NEWEST and finest sleeping cars . . . coil spring mattresses.

Roller Bearings.

"Famously Good" Meals.

Observation-lounge car with barber, valet, maid, shower baths, card room, library, ladies' lounge, radio, buffet and large observation platform.

NO EXTRA F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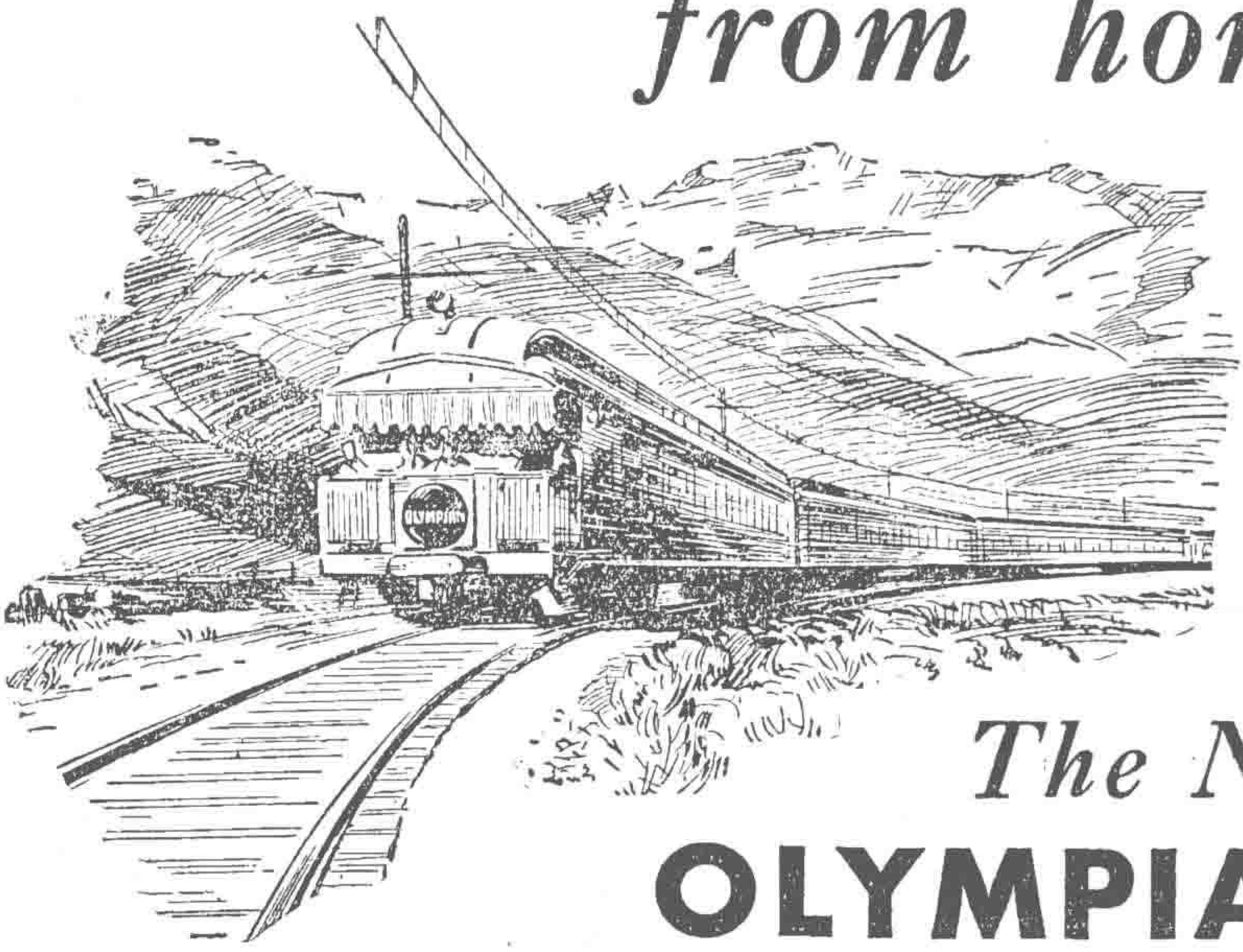
E. E. BLACKWOOD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C.

OSWALD CRAWFORD
General Agent
501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C.

NORTH COAST LIMITED

七一二八八

A HOME *away from home*



The New
OLYMPIAN

中國總代理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

It is not the luxurious conveniences, although the Milwaukee has them, that make a train a temporary home. It is the freedom and the all-pervading friendly atmosphere. Travelers find these rare qualities on the new Olympian and they call it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call on or write to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The
MILWAUKEE
ROAD

The Electrified Way

京滬杭甬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京滬綫

◉上行車

▲上海北站開
- 上午七·〇五（快車）
- 上午九·〇五（特快車）
- 上午九·三〇（三四等車）
- 下午十二·三五（快車）
- 下午二·四五（特快通車）
- 下午十一·〇〇（夜特快車）

▲崑山開
- 上午八·二七（快車）
- 上午十·二〇（特快車）
- 上午十一·二六（三四等車）
- 下午二·〇三（快車）
- 下午四·〇四（特快通車）

▲蘇州開
- 上午九·二三（快車）
- 上午十一·一五（特快車）
- 下午十二·四八（三四等車）
- 下午三·〇五（快車）
- 下午四·五九（特快通車）
- 上午一·二四（夜特快車）

▲無錫開
- 上午十·三〇（快車）
- 下午十二·一七（特快車）
- 下午二·二六（三四等車）
- 下午四·〇七（快車）
- 下午六·〇五（特快通車）
- 上午二·三三（夜特快車）

▲常州開
- 上午十一·三九（快車）
- 下午一·一八（特快車）
- 下午三·五五（三四等車）
- 下午五·一五（快車）
- 下午七·一三（特快通車）
- 上午三·三七（夜特快車）

▲丹陽開
- 下午十二·四五（快車）
- 下午二·一四（特快車）
- 下午五·一六（三四等車）
- 下午六·二四（快車）
- 下午八·一〇（特快通車）
- 上午四·三三（夜特快車）

▲鎮江開
- 下午一·四二（快車）
- 下午三·〇〇（特快車）
- 下午六·二三（三四等車）
- 下午七·三一（快車）
- 下午八·五七（特快通車）
- 上午五·二四（夜特快車）

▲南京到
- 下午三·三〇（快車）
- 下午四·二五（特快車）
- 下午八·三〇（三四等車）
- 下午九·一〇（快車）
- 下午十·一五（特快通車）
- 上午七·〇〇（夜特快車）

▲南京江邊到 接連平津浦通車
- 下午四·二四（特快車）

◉下行車

▲南京江邊開 接連平津浦通車
-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南京開
- 上午七·四〇（快車）
- 上午九·三〇（特快通車）
- 上午九·五〇（三四等車）
- 下午十二·五〇（快車）
- 下午四·三五（特快車）
- 下午十一·〇〇（夜特快車）

▲鎮江開
- 上午九·四四（快車）
- 上午十一·二二（特快通車）
- 下午十二·一五（三四等車）
- 下午三·〇一（快車）
- 下午六·一八（特快車）
- 上午〇·四九（夜特快車）

▲丹陽開
- 上午十·三〇（快車）
- 上午十一·五三（特快通車）
- 下午一·一八（三四等車）
- 下午三·五二（快車）
- 下午六·五九（特快車）
- 上午一·三四（夜特快車）

▲常州開
- 上午十一·四五（快車）
- 下午一·〇八（特快通車）
- 下午二·四四（三四等車）
- 下午五·〇五（快車）
- 下午八·一〇（特快車）
- 上午二·四一（夜特快車）

▲無錫開
- 下午十二·五八（快車）
- 下午二·二三（特快通車）
- 下午四·一〇（三四等車）
- 下午六·一五（快車）
- 下午九·一〇（特快車）
- 上午三·四八（夜特快車）

▲蘇州開
- 下午二·〇三（快車）
- 下午三·一二（特快通車）
- 下午五·四三（三四等車）
- 下午七·二〇（快車）
- 下午十·〇八（特快車）
- 上午四·五五（夜特快車）

▲崑山開
- 下午二·五七（快車）
- 下午四·〇一（特快通車）
- 下午七·〇〇（三四等車）
- 下午八·一三（快車）
- 下午十·五二（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 下午四·二五（快車）
- 下午五·〇五（特快通車）
- 下午八·四五（三四等車）
- 下午九·二五（快車）
- 下午十一·五五（特快車）
- 上午七·〇〇（夜特快車）

滬杭綫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 上午七·〇〇（快車）
- 上午九·〇〇（特快車）
- 上午九·二〇（三四等車）
- 下午三·五〇（快車）
- 下午五·五〇（特快通車）

▲上海南站開
- 上午七·一〇（快車）
- 上午九·〇五（特快車）
- 上午九·三五（三四等車）
- 下午四·〇〇（快車）

▲松江開
- 上午八·三四（快車）
- 上午十·二九（特快車）
- 上午十一·一一（三四等車）
- 下午五·二三（快車）
- 下午六·五七（特快通車）

▲嘉善開
- 上午九·二四（快車）
- 上午十一·一四（特快車）
- 下午十二·一六（三四等車）
- 下午六·一三（快車）

▲嘉興開
- 上午九·五八（快車）
- 上午十一·四六（特快車）
- 下午十二·五三（三四等車）
- 下午六·四七（快車）
- 下午八·一〇（特快通車）

▲硤石開
- 上午十·三六（快車）
- 下午十二·二一（特快車）
- 下午一·三八（三四等車）
- 下午七·三二（快車）

▲長安開
- 上午十一·二二（快車）
- 下午十二·五六（特快車）
- 下午二·二六（三四等車）
- 下午八·一一（快車）
- 下午九·一七（特快通車）

▲杭州開
-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 下午一·五五（特快車）
- 下午三·四六（三四等車）
- 下午九·一五（快車）
- 下午十·一五（特快通車）

▲閘口到
- 下午十二·四五（快車）
- 下午二·一〇（特快車）
- 下午四·一五（三四等車）
- 下午九·三〇（快車）
- 下午十·三〇（特快通車）

◉上行車

▲閘口開
- 上午六·四五（快車）
- 上午九·二五（特快通車）
- 上午十·一〇（三四等車）
- 下午三·五〇（快車）
- 下午五·四〇（特快車）

▲杭州開
- 上午七·一五（快車）
- 上午九·五〇（特快通車）
- 上午十·五〇（三四等車）
- 下午四·一五（快車）
- 下午六·〇五（特快車）

▲長安開
- 上午八·二三（快車）
- 上午十·四四（特快通車）
- 下午十二·一三（三四等車）
- 下午五·二七（快車）
- 下午六·五九（特快車）

▲硤石開
- 上午九·〇〇（快車）
- 下午一·〇〇（三四等車）
- 下午六·三〇（快車）
- 下午七·三一（特快車）

▲嘉興開
- 上午九·四七（快車）
- 上午十一·五三（特快通車）
- 下午一·五四（三四等車）
- 下午六·五〇（快車）
- 下午八·一三（特快車）

▲嘉善開
- 上午十·一一（快車）
- 下午二·二二（三四等車）
- 下午七·一五（快車）
- 下午八·三七（特快車）

▲松江開
- 上午十一·〇五（快車）
- 下午一·〇四（特快通車）
- 下午三·二八（三四等車）
- 下午八·〇八（快車）
- 下午九·二六（特快車）

▲上海南站到
- 下午十二·二〇（快車）
- 下午四·五五（三四等車）
- 下午九·二〇（快車）
- 下午十·三〇（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 下午二·〇五（特快通車）
- 下午五·一〇（三四等車）
- 下午九·三〇（快車）
- 下午十·四〇（特快車）

注意◉表內特快通車係京杭直通特別快車
◉本表時刻如遇更改恕不預告

商戰利器。。。。
莫如登
京滬
滬杭甬兩路
站外
車內
站內各種廣告
效力最大
取價最廉
詳章請向上海北站車務處索取

本期目次

遊蜀記……高鳳紀
西北萬里長征日誌……吳紹璘
洮南紀略……伍榮先
南口青龍橋之行……王晶
魯北十日記……的錚
隴海路上一點常識……武道中
常熟三日游記……徐養文
惠州之西湖……崔其煒
米蘇里大學一瞥……張少微
可歌可泣……周瘦鵑
革命外史……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評註
北平分社新遷……記者
留美學生致本社之一封書
海外旅行社一頁……記者

編者絮語

吳稚暉先生曰。「老不入川。此古代文弱書生之言。非所限于我輩」旨哉斯言。方今科學世界。交通利器。月異日新。其爲山水所阻隔者。得駕飛機以淩空。朝發夕至。初無障礙。川中山水雄奇。今古稱說。徒以蜀道難行。游者裹足。本期中高鳳紀君之遊蜀記。力繩蜀士之美。然猶以未能深入川中爲憾。近頃政府方創滬渝航空。告成有日。吾知有志游川者。必終能如願以償也。

浙之西湖。馳譽寰宇。有東方瑞士之目。我國之以西湖名者。不下十餘處。粵之惠州。亦以西湖著稱。東坡謫居惠州時。以湖山自遣。詩歌吟咏。佳話流傳。時至今日。猶可想見其遺風。崔其煒君本爲粵人。茲有「惠州之西湖」之作。錄寄本誌。讀者祝爲臥游。與浙之西湖一相印證。當知山水明媚。各盡其妙。惟在整理者之得人耳。

關於來年之革新計劃。下期當有所陳。與讀者一商榷之。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容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總額　二千五百萬元

已收　二千四百七十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壹百零二萬六千八百十七元零二分

營業　辦理國內外滙兌及銀行通常業務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并受政府之委託辦理下列各項事務（一）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存在國外之各項公欵並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份之國庫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事項

總管理處及上海分行　外灘二十二號

虹口辦事處　北四川路一千二百七十號

南市辦事處　小東門大街五十七號

八仙橋辦事處　麥高包祿路一百五十號

公用電話　六〇三七一　轉接各處

總分支行　『國內及分支行辦事處及收稅處』（江蘇）南京　下關　上海　蘇州　鎮江　揚州　板浦　新浦　無錫　徐州　南通　常熟（浙江）杭州　甯波　餘姚　沈家門　紹興　華舍　嘉興　盛澤　溫州　湖州　蘭谿　海門（安徽）蕪湖　安慶　蚌埠（河北）北平　天津　保定　邢台　唐山　石家莊　秦皇島（綏遠）歸綏（察哈爾）張家口（山西）太原（山東）青島　濰縣　濟南　烟台（湖北）漢口（湖南）長沙（河南）鄭州（四川）重慶　成都　自流井　潼川　五通橋（江西）南昌　九江　吉安（廣東）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福建）廈門　鼓浪嶼　福州　泉州（遼甯）南滿站　營口　大連　安東　開原　公主嶺　通化　錦縣（吉林）長春　黑龍江　綏化　呼蘭

國外經理處　『國外經理處』（英國）倫敦『國外通滙地點』英法德意荷奧　瑞士　捷克　巨哥　羅馬尼亞　芬蘭　臘非亞　愛司統尼亞　土　西　葡　丹　瑞典　挪威　波蘭　美　墨　加拿大　秘魯　巴西　智利　亞非利加　日本　印度　南洋羣島以上各國各埠均可通滙

人生行程之艱險乃與年事而俱增

祇有身體康強能使前途坦蕩

為身體不佳而暮年困頓者不乏其人際此天寒歲晚老者之處景尤覺艱難企望前途嶙嶙怪石或為痛瘋或為哮咳苟體力不濟必至舉步維艱而所經者無非痛苦矣故如足下前途之平坦計莫若速服韋廉士紅色補丸用以壯體強身此丸補血健腦之功聞名天下半紀于茲使男女老少得享人生樂趣者蓋不知凡幾矣即如江西樟樹鎮商業前輩敖洪慶君亦其一也　敖君現寓該鎮南橋卄四號門牌其來書云『予於卄年來每交冬令輒患咳嗽氣喘等症近因年老精衰日更加劇復發頭目暈眩飲食減少終夜不能仰臥痛苦萬狀嗣從友勸試服韋廉士紅色補丸即覺胃強神爽於是繼續服用諸症悉痊現年六十有九猶覺強健勝常是皆貴補丸之功也曷勝感激』韋廉士紅色補丸壯體強身之功無分男女舉凡疾病之由於血虧腦疲而起者均奏神效



敖洪慶君玉照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藥局各藥房均有出售

特別警告

若遇經售家以廉價影射紅丸兜售愼勿上當其丸外雖紅色中則劣質也必得眞正韋廉士紅色補丸方奏治疾之神效

如意膏療治面癬其神效有如是也

面疹雖小然而有損觀瞻亟宜療治治之之藥惟有如意膏最為神效有患面疹半載百藥無靈而敷搽如意膏一週全愈者丁君萬伯其一也　丁君寓上海高昌廟正豐里正豐南號彼之來書云『鄙人面患紅疹業經半載百藥醫治皆無效驗自購貴局之如意膏敷塗一星期之久即告痊愈承蒙良藥之恩無以為報特書寸箋以伸謝悃』



價目每瓶大洋七角六盒三元五角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遊蜀記

高鳳紀

道艱一語。古人曾見諸詩歌。其實科學具有縮地法。並有萬能術。今日之蜀道。已不應與難字聯綴。

予於三年前。曾作蜀遊。偶檢行篋。見有記遊十數頁。以其過於拉雜、特稍加竄易。以爲蜀道遊客之前導可乎。

十五年冬。予居北平。有友邀赴川遊、於十一月三日。由平登車。六日抵漢口。買舟赴宜昌。十二日到埠。據棧主人言。重慶輪船。須候三日。蓋自宜昌到重慶一段。長江之水。自四月至十月爲大水期。至十一月則水落。巨舟每不易行。予既須候舟。有數日淹留。因在宜聊作汗漫遊、宜之對江有三友洞。三友者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是也、予等過江入洞後、舟子匆匆來告、大風已起。船爲風碎。催促易舟速返。是時果大晦暝。遂不獲暢遊而去。至今引爲憾事。十四日遊安安廟。此廟相傳有安孝子者。負米養親。後人嘉其行。乃廟祀之。廟之規模不大。雖重修一次。亦不過十數楹。有第十三混成旅旅長李炳之建碑一座。以紀其事。惟登臨之餘。眺望絕佳。聞宜埠東北有東山寺。亦可遊覽。本擬於午后前往。詎回棧後。棧主告予輪船已到。訂三時開行、遂登輪溯流而上矣。

十六日抵荊州。只見面前。重重疊疊。盡是崇山峻嶺。舟所經過。江水逼窄。古人云。千山萬壑赴荊門。其信然歟、十七日入巫峽。山益高。江益狹。且彎曲極多。每遇一曲。則絕壁當前。疑若無路。至船折過山脚下。乃復見前途之光明。每曲皆如是。洵奇觀也。

巫山在巫山縣南。長約六十餘里。兩岸山皆陡絕。江之狹處。儘四五十丈。廣處亦不過七八十丈。水深而湍急、有碚石硃石二灘、甚碍舟行。自巫山而西。有黑馬交灘。過此則瞿塘峽。峽口有巨岩。曰灩澦堆。舟子至此。莫不戰戰兢兢、不敢稍疏。有諺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其意殆有水大水小•皆不可行耳、巫山本有十二峯。其最高峯在何處。江中行者、絕不得見。蓋自入巫峽後。無時不在陰雨迷濛中。天日不見。故山峯亦不得見。據老於蜀道者言。經過巫峽已十二次。只有一次。曾見薄薄日色、而一剎那間。仍復雲影蔽之。此巫山雲雨之所以成爲名詞也歟。夜間過白帝城。即蜀昭烈崩殂處。因夜色朦朧。更屬一無所見矣。

十八日晨過奉節、舊夔府治也。爲蜀東門戶。有稅關。一重兵駐守。再上爲雲陽。據言有蜀漢桓侯廟。桓侯像下有井一。以木板覆其上。下繫鐵索。爲桓侯首。從前尚可睹、廟祝由井中引首一視。今則不可云云。確否未知也。晚間過萬縣。縣爲川東有名商埠。與外人約定通商碼頭之一。惜在夜間。未能一視。

十九日晚。抵巴縣。重慶府治。一稱渝中。地當長江嘉陵兩江之會

口。沿山為城。為中國西部門戶。以清光緒二十八年。中英條約。闢為商埠。自開埠後。商業日盛。出口貨以藥材為大宗。進口貨以洋紗為大宗。該埠不第為四川出入口貨之總樞紐。以雲貴兩省物品進出。皆取道焉。城內繁華處所。以白象朝陽兩街。及大梁子為最。所有菁華。咸萃於是。重慶關設於城東北江岸。英法德美日等國。皆設有領事。惟城內絕少幽雅處所。只有城外李氏宜園。尚可一觀。一日李氏在園招飲。予友王揆世君。即席有七古一首。以紀其事。詩云猋熾熛怒威赫赫。征夫江上苦行役。記取巴人開國事。懸崖巨靈雙手擘。嘉陵北來揚子橫。到此二流始合璧。市廛湫溢撲紅塵。欲渡河川罥梁窄。聞有名園可駐足。卜築爰在巴山脊。從者二三相聚談。地勝匡廬近咫尺。三蜀之豪郤石倫。（李氏係天水祥商店主人頗雄於貲所邀亦皆商界中人）招以旨酒永今夕。欣然扶杖去郊外。藉瀹平生林泉癖。紫麟朱脯旅肴核。殷勤勸酹即前席。席有鬈髮綠睛客。（李賀詩鬈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拱竹時同座有西國人故云）興來連呼浮大白。主人怪我意寡歡。玉盞金罍手不釋。自念鴻鵠志未衰。扶搖愧無凌風翮。吳越舟揖燕趙車。贏馬奔走餘皮革。礧塊不藉酒杯澆。明朝轉憾雲山隔。感此更為進一觴。幽篁掃戶雲生石。起視烏破已沉西。烟靄蓊鬱江水碧。

重慶氣候。嚴冬不必衣裘。雪花少見。自四月起。溫度可至華氏八十五六度。六七月間。總在百度以上。夜間至不能睡。加以夏日雨水極少。濕熱異常。故本地中產以上人家。皆備有地下石室避暑。至十月間。始有涼意。凡旅行重慶者。切不可於夏日往。九十月或一二月間皆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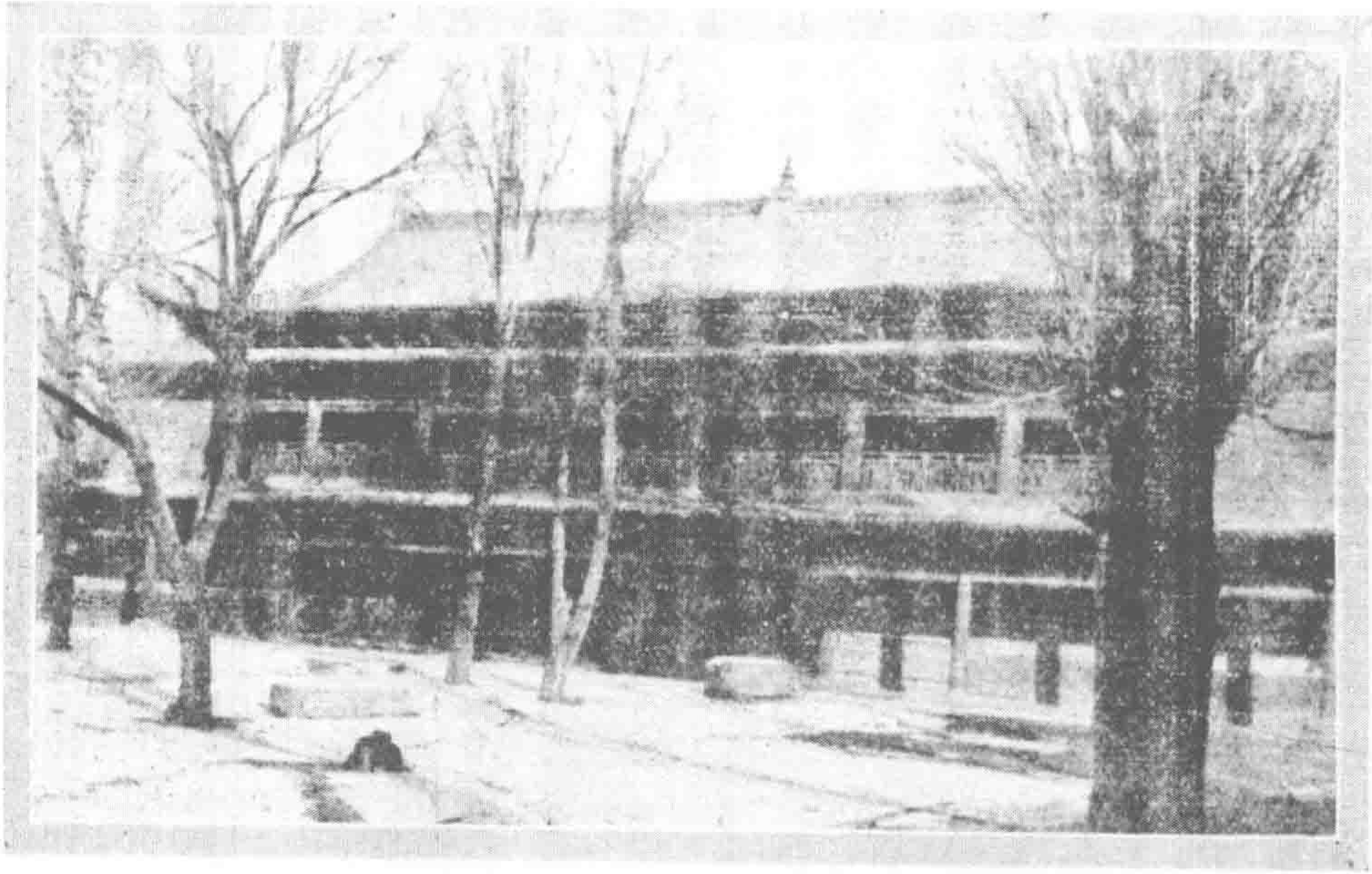
十二月六日。由重慶出發。赴城都。旱路相距一千〇二十里。以藤輿行。輿夫共三人。川中輿夫特健。予以成都友人電催速往。七日間即達。一路上山下山。雖極崎嶇。而履如平夷。急趨如飛。信乎習慣已成自然矣。計所經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各縣。大半係富庶之區。如隆昌夏布。資州冬菜。皆有名出產。惜乎以急行之故。未暇調查。維時雖屆冬令。沿路所見。滿山豆花（蠶豆花）與紅梅碧桃以爭艷。頗令人不勝審美之感。

十二日晚。抵成都。川省本多山。惟城都周圍二百里。皆為平原。氣候亦佳。冬無大寒。夏不奇熱。街市過路。亦皆寬敞整潔。城在岷江支流郫錦二江之間。三國之漢。東晉之成。五代之蜀。並都焉。周圍廿二里。闢門四。分內外城。有成渝成萬成廣成灌成康成嘉六大汽車路之計畫。今雖路綫稍有變更。然已大半築成。不愧為中國西部第一大都會。城外有武侯祠。規模甚大。前殿供武侯。後殿供昭烈帝。關張陪饗。廟前老柏森森。頗覺幽篤。惟是否漢柏。不敢確定。其最足令人流連者。惟杜工部之草堂。堂外竹樹萬竿。蓊鬱幽邃。遮蔽天日。入門

庭院中有木筆一樹。高可數丈。蔭可畝餘。花正滿開。恍似一片瓊瑤。高與山齊。眞美觀也。正殿供工部像。堂側有浣花祠。額題蓮室英雄四字。中供女像。相傳爲唐節度崔凝之妾。其時遇有匪變。崔倉卒無以爲計。浣花女精武技。竟率家丁破賊云。堂後有魚池。中有魚鱉極夥。游人多往觀之。此外有望江樓。（薛濤井）在東門外。爲帆船碼頭。廟祀雷神。又曰雷神廟。樓閣軒廠亭榭差池。有薛濤井。相傳係薛濤故居。水極芳冽。蜀人汲之造紙爲箋。仍名薛濤箋。支機石在城內。傳係漢張騫使西域。乘槎泛斗牛。遇婦人織。以支機之石與之。令赴城都問嚴君平。平曰此織女之支機石。石甚大。色青有紅紋。圍以木柵。不失爲神話中之一種資料也。招覺寺在西門外。爲二百餘年古刹。殿宇宏深。壯麗輝煌。供彌勒老子各神像。僧衆之多。以此爲最。附近田園。均爲廟產。並有竹園花圃。畫竹名家竹禪。卽此廟方丈也。駟馬橋在北門外。距城十五里。漢司馬相如題柱。不乘駟馬高車。不復過此橋。卽指此。予到城都。有一極大憾事。卽灌縣有一青城山。未獲往遊。是也。此山極有名。當時本擬往遊。以川省軍閥。互爭地盤。戰事方殷。未能通過。不得已離蓉城而東歸。

一月二十八日。由城都乘帆船赴嘉定。路過青神山。山奇秀。予友王君有青神歌三首。描寫盡致。歌曰。青神山上松柏多。青神山下水碧波。碧波瑩似玉。漁婦雙白足。白足踏波手提籃，我所思兮似江南。西風吹老白蘋花。水雲深處合爲家。吸朝露。餐晚霞。君不見嘉淩山水三百里。寫入丹青萬口誇。（吳道子畫嘉淩山水是蜀北之嘉陵若青神之江乃岷江也然兩岸風景正不亞於蜀北嘉陵遊此者其以爲然否）鼓雙椎。飄遍舟。不十里。過眉洲。三蘇故宅灘西頭。噫嘻乎。如此溪山胡不戀。坡老買田去陽羨。（陽羨今毗陵地東坡詞云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爲溪山好）

三十日抵嘉定。峨嵋山已在望。亦以軍事未獲往遊。適輪船已定時開行。遂附輪東下。沿途經過叙府瀘州。皆以軍事不得登岸作罷。二月二日抵重慶。當卽易輪赴宜昌。只有三日半卽達。蓋下水輪至速也。



甘肅甘州大佛寺正殿

西北萬里長征日誌〔中〕

吳紹璘

六

十一月十六日　住大壩。行二十里。

時發小壩。天寒水冰。渠道縱橫。頗難放胆。疾行。午前。將近大壩。連君建武之車。以行李太重。少一不愼。忽翻墮水中。力拽後。始克出險。二十里。大壩。就此尖息。俾連君箱篋衣服受濕者。在店曝乾。以免損壞。大壩僅有居戶四五。龍王廟一。廟前有亭。中立石碑。細覽之。知係雍正九年立。內云自靑銅峽百八塔寺下。分河流爲進水口。由大壩繞寧夏城。踰平羅。入于黃河。綿亘三百另八里。沿賀蘭山一帶田地。均資灌溉。又云覓僱夫匠。共需銀一萬八千餘金。自興工以至放水。爲時五十三日。此壩之功用與所費。於此可見其大概矣。流水錚淙。越壩而下。狀頗亟激。現下寧夏平羅寧朔三縣之田地。均賴此壩以灌溉。不時修葺。尙完好可觀。爲甘省水利工程之一云。龍王廟之左。爲牛王廟。建於堡上。粉壁朱門。楚楚有緻。憑覽高山流水。暮煙蒼茫。甚爲愉快。壁上多過客題詞。或雅或俗。要均戍客征人懷鄉思土所爲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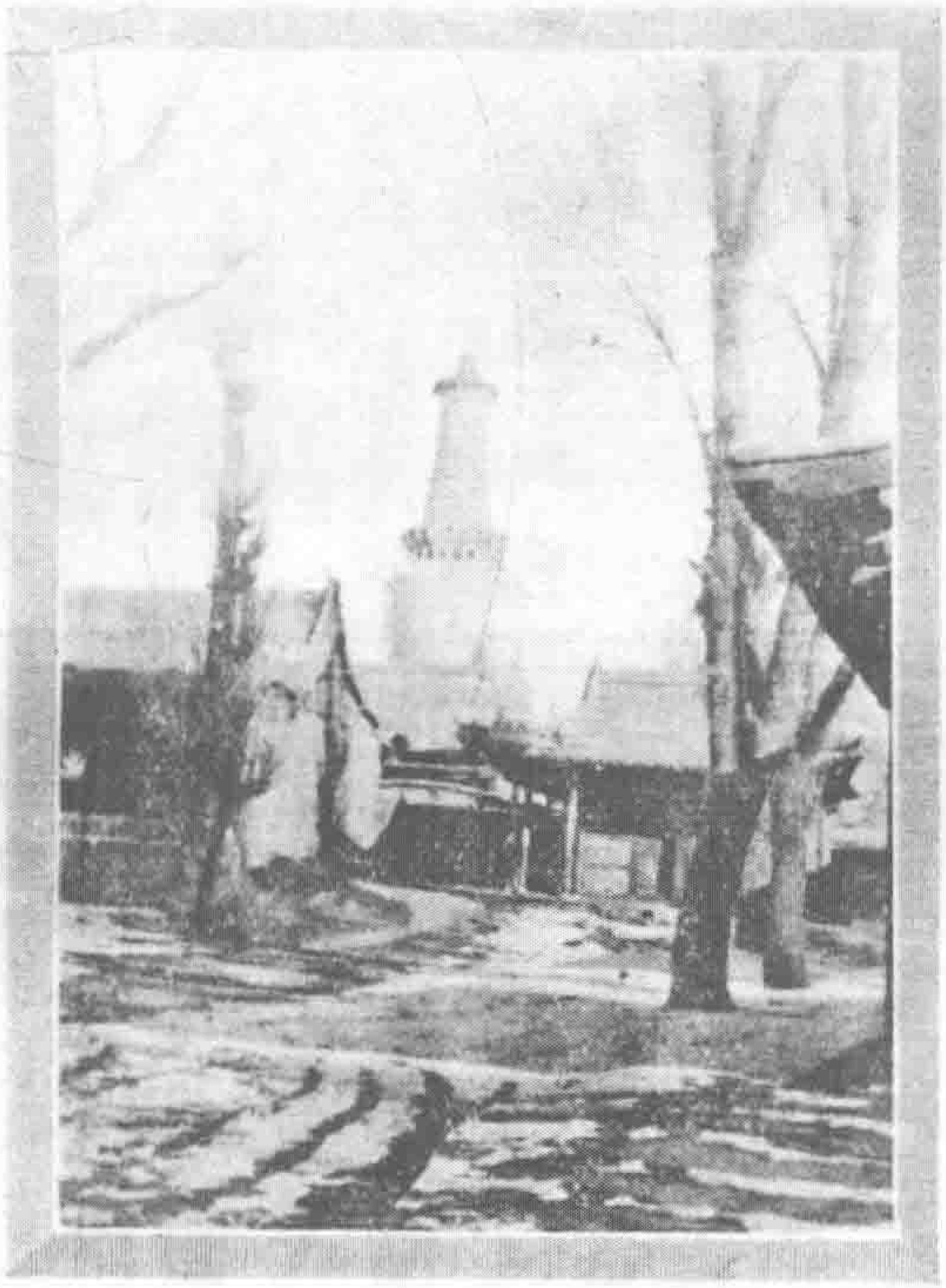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七日　住廣武堡。行四十里。

清晨六時行。寒氣侵人。塵灰迷目。荒野無聲。至爲寂寥。二十里。觀音堂。有小舖售茶水麵條。可以就尖。二十里。廣武堡。堡垣高大。居戶有三百六十餘家。店四五六處。枯樹星列。風撼作響。一片冬景。蕭條不堪。堡垣北面。

上建高閣，拾級而登。第一層爲觀音堂。第二層爲閻廟。第三層爲玉皇廟，內容牛新，審覽鐵鐘，則係明萬歷四十六年造。遠眺四郊。牛山則高峯如屏。黃河則低流似帶。樹木不絕。雞犬相聞。下閣南行。復經文昌樓。計二層。均空無所有。遂返。遇駱駝數百。魚貫如線。自南往北。聞係軍人拉赴寧夏運輸輜重物者。

十一月十八日　住棗園堡。行七十里。

東方微明，晨星滿天。驅車出店。發廣武堡。三十里。渠口堡。尖。有國民小學校一。惟空無所見。殆已閉歇。內本閣廟，藏青龍刀一柄。鐵重一百斤。爲雍正時造，二十里。天通堡。又二十里。棗園堡。棗樹林立。碩大而甘。銷售遐邇。有高等小學校一所。生徒寥寥。甘省民智不開。教育幼稚，生徒均係强拉而來。不過藉壯門面而已。有郵政信箱一。稅卡一，商肆數家。沿途所見。均以烟土烟捲爲最多。烟捲則以大英煙公司之哈德門牌爲最盛行。國貨不一見焉。巨漏外溢。弱國貧民。曷勝可嘆可憐。



甘肅甘州大佛寺之古塔

十一月十九日　住石空堡。行四十里。

晨七時行。二十里。張義堡。沿途沙磧。車行維艱。雖竭力鞭策，猶不易前進。時有軍用汽車一輛。翻入沙窩。囑余車御者等相援，始克出險。二十里。石空堡。時已午後三點鐘。八馬困乏。不欲前行。遂入店住。擄車夫言。今日四十里。約抵八九十里之力。明日可達中衛。石空堡以從石空寺而得名。寺已廢圮。有郵政代辦所一。稅局三。小肆四五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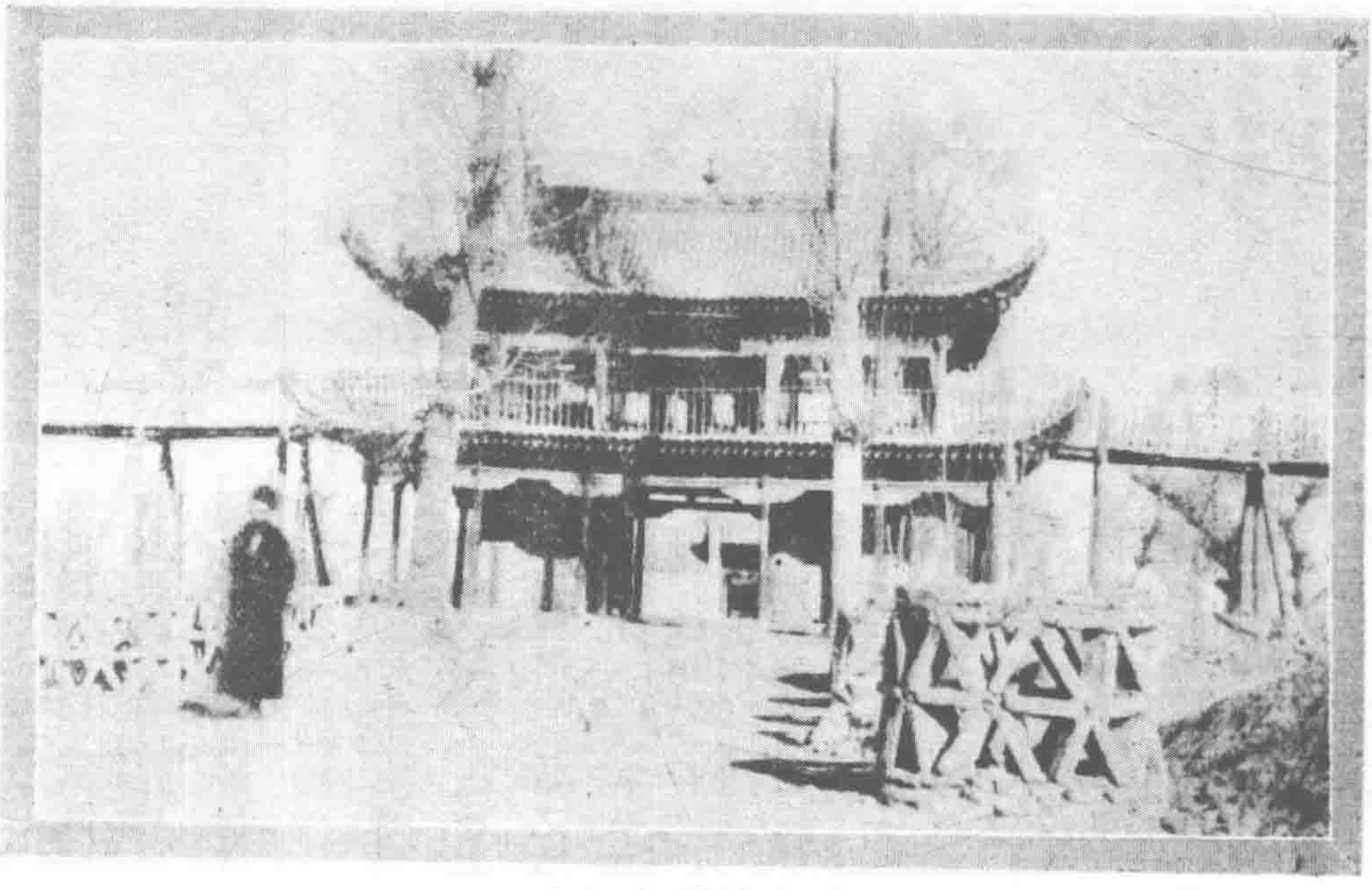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日　住中衛縣。行九十里。

上午一時半。聞車夫套車待發。亟準備一切。寒風吹人。霜露沾衣。星月之下。車遂行矣。三十里。永順堡，天微明。三十里。鎮羅堡。雜貨店數家。十五里。柔遠堡。斯時村樹絡繹。阡陌交通。行人雜沓。婦孺熙攘，氣象似覺一新。十五里。中衛縣。住東關外旅店。時方下午三時。余在寧夏。曾聞中衛涼州一路。甘軍時有搶掠行爲。同人心均不安，晚。予與王連三人。赴縣署謁趙知事欣餘。趙君係江蘇江寧人。

蒞此已年餘。伊稱軍人行動。無可諱言。最好派人護送。惟此間馬隊十餘名。均已出差。所餘無幾。槍械又窳。實無裨於事、當電寧夏鎮守使署。或蘭州軍署，請兵護送。較爲得計。然郵電往還。至速須四日。始可得覆。不知諸君，能在此逗留否。余等以緩不濟急。托辭與諸同人磋商後再作計較而出。

十一月廿一日　住中衛縣。

晨起。至市遊覽。見農人漁夫。肩摩轂擊，凡米粟蔬蚧。莫不齊備。陳肆列市。頗形熱鬧。與寧夏之早市相同。街中商業蕭條。簡陋不備。而物價則奇昂。惟猪肉最廉。每元可購五斤。午後登舊鼓樓。上爲佛宇。香煙繚繞。甚雅潔。憑窗俯視。全城在目。中衛城週九里八分。關東南西北四門。現北門不通。戶口約千餘家。出產以枸杞最著



甘肅甘州之酒泉

遠銷津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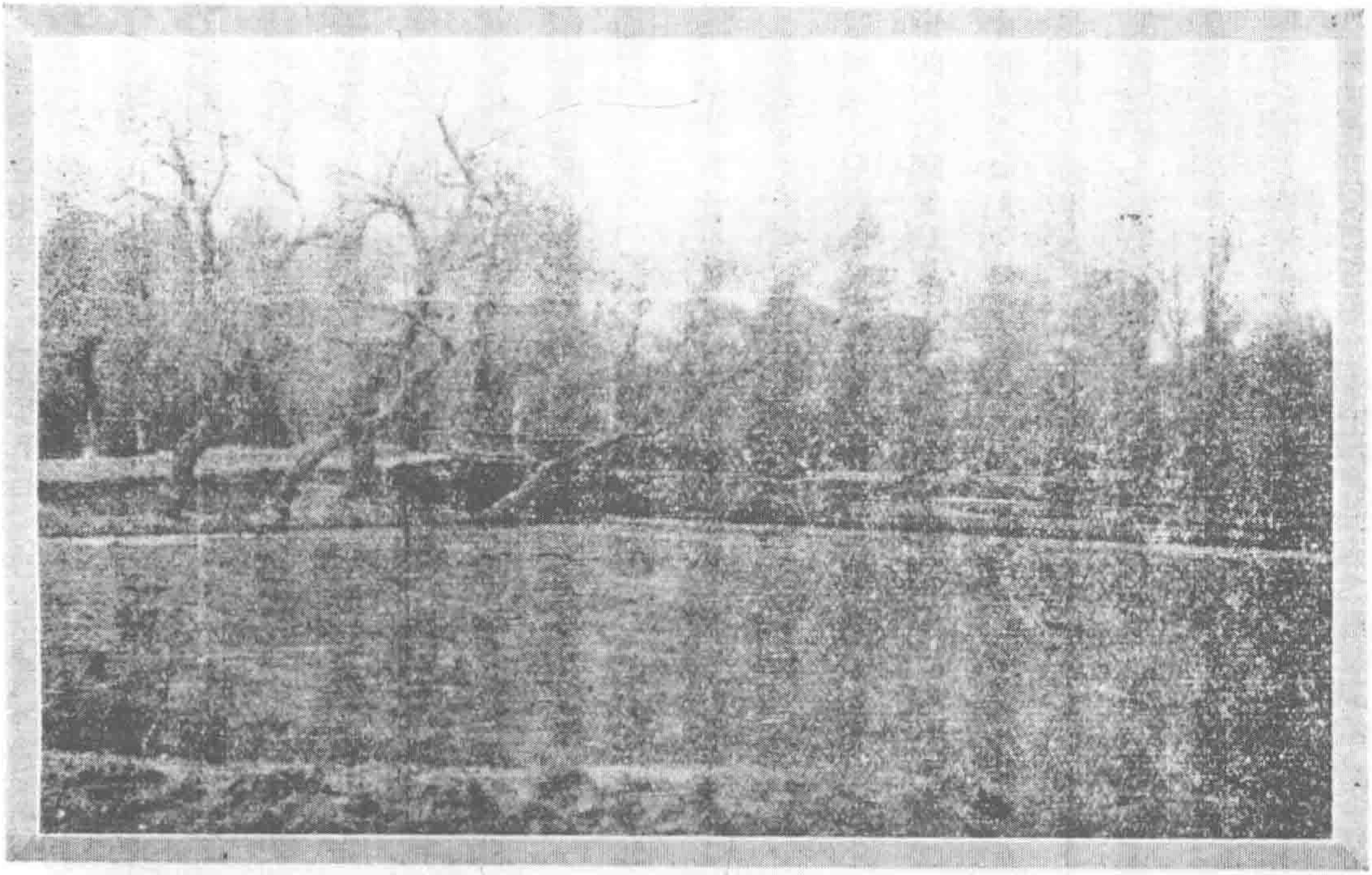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二日　住中衛縣。

因車夫草料未辦就。決明日行。蓋此間係一大邑。物價廉，由茲西去。荒漠之區。百事艱難。故不得不如此也。上午偏覽全城。冷落無聊。遠不及寧夏。午後腹部不適。遂至澡堂沐浴。池湯尚清潔。中衛錢制。極形紊亂。滿錢尚須九八算。例如言明某物滿錢百文。應卽付百文。但祇付九十八文便可。市上多制錢。銅元則不輕見。兌洋一元。得一千七百餘文，纍纍如貫珠。重不可言。斯亦西北之怪現象也。晚聽風聲呼呼。震撼窗櫺。私念關外。將不知作如何狀態矣。夜來輾轉不寐。雜念縈懷。極苦無法排遣。

十一月二十三日　住沙坡根。

行四十里。

黎明卽起。整理行裝。盥漱進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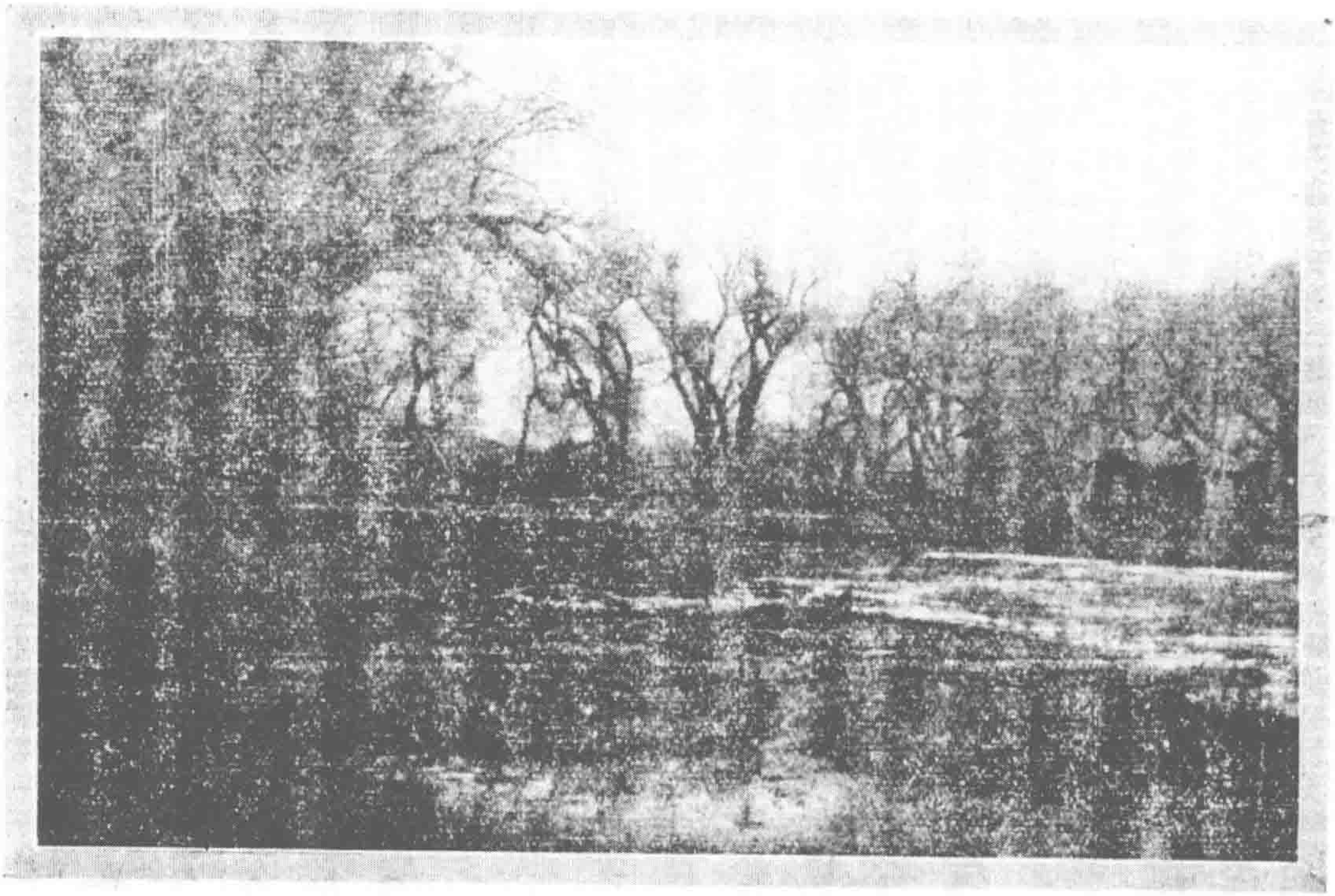


新疆哈密回城景色

名。上午十時。發中衞。進東門。出西門。街上觀者如堵。十五里。銀川橋。過此漸見沙礫。黃塵蔽野。寒風打回。東則黃河一綫。叢林滿堤。西則沙窩四佈。老馬沒脛。加以石子如卵。車撼振振。人爲之顚播。畜爲之喘乏。沙崗起伏。困苦萬分。行行息息。藉資稍休。途見鄉民數十。荷担負薪。鋪石塡沙。狀頗勤力。詢之。知係奉令修汽車路者。逆料包蘭汽車。不久即可告成。嘉惠旅人。當非淺鮮。近晚以兩車騾馬之力。而拉一車。始克安度一大沙坡。前行廿五里。沙坡根。即在此尖宿。時已五時半。晚據同店赴蘭之浙人陳某稱。由寧赴涼之捷徑、確頗危險。而由涼至甘一道。亦不平靖。均係回匪作亂云。自包以來。余等已飽嘗虛驚。前途仍無一刻可以安枕。世道崄巇。于今爲烈。不得不嘆息行路之難。祇能力自鎭定。隨機應變而已。

十一月二十四　住長流水。行四十里。

沙坡根。四面荒涼。渺無所見。祇覺黃塵匝地。日月無光。由此前進。無路可行。惟由水一泓。端賴以渡。上午。適又無船。候至下午二時。始克離店。人馬車輛。悉由陸移舟。每車出渡錢一元四角。歸車夫自理。予等得各出渡錢六角。沿河兩岸。盡屬沙石高山。此外毫無所有。約行五里許。始有途徑可尋。因捨舟登陸乘車。時天已晚。狂風怒號。沙石震車。上則皓月橫空。下則黃塵漫野。起伏如邱。沈靜如死。四十里。長流水。破店數家。窮人幾戶。野店荒村。此之謂矣。附近無泉穴。故飲



新疆哈密近郊之林泉幽美一

水均來自他處。頗艱難不易得。車行十點鐘。至天明始到。幸晚膳在車內以打汽爐煮飯。且行且吃。故尚未受應響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晝作夜行。約二十餘里。

清晨抵此。上午從事休息。俾人畜不致疲乏成疾。至晚八時。始準備離店。沿途沙坡起伏。升降艱澀。時行時止。備極困難。余等無可奈何。決以安危置諸度外。擁被而睡。及至黃粱既醒。舉眼四顧。則已月色西沈。日光東上。車停高崗。人畜不見。黃沙迷漫。寒風砭骨。幾疑置身於無何有之鄉。滿懷奇異。咄咄稱怪。亟下車跡之。前行數車。已下高坡。人馬困乏。方在休息。未幾。始以九馬同來。駕余車而度此重險。萬里流沙。一望無旣。已令人百感蝟集。復以風緊霜厲。肌寒膚裂。雖老於僕僕道上之車夫。猶呼沒命。其艱苦亦不言可喻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　住一碗泉。行十餘里。

昨晚離長流水後。今午始達一碗泉。共四十里。小店一所。破屋四椽。比長流水更荒涼艱苦。西北軍方修築寧蘭汽車道。在此造屋設站。以便來往。斧斤錚錚。工作頗力。入晚。狂風怒吼。泥沙飛舞。迷漫不見對面。坐聽呼呼聲響。幾不成寐。此間遠距泉井。滴水加金。浣濯之餘。仍澄清待用。其珍貴猶如此。以視大江南北。予取予求。漫不在意。眞非可同日語也。苟不身臨其境。誰念及茲。朱子訓言。有一粥一飯。當知來處不易之稱。余以爲一勺一滴。亦當念其來時之苦。

十一月二十七日　住甘塘子。行四十里。

上午以驟馬夜嚙蓋屋蘆蓆之糾紛。未克動身。下午二時發一碗泉。沙路較昨稍佳。惟山坡甚多。時升時降。又經深溝一道。長逾數百步。兩面陡起。高可丈餘。寬不方軌。過此復越大山。由東西下。遂漸入平道。晚八時抵甘塘子。小店四家。似比一碗泉爲佳。惟水仍不易得。徒負甘塘子之名耳。途中曾遇由新疆赴寧夏車一輛。云已行兩月矣。

十一月二十八日　住營盤水。行六十里。

晨八時行。道途漸見平坦。惟地勢多山坡。忽高忽低。車馬維艱。而三十里後之一段。山嶺崎嶇。車行搖動異常。過後又復平坦。如入康莊。六十里營盤水。在即此尖宿。有破店二家。居民數戶。較之日昨。又勝一籌。晚間以直奔涼州與由蘭州再赴涼州事。衆意紛紜。各執所見。余以方今沿途何往而非危險。夫由蘭至涼。雖較可靠。但耗財費時。亦不見佳。故明日分道時。決走直赴涼州之道。唯時忽患腹瀉。想係受寒所致。精神頗感不適。客中抱病。苦不堪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住白墩子。行六十里。

上午九時發營盤水。八里分路口有石碑一。上刻『西北走涼州。東南走蘭州』十字。余等決走涼州。乃向西北行。三十里大瓦溝。三十里白墩子。時方下午三時。即入店尖宿。今日道途平坦。天氣晴暖。

新疆哈密近郊之林泉幽美二



頗爲爽快。回首長流水幾站之苦。猶令人心悸不已。白墩子有居民二十餘家。小肆三處。尚不荒凉。惟民貧物貴。婦孺之輩。半屬衣不蔽體。食不充飢、鳩形鵠面。可哀可憐。一見客車入店。視爲大施主到。忠實者苦苦乞救、狡險者從事盜竊、雖一獨一巾之微。亦莫不攫取爲快。至足可嘆。今日腹瀉三次。晚饍未舉。藉希速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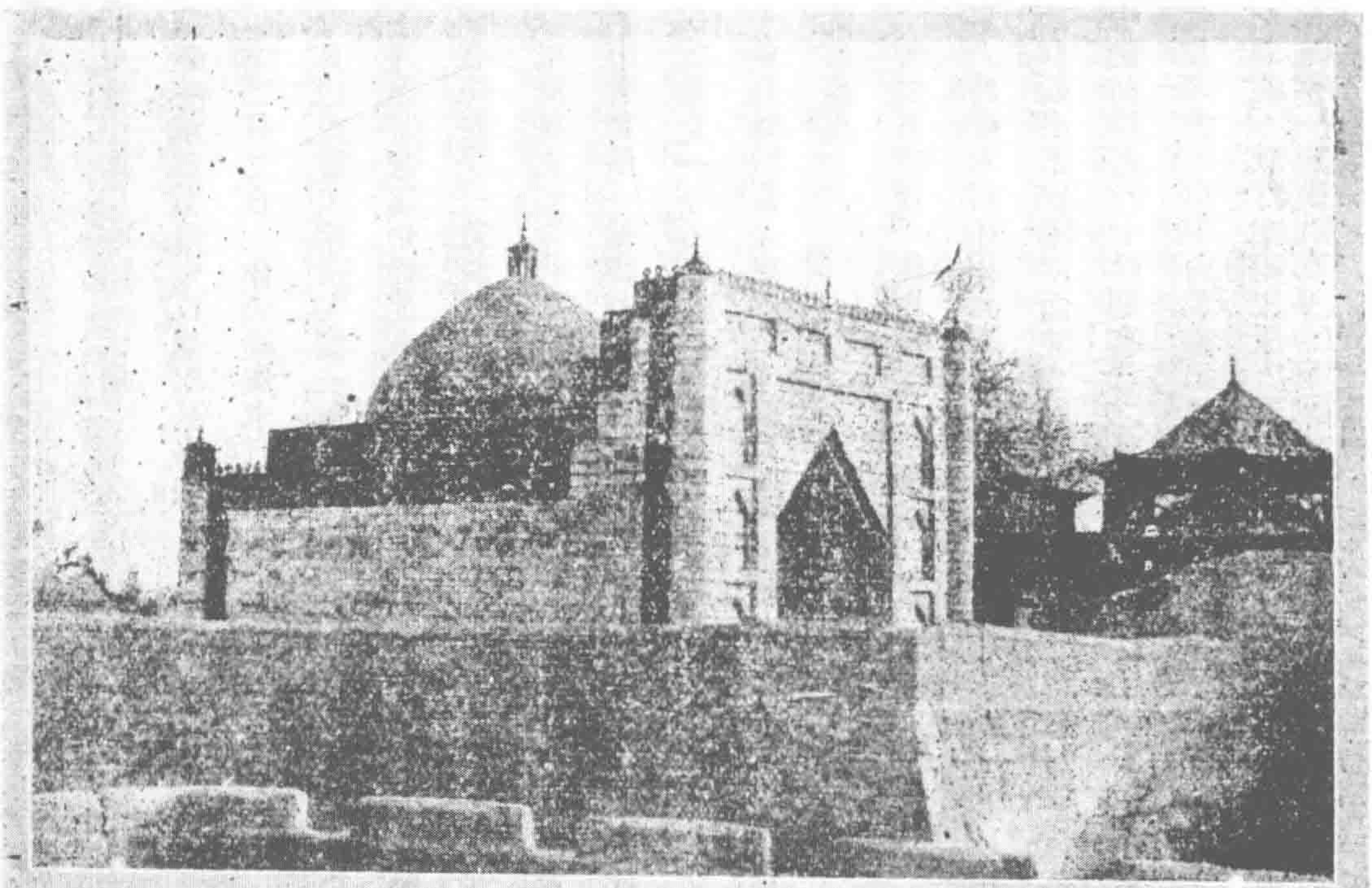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三十日　住觀音廟。行九十里。

天明鷄唱。六時方報。即忽忽離店。五十里紅水堡。尖。小舖數家。廟宇三四。稅卡二。叩諸土人。地方疾苦。據老者稱。此間已一年未雨。百物昂貴。甚爲可憂。言下似有不勝喟嘆之情。環堡皆山。形勢險要、下午四時。仍前進行。西越長城。僅遺土牆一道。高不逾六尺。殘石敗垣。摸娑莫辨、令人憑吊興嗟。私念漢秦以來。四夷多事。塞上烽煙。迄無寧歲。此一片荒漠。乃昔時大戰之場。爲國搴旗。斬首立功。効命犧牲者。眞不知幾許人也。方今外患日亟、禦侮無人。思之能不愧煞。三十里大林。十里觀音廟、日暮夜黑。道途莫辨。犬吠狺狺。頗爲驚心。幸得土人指示。未入歧路。亟入店尖宿。今日道途尚可行。惟多石子耳。

十二月一日　住大靖堡。行七十里。

午前九時。人馬飽足。從容就道。四十里。裴家堡、居戶數家。店一所。前行未數里。便見疏林滿目。屋宇棋布。阡陌交通。渠道縱橫。漸覺氣象宜人。遠非日來凄凉景色可比、惜已寒冬。否則濃蔭夾道。香花拂

興工廿五年彩燦爍耀目之新疆哈密回王坟





新疆哈密之農林試驗場

衣。遊人更屬興趣百倍矣。三十里。大靖堡。人煙繁盛。駄商載道。極形熱鬧。可稱中衛以來第一大鎭。吾輩先苦後甘。到此視爲樂園。勝土。相與歡笑。風塵艱險。幾已飄零殆盡矣。

十二月二日　住大靖堡，未行。

今日以前途不靖，决勾留一天。以便休息。並待合其他車輛同行。上午。入堡遊覽。堡垣係泥夾石子所建。頗高大。堡內冷淡無足觀。關廟前有鐵獅子一對。淸道光年鑄。細視之。係前由喀什噶爾調防兵士。在喀歷遇奇變。幸得神祐。致未遭難。故公立此獅。以彰神靈之意。堡內有警察所一。惟視若無人。殆額數太少歟。又郵政代辦所一。此間每元僅兌一千七百文。購米得二升。麵可八斤。生計極感不易。大街一條。百物粗備。全堡約二千餘戶。因未遭回逆之亂。故元氣尙存。有此景象也。

十二月三日　住大靖堡。

晨八時。驅車行。松柏蒼翠。屋宇井然。心頗愉適。未幾漸入沙磧中。羣山糾紛。小路狹險。兩面陡立。高逾仞餘。曲折幽長。日月無光。置身其中。幾如墜道。行十餘里。連君之車。忽傾覆於後。蓬拆馬逸。損壞甚多。半由車夫不愼。半由載重過量。無可奈何。祇得仍返大靖整理。予車以單獨不敢行。亦回住原店。蓋西北車夫。夜間須喂畜料。精神疲乏不堪。日間遂不得不伏車思睡。苟一不愼。卽易發生禍端。然多爲

嚕嘛。反遭其辱。荒漠大野、法律無靈。小則申申詈不絕口。大則蒙其暗害。旅客不得不勉與周旋。人我一體。便無二心。甘言旨酒。小惠難免。尤當代爲操慮。時加指導。庶幾敷衍了事。不生障碍焉。由此赴涼。雖祇三站之遙、然伏莽滋甚。宵小極多。談者恆稱爲一難關。聞日前有駝商某、載銀一千八百元、竟被刦去。可爲寒心不止。晚間逆旅主人告予曰。此地去西三十里。盛產煤。每斤售價十二文、昔僅三文耳。遠近各地、均取給於是云。

十二月四日　住陳家老板、行九十里。

上午八時。發大靖堡。適有赴涼之鹽務局員鄧熙良君。帶有鹽警數名。因即約與同行。較爲壯膽不少。仍經昨日折回之處。格外留心、故能無事。四十里。李家園。尖。五十里。陳家老板。入店宿。空堡矗立。僅有居民四戶。今日道多沙山。間有石子。車行顛播。頗爲艱澀。幸天氣晴和。不覺爲苦。遠望土門子。樹林森密。煙霧濃厚。足徵繁盛。惟此段刼案最多。行者咸有戒心。寧走荒涼之陳家老板、而不敢行熱鬧之土門子。行路之難。誠以甘境爲最矣。

十二月五日　住要墩。行七十里。

晨八時行。路途平坦。野羊竄地。其色黃。頗胆小。衛兵以槍擊之。未中。下午、狂風忽起。塵沙飛舞、對面不見人影。加以山路。忽高忽低。車行極遲。車中無聊。以小說自遣。下午五時。抵要墩。住。有客店三。小肆七。警察所一。由此去涼州。行程五十里。便可到達。心中甚慰。

十二月六日　住涼州。行五十里。

黎明即起。星月猶輝、及盥漱畢。時將八時、東方微白。即命駕發要墩。鄧熙良君車、與余等同行。三十里。大河沿。尖。有店肆售食物。路多石子。極爲顛播。令人坐臥不寧。卅里。涼州東關。住。時正下午一時半、亟呼店夥來。打水洗面。蕩滌風塵、換衣進餐、先入城遊覽、一擴眼界。並至電報局訪陳局長、略談種切。藉知此間亦受軍電關係。收入日減。綫路日損。甚爲可憂、出後再至郵局。詢由京匯涼款項。知已退回。

十二月七日　住涼州、

今日未行、按之習慣、凡至一大邑、車夫客人、均可要求停歇三日之權。俾車夫購添糧秣。或客人訪友尋人。不致有所要挾牽肘。余等一面可以瀏覽人情。休息心神。一面任車夫等購辦牲料。故亦頗爲歡忻、自備飯饌。大嚼稱快、客中流光。低徊可味、下午出外遊覽。經關帝廟。規模宏大。爲入甘以來所未見。晚與方硯農大談往事。撫掌稱樂。伊乃操胡琴。拉絃高歌。共唱罵曹等數劇以助興。爲寧夏西行來第一遭也。

十二月八日　住涼州、

上午無事。出外遊覽各處。午後遇新省東歸之閻君。伊曾充新疆省府財廳科員有年。一切諳熟。頗不以楊增新之閉關愚民政策爲

然。但境內平安無事。則又甚讚其治理有方。功罪參半。毀譽難全。姑誌其言。以待證實。晚間秉燭操觚。成涼州近況一篇如左。

粵稽史乘、涼州即五涼國都、城週九里三分。城垣高壯。氣象雄麗。爲書胡騎東窺之必要地。故邊臣恆盡力設備攻守之能事。秦漢以來。未嘗一日無戰爭。其重要猶如此。民國後。改爲威武縣。顧名思義。可以想見。涼州道尹鎮守使寧。均駐此。街道寬廣。市肆星列。惟百物昂貴、民貧不堪。警察則狀若苦工。軍隊則形同土匪。舉目所見。一無稱有。學校三四。程度幼稚。故民智渾渾。不知東西。良可哀也。

涼州西出關外、東通寧夏。南達蘭州。北至蒙古。爲四達之區。車馬駱駝、終歲不絕。惜皆遲鈍不堪。加以政治不修。天災爲厲。萑苻遍地。行旅裹足。否則其繁盛自不待言。近修汽車道。可赴省垣。然係官道。尚未公開作商用耳。有線電報局、因收入日減。線路日竄荒山大野。管理不及。致電桿或爲人斫去。或爲風吹倒。時通時阻。無法可想。鄉政尚稱發達。各小鎮均有代理信櫃。便利非常。

甘省地瘠民貧。固不庸諱。然政治之不舉。天災之特殊。益使人民困苦顛連。陷於萬刼不復之水深火熱中。雅片爲日常生活品之一。無地不煙、無人不煙。土地則糧食停種。人民則懶怠廢業。糧價飛漲。餓莩載道。子女十歲以內。僅售數元。十歲以外。則售數十元。百餘不等。據土人稱。十年以來。人口銳減。或爲人販充妾奴。或爲人轉鬻樂戶。相率一空。十年以後。恐將無人。嗚呼、吾臨玆土。目擊評貌論價。耳聆呼天搶地。宇宙間竟有此等慘酷之事。心腸欲斷。不忍言矣。就第一等人家而說。亦不過得布衣麥飯。其餘盡屬面有菜色。身無完衣。十幾齡之女兒。輩求一前後無洞褲亦不可得。眞是窮斯濫矣。

自包入甘以來、時見門張捷報。上書某姓某名。在某校畢業。蒙地方長官監試。認爲及格。電呈中央教育部。准予給憑等語。此種風氣。吾蘇在科舉停後、雖尚見之。惟民國肇造、便早絕跡。不圖西北舊習相沿。並未少改。是殆提倡教育。藉資鼓勵之意歟、

月下夜行、道上靜步。車夫船夫。以及普通人民。恆作一種尖銳沉長之音。即所謂涼州調者。不知始於何時。創於何人。其調相同、其意各異。聞諸土人。某調足以誘人、某調即係拒絕。某調或屬樂成。就此以觀。其殆鄭衞餘音。而主旨所在。不過爲士女淫奔幽會而作耳。至今仍不絕於涼州人之口。所來已久。印入人心。其勢力漫布西北一帶。亦足爲研究民間歌謠者。加以開發而整理之焉。

名勝、城之東門。有清應禪寺。廟宇軒敞。佛法莊嚴、方丈導余徧觀各部。中以自在佛爲最大。長逾丈五。被袈橫臥。旁列諸佛十餘。皆作慈悲態。院後有浮屠十一層。年久無從稽考。現尚可緣梯登。惜非正月。門堵不能入。悵然久之。相距數百武。有大雲寺。廟宇破舊。不及清應禪寺。佳內有漢唐碑各一。又有一西夏碑。字跡模糊莫辨。不能細

覽。鐘樓上。中懸巨鐘。傳云。係前涼物。未知確否。寺旁另一浮屠矗立。高大與清應寺相等。遙遙對峙、城北有倒影塔。塔不甚高。室有微隙。日光射入。遂作倒影。如照像片、毫無可奇、北門外二里。有雷祖台。台高九仞。殿宇煥然、雕樑畫棟。彩牆朱柱。外則枯柳參天。衰草漫野。氣清景幽。非常可愛、讀其碑記。則謂台建已久。不可以稽、相傳爲晉張氏有國時所建云、藏隕星三。長約尺餘、徑可二寸。顏色黑黝、叩之聲鏘。似鐵非鐵、似石非石、不知得自何所也。

十二月九日　住豐樂堡、行七十里、

晨光未現。早風刺面。即發涼州、時正七時、二十五里。一村墩。十五里。四十里堡、尖。小店數家。敗垣幾座、三十里。豐樂堡。住。沿途悉係石子、車行轆轆、顛播不堪、惟村樹不絕。人煙尚密。加以風不揚塵。冬日融融征人得此。爽快可喜。渠水橫縱。不盡細擇。車乃踏薄冰而過。幸無危險、

十二月十日　住永昌縣。行九十里。

上午四時半、發東樂堡。四顧生寒。納頭偃臥。三十里。八壩堡。小鋪十餘家。旁有北辰台。頗高大。扶梯已圮。未克登覽。在此尖後。復前行。三十里。迪津堡。過此、漸見疏林。田疇之屬。初尚石子塞路、車行艱澀。後較稀少。沿途土堡。均已廢圮。屋宇亦僅略存頹垣殘瓦。滿目荒涼。一無長物。此皆回亂刼後。徒留遺跡。迄未恢復。惟獨梵宇佛寺。則已漫地皆新。規模宏大。五涼所屬。本爲佛國。相習成風。迄今未衰。亦可見深入人心矣。三十里。永昌縣。驅車入東門。擇店而宿。城週七里三分。城郭完固。有大邑風。四郊多樹木。產牛羊。傍山有金川寺。梵宇壯麗。景物宜人。爲永昌名勝、惜以時促。未得入覽爲憾、城內蕭條。空無所見。余等旬月以來。終日馳走窮山大漠之間。國事一無得知。于此忽能讀甘肅日報。雖簡陋陳舊、猶可藉悉一二。如交通部長改葉譽虎爲龔心湛陸夢熊。奉張勢敗。一蹶難振。部將郭松齡附馮倒戈等。是晚。方硯農赴縣署訪毛警務員、並詢前途是否平靖。毛君係方同鄉。故能直言無隱。據稱前途尚佳、惟余等今日經過之八壩、則旬內曾出血案一次。又前途之峽口。亦屬險地。務須留意云、晚夜街道黑暗。不見燈光、方君歸店。幸有人掌燈伴送焉、

十二月十一日　住水泉子、行六十里。

上午七時。早餐畢、發永昌。二十五里。紅廟墩、尖。途多水渠。交叉四野。渠水清冽、可以見底。上覆薄冰。涓涓其中。幽聲悅耳、至爲可貴。前行地勢漸高。過山越嶺。數經險要、路寬不滿七尺。兩旁復又懸崖陡立。最後經一大坂。遂入平原、三十五里。水泉堡。住。堡垣尚整齊。居民約四十戶。有舖店五。石佛寺一。空洞無物。有碑一。年久難辨。不能讀。

十二月十二日　住新河堡。行九十里。

上午二時半。滿天寒霜。一鉤殘月。便怱怱發水泉堡。三十里。丁光

廟。居戶四五。二十里峽口。尖。峯山環抱。中通一線。亂石星列。極碍車行。形勢險要。軍家所爭。成垣週約二里。餘冷落異常。有鄉寄代辦所一。稅卡一。尖後出峽口。地勢平坦。悉屬土壤。心爲一爽。十五里豐潤堡。小鋪數四。二十五里新河堡。住。有街一條。屋宇亦尚整齊。居民約三百餘戶。疏林飛鳥。清幽可賞。城內關帝廟碑。係明弘治七年立。字已剝蝕殆盡。又三官廟之碑銘。雖明萬歷二十九年立。仍淸楚可覽。山丹縣於此分界。界石係道光九年立。自西以來。制錢甚貴。每元此地僅兌一千五百文。猶是八百八十文作一千算也。

十二月十三日　住東樂縣。行八十里。

上午二時一刻。發新何堡。十里卅里堡。十里廿里堡。十里十里堡。十里山丹縣。尖。途多碎冰。馬行甚滑。山丹近郭。白楊成林。高逾二三丈。秋風未起。綠蔭參天。定必大有可觀。城週七里八分。人煙稠密。商務亦盛。渠水來自山丹河。勢頗激烈。穿城而過。兩旁多柳樹。山民且利用水力。設水磨幾座。可以碾豆成油。磨麥成麵。水流輪轉。轆轆震耳。北門有髮塔寺。係正統九年建。寺旁有塔。惟不可入覽。塔基四方。中圓上尖。不甚高。內藏鐵佛。聞爲漢物。清時曾加修葺。午後發山丹。渡山丹河。十里大佛寺。寺依獅山而建。高十丈。計七層。可拾級登。大佛作坐狀。自下仰視。高大無比。幾與屋頂齊。就大佛之足而言。已一足能臥五六人於其上。而有餘。全身偉大。可以想見。內有伊犂將軍長庚所獻匾額一方。獅山多亭宇。風景甚佳。五里。祈家店子。十里。大東廟。五里二十里堡。五里三十里堡。五里東樂縣。住。沿途康莊大道。村樹不絕。加以陽光照體。和風拂面。如在江南。東樂小城。週僅二里許。商舖約十餘家。

十二月十四日　住甘州。行八十里。

上午四時行。冷氣砭骨。寒風刮面。雖伏處車中。四週厚氈。仍苦全身如冰。雙足若失。五里牛王宮。五里山陽堡。十里夾字墩。十里古城子。又稱仁壽堡。尖。自出東樂以來。途多河冰。甚滑馬蹄。古城子。有舖十餘家。居民數十戶。與東樂相彷彿。十里。𪊆灘堡。道雖平坦。然漸入沙磧中。渡一大河。幸冰厚得安然而過。十里大沙河。十里二十里堡。十二里八里堡。八里甘州南關。住。時方下午四時。濃雲密佈。朔風逼人。氣象慘淡。惟自二十里堡以至甘州。白楊蕭蕭。隴樹綿綿。田舍相接。雞犬交聞。似甚繁庶。足以悅目。故尚不覺其沉悶也。

十二月十五日　住甘州。

今日在此休息。晨起推窗四望。白雪飄飄。一片銀色。頗爲有趣。少進飲食。便卽冒雪入城遊覽。甘州爲古流沙也。係邊關重鎭之一。民國後。改張掖縣。卽沿漢置張掖郡名。城週九里三分。商務不及涼州。城內有東西南北四大街。十字路口。建立鼓樓。雖不及寧夏之富麗。亦甚宏大可觀。地產藥材米麥杏李胡桃皮毛之屬。白米之佳。猶如

滬上所食。今年歉收。價頗昂。民貧較涼州稍有起色。風俗尚敦厚。雅片頗盛行。普通習慣。客來授以雅片煙吸。客有不喜者。改以紙煙。裝於長煙竿上。主人先燃火自吸兩口。然後授於客。意爲尊敬。吾儕視之。殊足發笑。

十二月十六日　住甘州。

今日仍住甘州。待明日行、大雪之後。市況稍見起色。以攤頭最多。毫無可觀。乃訪本地古跡。踏雪尋勝。堪稱佳話。分誌其景於後。

甘泉寺。寺在城內。泉之四圍。繞以木欄。作圓形。直徑約可二丈。寺即建於泉後。依城垣而立。可以俯覽全城。右爲三台閣。五雲樓。計三層。均能拾級上。甘泉書院在其傍。出書院而北。爲龍王廟。建築均極美。都匾聯滿目。佳句琳瑯。加以雪光皎皎。益顯其燦爛可愛。左有大池。廣數十畝。甘泉涓涓咸注池入。

大佛寺。亦在城內。寺宇寬大。正殿有大佛。方丈導余等入覽。佛作偃臥狀。長可十丈。背後列小佛數十、大佛頭枕蓮花。身披金袈。寺後有塔、修於唐時。寺碑係明萬歷二十九年立。塔形下方中圓上尖。中藏小佛像數十、塔基四角。另有同樣小塔各一。天寒地滑。不欲卒觀。遂返。

十二月十七日　住沙井堡。行五十里。

上午九時半。發甘州。出西門。道平如砥。村樹相望。行人車馬。絡繹不絕。殘雪載途、望無涯。既景色宜人。不易多得。惟途次水渠錯雜、冰滑難行。小一不慎。便有馬蹶車陷之憂、十五里。謝家灣。由此循黑水東岸沙灘行。轉入黑水故道。頗廣大、仍係沙灘、且多冰渠。十里。崖子堡。即二十里堡。僅居戶數家。二十五里。沙井堡。地本流沙。幸在雪後。水溶沙潤。塵灰不揚、近多隴樹。景色頗佳。沙井堡有小肆幾家。荒涼之味。

十二月十八日　住撫彝縣。行六十里、

晨六時一刻。發沙井堡。數越橋梁。甚爲費力。二十里。過黑水至沙河、尖。街市尚盛。可比甘州、居民亦多。附近多李棗之產。三十里。廣屯堡。小鋪寥寥。有茶水點心可售。道亦坦平。此後漸多沙磧、高如邱陵。左右紛披。極不易行。降沙阜後。又入壙野。郊原樹木扶疏。幾如另一天地。二十里。撫彝縣。住城外西關。小有店肆。城週僅里許。西門可以望見東門。如此小邑。未免滑稽。城內空空、有高小學校一所。旁爲勸學所。

十二月十九日　住高台。行四十里。

上午八時半行。陽光甫升、寒霜猶凝、十五里。雙泉堡。居戶十餘家。可以尖。地多沙塵。鬆軟不良於行。甚爲喫力。仰視祁連山巔、高峯插雲。一片白雪。雅有可玩、十里。渠口堡。七里。八里堡。此後便即村堡不絕。於目。田園秀美。樹木悅人。路亦平坦。殊爲爽快。八里、高台縣東關。

住。城週三里。產米甚佳。與大江南北無異。城內尙熱鬧。足稱中邑。東西兩門。有廢鐵炮二。係隆慶三年造。長約尺五。口徑八寸。

十二月二十日　住花牆堡。行七十里。

天色朦朧。星光燦爛。時方四下。便發高台。十五里。台子寺。地勢漸高。相傳爲西涼李嵩台址。十七里。擺浪河。卽羊韃子河。沿途阡陌交通。渠水涓涓。高樹在望。村屋時見。甚利農務。故產米。十八里。黑泉堡。尖。民戶五十餘家。有郵政信櫃。堡南有泉三。水色深綠。以此名堡。尖後西行。沙崗阻前。沙厚車困。極爲艱澀。四周無人。忽又荒涼。二十里。花牆堡。住。有小店十餘。天寒氣冷。滴水成冰。乃相與圍爐烘火以消寒。

十二月二十一日　住鹽池堡。行六十里。

上午四時。發花牆堡。三十里。深溝堡。尖。小鋪五家。三十里。鹽池堡。住。居民五十餘戶。有鹽務副稅局。堡近有鹽池。故名。產鹽頗饒。運銷各地。每百斤僅價一元。粒大色赤。用時碾爲細末。始可調味。爲途中頗爲荒涼。不見人煙。一片平原。祇見衰草漫野。飛塵舞空而已。雖沙道紆迴曲折。幸尙平寬。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住雙井堡。行四十里。

今以馬病。御者張惶之至。清晨加以針灸。灌以湯藥。及至上午九時半始行。二十五里。有破店三家。售開水饅等物。詢之土人。云係苦水堡。十五里。雙井堡。住。居民十餘家。沿途仍屬荒野。枯草鹵鹻滿地。土鬆沒脛。四顧無際。旣乏水源。復多鹻質。致難耕種。任其蕪萎不治。

十二月二十三日　住臨水堡。行六十里。

上午八時半。發雙井堡。路仍荒原。間有行人牛馬。右則沙崗。現紫紅色。遙遙與左方祁連山雪相輝映。頗爲意趣盎然。四十里。黃泥堡。小有人家。惟無物可售。地上塵沙。盡作絳色。二十里。臨水堡。住。堡內多空地。蕭條不堪。西關有店舖二十餘家。較東關稍爲繁鬧。且有新開車店一。頗整潔可居。近郊樹木村舍。楚楚有致。數日沉悶。頓覺一快。入晚朔風大作。聲撼窗櫺。

十二月二十四日　住肅州城。行四十里。

清晨早膳畢。時方八句鐘。卽套車就道。寒風入骨。白雪舞空。吾儕伸首向外。則冷不可言。如卷伏偃臥。則又負茲佳景。實猶不甘。卒乃打起勇氣。矍然下車步行。反覺痛快非常。四肢暖和。相顧稱異不止。爲時片刻。四野盡雪。白茫茫一片銀世界。不見絲毫纖塵矣。歷木橋三四。御者輒啊啊不息。馬便聽命謹度。不敢亂奔致肇禍端。亦足奇極。道路甚平。惜稍滑蹄。二十里。大壩廟。有食物舖。售麵。可以供行人打尖。旁有雜貨舖一。此時雪止。林下清泉未凍。涓涓不歇。臨流俯思。逸趣橫生。而城郭巍峨。樹木參天。已入眼簾。道路頓覺坦直。好似一天然良好之馬路。二十里。肅州城東關。店多。惟不鬧熱。乃囑御者驅

事入城。投新華棧。住時正下午二時。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住肅州。

西北長征動輒數月。非特旅客叫苦連天。即風塵一世以送往迎來爲生活之車夫。亦不願過事遠行。故甫抵肅州便請解約東歸。余等亦以御者沿途凶蠻無理。但以荒山大野。生命攸關。勉力周旋。勞之以酒。授之以煙。移擇就教。暢與爲歡。始得安然無事。今既請去。自當任其返夏。吾儕遂決在此小住。候車再行。

上午偕方硯農赴電報局訪錢局長春圃君。便中知呂保如君已離蘭州十餘日。不日可到云。午後呂君果到。來棧小談。並謂交部已批准各人旅費可多支一百元。頃由蘭局撥款帶來。此行當足敷用。伊寓東關。晚間因至伊處一覽。呂夫人亦在。據稱自蘭州至平涼一段。途次不慣顛播。忽患微恙。不得已乃改乘騾轎。以二騾抬一榻。可坐可臥。較爲舒適。始得安然莅此云。

十二月二十六日　住肅州。

上午至左公祠游。祠雖於民十重修。然空無所見。華麗莊嚴。反不及淫祠古廟。可見人民之信仰前賢。遠遜毫無根據之佛像。令人興嘆不止。夫左宗棠削平回亂。重恢邊圉。厥功甚偉。牢不可沒。身受其惠者。竟漠然不在意。豈不可怪歟。

逆旅之中。飲食不堪下咽。因親自烹飪。購菜調味。製饌煮飯。汽爐呼呼。香溢四座。好事者。環而來觀。駭以爲奇。區區小爐。竟堪供用。既速且淨。不借以柴。有嗟其奇怪非常者。有贊其靈便之至者。更有自作聰明。一知半解。曲爲指說以自詡者。余乃將其眞理釋明。衆始無言。余意此一打汽爐。在內地各省婦孺均已見過。且能使用。隴省則處邊僻窮鄉。亦何可怪。但以此推想當日歐風美雨浸入亞東。各種科學新發明如火車輪船電話電報等。國人當亦未嘗不與隴人之初見汽爐同一情形。同一見解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住肅州。

午時電報局錢局長招飲於局內。除呂保如方硯農及余等諸同行人外。尚有前肅州縣知事陳文明及鎮署參議于棟材二君。陳係浙紹興人。于爲蘇泰興人。均屬同鄉。共敘一室。視爲勝會。異常歡樂。陳君酒量逾人。談吐生風。尤使四座傾倒。席間呂保如談及此次李師長(忘其名)在蘭被捕事頗詳。伊謂李本一匪人。無惡不作。控案如山。馮軍初履甘肅。即爲注意。故劉郁芬一到蘭州。以設宴爲名。相招入座。後酒甫三巡。擲杯爲號。便將李綁就。斯時李之衞隊。衝入開槍。督署兵隊亦上前抵禦。僅斃其一。餘均解除武裝。至李之軍隊。早已商妥。故毫無事。當時城門曾小閉數小時。遂即恢復原狀。李被捕後。閉居幽室。日惟痛哭流涕。不飲不食。想即餓斃于省。外傳解包槍決之說。並非事實。今後甘省又少去一凶悍土匪云云。晚呂君送來

部款九十六元。合蘭票一百元。吃虧四元之多。國內金融之紊亂。眞是煙霧瘴氣。令人莫知所以。能不嘆爲怪現狀乎。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住肅州、

日間游覽街市、雖尙繁盛。究屬邊僻、其主要之原因。實以交通太不便。出產太澆薄、故一無足述。他日伊蘭路成。便能刮目相看。然不知何日黃河淸時也。晚。陳于兩君招飮於家。濟濟一堂。共十餘人。大半爲江南同鄉。酒饌均係自製、客中得此。何異置身南中。各饌頗鮮美雅、緻極爲適口。又有紅燒鴿子、肥嫩最佳。據稱係衞警設法私捕而來者。蓋甘省雖漫天飛鴿。從來不准捕殺。相傳古時某將入甘迷道。正在危急受困之際、忽有羣鴿飛來引導。始免於厄。於是目爲神鳥。不許擅殺、此風已久。迄今未衰、此遭破格搜來。亦不便彰明其事。故無人知。陳君服官隴西有年。稱整頓吏治。極不易事。數千里外、百里小邑。事苦俸薄、苟以淸廉相勵。則掛冠之後、行見囘里資斧都不够。如此尙有何人敢來嘗試。而且積習已久。挽救無方。今日之所謂新派官吏。亦僅能從事皮毛。標榜空談已耳。余以觀察所得。荒城縣宰、殊不好做。如再俸薄。益難安心。西北官吏。應有特別根本辦法始可。陳君之語、不無見解也。余素不善酒。徒以勝會不再。痛飮幾杯。沉沉欲醉、飯後復騶至北城妓家遊。妓女四、稱本處之上乘。由烏師操胡琴。絃聲響時。嬌喉歌起。唱劇數囘。小憩。便出普通定例。打茶圍一次。須二元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　住肅州。

上午于君棟材陳君文明來寓小坐。共話客況、陳君謂離鄉日久。百事待理。寒冬過後。便當買車言旋、云午後步行城內各街市。及近郊諸勝跡。以資考察地方情形。順道至浴池沐浴。地險水濁。實爲不慣。匆匆即返。時黃君芑蓀郭君炳珠適來。品茗閒談。復由方君硯農拉胡琴。黃郭相繼唱武家坡斬龍袍罵曹諸劇。頗爲歡樂。

十二月三十日　住肅州。

出關車輛事。正在磋商中。一時尙無消息。天寒燃炭取暖。圍爐悶坐。手執說部一卷。以消旅愁、午後振衣出外。步行街頭。至東城根。過定湘王廟。聞鼓樂喧天。遊人如織。入視之。方演劇酬神。香煙繚繞、婦孺紛集。本地風光、倒不可不佇足一覽。劇名與京戲異。衣冠人物則同。說白亦相彷彿。但其音呼呼、完全一口本地音。所謂秦腔是也。土人咸視爲興趣淋灕、愛不忍去。吾儕雅不欲觀其竟。因至後面一行。頗爲壯麗。聞定湘王廟。始於左公平西時。當時三湘健兒遠征懷怨。有夢見長沙城隍神爲之呵護。迭克名城。於是士氣頓旺。遂平西域。事後。左公因於甘新一帶、建定湘王廟。湘人咸津津樂道之。顧頗有驗。用是土人益見篤信。甚爲隆重。余想此乃神道設教之意而已。亦何足大驚小怪、竟以爲不可思議之事者哉。肅州氣候。已較甘涼寒

甚。關外景情可想而知。惟車事仍無結果。沉悶無聊、倒是蹄聲得得中。可以消磨歲月而不覺。停此乏味、坐臥不寧。故古有戒閒居之訓。於此始悟其眞諦。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住肅州。

歲云暮矣。客思撩亂。乃偕方硯晨出外訪古跡。探民風。歸而復草『肅州一瞥』以爲紀念。

肅州古胡地。向爲匈奴所據。待漢時。始置酒泉郡。爲通西域之孔道。城週七里三分。同治回逆之亂。全城盡燼。待後徐徐恢復。始有現狀。幸自民國後。吳公桐仁。鎭守此邦、漢回敦睦。迄無干戈之警、故元氣尚能保持幾分。城中有鼓樓矗立於道。前後左右各有大街。就其方向名爲東街。西街。南街。北街。僅城門三。缺其西門。商肆尙盛。惜規模太小。道路宏平。塵灰蔽天。以東街最佳。其餘房屋破爛。濁氣薰鼻。

肅州鎭守使安(西)肅(州)道尹。酒泉縣知事。警察局均設於此。鎭守使吳桐仁。安徽人、治軍有年。民多稱頌、漢回協合。士卒健全。地方故能無事。市政頗不見佳。入晚街道黑暗。便對面不見人。警察亦寥寥無幾、滿面烟容。精神萎謝。不足一顧。

交通不便。運輸維艱。故百物奇昂。且不可得。繁盛街市。以東街爲最。可稱肅州精華所萃。大商號僅有二三家。如元興祥。繼美豐等。西及新疆東至京津。兼營匯兌。其資本之雄厚。於此可見。但地方購買力薄弱。故終有限。商界分蜀・豫・湘・鄂・平津・諸幇。此外新省纏回。近亦攜其土產。如布匹。葡萄乾。杏乾。皮革。入關求售。僅屬鋪攤性質。日後交通如便。吾知肅州一地。足以溝通關內外之貿易也。年來變亂相尋。各地匪氛未靖。商業大受打擊。貨物之來。相率改由郵寄。欲其價格不高。是烏乎可。

肅州係出入新疆之咽喉。亦甘省西北一重要門戶。至於北赴蒙古。東至甘涼。南下蘭州。目今汽車道尙未完工。只有騾馬駱駝大車而已。有電報局一。惟聞時通時阻。年久失修。殊無法想。郵政局以近來包裹最多。均極遲緩。毫無把握。

肅州漢人尙多。漢回佔大半數。尙稱融合。均性情懶怠。好雅片。衣服汚穢。智識淺陋。較甘涼稍富有。漢人以從政營商爲夥。衣食習俗。各依其鄉土爲標準。漢回則白帽一頂。店門懸教門牌子。上畫一酒壺。戒猪肉。望見便悻悻而去。口誦可蘭經。喃喃不已。至於滿人。則式微已甚。窮幾不能自給。蒙人不多。

屋宇低小。米麥俱昂。蔬菜雞肉較廉。布匹器用則貴不可言。幾比津滬高出二三倍。且難得佳品。普通人家均點胡麻油燈。僅於東街。覓得元興祥。繼美豐等二家係點煤油燈。電燈則係夢想。實因煤油一筒。包頭售洋二元餘。至寧夏須售五元餘。至此須售十餘元。且存貨不多。其餘中等商肆公館。則於舊歷元宵日偶一燃之。已自詡爲

闊氣可豪矣。至於娛樂之處。僅有一榻烟燈、縱橫吐霧吞雲。及三四私娼外、其餘毫無所有。恐土人對於電影無線電音樂等。則尙不知係何意義也。吾書至此。不禁深嘆十八世紀之遺跡。尙留在人間。不能享一點文明福利。水深火熱、拯而登之衽席。究誰之責哉。

肅州名勝。惟有酒泉。今日予偕方硯農出東門。約半里便到。入門爲清勵樓。東迪文星閣。西達紙祖廟。均以空架木橋貫通之。橋高八尺。長可五丈。登之足以遠眺。樓下有斷碑一。不得其詳。另有石碑一。上鐫『西漢酒泉勝跡』六字。出清勵樓前進爲客堂。中橫匾額一方。文曰醐醍灌頂。聯語琳瑯、四座皆滿。屋宇六楹、分兩進。爲質威將軍吳桐仁所修。几淨窗明。陳設雅麗。書畫甚多。塞上得此。幾不思蜀。將軍讌會。恆在此舉行。可見風雅一斑。左右多果木。春秋佳日。百花如錦。仕女如雲。其熙熙攘攘。熱鬧景象。足爲邊野生色不少。後有一大池。卽酒泉池。中有亭。高二層。題曰酒泉亭。四周在望。各景蕭條。池旁盡植新柳。中多蘆荻。現水已冰。祇存白光一片而已。

十五年一月一日　住肅州。

今日爲十五年之第一日、客裏光陰。倍增喟感。機關商肆懸旗誌慶。他無特異。上午至各處視察一週便返、置酒殺鷄。與硯農輩痛醉爲樂。自維遠違鄉里。三年於茲。第一年元旦在滬度歲。最稱愉快。第二第三元旦。均在膠東烟台。亦尙熱鬧。今歲則在此荒涼邊僻。不勝冷落之情。飄萍東西。親友遙隔。人事莫測。明年又不知更在何處矣、下午郭子明黃芭蓀兩君來寓。共弄絲竹以爲樂。無聊之餘。藉此以破岑寂耳。

晚得呂保如君消息、稱車輛頃已由縣公署辦好、給價每輛一百三十兩。直抵迪化。約明後日行。蓋西北雇車極不易事。既無一定接洽店號。且有時無車可雇、祇得托棧房注意、代爲打聽、或請地方公署代覓。否則便須親向各處詢問。此外實無地方。余等車輛既有着落。便當首途出關。心頗爲慰。

一月二日　住肅州。

上午囑車夫來塡具合同。速去做蓬、余因關外風烈。更須加製木窗一對。以代布帘。並先付車資十分之四。餘在哈密古城迪化三處給。各付十分之二。車夫便去購氈動工。甚爲迅速。迴到下午至街市補充途次食物用品等等。以備應用、並摒擋行裝、猶如自平動身時一樣。頭眩腦暈。甚爲困乏。復作書報。分寄親友。以告行踪。于陳兩君處。順爲辭行。晚間。余等行李裝車。決明晨行。呂保如君車。則於今日下午五時先發。

一月三日—四日　住赤金峽、行二百七十里。

晨起。囑逆旅主人開賬來。算訖。便登車就道、十時出北門。石子滿道。格格碍車行。與出涼州城時。同一情形、沿途一片沙石。荒涼不堪。

三十里。丁家壩小店幾家在此打尖。四十里。嘉峪關。憑山依險。地勢漸高。氣候漸寒。于此小停。余遂偕硯農月下至關前一行。形勢險要。城關堅固。秦築長城。東起山海關。西止嘉峪關者。卽此地是。歷來匈奴寇邊爲患。防不勝防。目今五族一家。雖無何用。然爲通新疆唯一之門戶。現駐老兵四十餘名。關門分五重始完。均極高峻雄偉。會極嘉峪兩門。尤多旅人離鄉別井之酸辭。蓋諺有『西出嘉峪關。雙眼淚不乾』之稱。在昔之時。旅行關外者。除地方官吏。便謫戍充軍之徒。關門常閉。一出此門。歸期卽不知何日。於是有鬼門關之號。又有『西出陽關無好人』之說。關外有碑。上書『天下雄關』四字。其雄大可以想見。關中僅數十戶。有游擊公署一所。晚九時半。以欲追呂保如車。發嘉峪關。風聲呼呼。寒氣逼人。余卽擁被高臥。任車前驅。天明至惠回堡。計行一百六十里。於此晤呂保如君。惠回堡有店十餘家。堡內渺無一人。前有黑山。旁有白楊河。水聲潺潺。疾流而過。戈壁之中。得睹斯景。終算難得。下午五時。發惠回堡。盤旋曲折。紆迴登降。沙坡艱澀。備極困難。俗稱九溝十八坡是也。三十里。火燒溝。五十里。赤金湖。三十里。赤金峽。天已明。計由惠回堡至此合一百十里。出關以來。均須趕夜站。

一月五日　住玉門縣。行九十里。

赤金峽。僅有居民百餘戶。小有商肆。山麓有破廟數椽。空無人跡。惟郁樹成林。遠望似疏似密。亦足稱快心神。聞此地昔曾產金。故名。下午五時前進。沙石夾道。一片戈壁。荒無樹木。車行轆轆有聲。數越沙坡。四十里。高見灘。二十里。三十里子。有井甚深。約十丈。二十里。葦昌河。渡河後。始漸見寒林落葉。襯以月光雪色。幽潔可賞。五里。大東溝。五里。玉門縣。住。時正上午七時。

一月六日　住玉門縣。未行。

玉門縣。城周三里三分。僅南北二門。小有商務。並不熱鬧。城內多古樹。俱粗約數圍。想有幾百年矣。關帝廟內。藏有大刀一柄。重二百二十斤。縣知事師世昌。似於吏治。頗能整頓。街上除貼有訓民十則外。並張貼通俗日報等。余數月以來。未得一讀新聞紙。今於此撫集不全之報紙。始知奉張敗後。日本有出師相援之說。段執政馮督辦有下野意。徐樹錚已故。惟未得其詳。國事蜩螗。起仆無常。仍無一消息可喜。反不如置之不聞爲妙。今日在此小息。以便騾馬換力。不致發生疾病情事。

一月七日　住三道溝。行五十里。

下午五時。發玉門縣。夕陽西斜。樹影在望。景色甚佳。近郊多村舍。雞鴨歸塒。犬豕交接。完全一種田家氣象。過此地勢傾側。兩旁墳起。漸入夾溝中。且石子滿地。振車有聲。四顧寂寥。曠野無人。三十里。頭道溝。小有樹木。二十里。二道溝。渡一河。未幾卽至二道溝。欽。時方黎

明。小街一條。小肆數十家。有郵政代辦所一。市之四周、多古樹高林。

有廟三四、依崗而建、尙具規模。足供玩覽。

一月八日　住布隆吉城。行九十里。

下午五時半。發三道溝。樹林扶疏。數里不絕。土地亦頗宜稼穡、二十里。柳溝堡。空堡矗立。並無人舍。二十里。七道溝腰站。有土屋一椽。可以茶憩、五十里。布隆吉城。歇、時上午七時半。城周七里三分。惟僅存頹垣一圈、雉堞半廢。居民祇有數十家。餘外盡屬荒地衰草。極形蕭條之至。布隆吉城、爲往年大將軍羹堯鎭番故地。詢之士人。尙有能道其事者。有郵政代辦所。門前貼有通告及滬江慈善機關爲湘災乞賑啓等。城西有高阜一。上建古刹。拾級而登。門扃不可入。遂返。

一月九日　住小灣堡。行八十里。

下午四時三刻。發布隆吉城。途多草灘。仍行溝道。五里布隆吉河。三十五里。窟隆河。西岸卽雙塔堡、堡多白楊、居戶寥寥。二十五里。渠口軍塘、所謂河也塘也、均不見水、頗以爲怪。過此。田疇在望。楊木相接。景象稍有可觀。十五里。小灣堡。原名永安堡。歇。時方日上。朝霞清鮮。至爲可愛。關帝廟內。有國民小學校。現則闃無人聲。豈純盜虛聲。欺騙人歟。抑時方寒假。故無人歟。堡內居民。約四十家。自入隴境。羣以堡名。堡猶村也。土人苦於兵革匪氛。故每距數十里。便築堡壘一座。約二丈高。一丈見方。可以舉烽火相示警。互相援助。相傳已久。堡壘大半毀圮。惟其名仍未湮沒耳。

一月十日　住安西。行七十里。

下午五時發小灣堡。柳樹斷續、不絕於道。溝渠縱橫。水利頗溥。土肥質美、足資墾牧。大好地力。竟鮮種植。此則不得不有望於政治早入軌道。努力國計民生之提倡也。二十里。蔡古堡、三十里、北甘溝道途平坦。惟多沙磧。幸樹林密佈。可慰征人。二十里。安西城。歇。時上午三時半。疏星朗朗、月色朦朧。居民方在黑甜鄉中。晨起。至街市遊覽。滿目荒涼。蕭條非常、而塵灰撲面。寒風呼呼。益形悽愴。城週六里七分。秦漢以來、爲邊疆要鎭。亦古戰場地。現已變爲空城、毫無可觀。城中有鼓樓。圮塌不堪、下有泉穴。卽古淵泉。口徑約三尺。外繞木欄干。纔至北街關廟內、有高級小學校。教育會。勸學所等。均附設於此。地產甘草鎖陽二藥材。鎖陽生於土內。掘出狀如馬鈴薯。煮熟食之。聞可壯陽。味澀性熱、土人且有以此當飯。身體不虞寒冷云。

由此西南行。計四站之程。卽抵敦煌縣。爲古陽關大道。可以西至新疆南部。較由星星峽哈密至和闐爲近、惟係小道。祇能騎行。現甘新商人。尙間有走此捷徑者。敦煌石室卽此。年來東西洋人。不惜萬里而來。盜去刻經古物甚夥、均漢唐間物。價値連城、英人司坦因。且以有組織之團體。借考古名。不知運往英京博物院、幾許珍品、國人

反漠然視之。甯不可哀。敦煌盛產棉花梨棗等。車馬絡繹。終歲不絕。堪稱隴西勝地。

一月十一日　住白墩子。行九十里。

下午五時半。發西安。出北門六里。蘇賴河。河面寬約五丈。為關外一大川。天寒水凍。蹈冰而渡。白光遠耀。星月交輝。時忽狂風大作。聲如洪濤過耳。鐵馬奔前。仰視碧綠。下窺黃塵。茫茫天地。廣漠無垠。幾如置身六合之外。寂然不歡。因即擁被危坐。只覺車行戈壁。轆轆有聲。與風響相呼應耳。五十里。石窰子。有土屋一間。其旁沙邱孤立。車夫於此焚火取暖。二十里。白墩子。歇。時上午七時半。風勢仍未稍殺。此地有車店居戶。合計不及十家。一種凄涼情景。於此可以想見。

一月十二日　住紅柳園。行七十里。

傍晚四時發白墩子。行戈壁中。四顧小山紛披。猶若列星。沙磧漫地。僅生芨芨草。高不及二尺。足供燃料。一片枯憔景色。無與為比。四十里。小紅柳園子。有破壁數座。渺無人跡。此時向北前行。山勢頓高。車行曲折。路尚可行。二十里。紅柳園。歇。方上午三時半。風勢漸小。晨起。囑車夫覓水煮茶洗面。風塵僕僕。對鏡自照。恍若兩樣。蓋衣服襤褸。髮長體濁。亦無法想。幸精神頗健。自出西安以來。愈趨愈下。地固寒貧。人尤奇懶。店中空無所有。炊具自屬非帶不可。即一水一火。亦必呼之始來。及至收店錢時。則斤斤計較不已。上午早膳畢。振衣外覽。黃沙漠漠。雜以碎石。有車店三。居戶二。東有老君廟。旁有廢墩。可以拾級上。俯視大地。邱阜歷歷。偕作青黑色。因碎石滿山所致。私以為上古火山爆裂之遺跡歟。則有待地質家之研究矣。旅客至此。莫不唏噓增嘆。逆旅四壁。盡屬騷人寄感詩文。句有工拙。文有雅俗。其最可笑者。如『兄弟三人到新疆。思起離家淚汪汪』等是。然其窮途欲哭。旅懷悽哀之情。亦赫然昭露於字裏行間也。沿途各站。昔時皆置軍塘。駐以士卒。民國初元。此制猶存。洎乎現在。連疲卒亦不見。一旦邊疆有警。將何以策呼應援助之效耶。

一月十三日　住大泉。行八十里。

下午三時半。發紅柳園。仍行戈壁。沙坡起伏。疲于升降。馬喘人乏。汗出如瀋。且又顛播甚劇。不能安眠。五十里。小泉。廢屋數間。過此路漸平坦。多枯荄旱蘆芨芨之屬。三十里。大泉。歇。時正上午一時半。有時有新疆下行郵車數輛。聞近來星星峽口檢查頗嚴。出入極感困難云。

一月十四日　住馬蓮井。行七十里。

午後二時半行。戈壁平沙。一望無際。二十里。升一大坂。山路迂徐曲折。坎坷難行。余以寒氣凌人。顛播震撼。遂擁被而臥。五十里。馬蓮井。歇。時正子夜。星月懸天。人影在地。風霜寒重。犬吠狺狺。天明日上。

即披衣起。有車店三。民居一。郵政處在其東。關帝廟左。則軍塘遺址。現亦圮毀。地產鎖陽。較安西爲粗大而價廉。安西每斤一元。此間每三四斤亦僅一元。據土人稱。東自安西。西迄星星峽。祇此一段。出產最饒。且佳。方硯農會命土人掘得甚多。惟鎖陽夏時發苗。一望即知。現值冬令。不易探悉耳。

一月十五日　住星星峽。行七十里。

下午二時半。發馬蓮井。途多頑石。車行備極顛播。令人骨節酸痛。荒山如箕。草木不生。二十里。金窩子。小石塞途。更不易行。緩緩前進。以免傾覆。遠視紅日銜山。白雲忽起。景色漸闇。十里。咬牙溝。有空屋數座。闃無人居。甘肅新疆。於此分界。四十里。星星峽口。已身入新疆境矣。時上午三時。曉風吹人。作颯颯響。因無餘屋可得。即停車路旁。

星星峽兩旁。山勢糾紛。祈禳石堆。星羅棋布。高或四五尺。低亦尺餘寸。聞爲過路行人祈福之表示。其亦建立小浮屠爲造福之意歟。峽中道平如砥而狹。山高壁立而險。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其勢於此可見。現新督辦楊增新。駐有步兵兩營在茲。實僅二三百人耳。而鳩形鵠面。衣服襤褸。毫無士氣。更以精神不振。器械不充。實難盡攻守之能事。聊當於無而已。據兵士告余。月餉發新票三兩五。合現大洋祇一元半。適足白飯之資。菜錢尚不夠也。營房除舊造之一座外。今秋又新建數十間。頗寬敞。電報局設於舊營房內。入晤楊某。據云。新省電界。最爲清苦。名爲月薪。票銀五十餘兩。僅抵關內二十元耳。現新省出入。甚爲困難。由新至甘。非得省署護照不可。否則無論車騎。概不放行。至由甘入新。尚無阻撓。僅須宗旨純正。爲當道所認可者。送一名刺。上書姓名籍貫人口來處去處職業等。以便查核。便無問題。此地有車店三。民房一。郵政代辦所一。

峽南有關帝廟。氣象甚新。多扁聯。饒香火。北則巖石玲瓏。綿互不斷。高數十丈。望之一座石假山不啻也。沿山之下。東行數十武。爲回回坟。墻門被張營長封閉。不得入內。自門隙窺之。有木牌一。上書西域先賢蓋氏師之墓。旁有跋語。字小不克卒讀。聞爲唐時回教阜遺蓋與挽葛無愛三人。東來報唐皇之聘。蓋氏不幸病沒於此。墓內骸骨。稱尚未腐爛。以綿綢甚爲美觀。回人頗敬禮有加焉。

一月十六日　住沙泉。行九十里。

下午一時半。發星星峽。途多細沙。平坦若馬路。七里。大坂。上建關廟。可拾級入。廟內殿宇煥美。香煙薰天。客商經此。咸虔誠祈福。衡陽謝彬。稱神案上陳有水晶石二方。週皆徑尺。光芒瑩潔。惟已不見。詢之老道。稱民九間。有人携赴蘭州。製架上獻京師。現在不知落於誰手云。爲之悵然而出。廟前有石碑。上刊『後路險窄。常誤過客。請君下車。步行安適』四語。余等乃下車行。由廟左徐徐降道。係鑿石而成。陡峻異常。俯視下地。祈禳石堆。滿若星辰。此峽之所以名歟。下坂

後。兩旁山嶺高聳。景色壯麗。車道曲折。峯迴路轉。惟小有坎坷。而風聲呼呼、山谷之中。較平原反大、地多礦苗。色黑可燃。聞係煤也。來日火車與後。企業家西漸、吾料天府祕藏、當能開發無遺。不致長此湮埋地下矣。過此。山遠路寬。平沙萬里。四十三里。腰站子。有關帝廟。路復難行。沙阜相接、石子震車。四十里。大泉。歇。已晨六時。車店三。郵寄代辦所一。水味鹹苦。不能作飲料。此地想係古時海底。滄桑變更。尙留鹹味。余等乃取雪溶水、以烹茶燒飯。頗爲可口、北山有觀音寺。可以憑窗遠眺。

一月十七日　住苦水驛。行七十里。

下午一時、發沙泉。西北行、細沙滿途。旁多小山。完全戈壁蕭殺之氣。二十五里。牛阿溝。五里。腰站子。又稱禿瘩井。車夫於此燒茶煨火。吸煙吃餅。前行便屬曠野。少見山坡。萬里寥廓。一望無際。如船行大海。故有瀚海之稱。四十五里。苦水驛。歇。時方子夜。廢井頹垣。破爛不堪。牛溲馬溺。臭氣冲天、荒涼之甚。無出其右。飲料較昨更鹹。推名思義。實爲相符。殊覺苦惱也。僅車店三。郵政代辦所一。

一月十八日　住煙墩、行一百四十里。

下午二時。發苦水驛。戈壁寥廓。細沙如粉。路平可行。兩旁沙崗色絳。長十餘里。四十里。蒙古包。破屋數間。並無人居。十里。天生墩。紅土阜一座。高可三丈。獨立如屏障。三十里。腰站子。有關廟。廟後有井。車夫在此休息、燒茶吃餅。寒風入骨。山野寞寥。前行二十里。過一沙坡。旋行沙溝。內甚寬平。盡黑沙。三十里、煙墩。歇、時已上午六時。車店五。小鋪一。車店尙清潔。地勢甚寬敞。西南土阜上。建有龍王廟、四顧沙山連綿。餘無他物、飲水微帶鹹、但比昨日可口多矣。

一月十九日　住長流水。行七十里。

下午六時。發煙墩。向西北行、地勢漸高。過一大沙崗。路平。無振撼之苦。三十五里。腰站子。闃無人居。三十五里。長流水。歇。時方上午二時半。居民九家。附近多古樹。高大逾恆。爲自出安西以來所未見。南阜有關廟。廟內藏大刀一柄。重約百斤。鐵色古銹。不知何年所造。西北坡上有泉。水清味甘。涓涓不歇。東隅有耕地。可以種植。爲日來途次所無。坐覽之餘。猶如蓬萊神仙地也。

一月二十日　住黃蘆岡。行七十里。

下午三時。發長流水。草地平坦、鹵質頗厚。三十五里。腰站子。廢垣一圈。不見人跡。其北有鹽場。產礦鹽頗饒。三十里。大泉灣。五里。黃蘆岡。歇。時十一時半、居民十餘家。車店四。小鋪二。可購日用品。水草豐茂。牛羊成羣。街西有渠。野多旱蘆。附近有耕地數百畝。產豆麥之屬。爲入新來第一次所見。北山積雪。皎然可觀。遠約二百里。土人稱係小天山自星星峽近。行一路平安。高枕無憂。此爲新疆之優點。宜乎有塞外桃源之譽也。

一月二十一日　住哈密。行七十里。

下午五時。發黃蘆岡。西行草地。路廣塵多。景物尙佳。十五里。一顆樹。渠水潺潺有聲。居戶頗多。可稱沃壤。誠一大市鎭也。五里。行沙窩中。三十里。漸見密樹清泉。田疇村舍。綿亘不絕。沿途風景宜人。心神俱樂。滿腔沉悶愁懷。頓時洒脫殆盡。二十里。哈密東門。繞道出西門。二里。大街。歇。時方上午四時。

一月二十二日　住哈密。

今日行裝既。卸風塵洒脫殆盡。一曲黃粱。酣適非常。下午醒來無事。亟入市遊覽。滿街胡人。衣飾異。狀若置身他國。而不知仍在華夏舊邦也。其音嗷牙桀佶。其俗膻腥酪漿。私中自忖。西域故土。爲先烈所通。數千百年後。余竟能躬臨其境。一接其風土人情。不可謂非幸事。所有建築商務。具有可觀。新省東部巨邑。足稱受之無愧。而其一種熙熙攘攘之景象。又非隴西肅條衰頹之通商大埠肅州。（按伊犂條約允俄人關嘉峪關爲商埠然其地不在嘉峪關而在肅州故云）所可望其項背也。入晚燈火齊明。均用俄國煤油。返視甘肅大半均點胡蔴油。一則猶如內地十年中之情形。電燈尙鮮創設。一則好比三十年外之景象。孤燈如豆。黯然無光。其不同又如此。

一月二十三日　住哈密。

午前與硯農赴回城。先經漢城。入西門。出南門。沿途渠水淙淙。樹木彌野。過板橋三座。路廣地幽。氣清神爽。好鳥時鳴。行人不斷。若在暮春。綠葉成蔭。艷花爭放。則風景佳麗。如臨大自然之懷中。益使人鄙視寵辱。看透軟紅萬丈矣。惟惜塵灰飛蓬。盡入衣履。殊爲可厭。路經一禮拜堂。高大雄偉。可容千餘人。爲回人講道祈福之所。一種尊敬嚴肅之態度。不得不嘆謨漢默德勢力之大。內外全係西式。惜年久失修。頗形敗廢。

一月二十四日　住哈密。

今晨發電至省垣。陳報行跡。以免誤會。因新疆當道。對於遠道入境。備極注意。稍一不愼。便遭疑慮。甚且行動失其自由。故擬俟得回音後。再行前進。下午至新舊兩城視覽。舊城爲民房公署所在之地。沉靜異常。並無大街。新城亦甚寂寥。不足細游。因即返寓。途見駱駝成羣。盡馱鐵貨。聞均來自蘇俄。由塔城伊犂一帶運此。比年俄商漸見恢復。各洋行準備開張。旗鼓重整。百物源源入口。地近價廉。於是華商特受打擊。莫不叫苦連天。行見經濟勢力。將全操於俄。有心人對此。不得不深長思慮也。

一月二十五日　住哈密。

今日爲舊曆大除夕。街市擁擠不堪。爭相佈置過新年。余以旅中寂寞。令人愁思交膺。無何趣味可言。乃彳亍街頭。環視塞外風俗而回。晚。硯農夫婦自備盛饌。招余往飲。沉醉而歸。

洮南紀畧

伍榮先

東北之洮南位於瀋陽西北。與黑龍江交界。居洮兒河流域之南。地勢平坦。千里相望。西北接近外蒙。實爲遼省北部重鎮也。近來日人將由南滿伸足內蒙。以爲擴充勢力之準備。四洮鐵路之敷設。即其發展勢力之一步也。

沿革　洮南原爲札薩克圖郡王旗。蒙人多游牧於此。呼爲沙磧茅土。雙流鎮。光緒二十八年。時盛京都督增祺奏請設治。時居民僅四十餘戶。至三十年。人口漸多。改洮南府。民國三年。自行開放爲商埠。

氣候　冬夏期間較長。春秋期間較短。每年二三兩月爲春。四五六七四個月爲夏。八九兩個月爲秋。十十一十二一四個月爲冬。冬季晝夜寒暖懸殊。約在攝氏卅度以下。三四九十四個月。時有烈風走砂石。白晝不辨咫尺。六七兩月爲雨季。然雨量殊少。



洮南市鳥瞰

交通　四洮鐵路係借南滿路款修築。於民八通車。計長三百十二公里。車站在城之南部。東南通四平街。與南滿路啣接。客貨運輸年達六十餘萬民。十四年。遼寧省長王永江氏。又發起興築洮昂路。十五年通車。北通昂昂溪。長二百廿四公里。如再接齊克路。可達黑龍江省城。車站在城之東。每年客貨運輸額達三十數萬。尚有商辦長途汽車公司。如利民。興瓦等。行駛瓦房。安慶。突泉。索倫山等處。行駛無一定時間及路線。行旅困難。車輛則以利民爲佳。餘均破舊不堪矣。

出產　以農產品爲最多。大豆高糧。包米。小麥。輸出貿易。年約六十萬石。計值二百萬元。運輸雖有洮兒河。惜淤塞不通舟楫。故多由陸路四洮線轉南滿線。運至大連營口銷售。

城市　城係土製。門凡八。大小各二。縱橫各五里。市內劃分爲五區。東西大街二條。南北小街六條。路濶十公尺。最繁之區爲興隆街。凡銀行商號洋行。絲房。飯館。均薈集於此。惜路政不良。崎嶇不平。塵

沙飛揚。行人爲苦耳。

人口 於本年調查。計二萬二千一百十二戶。男女合計十三萬四百八十四人。外僑以日俄爲多。約三十餘人。

洮北南尼姑庵全景



機關 洮南既爲重鎮。故洮遼鎮守使署在焉。常駐重兵於此。此外有地方法院•縣政府•公安局財務•教育清鄉各局•稅務所•洮昂齊克路局•市政公所•滿鐵所派南滿公所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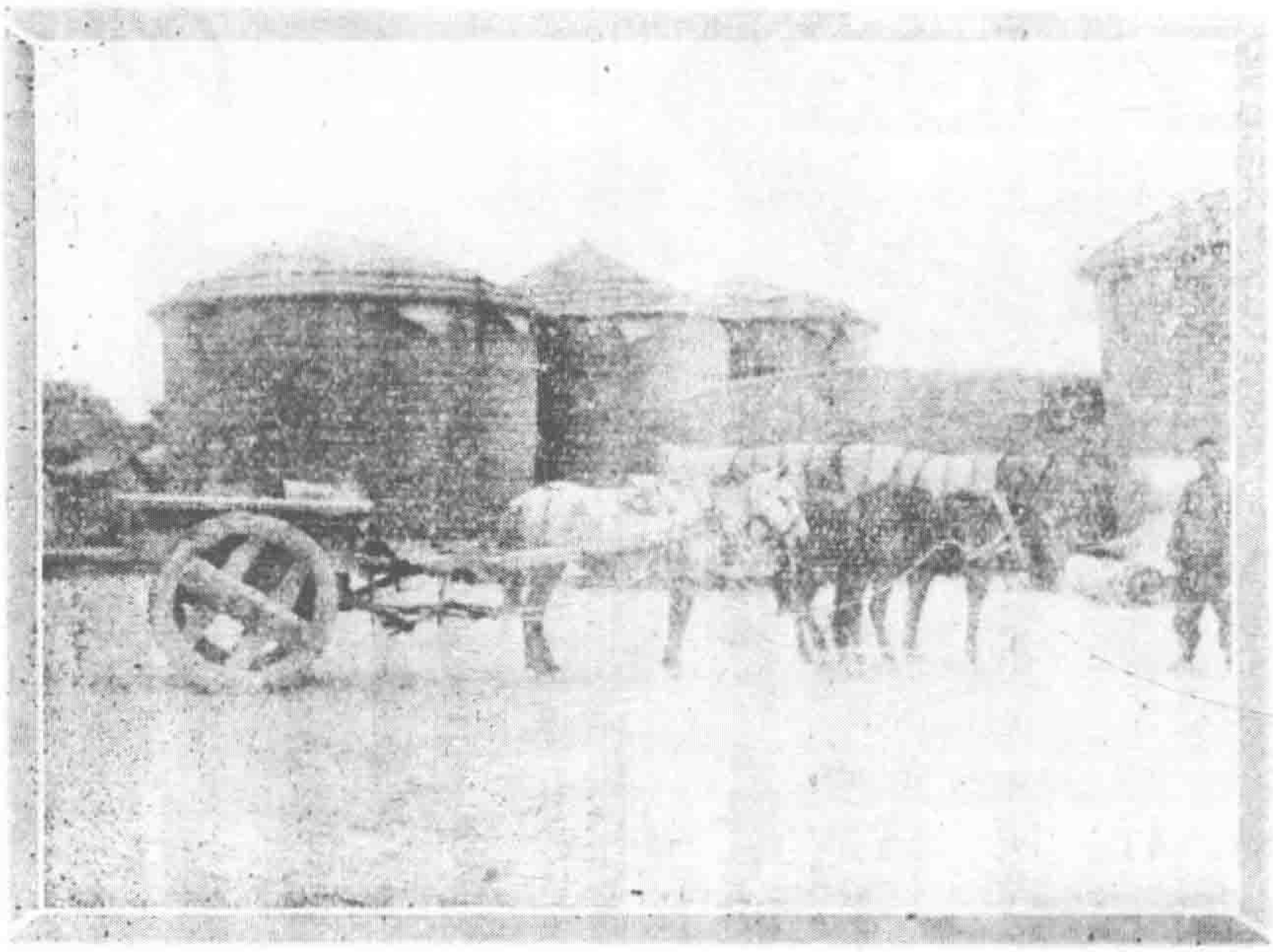
金融 市上流通貨幣。以袁頭孫文北洋中交兩行天津鈔票遼甯邊業銀行鈔票爲多。幣則以東三省官銀號之奉票流通。江帖日金哈大洋。間亦通用。惟爲數甚少。銀行號爲交通•邊業•官銀號•等。秋冬二季放款因頭寸關係。爲數有限。而糧業於秋收之后。需款甚殷。多向津•連•營等處調款貼水。每千元可增至十元左右。匯兌錢莊僅二三家。資本不及萬元。金融頗呆滯。行息約在一分五六。票據貼現。因銀錢業稀少。多不明瞭此種手續。故寥寥無幾。倘各行能應時儘量放款。市面金融。可活動不少也。

雜糧交易所 今歲四月間。洮南紳商。爲平準糧行市價起見。集資四萬元。創辦雜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惟商人狃於習慣。買空賣空。投機者甚少。竟月餘不能成一交易。故前途殊不可推測。

絲房 即綢緞店。兼營糧食及一切日用品。故僅東三省有之。計三十餘家。資本自一二萬元以至數十萬元。以德興洪洪順公東泰盛數家爲最大。兼營借貸。所銷綢緞。以線春湖縐爲多。毛葛次之。多購自營口奉天。間有一二家直向申莊訂購。數年達七十萬元。呢絨則多日貨。較南數省反廉。年銷近百萬元。國貨因成本捐稅繁重。反滯銷耳。

洋行 英美烟公司•美孚亞細亞•太古•三井•老晋隆•瓦利•等家。英美營業年約五十萬元。美孚亞細亞煤油年銷萬箱。各值十餘萬元。

保險業祇太古、三井•老晉隆•自衞•四家。在五年前。竟無投保者。近年風氣日開、營業漸見發達。太古保額達三百餘萬。其餘都在百萬左右。瓦利洋行專收羊毛。輸送出口。由天津分設於此。營業年約三十餘萬元。其收貨辦法。多係直接向蒙古牧人收取。華商業此者。因資本小。亦多轉售於該行。故洮地羊毛業。不啻爲該行所把持。烟業南洋•永泰和•華成•華達•華品•山東•等公司。均有分經理。終不如英美烟之暢銷也。


糧業之堆積糧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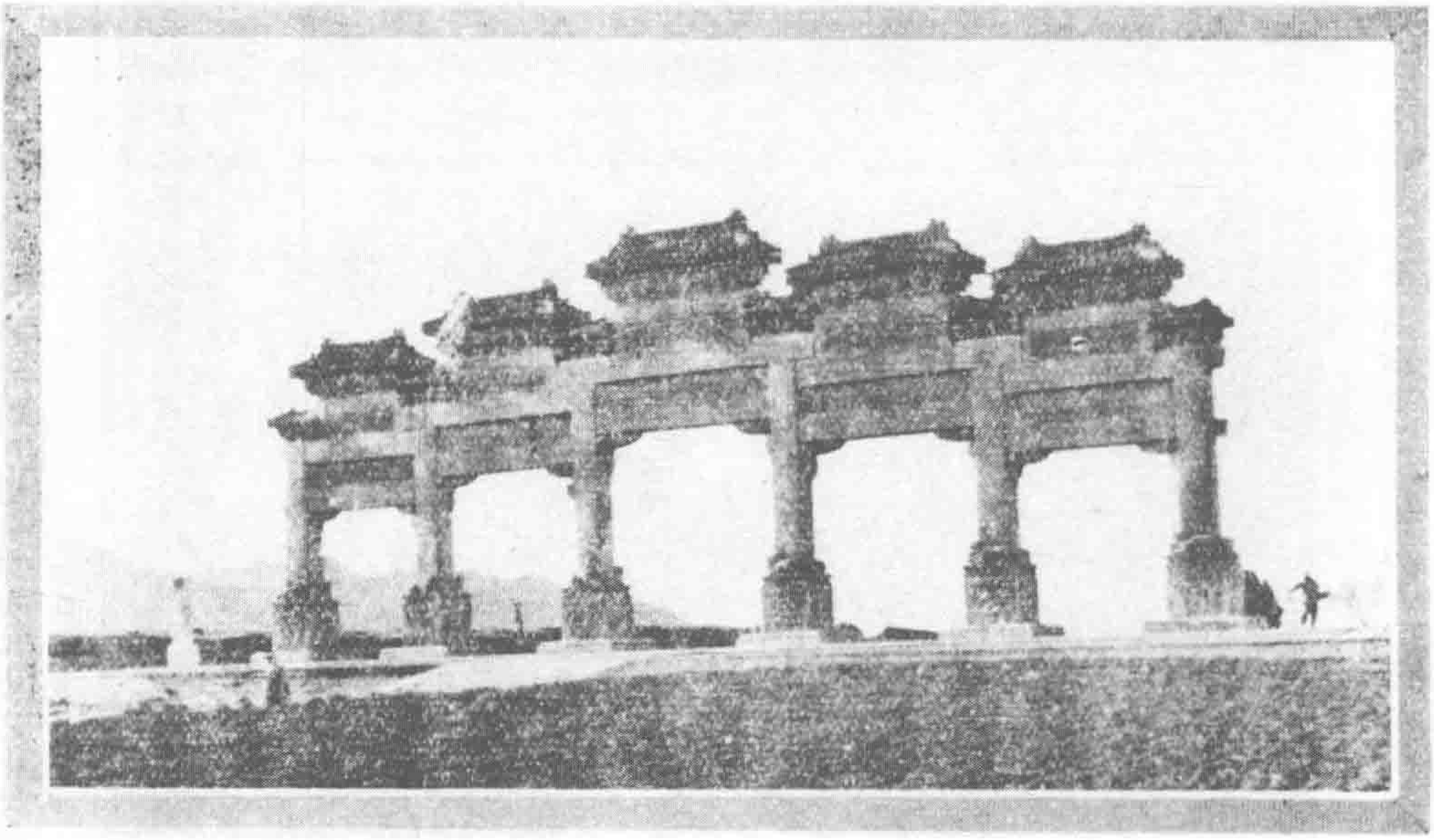
公用事業　電話則有交通地方之分。地方僅通市內。交通係晉途。附設於電報局內。可接通三省各縣。亦東北電話發達之特點也。電燈廠爲已故黑督吳俊陞氏獨資創辦。資本三十萬元、有燈頭九千盞。有 500 K. W. 透平發電機一架。每度售洋三角六分。日間則停止供給。

教育　教育費多籌自地方。年祇五萬餘元。公立中小學計四十二所、學生總計三千五百二十四人。私立學校六所。以助君女校辦理最善。亦爲已故黑督吳俊陞氏二夫人所創辦。經費充足。校舍寬宏。學生二百五十二人。通俗教育館公共閱報處各有一聽、

教堂　洮地有回教徒五百餘人。有教堂一所。建築尚稱魁偉。天主教耶蘇教因教徒有限。故教堂亦因陋就簡。城南有鎮南寺姑子庵各一所。建築頗精。因新建不久。香火尚未盛也。

醫院　大小醫院不下數十處。以日人所設之南滿醫院爲最佳。惟診費昂貴。非勞動階級所能問津、

旅館妓院飯店　旅館因營業不佳。故僅有富江旅館福順棧悅來棧數家。多係上房。而臥坑上汚穢不堪。妓女多本地人。本在市內。後移西市塲。因道路偏僻、遊人裹足。營業一落千丈。徒呼奈何而已。戲院雖有三處之多。然狹小不潔。時演時輟。無一定班底。飯館亦本地帮。以嘉賓樓聲名遠爲佳。餘均不足道耳。



明陵石坊

南口青龍橋之行

王晶

余此遭自津出遊。遊程凡七日。行約七百里。行前預籌款項。得三十元。以十六元作旅行費。以五元購照像材料。蓋旅行一事。不有照像留影。以爲紀念。則走馬看花。忘懷轉瞬矣。

同行之人。教師同學。計六十四人。晨由電車公司特開專車一列。直赴東站。轉登北甯路之半價包車出發。斯時天氣陰沈。密雲不雨。同學中除以小說談笑以自遣外。多作「撲克」之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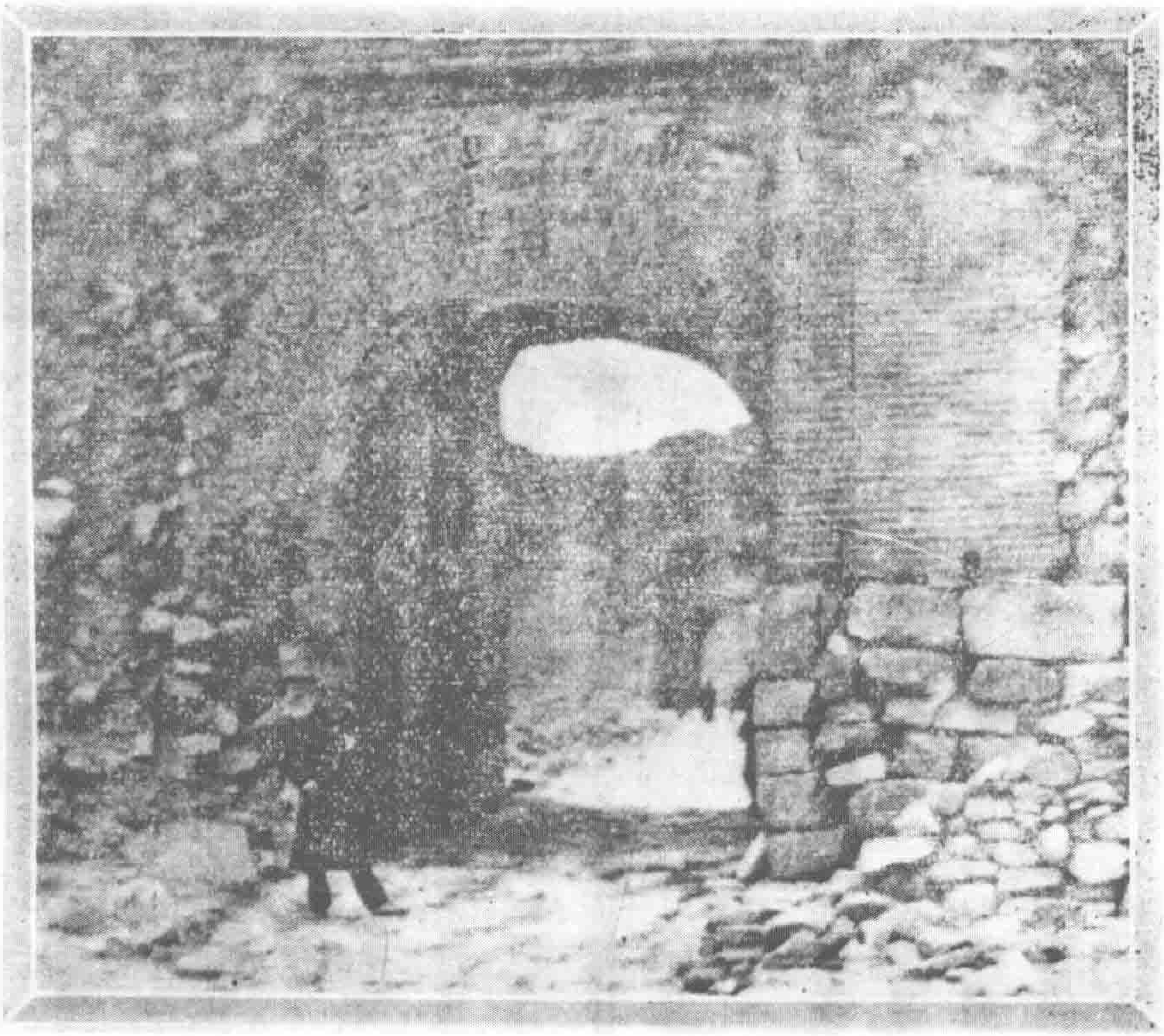
無何。車停豐台。余等遂各携行裝。轉登平綏預定包車。隨繼之以午餐。余平日本不能多食。今則麵包二。雞子一。臘腸二。而不足一飽焉。

豐台佔兩路交差之點。而商業未臻繁盛。街市不整。貨物昂貴。較津約加一倍有奇。

五時車始開行。直赴西直門。余等多往城外小館晚餐。頗爲適意。以其價廉而味美也。當晚卽分組宿于車中。

翌晨。由平綏原車直送往青龍橋。本日天陰不亞于昨日。雲深欲墜。漸行漸高。蓋車跡所經。皆爲山地也。九時餘抵南口。余等遂將行李携往耶蘇敎堂。此皆預先佈妥者。隨卽赴青龍橋。斯時所見。遍地皆小邱。氣候亦稍寒。同車者。有日本帝國大學生二十人。亦藉名遊覽。甚矣哉外人之注意我內地也。而國人乃漠然視之。良可慨也。

途經山洞凡三。長者歷時凡五分。車夾兩山之中。峽猶積雪。抵青站時約在十句鐘。旋進午餐。以天氣酷冷。手指多未能運用。



居庸關

青站位山中絕地。其旁有小村一。居戶不過數十。長城由高臨下。至此遂斷。聞為建此站時所拆除者。該路建造者詹天佑君銅像。偉然高立。旁有大總統徐世昌題碑。吾人至此。不禁肅然起敬。站長為粵人某。備極招待。此真使余輩所不能忘懷者也。

八達嶺距青站約半里許。有二人轎。專為遊人之用。並定有官價。往返一次。共洋二元。余輩以人數既多。故未克乘此。雇嚮導童子數人。攀登高嶺。俯視大地。不覺自形渺小也。

該處土人生活貧困。無地可種。多入山採石以出售。有花石。上有花草。蓋皆為古代化石也。有劣質水晶石。稍佳者亦有價。約在一角上下。而化石則不一。小者一銅元足矣。復有賣劍頭者。傳為古代之物。然真者殊尠。

五時回南口。南口地勢高不及青站。四山環繞。戰跡猶存。壕以石蛋築成。蔓延數里。有修車廠。蓋如北甯之唐山焉。而繁華遠不及之。有鐵路旅館 Railway Hotal 及華洋飯店。可供宿膳之處。惟以軍隊多住之。致館主反多不能飽餐耳。

該處人民生活較優于青。雞子每個約銅元五枚。余輩以人數。經濟關係。未敢宿所謂之大飯店。只晚飯為該店所備。

每人約合津洋三角。該館主人亦爲粵人。余輩宿處。爲該地之耶蘇教堂。

第三日全體乘驢去明陵。往返約七十里。行凡七時。陵凡十三。曰長•景•獻•慶•德•永•裕•茂•泰•康•定•昭•思。而余輩以時間問題。只遊一陵。卽長陵也。長陵爲成祖墓。沿途石像頗多。房屋多壞。標語滿壁。有松一棵。曰臥龍。橫生于地。頭復上伸。誠奇觀也。此次往返。每驢價爲八角。小費在內。惟爲平時三五人則五角亦可。此則以人多之故也。晚宿于清華園。

第四日經沙河赴湯山沐浴。乘驢往返五十里。竟未一墜。該處駐軍不少。有湯山別業。以經營湯山。價目每人宿一夜及膳費浴費共洋二元五角。余輩以團體關係。享受特別優遇。該處驢夫生活困苦。每日不得一飽。故驢多矮小不健。

湯山分大小。有溫泉者乃小湯山也。有閣一。曰龍音。在別業小園中。內有匾一。乃李鴻章所題者。晚回清華。

第五日晨遊清華燕京兩大學。十時進城。任青年會。下午遊故宮。

第六日。上午遊三殿。下午去中山公園。三海。攝得照片不少。第七日上午遊協和醫學。下午回津。

此次之遊也。所得之樂趣固無窮。而顯示我輩之友感耐苦之精神。則尤大也。

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房子樓下
王亨利西服號


禮服出租
取價特廉

大華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做
水火保險 絲繭保險
滊車保險 信用保險
董事 陳光甫 余日章 劉吉生 劉鴻生 潘學安 同啓
地址北京路六十四號 電話一三七三二

魯北十日記

的•錚•

余與十幾位朋友在今年夏初的時候結伴往遊魯北。原定由天津坐小火輪到埕子口上岸再僱騾車入魯。纔思當下正在軍事時期。到處車馬都被徵集。萬一上岸之後。臨時僱不着車。豈不進退維谷。尤其是我們都已二十年不坐長途騾車了。大家提起騾車。都有些頭痛。不敢嘗試。議來議去。一時不能解決。以後還是一位姓曾的朋友主張乘津海長途汽車。就是由天津至海豐。只須兩日路程。并且我們有十幾個人。儘可以包一輛車。不准其零星賣票。車上自然不摻雜外人。而所費也不很貴。議決後。又由曾君自告奮勇。向鹽山汽車行包定十六人合坐的大汽車一輛。包價只六十元。一切在內。到還不貴。經曾君向衆報告後。決定大家各自預備些路上食用的點心菓菓等。明日早上七時。都到南關下頭祥雲棧胡同內鹽山汽車行會齊。大約八時就可開車了。當下大家決議後。各自分散。余因當晚無事。又將與繁華燦爛的天津衞要暫時離別。所以約定曾吳何鄭諸君。入市買醉。醉後復偕往明星看電影。歸來已夜午。入室登牀。蒙頭酣睡。翌早醒來。披衣盥洗。趕赴南關。而諸友已齊。遂同登車。至七時五十分車出站。而七百里之長途旅行。從茲開始了。八時車至南柳曲。駐軍上車檢查。翻籠倒篋。我們的行李一件件都被打開。足足的耽擱一個鐘頭。問這個問那個。儼如審賊一般。實則我們對他回答的。也都是東一句西一句。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按着百家姓上趙錢孫李。順着照人數背誦一遍給他們聽就是了。他們倒是像煞有介事的。逐一的記在日記本上。我們大衆都不覺好笑。以此類推。對於別的車當然也是如此。但是我們都有些懷疑。照這種的檢查。究竟能查出什麼來呢。人家作奸犯科的是否都在表面上掛着一個作奸犯科招牌呢。并是否問問姓名。就可以審查出人們的犯罪的行爲呢。再



蒲台孔廟

則人家攜帶違禁的物品。是否都放在自己行囊裏面呢。我們生了這些是否的疑問因而斷定這樣幼稚的檢查不過徒苦一般普通的行旅。至於眞正的私運禁物幷犯罪的人們。反到一個也查不出來。經這一番細密的審賊式的檢查我們的車直候至九時二十五分纔離開南柳曲。向大寺村駛去。又值大寺開廟有很熱鬧的廟會。沿途燒香趕廟的男女老幼幷小販等。成羣結隊。不知有多少。把汽車路擠得沒有法子再向前開駛。好在我們也沒有正事。就躭擱一回也無關緊要。况且也要看看本地的風光。因此遂令汽車停住。同車十幾人一同下車。沿着車路。向左一拐灣。過了兩座民房。由人家房後的小路。走過一座密林，越過了一條小河溝，已到大寺廟了。廟容只有大殿三大間。四圍皆無廟牆。只殿南一個戲台。鼓鑼喧天。正熱鬧得不可開交。殿前殿後。被一班燒香還願的善男信女。圍擠得水洩不通。殿上香烟繚繞。臘炬輝煌。殿前台階俯伏拜神的。爭先恐後。此起彼伏。我們要想由此上殿去瞻仰神像。就這樣的擠了半天再也擠不上去。只得罷了。回到原處。好在汽車已慢慢地移過車路的那邊去了。自此一上車道也寬了。人也不擠了。風馳電捲的一直前駛。十一時四十分。到小王莊打午尖。店名興隆。屋宇亦廠。惟蒼蠅成羣結隊的。在我們一羣人的身上頭上面際手腕。飛來旋去的鬧個不休。鬧得我們連店裏的飯食都不敢問津。只好將大家帶來的罐頭乾點。胡亂的吃了一個飽。飲了一些開水。就忙忙上車走了。誰知下午走的道路。凸凹不平。顛得大家在車上坐立不安。大大的不如上半天所走的道路那樣平坦舒適了。我們因爲這樣的不安逸。把大衆的談鋒都一下的收斂起來。看大家的形狀。有的抱着頭灣着腰。俯在膝上。有的扶着頭。靠在車窗上邊。有的兩個人背靠背的擠在一處。總之都是彼此的想法子保護個人的頭顱。怕被車顛播時碰傷了這萬金不賣的好頭顱。但是這種保護的方法。只能支持一時。那能永久的維護。然而車道越走越不平，車顛播的程序也愈來愈緊。於是大家於玩笑之中。都怨起曾君的主張。說要不是他要坐汽車。何至累得大家這樣的受罪。怨來怨去。曾君雖然受了不白之寃。幸而大家知道怨他也無益。幷且也的確的不能怪他。一煞那之間。就把這一堆怨憤移到國道上了。於是他一言我一語。罵了一道。而車的顛播勁兒依然的顛得大家頭昏眼花。國道還是國道。國道局一樣的發財收稅。汽車的顛撲。不知得經過多少的一百年一萬年。纔能彀平平穩穩的走在路上。使行旅不至受罪呢。三時車到同居鎭。轉了一個灣。又由熱鬧的市集。轉入茫茫荒草的曠野中去了。此時已漸近鹽山。因近海。到處水潦。車須繞道而行。地多鹼質。往往不毛。樹木極稀。車窗外眺。益覺無景足以解憂。昏昏已極。但有假寐而已。一夢方酣。車軋然停駛。原來已經呂家橋韓村羊二村到新

集鎭了。時日已啣山。我們也已十三分疲倦。把不得一聲到了站頭。可以大大的休息一下。於是各搬行李。爭自下車。店中僅有土坑三舖。被我們十幾人完全占領。店在新集鎭西門裏路南。我們入店纔有十分鐘。地方保衞團派人來檢查了一次。左不過由來路來向去路去。牛唇不對馬屁股的問答了一番。敷衍去了。我們一面令店主東燒火煮飯。一面要水洗臉。先飲了一陣茶。又睡在坑上。胡說八道的談論了好一會工夫。稀飯也熟了。乾飯也好了。米可是我們自己帶來的。於是開了幾罐罐頭牛肉鳳尾魚并什錦醬菜等。大家一窩蜂似的。都圍攏到一張方桌上。毫不客氣的風捲殘雲一般。把一頓晚飯吃完了。并且覺得比往日四盤兩碗的飯菜。格外的好吃些。吃後由穆子和君取出龍井一瓶。着店家冲了兩壺釅茶。又閒談了一陣。時已午後十一時。店房中一燈如豆。黑暗異常。四面羣犬吠聲。遠遠的還聽見看青的土炮響了十餘聲。我們也漸漸向睡鄉遊歷去了。這一覺不要緊。一直睡到第二日的八點。還是汽車夫進來問我們上路不上路。纔把我們喚醒了。否則不知要睡到什麼時候纔醒呢。旅行雖是有趣味的事。但是不常出門。一旦坐上沒有坐褥絲毫沒有柔輭性囚籠式的汽車。加上凸凹不平高一塊低一塊。有時跳溝。有時爬山的。最新最講究的國道。幾幾乎沒有把我們的四肢分了家。幸而這豎在頸子上的腦袋還未失了知覺。所以第二日又繼續的主張前進。昨日入的新集西門。因爲時間不早。又係人地生疏。直至翌早開車之後。方完全看見新集的形勢。原來新集雖是個鎭市。仍然四面都有圍牆。不過不是磚砌的。是土築的。鎭上人烟也還不少。我們由西門經東西一條大街。足足汽車走了十五分鐘。方出了東門。過了一座木頭橋。向北一拐。晨風迎面。朝露未乾。道路兩旁葉樹。密不見天。陰森景象。使人神爲之爽。與昨日之遍地乾枯。迥有天淵之別。一路行來。村落亦較昨所經者密。魯冀兩省之貧富。於此可見其端倪。上午十一時。已抵海豐城外。下車治食。羣入密林之中。席地野餐。頗饒趣味。因汽車只僱至此地爲止。猶須改乘騾車。適汽車夫在坐。自獻殷勤。謂可送至濱縣。只須多予酒錢。遂議定加十元爲車夫酒錢。另給五元爲汽油費。汽車夫十分滿意。歡天喜地的去準備由此間出發的途徑去了。我們一直的候到午後一時半。方與海豐告別。原擬由海落坡渡河。直抵濱縣。乃車至新陽時。適迎頭來了一輛由濱縣來的汽車。云海落坡無擺渡。不能過河。遂改從戴家店商家店鄭家店雙劉墅大桑樹由郎中河過橋。車抵雙劉墅時。沿街男女。都出來觀看。由此一端。可見此間閉塞。輕易見不着汽車。并且男子十人中。見不着一兩個剪髮的。女人中可謂個個三寸金蓮。風化不開。眞如二十年前老古董。這還是在黃河兩岸交通利便的地方。尙且如此。苟到窮山僻壤。外來人踪罕到的所在。更不知要怎

麼的閉塞呢。因此我們不禁感想到我國地博人多。小民不受教育的。何止占全人口之半。數十餘年來。國家的收入。一大半都消耗於槍林彈雨。都市教育。多數陷於破產。現在雖有許多熱心教育。提倡鄉村平民的。但是民窮世亂。大力者又只注意於打倒對方。就算是偉大的事業了。何嘗念及普及教育。使全民了解革命的主義、纔是眞正的革命工作。也就是的偉大的革命呢。弄得目下革命說是已經成功了。而鄉民纏足留髮的劣習。依然不能剷除。其他平民教育。更不須論了。幷且鄉間鬧匪。都會鬧窮。十人中到有九人是失業破產的。軍閥財閥、都擁着百萬千萬的家私。躱到租界上。充當寓公。只可憐中產以下的人們。被壓迫得欲罷不能。弱小的更被壓迫得一日之間。吃不上一頓飯了。受過教育知道文字的。或者可以藉着賣文吃一兩頓飽飯。未經教育弱者。只得流為乞丐。强者悍者就不免挺而走險。所以纔會弄中國幾幾乎成了一個匪世界了。我們大家議論了半天。找不着一個可以歸罪的大頭腦。只好連我們都算上、似乎都應該負些責任。好在現在的口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只盼到革命成功的時代。這些的劣習。都已剷除。平民教育也在窮鄉僻壤也告成功了。我們智識階級的人們。也算卸了一個大大的責任了。車一路行。我們一路上他一言我一語的。談了一道。到還不覺得寂寞。每到談鋒不健的時候。大家由車窗看看野景、春末夏初的風是和暢的。樹葉是青綠的。田裏的麥是結了穗。迎風擺動着。我們久困在人烟稠密的鬧市中。一旦來到曠野荒郊的所在。不用說別的。只天也比城市中的天覺得寬闊了許多。若不是道路崎嶇、車座硬得使人兩臂生疼。我們寧可日日包一輛汽車。作長久旅行。所以國道之整理。汽車業之取締、實於行旅有重大的關係。萬一國道都能像津滬英租界的馬路一樣的平坦。兩旁再用些人工種些樹木。佈點景緻。運客的汽車。也一律用輭皮帶。再在車廂中安些有彈性單人的靠背椅座要矮一點。車窗也不妨的低一點、使人坐在椅上。彼此不相妨碍。幷且可以自然的伸開腿半躺半坐的。這樣一布置。一改良。即便車價再貴些。國道捐再增加點。我看行旅的數目，一定要比現在至少也要加幾倍。旅行的捐稅。本來是國家的一種大收入。幷且是國家的一種光榮。地方的風氣、民間教育。物品的交易。都能由旅行進步上得許多的好處。可憐我們見得到。又有此心。無此力。他們有大力者。又顧不到這個。只怕百年之內。未必見得有如何進步了。一日光景容易過去。况又在行旅之際、一車上都是些同學同事同志的朋友。氣味相投。一路莫停莫歇的議論風生。不知不覺之間。把七八百里的長途。竟然於日沒之先、做一個結束。原來已到濱縣了。其時不過下午七時半。我們同住在南關外一家小店裏。這濱縣就是古之濱州。原轄濱蒲利三縣地面。為一個直隸州、自濱州改

縣。蒲台利津也自分離，都在黃河北岸。為山東與河北交界之處。離濟南也有五六百里的路程，有汽車路可通。由蒲台沿黃河堤一直的達歷城。那時濱縣縣長是張亞東。第一科科長王瑞五。與我們同行中的朋友有故，翌日投刺，卽蒙接待。好在我們目的在乎遊覽。於吏事毫無干係。只求縣政府保護安全而已。自然承其許可。不過軍事時期。地方也不甚安靖。距縣城數十里周圍當然無危險。再遠則縣政府也不能担保。我們經縣府表示之後。自然也處處留心。只在縣城遊覽了一天。只城北有幾座古廟，其餘的繁榮二字簡直的說不上。全城連一個洗澡堂都開不起。其他更可想而知了。古蹟只城外有一個牡丹台。離城約十餘里。土隨一邱而已。初無別物。想當年必定有些牡丹。現在年久時遷。牡丹不知何處去了。濱縣精華都在北鎮。北鎮離濱縣縣城約二十里。離蒲台縣城只隔一舊黃河堤。原來蒲台縣城在舊黃河之南岸。新黃河之北岸。北鎮直可謂為蒲台之北方門戶。蒲台的精華。則在於新黃河南岸之麻灣鎮及舊鎮。其北岸只孤零零一座縣城。其所謂精華也者。不過有幾十家商店就是了。我們在濱縣住了兩日。由縣裏替我們僱四輛騾車，并派馬兵四名。把我們送到北鎮。在北鎮只留半日。在財神廟聚餐，廟中是商會會議的所在。由王巡官招待。我們在鎮上行走一週。鎮雖不大。居然有男女小學各一。不過學校的設備。就是民房改造的。等於鄉間私塾。我們於上午十時到鎮。下午二時由北鎮步行至蒲台縣。入北城城門。橫匾僅書龜蛇兩字。不知作何解。入城之後。方知數日前有土匪入城。把監獄中的犯人完全放走。縣長避往河南舊鎮。城內居民仍有戒心。十戶中尚有七戶閉門。商店亦未開業。幸我們十幾人中。有一位姓鄧的是本地人。於是大家都到他家中投止。不然客店不留新客。那纔進退維谷呢。鄧君在縣城也可稱為首戶。家中房屋頗多。在中山東街的北頭。與孔廟為比鄰。右邊又有女子中學校一所。鄧君可謂善擇鄰矣。出蒲台南門不數里，已見黃河。黃河至此已將入海。距海亦只百餘里。故水勢由上游奔湍至此。來勢頗激。兩岸被水冲刷。比長清平陰一帶河面寬得許多。闊處兩岸相距約二三十丈。窄狹之處，亦有十餘丈。渡口頗多。到處皆用大風航為擺渡。騾馬貨車一樣的渡河。不至煩難。擺渡亦設局卡管理。亦屬地方之一種收入。聞頗不弱。可見天下無一事不可以弄錢。只要做上官了。隨便想什麼主意都可藉着發財的。我們在鄧家住了一日。鄧君大盡地主之誼。帶我們上城牆走了一週。把全城景物都一一的收入在我們眼簾之下。只見一片土垣瓦屋。連縣政府的衙署也不過同北平安定門外一帶土房子差不了什麼。全城最大的建築要算是孔廟了。其次就是協吉當舖。這舖係黃縣丁家的產業。一共有十三家。分設在沿河的各縣。自前番軍事的時期。一下的倒閉了。直接間接

的受害吃虧的不知有多少。戰爭究竟有無好處於民間。就這一點可以看明白。我們第二日就離了蒲台縣。由四圖渡河到麻灣鎮去。因為正鬧土匪。鎮的寨門還是閉着的。鎮中到有幾戶大家。以姓劉的為最大戶。幾幾乎把兩條街都占了。房屋也極講究。都仿天津的格式。惟因鬧匪。倒弄得家家閉戶。商店也不開門。我們在街上遊觀一遍。不曾遇着一人。只聞犬吠之聲而已。我們看這情形。并經打聽；知道黃河南岸各處都有土匪盤踞。并且光明正大的打着某某軍某某師等旗號。出沒無常。到處綁票。只攪得附近雞犬不寧。人民逃散。後經我們仔細的調查。纔知道那時正是陳雪暄退出濟南。韓向芳注重膠濟。北方的晉軍也未過河。所以弄得黃河南岸雖只區區數縣。已成了三不管的所在。本來此地就始終未絕匪患。這一下子更猖獗起來。橫行無忌了。我們原打算多遊歷幾處。現在已弄得寸步難行。并且聽說晉軍就要渡河。萬一實現。此地還怕免不了有戰事了。只好到此為止。不便再進。所謂乘興以來。敗興而返。不過這種地方。又在火車綫以外。輕易走不到的。尤其是我們南方人。更夢想也不會作過遊濱蒲的夢呢。於是又折回蒲台。重返濱縣。原擬再到海豐。乘汽車回津。誰知在濱縣等了四五天。不見有一輛車到來。再一打聽。纔知晉軍已開到惠民一帶。沿途汽車都被徵集。要想再坐汽車。是萬萬的不能了。只好僱了三輛拉糧的大廠車。十幾人分坐了。改從下窪子至埕子口候船回津。總算運氣不錯。在路上雖也遇着兩次的土匪。不過都未相犯。以後我們一思索。纔知土匪也聽見有大軍壓境。故不敢逗留。并且看見我們一羣也有十幾人。遠遠還不知我們是否軍隊的人員。所以不敢輕犯。即便宜了我們。終始未至受驚。在路行了三日。到埕子口。剛巧當日有火輪船往唐沽。我們就一直的上船。只半天工夫。又返到天津。依然又過我們醉生夢死的生活了。回想我們這番原定計畫。是想由蒲台過河之後。再向博興饒廣壽光昌樂濰縣。然後由膠東至青島。從海道回來。誰知因為時局的變化。土匪的猖獗。僅許我們在魯北兩縣盤旋了數日。連原計畫的一半也達不到。真是恨事。戰事不特有關商民之身家性命。就連旅行遊歷也種種受其影響。可勝嘆哉。

大陸銀行（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營業部 存欵放欵滙兌押滙貼現代理收付欵項及生金銀買賣 儲蓄部 活期儲蓄定期儲蓄 國外滙兌部 票滙信滙電滙活支滙欵
押滙貼現代理收付欵 保管部 公債公司債股票商業票據及其有價證券之保管並代取本息或買賣或承募並出租鋼製保險箱 貨
項及證券貨幣買賣
棧部 上海分行設有貨棧二所在英租界北蘇州河專為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欵項 總行天津 上海分行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電報掛號 天津上海漢口〇六六六 北平〇〇〇六 上海分行電話
洋文電報掛號 天津北平上海漢口 "CONTIBANK"
經理室一一九六六 一一九七一
國外滙兌部一一九六七 營業室 一六四八二 上海分行貨棧 電話四二二九二

中南銀行廣告
業務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 國內外滙兌事宜 儲蓄總部 辦理各種儲蓄存欵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保管箱 保藏堅固費收極廉 鈔票 特設四行準備庫專辦鈔票發行及兌現事宜 總行電話 各部辦事室國外滙兌室
（六六ㄑㄟ一）（一三一〇九） 總行上海 外灘 漢口路七號 分行天津 漢口
門 南京 北平 電報掛號 中文 一五一一 英文 Chinasosea 總分行同

隴海路上一點常識〔上〕

武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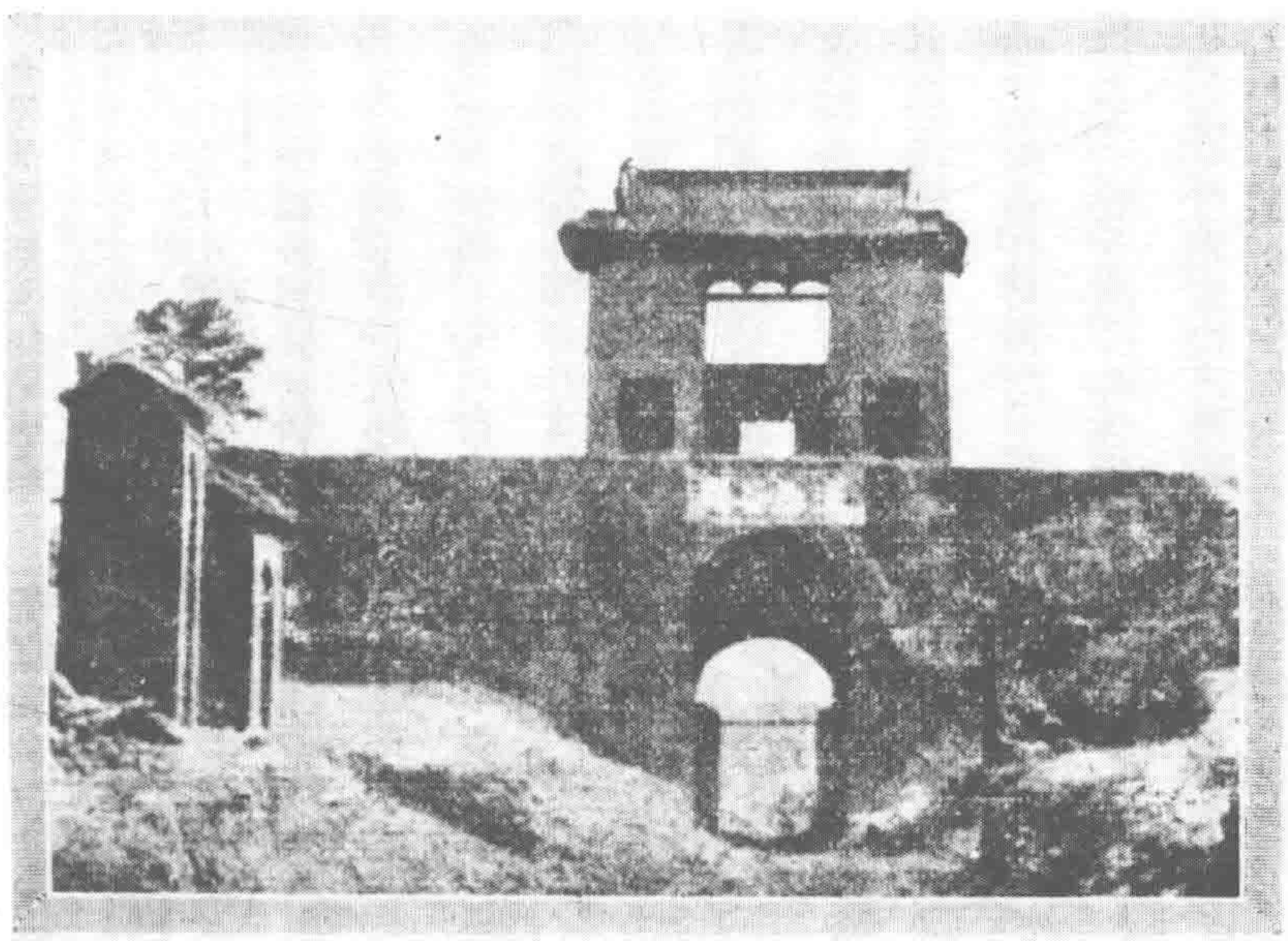
要明悉隴海路興築的起因。必須先要知道建築盧漢南北二千八百里幹綫的始末。這事大約是在前清光緒的二十三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間罷有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北總督張之洞。及督辦鐵路總公司盛宣懷三人會奏。謂鐵路工事。宜於速成。而華商力有不及。故不得不借外資。俟等路成。集股較爲容易。那時再招華股。攤還外債。仍不失爲自有。經此一奏。借用外債之議。遂定。遍與各大國如美英德等商借。都是要挾重利。最後始與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議妥。借四百五十萬金鎊。九扣交款。年息是四厘。分作二十年還清。在合同內聲明。祇認比國公司。不認別人。不得由他國越權干涉。轉年又將利息改爲五厘。後來光緒二十五年。盛宣懷奏請將河南滎澤縣以東至開封。西至洛陽。共長四百二十里。作爲盧漢的支路。統歸總公司籌辦。一併向比商借款。光緒二十九年。簽定合同。續借二千五百萬佛郎。利息是五厘。并在合同內聲明。將來路綫展長到西安。可先儘比公司議辦。這就是隴海鐵路借有比款的由來。不過那時洛陽以西。尚有商辦的洛潼鐵路四百八十二里。他集股的方法。是按畝攤派。兼取鹽厘。但仍不敷用。民國元年。政府決議建造東西幹路。西自蘭州。東至海州。遂將汴洛併入幹路。由交通總長與比公司訂立新合同。再借三萬五千萬佛郎。利息仍爲五厘。提前還汴洛借款。銷廢二十九年所訂老合同。是爲隴秦豫海鐵路借款。用全路保担四十年爲期。民國二年。又將洛潼商辦取銷。全路始完全歸爲國有。現在徐海早已工程完竣通車。只差蘭州到潼關一段完工。尚不知在何時呢。

記得記者自陝西旅行隴海路。由徐州轉車南下的時候。那時沿路尚是安堵熙和景象。不道曾幾何時。中原喋血。隴海交通頓告斷絕。如今幸得大亂戡定。隴海重行恢復通車。料想該路上的新旅客。定爲不少。那末對於旅行該路上的常識。或亦爲一般新旅客諸君所樂於知道的罷。我上次旅行隴海路是自西徂東。現在述說當然亦要依照這個次序。

觀音堂　是北魏時崤縣東北境地。唐改峽石縣。宋熙寧廢縣屬陝州石壕鎮。如今屬陝縣。地勢東有陂陀峻起。西得小澗崤關衝途。彭池扼險。很爲險要。一遇大雨。便泥濘不堪。無法行走。車站在鎮東。離澠池車站有四十五里。車站之西有山。名蟄雲山。俗訛成金銀山。實即硤石山。是崤山的北支。有兩高峯。異常秀麗。從先的驛道。就由此山谷中經過。接連要超越好幾個嶺頭。所以非常艱險。離車站西二十五里硤石鎮西邊。約一里地。有關牆。或指爲是硤石關的舊址。過硤石縣北二十多里。有長城。東南起崤山。西北到黃河。據元和志

所載。說就是魏惠王所築的長城。又硤石山北坡上有廟。內供文王木主。俗謂係文王避風雨的北陵。實在不是因爲春秋秦晉通道的、崤山。是在現今的永甯縣境。那末南北二陵。晉敗秦師的去處。是在現永甯之北。而不是後漢曹操所開現今的陝澠北道了。車站的東面有一個五里乾壕。據說就是杜詩所說『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地方。本站物產。惟有煤是大宗。

澠池縣　東距省城五百八十里。在周代是虢國的蚌邑。後歸晉。戰國時屬韓宜陽的黽池川。秦昭王會諸侯就是此地、漢初年本爲縣境、東是新安。西是宜陽的中鄉。後來到景帝手裏。始築城立縣。即是現今縣治的西南境、北魏置爲西新安縣。現在縣東搭泥舖。就是他的老地方。到了東魏、是澠池郡。轄俱利及北澠池兩縣。西魏又將他幷爲澠池。後周改立河南郡。不久即廢、改屬同軌郡。隋將縣治遷移大塢鎮、唐又徙雙橋。即如今的縣治。宋未更動。金設韶州。元廢州。仍是澠池縣。屬陝州。明改屬河南府。清不動。如今還是澠池縣、縣署在城內東大街。警察局在西大街。城西北角上有城隍廟及文廟。還有小學堂一所。郵局在東門外。車站在南門外。離義馬車站三十里、澠池的縣城建築很奇怪。只有東西南門。而無北門。據說是明成化年間所造。崇禎時代兩次被流寇所毀、後來因城內人少。城大難守。遂將西城棄去一半、從新另築。周圍不過三里。比較舊日規模。減去五里。更形狹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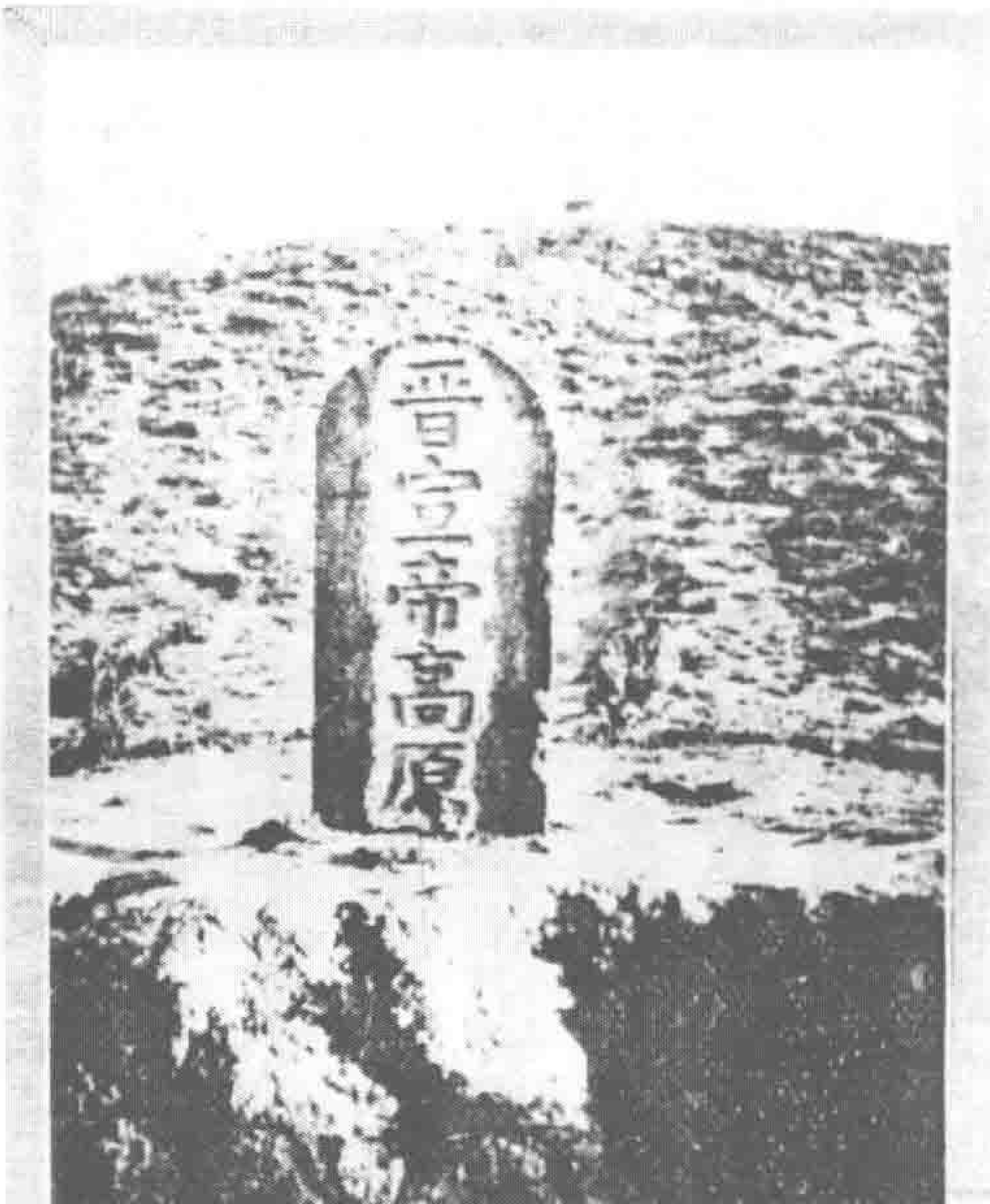


新安縣漢函谷關

圍繞澠池縣的大山。約有十二座。一、崤山。又叫三崤。又稱二崤。氣勢雄偉。佔地極廣。連綿互立。包裹永甯、陝州、澠池、各地。各因所在的地方。輒另得一名。在今永甯北二十八里的名東崤。在澠池的西南。觀音堂東十里英豪鎮南。即是土崤。又名嶔崟山。戰國策說黽隘之塞即指此地。二、熊耳山。在縣的西南。與永甯搭界。兩峯對峙。形如熊耳。漢光武征赤眉乞降。積甲仗

宜陽城西。與熊耳齊。所指熊耳就是此山。三•鳳牛山。在縣北二十里。宋南遷、劉豫佔據汴京。有宋安撫使名叫翟興的、在這山內屯兵。拒金、四•韶山。在縣北三十里。左右有兩峯、一名金烏。一名玉兔、五•雲門山。在韶山偏南。山上有唐代嘉祐年所建的雲門寺。六•鎣山。在縣北二十里、俗稱雷公山。有五龍潭、潭水西北流入大河、七•紫荊山。在縣北九十里。山下有邵康節的坟墓。八•桓王山。在縣北一百里。有周桓王陵。九•馬頭山。卽陽穀山。一半在陝州。向東入到澠池境。遂名鑼鼓山。再往東與韶山相接。十•天壇山。在縣東北十八里。北魏孝文西巡。曾經致祭。十一•廣陽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又名澠池山。十二•小龍門。在黃河南淩澗中。數十里都是兩壁峭立。怪石巉巖。有石室洞。山中農民借爲居室。宋徐無黨有龍門遊記。鐫在西巖上。

澠池的大水道有二。一•黃河。從陝州砥柱東北流進縣境。過小口門山。(馬頭山的支幹)是爲槐耙渡、在縣西北六十里。北折流經盧花嶺回山、又東過柳窩、又北過六郎寨。復轉東過桓王山。北爲濟民渡。又東逕黛眉山北、東入新安境。一概屈屈折折的總在山間。二•穀水出縣西南崤東馬頭山的穀陽谷、東北流。有澠池水一名彭池、今名北磵水。由熊耳山北流來會。又東北右受鹿台水。經過澠池縣南。左會北溪水。又東受搭泥鎮二水。千秋亭水、雍谷水。右受崤水。左合北川水又東過微山入新安境。



洛陽邙山司馬懿墓

澠池的名勝。城內有韶山書院。是乾隆中代建築。相傳隋文中子曾來此講學、西門內有曹月川祠、供祀明儒曹端。又有周黨祠。周黨是後漢的逸民。光武徵聘不仕。光武下詔。其辭爲『夷齊不食周粟。周黨不食朕祿、各有志焉。』後來邑人遂爲立祠。又藺相如的住宅亦在城內。澠池交通簡陋。平常不是騎馬代步。就用騾車。物產各種雜糧都有。

義馬　卽驛馬村。訛成益馬。屬澠池東境、舊有義昌驛、俗謂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就是此地。車站在義馬村西。離鐵門車站三十里。車站東十多里有王喬洞。山係土質。可是堅硬如石。土中有紋理如木葉形。因爲上古大木被壓年久。漸成化石。所以煤產極富。可惜無人開採、洞上有二木已成化石。但是上端還能發枝發葉。很爲新奇。靈官洞在車站西七八里。再往西有嵩

梨山。高峯入雲。上有靈官廟。下有二郎泉。山腰有一洞深不可測。假使往裏拋擲小石。只聽相聲音響好久不絕。地勢奇險。人跡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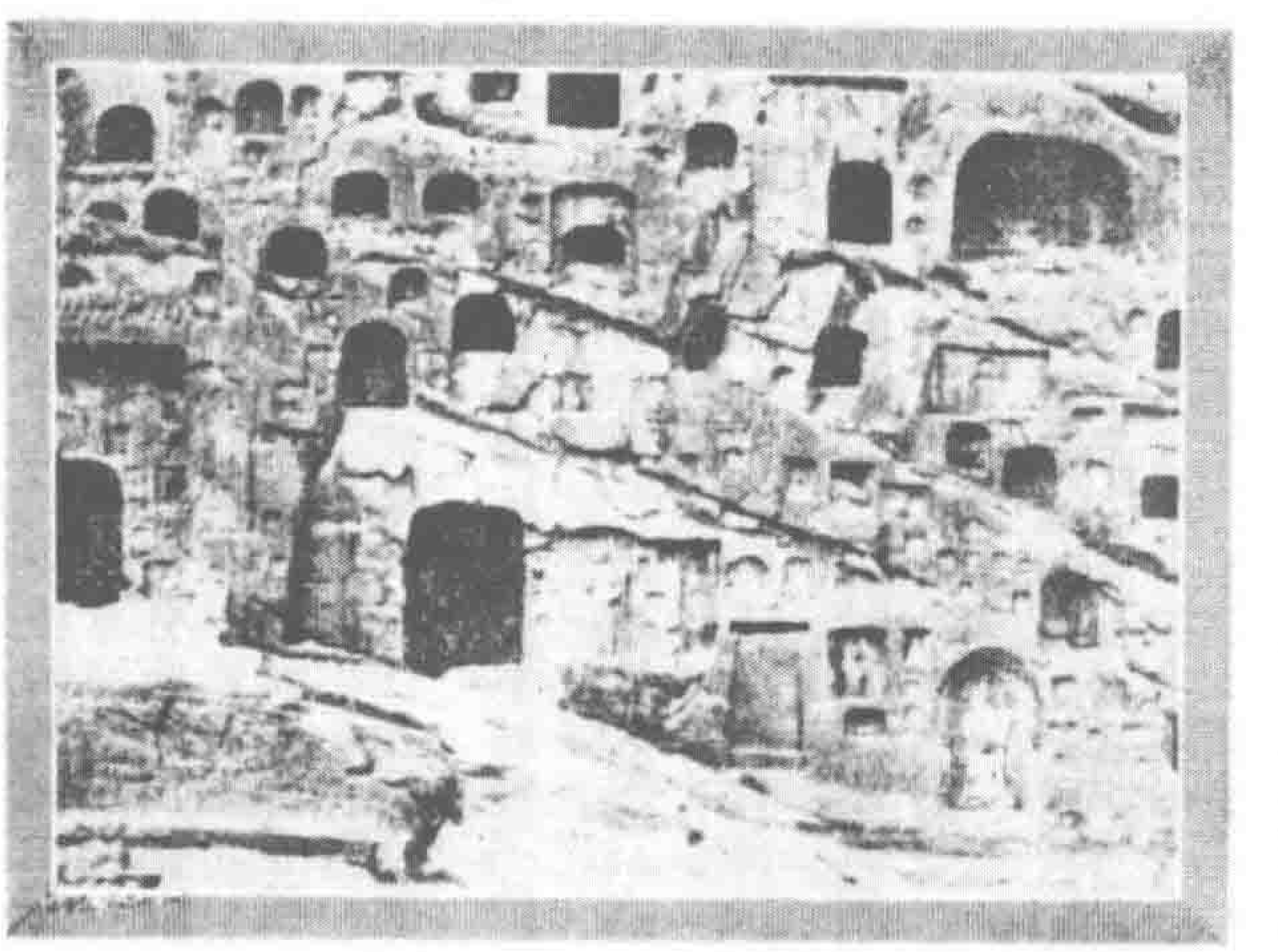
鐵門　古稱缺門。宋景祐四年改名延禧。屬澠池。金以後屬新安。明崇禎十四年新安被流賊所毀。轉年知縣陳顯元移治缺門寨固



洛陽伊闕

守月餘。寨被陷。顯元死難。現今有居民數百家。車站在鎮東南里許。離新安車站三十里。鎮西十里高土皋上有玉皇閣。鎮南六七里在叢山中有遇仙觀。觀東有兩洞。傳係王喬修鍊的地方。新安縣是從先周王畿內地。戰國屬韓地。秦始建新安城。漢武帝置縣。如今的縣治是那時候新安縣的東境。北魏爲新安郡。後周改函關爲通洛城。置中州。隨後又仍改爲新安。隋唐設穀州。貞觀初徙穀州於澠池。移新安入穀州。屬河南府。宋以後無所更改。新安縣城相傳原是漢朝舊址。明初重建土城。周三里。高一丈餘。萬歷戊午改爲甎。崇禎丙子將北城展寬跨慕容山上。名爲新城。明末流寇作亂。城三次被毀。清順康間屢加修整。城門一共有七。北門閉而不開。西門樓有崤陵風雨的匾額。縣署在城內東街。警察局在西街的文昌宮。郵政局亦在附近。東北門北大街有孔廟及農業學堂。高等小學校在西門內。旅館多在東西門外附近。市況極其蕭條。錢幣大洋一元可易錢一千四百文左右。物產糧食以小麥·玉米爲大宗。其次如大麥·綠豆·豌豆亦很齊全。果品菜蔬如馬鈴薯·蘿蔔·柿·李·桃·杏·梨·

龍門石壁佛像



棗·核桃。無一不全。礦產煤炭·硫磺極多。山水·北門外有慕容山。是後燕時代慕容垂屯兵所。山上並有寶雲寺。莊嚴偉大。是金大定年時建造。縣東南有八陡山。即函谷東坂。一名八特坂。晉太甯三年時際前趙劉黑會在這地方打破石聰的兵馬。縣黃河在北六十里。從澠

七一三四〇

池東流而來。

在新安縣最有名的名勝要算漢代函谷關了。函谷關因爲他的道路狹隘高深如函，故名。秦關本在宏農。即今靈寶縣境。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恥居關外，請以家僮築塞。移關至新安東。是謂新關。所謂塞者。因他好似長城。北從黃河起，南跨白石山。直到宜陽的散關，都是楊僕所築的障塞。靈帝中平初年置八關都尉，以函谷爲首。魏正始元年宏農太守孟康請移往大崤。此關遂廢，這個函關的故址在現今縣東二里多路地方。有牆題漢函谷關。且有順治間重修的碑記。於此看起來，函谷關實有兩個。一個是此地的漢關。如漢郭丹所說『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又如王元向隗囂所說的『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關。』這都指的是這一關。至如關尹望氣。孟嘗鷄鳴。那就是在靈寶的秦關。而不是這關了。

新安縣的古跡很多。縣城西二十里有隋將韓擒虎的坟墓。祠堂在廬院保。蘇秦墓亦在縣西，張巡詩有謂『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國存亡事繫君。今日凄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一說墓在古洛城清陽門外，不知誰是，又縣西高平寨尚有呂忠節祠。供祀明兵部尚書呂介孺先生維祺。有墓在城東一里。吳偉業撰碑謂『……公修明正學。辭職在家，闖寇之難，助守洛陽。總兵王紹禹應賊。城破。與福王同被害。弟維祜在新安。城陷時亦抗節死。……』云云。又縣北二十里白牆村。傳爲甘羅故里。他的坟墓在縣東五里。舊有廟。今已成爲荒地。

慈澗鎮　係晉東垣縣的轄地。後周有孝水戍。隋大業中楊元感圍東都，分兵守慈澗。唐初秦王遣羅士信攻王世充。圍慈澗戍。自古以來屢爲用兵的地方。所以有城獨早。唐以後皆屬新安。無更改，車站東距洛陽四十里。在鎮東二十里。穀水東有朱買臣神道碑。朱買臣的墓。據說河南夏邑。安徽泗州。都有買臣墓。又據漢書謂朱買臣是吳人。嘉興府志謂墓在東塔後。鎮中有行宮，是光緒辛丑年所建。

慈澗鎮有水道兩條。其一爲澗水。即慈澗。山海經說澗水出白石山。北流注於穀。酈道元謂『漢地志謂禹貢之澗出新安東南。東入洛。是爲密矣。』考酈氏曾舉出四個名澗水的。第一是山海經所說。出於白石山的。第二孔安國所謂澠池北溪。第三是慈澗少水。第四是河南離山水。他雖舉出這樣多。不過他的意思。却似乎以爲山海經所說是對的。但是沒有決定罷了。其二是孝水。源出新安東四十里廆山。古名俞隨水，北注入穀水。潘岳西征賦『濟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就指的是這水。孝水與慈澗是並列的，慈澗大孝水小。好似母子似的。故以慈孝爲名。舊縣志稱王祥臥冰就是此水。故名孝水，不過王祥他是山東臨沂人。怎會能跑到此地來臥冰。實不可解。況且潘岳與王祥本是同時的人。賦中怎能馬上就引用孝水

二字。理更不通。不過王祥的墓。確靠近孝水。後人因此遂加以附會亦不可知。

洛陽縣　本商代郟鄏的地方。周武王在此定鼎立國。成王在澗水東築王城。又在瀍水東立下都。平王東遷居住王城。敬王復遷下都。到戰國後方有雒陽的名稱。秦置爲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於王城。置雒陽縣於下都。並屬河南郡。漢光武都雒陽。曹魏改雒爲洛。歷魏晉元魏都作都城。後周置洛州總管。隋初爲東京尚書省。不久又改河南道行台省。又改總監。煬帝廢省拓建新都。唐爲東都洛州河南府。其河南洛陽二縣仍然如故。武后遷東後。唐爲洛京。宋爲西京河南府。金是中京金昌府。裁河南縣併入洛陽。元屬河南府路。明清皆爲河南府洛陽縣。今爲洛陽縣。縣城舊府治。因金元舊址。明洪武初年改用甎砌。周約九里。在隋唐外城之內。宮城之東。高四丈。城門有四。東名建春。南名長夏。西名麗景。北名安喜。正德中引瀍澗兩水來灌注城壕。崇禎十四年流寇攻毀幾盡。清順治康熙屢次修繕。現今縣署是因明代地址在東北角上。道署在北門內。民十五國民第三軍第二軍及樊鍾秀部。與張治公柴雲陞等夾河作戰。被張炮彈毀壞道署屋頂數處。因那時三軍的械彈都存儲在道署之故。邙山在縣城北五六里。洛陽有事。此山總是必爭之地。孫岳部與張治公夾河作戰五日五夜。援軍不至。退守邙山上清宮。一戰終敗。張等可見該山的險要。山上古代帝后陵寢。名人冢墓。很多。離城西南二十五里。有闕塞・闕口・鍾山・各名稱。在東名香山。西名龍門。大禹疏而通水。兩巖岩對峙如門。伊水經過其中。故又名伊闕。北魏景明中。命宦官鑿成三個佛龕在龍門巖石上。皆高有百尺。熙平初胡太后建石窟寺。極土木之麗。同時並建者。尚另有十寺。唐武后又仿效爲之。後人鐫刻佛像。大小以萬計。轉到宋代僅存有廣化寺。明有龍門寺。遊覽者常往遊息。土民貪小利。往往偷鑿壁上小像。轉賣於西人。地方有保管責者。不加注意。恐不至淨光不止哩。伊闕支脈有香山。以地產香葛得名。白樂天謂龍天十寺。香山獨勝。用元氏謝文的貲財。加以修理。後來罷官。即居此間。與僧人如滿結詩社。樂天有卜居詩云。『老須爲老計。老計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間久息心。亂藤遮石壁。絕澗護雲林。若要深藏處。無如此處深。』樂天死後即葬在此處。元明寺毀。清康熙戊子學使湯右曾捐貲重建。高宗賜額香巖淨域。汪鈍翁以樂天所作修寺記大書刻屏十二扇。又縣城西北五里即周武王定鼎的郟邑。欲營宮室未果。周召二公如武王之意。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立王城。北衣郟山。南帶洛水。縱有九里。廣六里。郛方七十里。王城共有十二門。每門三涂。成王十世孫平王。自鎬京遷都於此。傳十世。靈王時穀陵門毀王城。又二世敬王遷下都。又三世考王封弟揭於王城。爲西周桓公。再六傳赧王復遷於此。漢爲河南縣治。曹

魏省幷洛陽。皆復置。後魏改爲宜遷。後周復爲河南。隋煬帝毀其城。徙河南縣於新都。所以我們後人走到王城故址。只是荒郊一遍。瓦礫無存了。洛陽本爲古帝都所在。如成周下都。在縣東二十里。金墉城在雒陽古城西北。魏明帝所築。司馬師廢其君芳。司馬炎廢其主奐。晉惠帝爲趙王倫所迫脅。皆曾遷過此城。來此城可謂不祥之地了。又如北魏孝文太和十七年所營新都洛陽城。在今縣東三十五里。隋的東都。宋的東都。唐的西京。金的中京，無不在此。又古代名人祠墓亦不少。周公廟•范文正公祠•邵康節祠•二程先生祠•朱文公祠•伊川程氏墓•范文正公墓•關公墓•金谷園•等都是遊覽洛陽所不可不去的地方。

洛陽城中東門大街。有郵政局。電報局在東大街。旅館新式者多在車站附近。房飯每日一元左右。稍次的五角上下。舊式的在東門內。外交通器具。除少數人力車之外。多半騾車驢馬。物產小麥爲大宗。包穀豆米次之。此外西瓜花生桃李亦極多。花中牡丹繁至百餘種。芍藥多至數十種。在昔稱爲大觀。不過現今亦只徙有其名了。

中華照相館特別啓事

敝館設於上海已歷多年國內各處別無設立間有分館與敝館命名相同者實於敝館毫無關係深恐　各界有所誤會用特聲明以昭實在而明責任此啓

香港皮鞋公司



彈簧皮鞋，步履如飛；發明最早，香港公司；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倘蒙賜顧，竭誠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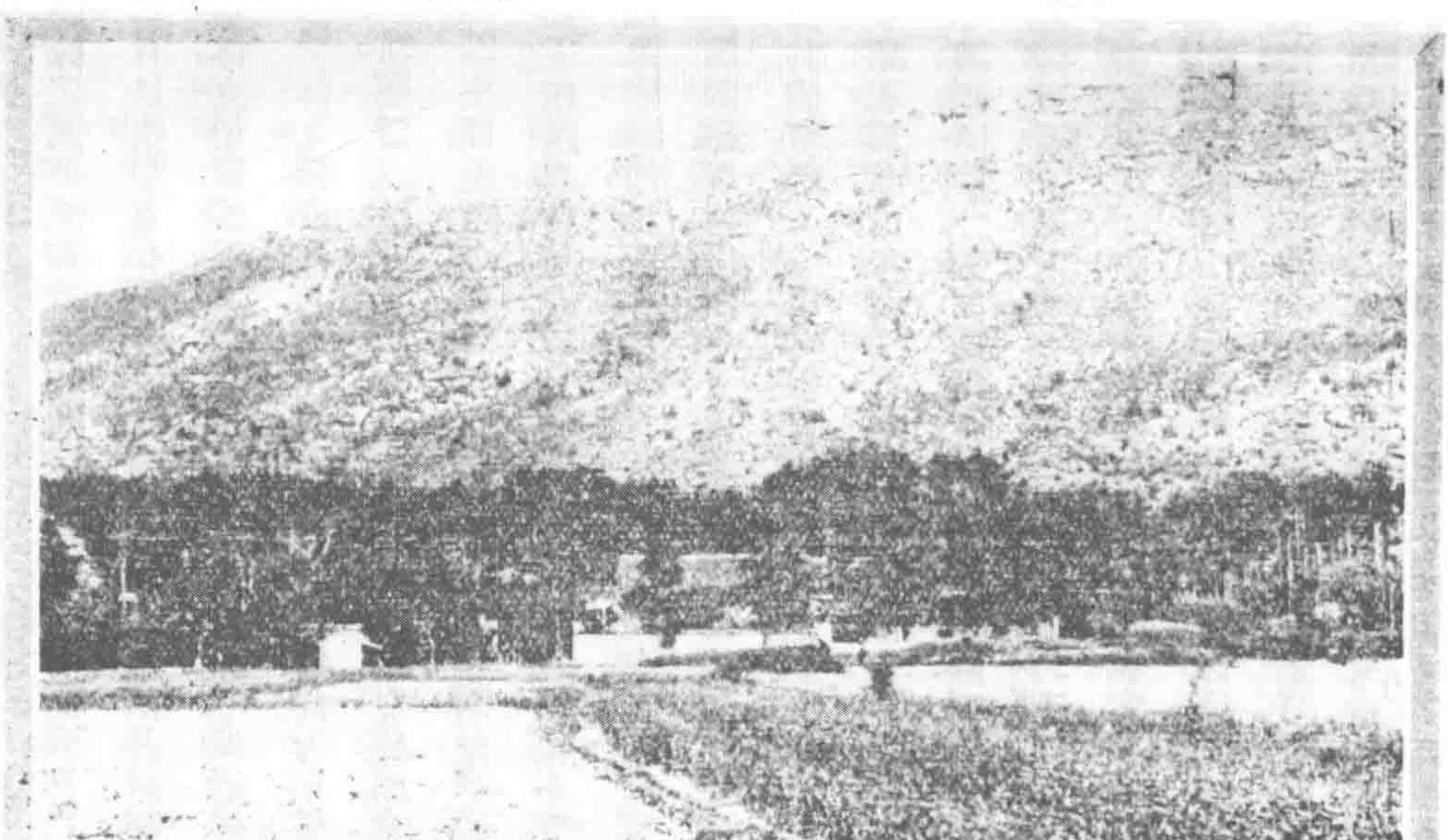
常熟三日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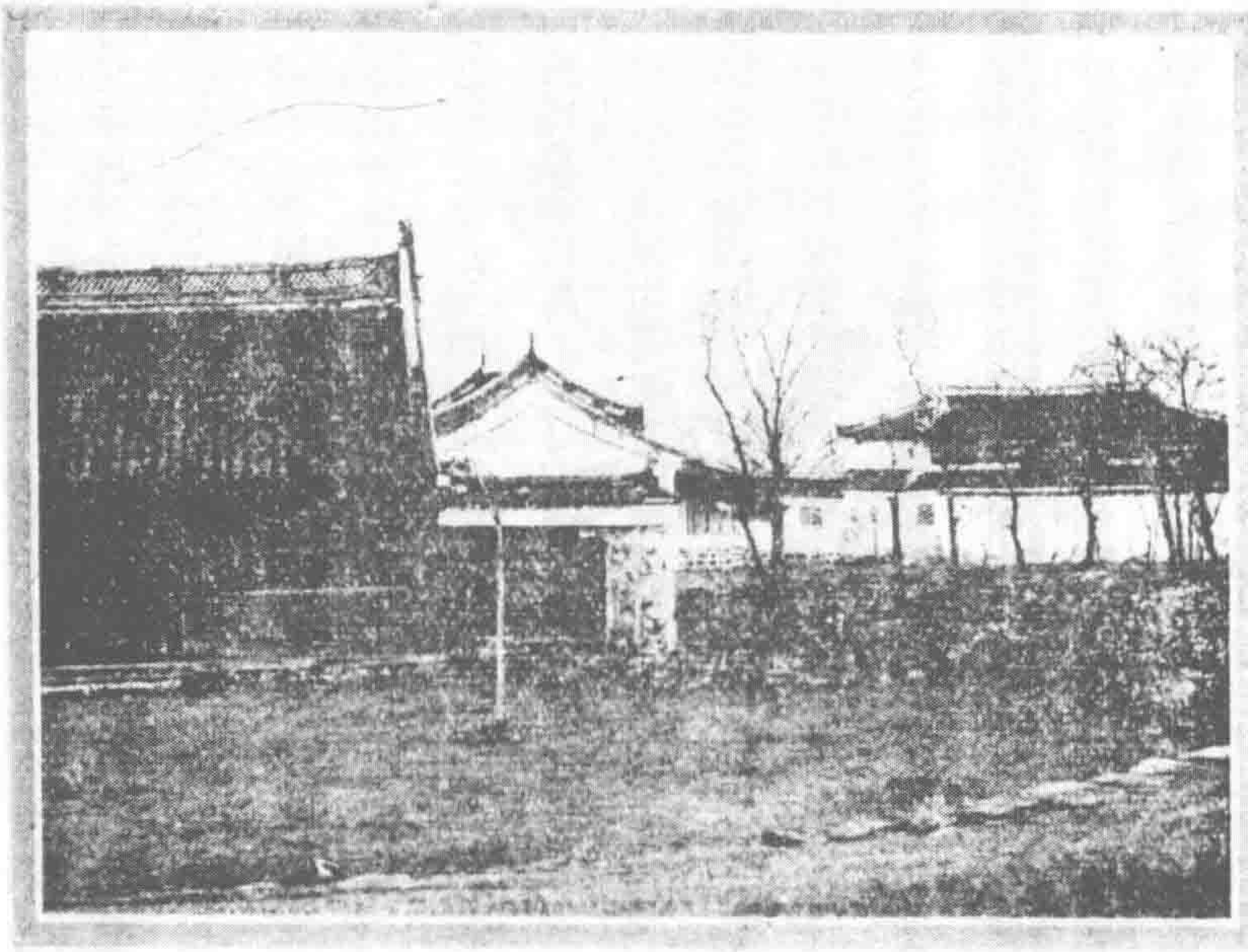
徐養文

常熟爲東南古邑。負山面江。風景幽秀。古蹟名勝。遍地皆是。蓋古聖虞仲雍之遁跡地。先賢言子游之故里也。昔東南尚未開化。猶屬蠻域之時，子游講學于此。以化斯民。其後歷代文人輩出。始受先賢之遺敎。山水靈秀之所鍾毓。農產豐富。尤爲江南首屈一指。以其年年稔熟。因以是名。山名虞山。即因古聖虞仲隱居是山而得名。相傳今之熱鬧城廂。昔時均屬大海。而離城十數里之古虞村。昔之邑治也。滄海桑田。瞬息萬變。今則長江尚北距三四十里。又遑論乎海哉。惟邑人因是而又名是邑爲海虞。簡稱曰虞。

由滬赴虞。旅途有四。(一)由小輪直達。每晚四時啓行。翌晨黎明即抵。唯蟄居輪中一夜。輒爲旅客所不喜。(二)附京滬路火車抵蘇州站。搭乘小輪。輪行四小時。每日上午八時•下午一時•三時•開行三次。(三)乘京滬路抵崑山站後。轉輪前往。輪于九時開。與赴寧早車相聯接。輪行亦四小時。(四)從上海車站直買常熟車票。乘九時〇五分之特別快車。抵青陽港站。附輪行。輪局與京滬路局辦理聯運。行李亦能直接輸送。四途中以此徑爲最便捷。不佞海虞籍也。旅居滬瀆。業已八稔矣。童時之所遊。渺不復省記。其間雖曾返里。終因人

鵓鴿奇峯「郎翁松禪讀書養靜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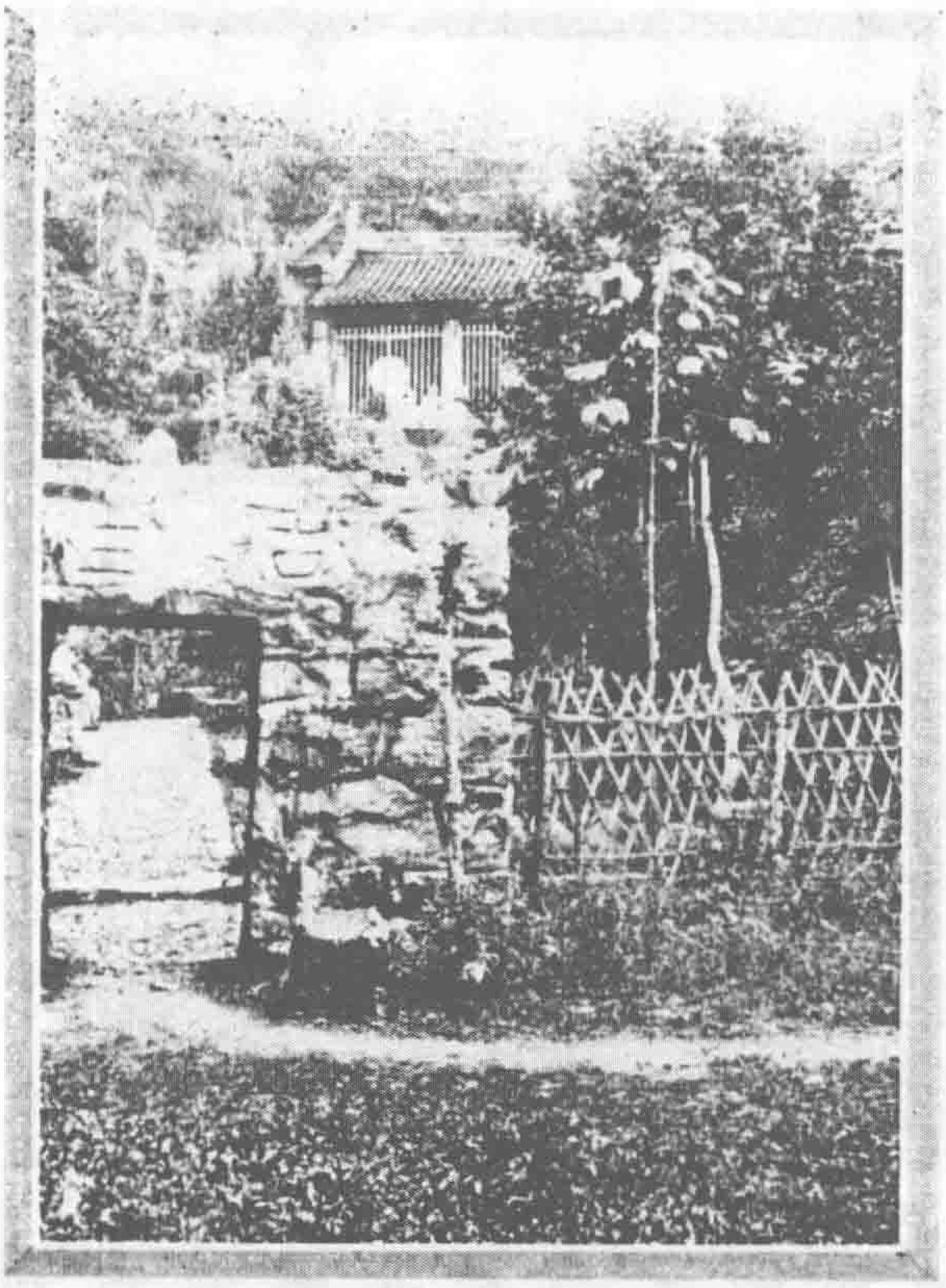
維摩旭日「維摩寺之望海樓」

事匆促。未克重遊為恨。今歲初冬。取道青陽港。途中約計六小時。虞山景色。隱然眼簾。直似搴簾露蓁首。含笑理晚妝。其豐致楚楚。令人夢寐難忘。行裝甫卸。翌晨即約舊友三四。相偕以往。雖北風颯颯。遊興益豪。蓋四時之景不同。青葱固極可愛。奇石流水。紅楓蒼松。亦未始非佳景也。

虞山雖不甚高。而勝景有十八。除星臺七古今成廢墟外。皆鬱然蒼秀。較莊嚴富麗之北平。龍蟠虎踞之金陵。山水明媚之吳門。濃裝艷抹之武林。直各有其勝處。余儕經詳細之商榷。皆以為分游程為三日最佳。於是先謁言子墓。墓在虞山之麓。依山而築。蒼松古柏。牌坊林立。規制宏整。垣壁煥新。慕念先賢之心。不禁油然而生。蓋墓歷二千餘年。備受邑人尊崇。苟非聖賢。曷克臻此。渡小橋。拾級而登。過一坊。題曰「道啟東南」。復登數十級。有亭翼然。鼎足而三。亭中題曰「文開吳會」。旁有怪石。狀若龍頭。牙鬚明珠。形貌畢肖。余一躍而上。橫跨其頸。童時慣技。未因年長而疏忘。旋復上登。凡百餘級。始抵墓前。額曰南方夫子。略一瞻仰。再登高處。虞仲之墓在焉。墓稍西向。四圍繞以黃垣。前有石碑。上題商逸民虞仲周公之墓。遙視縣立公共體育場上。爭作球戲。言子游昔日之射圃也。墓前隴道天成。中多赭石。為虞山特產。沿道而下。有坊巍然。上鐫「謙讓為德」。反刻「讓國同心」。旁即硝山台。一名小三台。巖石蹲伏。極崇危錯落之致。三巨石並列。上鐫小三台三字。字體豐勻。不知係出何人手筆。讀書臺在其西。縣立女中之校址。即在于此。臺為五代梁昭明太子讀書處。負山而構。中立一碑。刻昭明太子像。四圍花木雖脫。而幽景實佳。由此登山。羊腸小道。有亭在望。額題雅集亭三字。為沈石田先生觴詠處。下即虞山公園。

辛峯亭居城內山巔。離雅集亭祇數百步。俯瞰全城。歷歷在目。城

東之方塔高聳雲霄。大有遺世獨立之概。城垣蜿蜒曲折。其後有一門曰虞山。爲昔之西門。城爲太平天國軍所建工事極固。常駐重軍于城外山巓。成犄角之勢。爲謀軍事便利計。特闢此門。人民往返。未之顧也。迨髮逆亂平。居民環請將此門移遷平地。以利人行。時知縣王公屢呈上峯。未准。公覩民情之切。毅然遷之。掛冠請罪。後竟處以極刑。民念其德。建碑築祠而紀念之。虞山門昔以亂石塞斷。今則石傾垣圮。遊客能穿越而過矣。



古今三廟

藏軍洞在辛峯亭後。亦爲虞山古蹟之一。旁有呂仙廟。追者苦於汲水。掘井于洞前。洞高出平地數百尺。而井不甚深。奇事也。出虞山門。沿城東行。山路迂迴。松柏掩映。寒風吹來。錚錚有聲。至普仁寺。又名鐵佛寺。俗稱地藏殿。每逢廢歷七月三十日。香火大盛。寺有鐵佛高逾尋丈。全係生鐵鑄成。寺後一泉。深不沒脛。而可照人。寺僧汲而煑茶餉客。清洌可飲。稍憩下山。途極峻險。苟有女侶。必生行不得也哥哥之嘆。旣履平地。至孫祠堂啜茗。並進午餐。菓子雞味香肉嫩。爲其名產。一餐之費。祇須三四元。足敷五六人大嚼。價至廉也。

午餐旣畢。雇山轎行。轎以湘妃竹製。頂上背後圍以青布。專爲遊山而備。佳景當前。飽覽無餘。輿夫熟悉山徑。雇時告以自桃源澗上祖師山。進西門城。價約每乘四元。行走至捷。路極狹窄。纔通一輿。友謂昔時桃樹千株。綿連數里。彷彿武陵春也。離澗里許。卽聞水聲。轎行半時。卽抵巨石起伏。澗水縈繞。每逢大雨。卽成瀑布。山石爲水沖過。光潔勻潤。煞是可愛。騷客文人。刻詩賦于其上者甚夥。桃源二字。爲張禹聲所書。體大如斗。與夫爭相飲水濯足。謂其味甜暖。余以天寒。未敢一嘗。由此翻山峯。回路轉。迤邐而至石屋澗。回視方塔。隱伏籠罩於煙霧間。澗無桃源之廣。巨石架疊天成。一屋。上刻石屋二字。四圍短松叢集。盤旋而通維摩寺。寺亦古刹之一。爲晨觀旭日勝地。三面皆環小澗。石屋澗之源泉也。寺內廊宇曲折。



言子古墓

景殊幽絕。望海樓居寺左。屈公塑像于此。樓爲長方形。間爲三室。四面皆窗。可以瞭望東海。

望海墩。虞山之最高峯也。在維摩寺背後。亦爲瞭望東海之處。余儕登其巔。見二石柱並列。遙視大海。雲山飄渺。烟霧瀰滿。祇見天光水色一線而已。下有齊女墓。枯草叢叢。荒塚一堆。由此越嶺。祖師山至矣。有拂水禪院。俗稱報國寺。每屆上巳。邑有拜香之舉。十數人作一排。三步一參。五步一拜。至此寺焚香始畢。門前有長壽橋。爲錢牧齋拂水山莊舊址。橋橫跨山澗。水自山巔瀉下。勢極湍急。巖石峻阻。懸爲瀑布。微風拂之。濺灑霏霏。一似萬斛珠蕊。凌空飄揚。奇觀也。返登劍門。雄偉壯麗。爲全山之冠。崖高千尺。直立如刃。自下望之。蒼壁嶙峋。不見有土。唯石壁旁有小徑。蜿蜒而通維摩寺。奇石上鐫「劍門」二字。頗清晰。旁有巨石突出。書「煙嵐高曠」四字。爲清康熙御筆。俯湖景色。依稀可辨。孤帆三四。直湖中一葉耳。與進西門。夜色蒼茫。萬家燈火時矣。

菊爲耐寒之花。經霜不凋。深秋初冬。萬朵爭妍。既高潔而又嬌艷。常熟菉園村盛植之。友謂君久客滬濱。諒少花木作伴。菉園村之名花。不可不賞。於是翌晨早餐甫畢。卽雇黃包車行。車與滬上相彷。通行全城。余儕包用全天。出資二元有半。較之籐轎。則便宜多多矣。驅車出水北門。抵菉園村。村居數十戶。皆以種花爲業。四時名花常鮮。

值茲初冬。祇菊花獨傲其孤芳矣。花佔地十數畝。傍河而植。便于灌溉。河爲通福山幹流、交通要道也。花圃四週。修竹成林。青翠竹葉。與紅白黃赭色菊花相掩映。極初冬佳境。圃中支架毛棚三四。出售茶酒、以備賞花者興至。飛觴而暢聚幽情。種花者爭欲售花。各竭其心智。疊成種種形式。奇其狀。矜其色。以謀美化。粉團者白。赤炎者紅。五光十色。有美皆備。種花者謂余曰。此名「紫色蝴蝶」此名「金鳳帶」。此名「鶴舞雲霄」皆爲罕有名產。談其品種。歷歷如數家珍。滔滔不已。徘徊其間。令人有瀟洒出塵。終長是鄉之想。唯因時間關係。略憩卽行。車行絕速、絕塵奔馳於叢林小徑間。旣而紅楓夾道。一灣綠水。緣溪行。經報慈橋。抵古刹興福寺頭山門矣。山門離寺尚距二三里、村店林立。儼然市落。進午餐。取價至廉、松菌豆腐。堪以佐酒、凸立雖別有風味。佳饌也。餐畢。謁四高僧墓。爲唐高僧降龍伏虎瘗葬之骨塔。石幢四柱。屹然直立。墻垣硃赤。年由興福寺修葺。由此至興福寺祇里許耳。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此唐代常建詠興福寺詩也。寺爲六朝古物。昔稱破山寺。與姑蘇寒山寺同有歷史上之價値。今寒山寺已泰半荒蕪。而此寺獨盛。良以景美境幽。遊人踵接。不若寒山寺僻處楓橋。旅客鮮少問津也。寺前溪水潺潺。由破龍澗直瀉而下。過小橋。進寺門。一額高懸曰。莊嚴法華大學校。佛教中之學府也、寺基佔地至廣。屋宇鱗比。佛像巍峨。極莊嚴宏偉之致。常建題詩。字作草體。刻碑於二殿迴廊中。殿旁爲戒壇。以磚石砌成蓮花形。年有僧衆受戒於此。庭前有一放生池。魚螺水產。優遊其中。池卽空心潭舊蹟。中產無尾螺。常建詩所謂潭影空人心、卽指此潭而言。螺無尾而生綠毛。價至昂貴。虞山奇產也。藏經閣在其東、經籍萬卷。蘊藏其中。爲高僧降龍所遺傳。更進爲四高僧閣。爲方丈。幽雅清寂。頗饒佳趣。方丈椅以紫檀製。精工細巧。雕刻種種花紋。足以代表東方藝術。繞至大雄寶殿。中供三世主佛十八尊羅漢。佛像前有石隆起。每年增高。故名興福寺、循廊宇。通小徑。有碑曰「通幽」常建所謂之曲徑通幽處也。其間蒼山一角。竹林掩映。負山而構一屋。曰印心石屋。圓窗白壁。陰露于山巖茂竹間。俯瞰君子泉。水極清淺。光碧可鑑。碑鐫君子泉三字。出寺。沿溪步行上山。數十武卽抵破龍澗。相傳澗爲神龍破山而成。故興福寺昔稱破山寺。而此澗則名破龍澗。巖崖千仞。水聲錚錚。繞至興福寺後聯珠洞。猶隱約聞之。聯珠洞有一廟宇。洞在廟後。分作二層。上層係山澗。與破龍澗相近。而不聯貫。下層與一石屋相彷。中塑佛像多尊。香火極盛、澗有一圓洞。直徑約四尺許。水點滴瀝。自上而下。似聯珠萬串。迤邐小徑。折回興福寺。乘車而入清涼禪寺。寺在山腰。離興福寺極遙。俗稱三峯寺。森林叢莽滿

目皆松。虞山十八景中之三峯松翠。最宜冬景也。寺舍規模。與興福寺相將。遜清翁同龢以其松柏蒼翠。輒喜居此。而自號曰松禪。寺中碑聯出其手筆者。為數極多。余儕流連其中。直至薄暮。始驅車入旱北門而返。

世皆知杭垣有西子湖。廣陵有瘦西湖。鮮知海虞亦有西湖。而欲窮虞山之勝境者。不可不一遊。湖在城西南三四里。一名尚湖。相傳太公嘗釣于此。故名。旁卽虞山。山巖映帶。一碧萬頃。駕一葉扁舟。蕩漾其中。山色奇勝。變幻無窮。唐伯虎嘗謂虞山有七十二變。因其棹槳湖中。描畫山色。而佳景時易。幻成種種奇突。單遊山而不蕩湖。不可謂盡虞山勝境。

游湖須駕船行。常熟名之曰快船。先一日卽須雇定。價格則視船上玻璃窗多少而定其昂貴。少者隔為二間。可容七八人。多者誠十數客。尚不擁擠。普通價目自廿元起。至七八十元不等。飯菜須先向菜館預定。命其送至船上。菜價有五元十元一桌者。其豐盛直與滬上十六元二十元者相將。但人少時。則三四元一桌。或略點幾色。均無不可。余晨起。先赴虞山公園。啜茗。園據虞山一角。上卽雅集亭。為逍遙游舊址。自革軍抵定江浙。始改今名。中有俱樂部。京劇電影場。物質繁華與天然風景相調劑。堪稱雅俗共賞。友輩既集。相將下船。出西門城。虞山卽在眼簾。過湖橋。俗稱三孔橋。為西湖入口處。山色湖光。總攬其勝。余儕欲游翁松禪墓。乃傍山麓行。抵寶巖寺。捨舟登陸。寺極荒涼。年久失修。附近多種楊梅。須清和月時始成佳景。白鴿峯翁墓相離匪遙。祠宇翼然。碑額累累。遜清一代名官。應有此宏偉華麗之壠墓也。登舟前蕩。船中進午餐。約歷二小時。虞山盡頭處至矣。復捨舟登山。至小雲棲寺。小石洞為其名勝。洞高約三丈。廣約二丈。泉水涓涓。清瑩澈底。拋小錢其中。浮而不沉。唯寒陰澈骨。勢難久留。雖值盛暑。揮汗不停之時。而此洞熱度常在六七十度間。實為避暑勝地。寺僧恐游侶上山。經極度運動後。驟入寒泉。為冷氣所襲。故在洞門口懸掛名人字畫多幅。使游侶藉與賞名畫之餘暇。而稍停其神。用意至佳也。

老白洞在小石洞西。深邃幽遠。洞深不知若干。余儕欲一探其究竟。買燭十餘枝。燃之前導。初極廣闊。繼則漸狹。蝙蝠繁殖其中。觸足皆屬蝙糞。燭盡而仍未踵其底。踉蹌退出。旋至玉盤泉。泉在山凹處兩峯之間。水極純潔。汲之不過一桶。而白沫霏霏。瞬息又滿。永無乾涸之虞。有謂玉盤蹲伏泉中。水卽盤之口沫。故名玉盤泉。而素享盛名之虞山綠毛龜。以是處所產為最佳。既探泉洞之幽勝。乃復折而登舟。逕入西湖中。輕舟搖蕩。波浪頓生。遙望劍門拂水。崖壁削拔。倚空如懸。摩維寺纔露一角。忽隱忽現于怪石隱翳中。漁舟三四。倚岸而泊。向之購買鮮魚蝦蟹。味至鮮美。晚餐仍在舟中進。盡興而返。是

役也。全虞風景。歷訪殆遍、爰作常熟游程。以作虞山遊者嚮導。

第一日　宜輿

言子墓　仲雍墓　硝山台　讀書臺　雅集亭

辛峯亭　藏軍洞　普仁寺　桃源澗　石屋澗

維摩寺　劍門　拂水巖　祖師山

第二日　宜人力車或馬

菉園村花圃　四高僧墓　興福古寺　破龍澗

聯珠洞　清涼禪寺

第三日　宜船

虞山公園　寶巖寺　白鴿峯　小石洞　老石洞

玉蟹泉　西湖



惠州之西湖

崔其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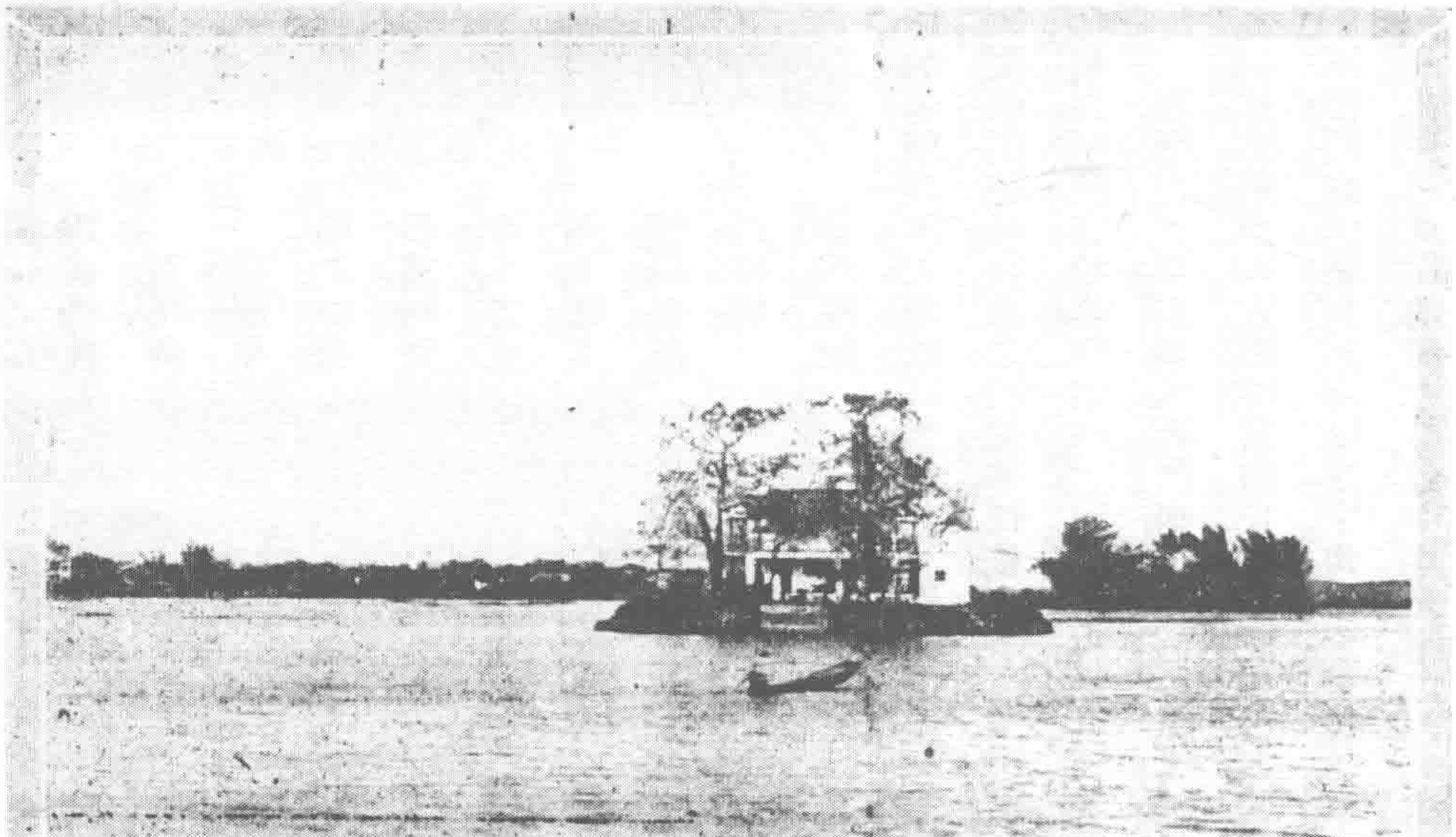
廣東惠州西湖不特爲吾粵名勝之區。卽謂爲我國名勝之區。亦無不可。其風景之佳。除杭州西湖外。無出其右者。然杭湖人工的建設多。消失其天然的美景。而惠湖少加人工之點綴。得以保存其天眞。該湖位在惠城西北門外。廣約一里。周約五十里。其深遠之歷史。已不可考。湖中建設物極少。向屬荒蕪。自陳炯明氏執政時。始將該湖稍加點綴。湖中各西式建築物。卽爲陳氏或其部下所建。湖水深或及丈。淺只及踵。冬季水涸。春夏水漲。其漲涸恆視東江之水爲轉移。因該湖與東江相通。爲江水之容納場也。

余執敎廣東省立第三中學。校址卽在湖旁之豐湖書院。爲淸季嘉慶年間粵名士宋襄講學之所。湖水環繞其前後。登高四眺。全湖在望。該院極深廣。可容千餘人。共有課室七間。學生四百餘人。寄宿生二百餘人。校內滿植花木。空氣淸鮮。極宜于養生。課暇余輒約同事或學生買棹遊湖。或努力而競渡。或緩櫓以高歌。或徘徊於百花之洲。惠湖名勝。可得而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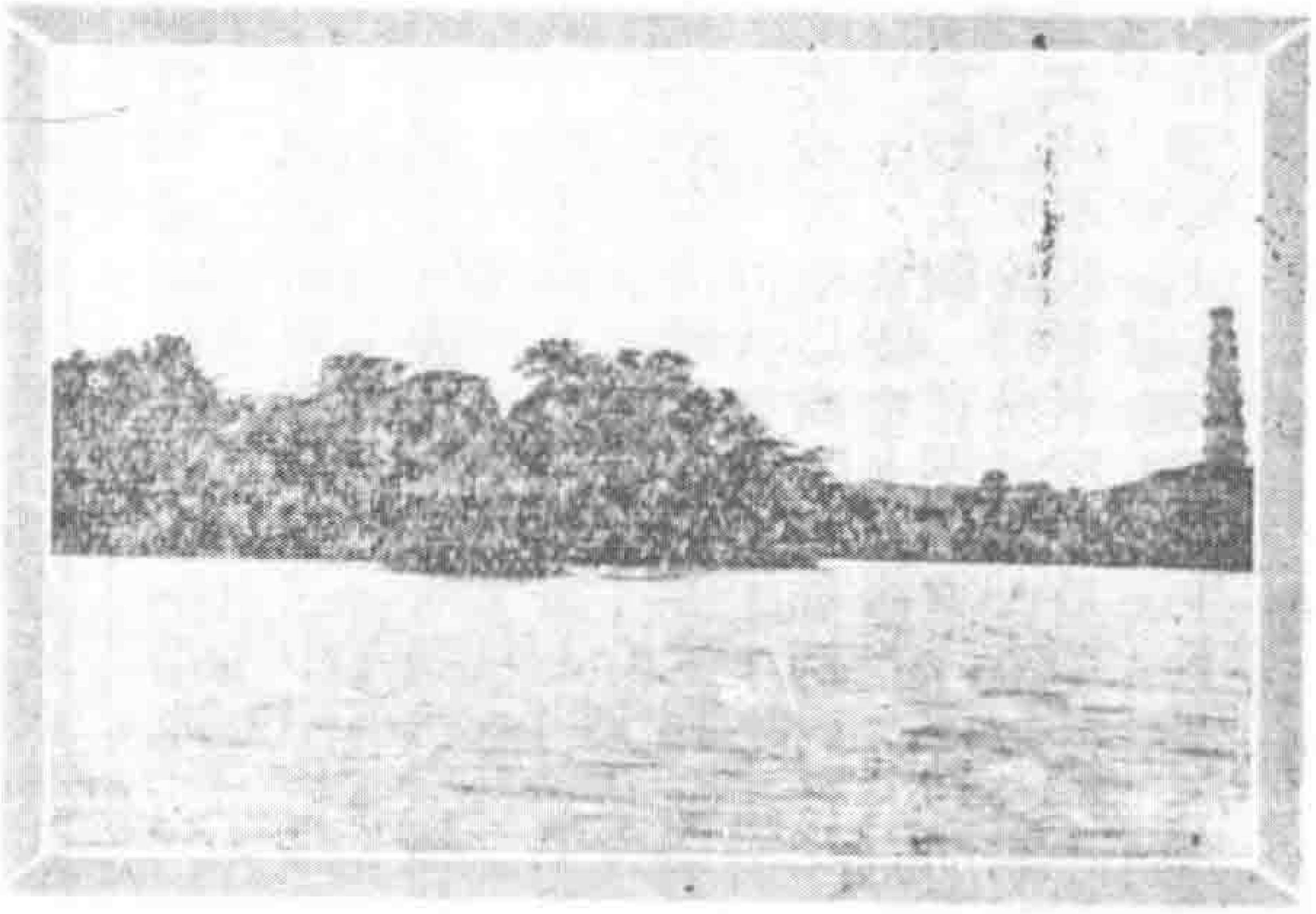
玄妙古觀　在湖之東岸。建自明季中葉。結構宏麗。樹木葱鬱。風景幽緻。偶像林列。膜拜者摩頂放踵。相繼不絕。該觀爲高髻濃鬚之道敎敎徒數十人所盤據。彼等妄談長生不死之術。殊可哂也。

蘇堤及彩雲慕　東坡公既不容於在朝之羣小。再被謫爲惠州刺史。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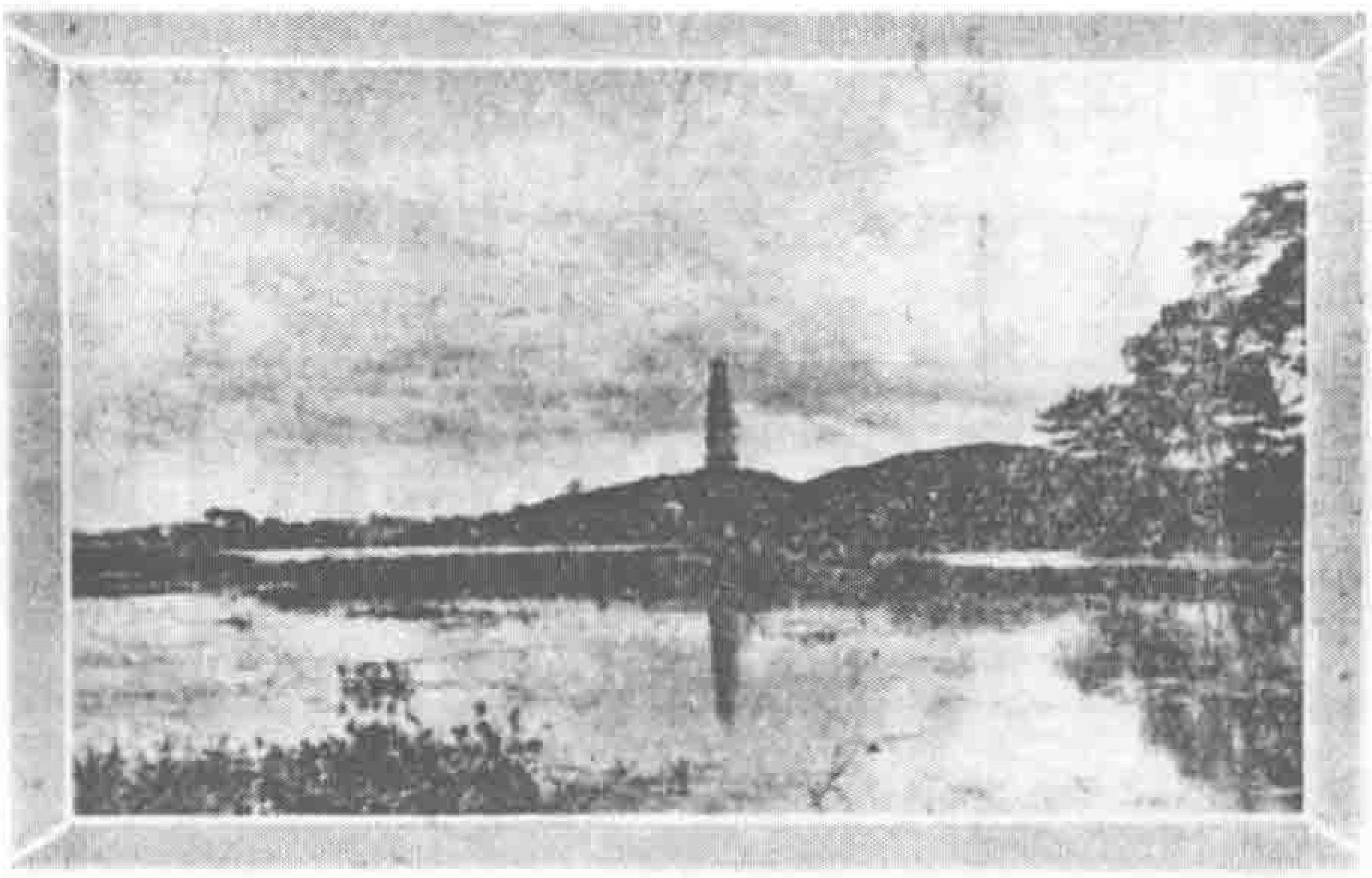
紅棉水榭



七—三五三


水心亭

姿彩雲優遊于西湖山水之下。度其超然之生活。至其治惠之逸聞。已詳載稗史及坡公之詩集中。茲不贅。惟關於其妾彩雲之歷史。故老相傳。有足述者。彩雲原是滬濱勾欄中人。坡公謫惠時。諸妾均下堂求去。惟彩雲獨隨。彩雲深通書札。且嗜佛典，坡公幱於案牘。常倚之爲左右手。伊在惠因產子染病而隕。葬諸西湖西岸。題詞刻石以紀念之。坡老每夕常見伊靈魂來哺乳其子。其下裳時見淋漓。坡老詢之。謂因涉湖所致。坡老謂將築堤以渡之。彩雲阻之曰。如是將觸湖神之怒。妾恐不能再來矣。坡老不聽其言。乃築一堤由西岸以達東岸。堤成。彩雲果不復至。惠陽人士對該墓極加重視。地方官吏。常加以保護。特建一亭名彩雲者於墓前。不准鄉民在墓之四週樵牧。


西湖塔及烈士亭


玄妙古觀大門風景

百花洲　在湖北端之中央。面積約數十平方丈。洲上花木扶疏。有洋式樓房一座，爲陳炯明部下楊坤如等所建。陳氏叛亂時。即以之作指揮處而駐節焉。時移勢易。該房現祇供遊客燕憩之所。夏季每當夕陽西下。遊客如雲。常藉之爲燕會之所。除賞給看守者一二元外。不再納其他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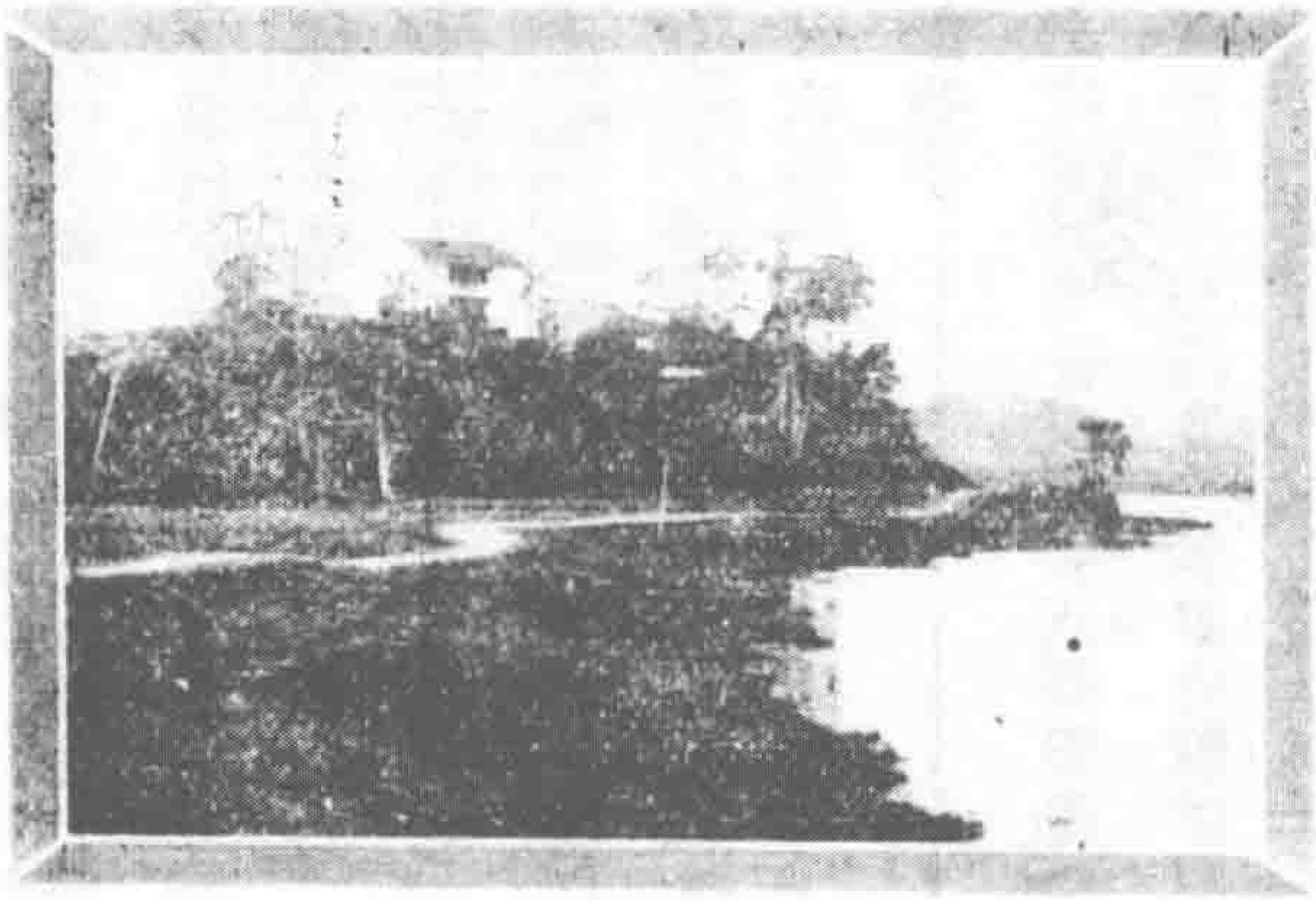
紅棉水榭　在湖之西岸。正對大西門。榭之四週多植木棉。因以得名。該榭爲一長方形之西式樓房。爲陳氏部下所建。供人游憩。盛夏處之。炎威不侵。門額大篆紅棉水榭四字。爲章太炎氏手筆。

仲元花園　在湖之東岸。地廣十餘畝。中建宏麗之西式洋房。四週遍植奇花異卉。樹木濃蔭。粵當局因紀念鄧仲元特撥專款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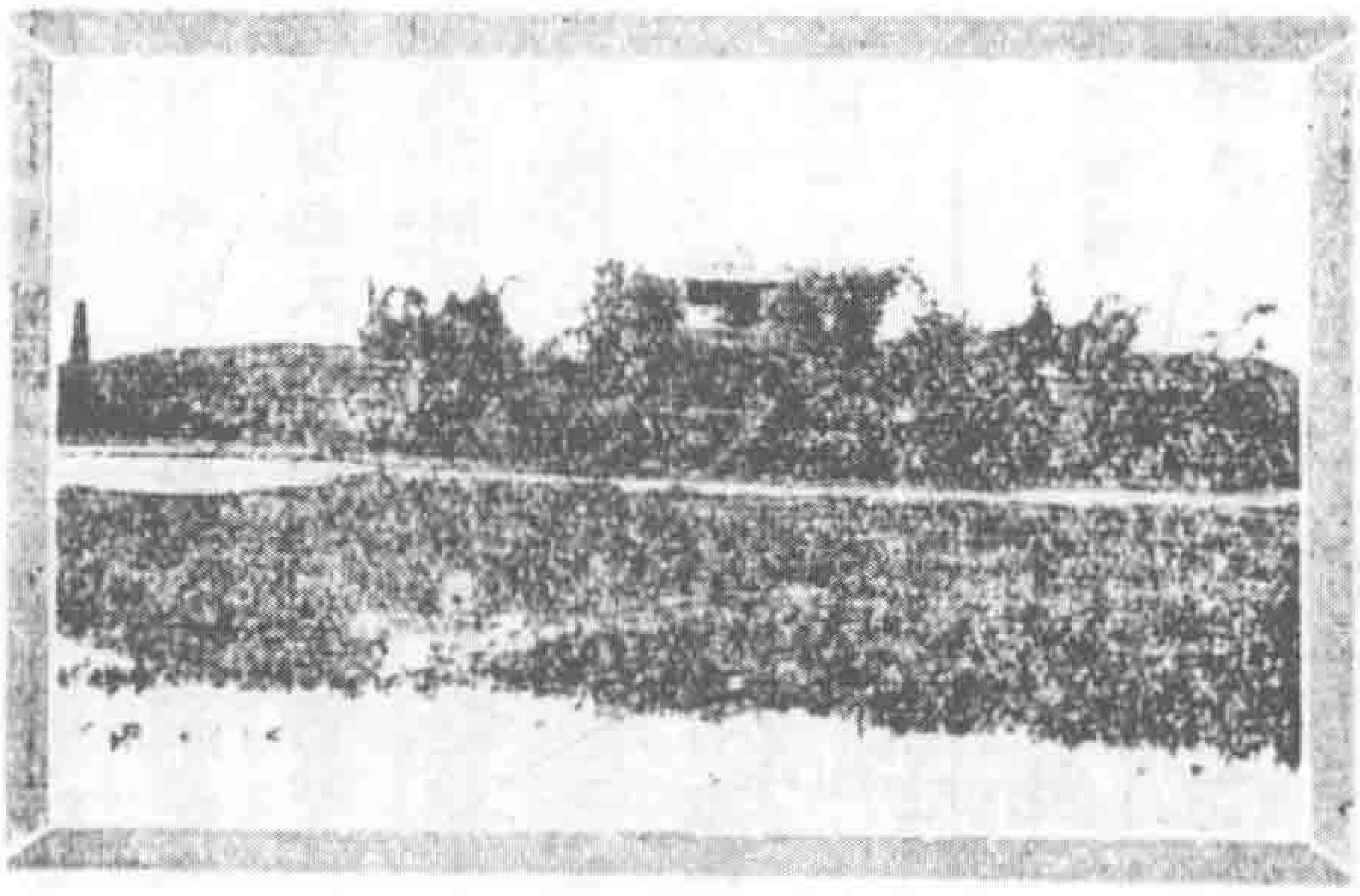
該園。建築甫竣。建設之佳。爲全湖冠。

中山亭　與百花洲相距不遠。爲一西式樓房。鄧鏗建之以紀念孫總理。惟工程不固。現將傾圮。游人不堪駐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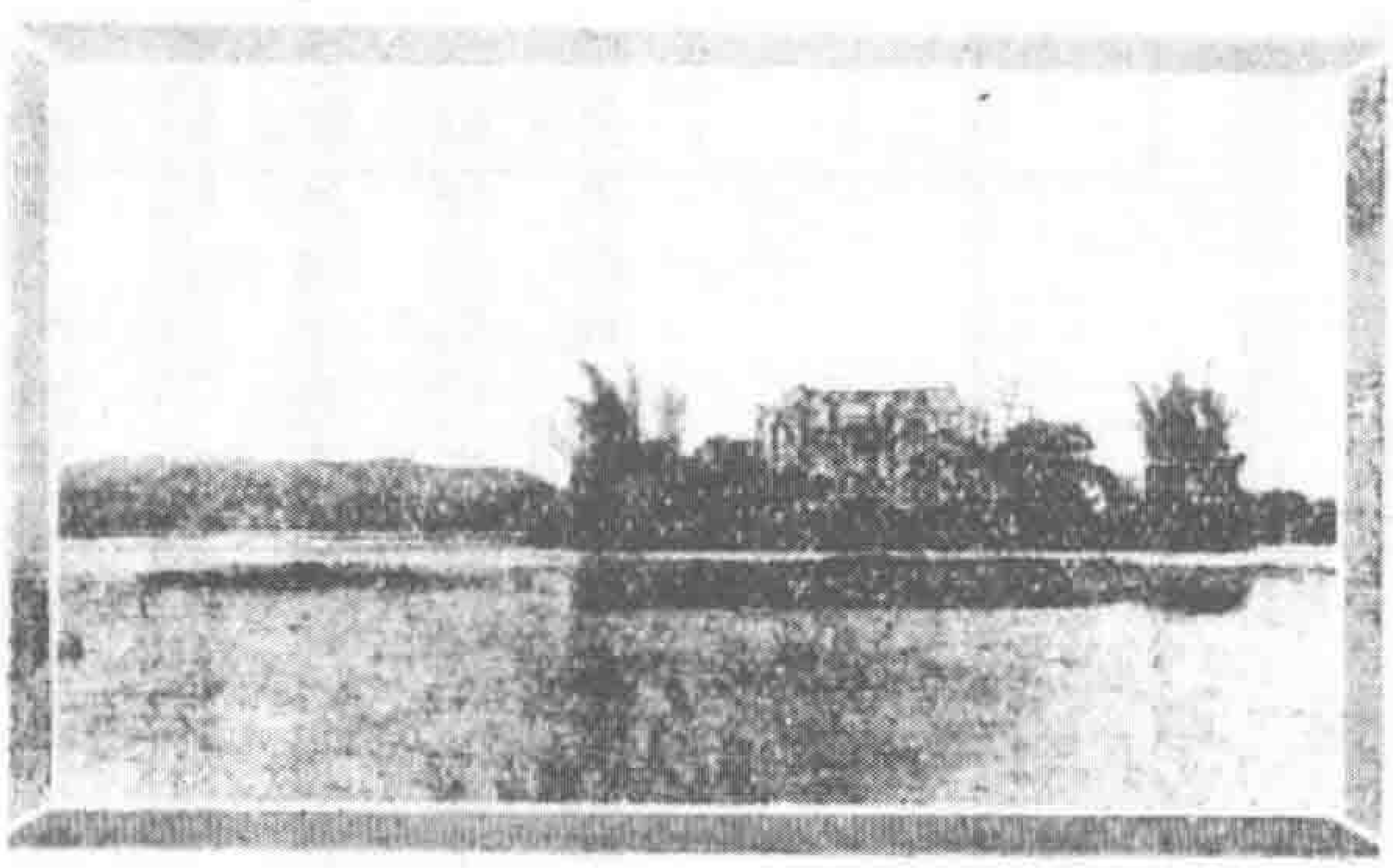
惠湖水產頗豐。鯉魚最美。湖底所產之水藻。爲豕最良之飼料。鄉中男婦時羣集採取之。湖旁住民原屬稠密。東江之役。房屋毁壞殆盡。其身家稍殷實者輒搬往港澳。次則麕聚城內。窮民無家可歸者極衆。城內地價因之高漲數倍。據士人談。惠陽被圍三年。損失極鉅。政府弗任賠償之責。糧食斷絕。富家僅以薄粥充飢。貧民則求糟糠不可得。自經兵燹之後。惠陽生活程度驟漲數倍。凌駕廣州市而上之。然惠陽地屬貧瘠。出產殊稀。絕無物質之建設。東江河道淺窄。交通不便。冬季由惠至廣州須六七天。雖有惠樟汽車路由惠至樟木頭接駁廣九火車。然車輛殊寡。道路崎嶇泥濘。不便車運。兼之車費極昂。每客三元六角。數倍船費。故士人生活困難已達極點。東江盜風冠於各屬。爲行旅患。良有以也。地方執政者敷衍塞責。絕不思所以補救之道。即就食水一項言之。自來水固未前聞。即井泉亦寥若辰星。其唯一之食水。專恃肩挑之東江水及西湖水。惠陽婦女以挑水爲唯一之天職。無論貧富。未有不挑水者。惠湖之水極汚穢。尤以當春季水漲時爲甚。斷不可用。而就近西湖之住民。爲利便計。卽以之爲飲料。危險殊甚。每當春夏之交。痢疾遂成爲普遍之症。街巷狹隘而汚穢。垃圾死鼠滿塗。



蘇堤



芳華亭



中山亭

復因挑水關係。卽晴天亦泥濘難行。每當夏季鼠疫猖獗。死人無算。東江戰役解决後。粵當局卽倡拆城築路之議。惟限於財力。至今尙未實行。祇築成長不足半里闊不及一丈之水東街馬路。及拆卸大西門丈餘闊之一角城牆而已。據土人言。惠城築自唐代。甚堅固。且西湖繞之。極爲險要。東江之役滇桂軍圍攻三年而不能下。龍濟光督粵時代桂軍攻之亦弗下。足見惠城之固矣。

惠陽煙賭林立。學務衰敗。所屬博羅•紫金•河源•等縣。祇有縣立中學四所。大都經費不充。辦理腐敗。惠陽縣立女子師範學生不過卅餘人。其經費尤爲奇絀。屢有停辦之勢。惠陽土產不過柴•煤•鹽•菜及鹽蘿蔔三種。稻米出產亦豐。除供本處應用外。尙多運往廣州。土人從事工商業者甚稀。除在本鄉耕種外。其在他處者。大都從事勞苦賤役。如人力車伕及碼頭苦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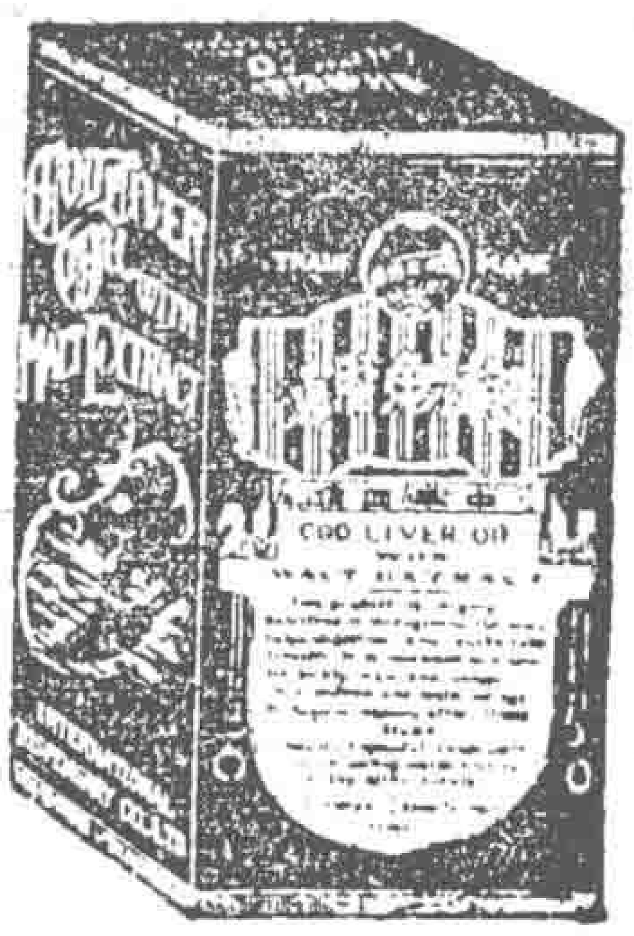
地球老牌

麥精魚肝油

滋養補肺 却病壯身

本品含極富之維他命、及滋養成分、補益人體盡人皆知兒童服之、活潑可愛爲父母者、宜多給兒童以、麥精魚肝油功能強壯筋骨、增進發育、幷治肺疾一切虛弱等症、誠爲養生之補品、男女老幼、冬令服之、體質日臻康健、

瓶裝聽裝 任客購取



五洲大藥房發行

總店 四馬路
第一支店 天后宮橋
第二支店 北四川路
第三支店 東門路
分銷處 小西門 蓬萊市場

米蘇里大學一瞥

張少微

哥倫比亞介於聖路易與看色城之間爲米蘇里省敎育之中心小城幽秀物色天工爲探理研眞之良所也。

本城氣候與津平相髣髴冶熱罕及意外本年人口總數除學生及非本城居民外共爲一五、五八八名男佔七、二九六女爲八、二九二故本年女額較男額數多七百餘名。

城民與學生之娛樂集於五點一電影院共有三家二咖啡館時附特別音樂與跳舞會三球場台球地球野球等各有數所四敎堂時有快樂會餐會音樂會等五學校各學校不時開講演會展覽會新劇音樂等。

敎育由幼稚園至大學研究院悉備小學甚夥如李氏學校(Lee School)銳基威學校(Ridgevay School)初級學校(Grant School)等散設各區中學有三所曰米蘇里大學附中(University Hizh School)曰黑克門中學(Hickman High School)曰都葛拉斯中學(Douglass High S:hool)女子初級大學有二。

一　基督敎會女學(Christian College)此校建於一八五一年內設家政敎育書記騎馬(Horse-riding)等科爲基督敎會(Christian Church)轄理。

二　司帝芬師女學(Stephens College)爲司帝芬師君建于一八三三年始爲女子宗敎學校後蛻爲正式初級女子大學舍宗敎科外增設藝術科師範科家政科初級新聞學科(Pre-journalism)書記科體育科和騎馬等現有七百餘人享有無線電台一不時發送音樂此校附麗于浸禮會敎堂(Baptist Church)。

米蘇里省立大學現已享年八十八歲爲米希西比河以西之省立大學之最老者及今是校已頒給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個學位贈送了四百一十名譽學位已送之名譽學位共有九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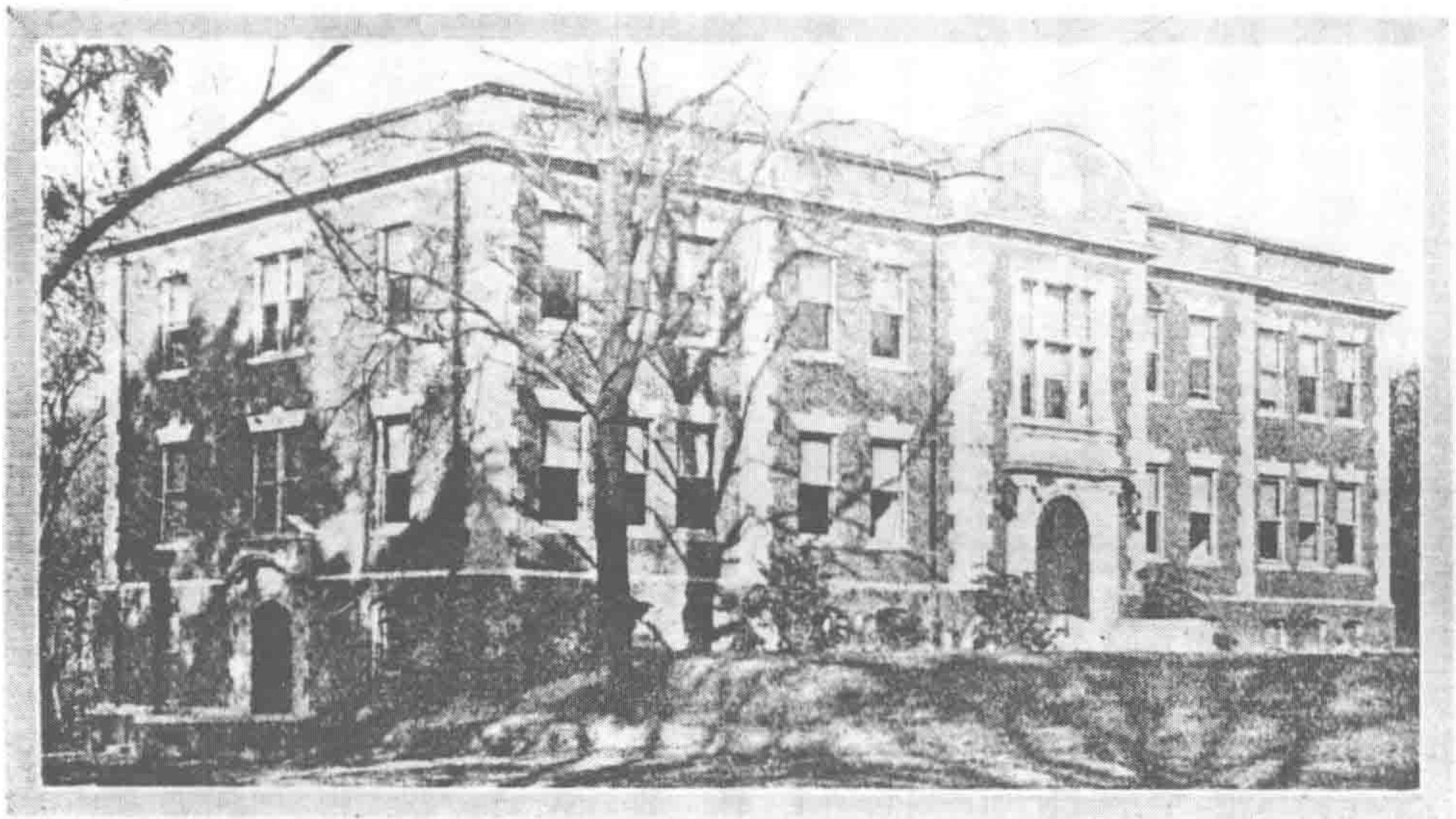
名譽學位	已贈之數
醫學博士	三〇
法學博士	一四七
文學碩士	二一〇
神學博士	一六
文學學士	五
科學碩士	四
農學碩士	一

哲學博士	四
土木工程師	二

現在只有法學博士爲贈與之名譽學位。最近是校贈與德國大使一法學博士學位其讀文的題目爲「近代外交」(Modern Diplomany)。

已頒給之學位最初有五十三種，現僅存二十一種。

校別	已頒給之數
文科	三三五三
美術	二四
教育	三七〇〇
農學	一四八五
研究院	一六九五
新聞學	一〇七二
法律	一六〇〇
醫學	六八八
商學	四九九



米蘇里新聞學院

現時各校頒給學位之種類數爲

校別	學位種類數
工程	一二
農業	一一
文科	一〇
教育	七
醫學	三
商業	三
新聞學	二
美術	二
法律	二
大學院	二

已頒給和贈與之學位之性別與數額如下。

獲得的學位

性別	數額
男	一一・二二八
女	五・六一一
男與女	一六・八三九

贈送的名譽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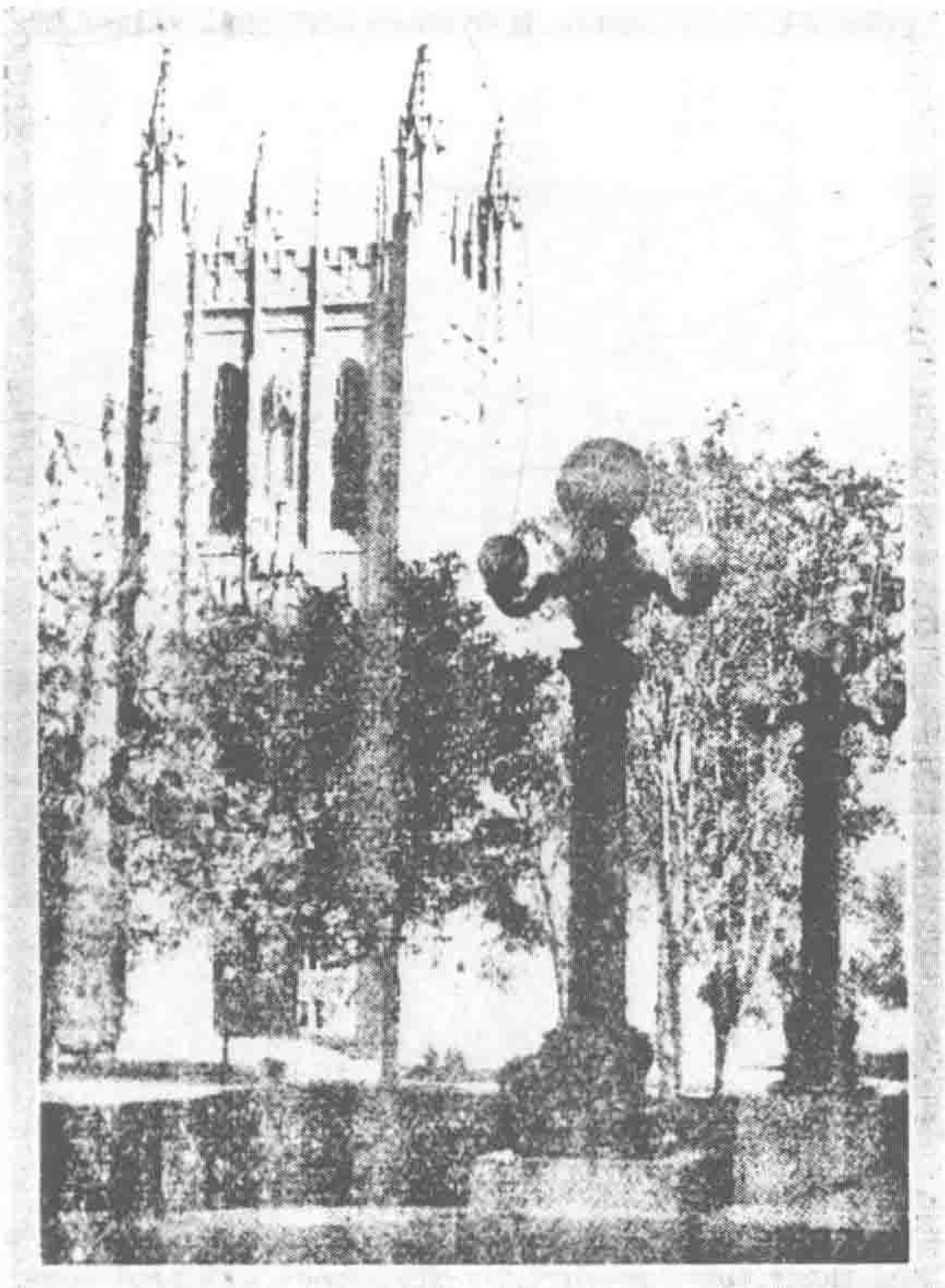
性別	數額
男	四〇三
女	七
男與女	四一〇

是校本季之學生總額爲四千零廿八名。其中有三千六百廿一名屬於廿五個不同的教會。餘四百零七名未詳。下爲三六二一名所屬之教別和數目。

教別	學生數目
浸禮會	五〇四
兄弟會	五
天主教	二四一
基督會	六七三
基督科學	八二
耶穌教	一二
上帝教	三
聖公會	一九七
團體會	三
公理會	九四
倫理會	一
宣道會	五四
聯邦會	一
信誼會	二
希臘正教會	三
猶太教	一〇四
後聖會	九
美以美會	九三四
長老會	五九七
路德會	八二
路德宣道會	四
俄羅斯正教會	一
第七日降臨會	二
合一會	一二
普世會	一

國際會爲米蘇里大學各學生團體組織中之最動人目者。共有會員五十四名所代表之國籍如下。

（一）阿根廷
（二）加拿大
（三）智利
（四）中華民國
（五）古巴
（六）艾可道（Ecuador）
（七）法蘭西
（八）希臘
（九）印度
（十）義大利
（十一）日本
（十二）高麗
（十三）墨西哥
（十四）巴拉斯坦（Palestine）
（十五）祕魯
（十六）波斯
（十七）菲力賓羣島
（十八）包頭銳柯（Porto Rico）
（十九）西班牙
（二十）南斐洲



紀念塔

（廿一）瑞士
（廿二）土爾其
（廿三）北美合衆國

各學院成有各學院之圖書館。如新聞學圖書館。工程學圖書館。法學圖書館。農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社會科學圖書館等。一致受大學圖書館管率。大學圖書館介于紅白兩校場（Red Campus, White Campus）之間。共藏書二七三・七四〇卷。捨地層外。館分三層。米蘇里省歷史圖書室。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室。主任辦事室。刊物堆集室。男女盥洗室等。均設于首層。第二層爲讀書室。可容三百人。館員辦事室。借書處。詢事處。和各特殊師生研究室。三層爲館員辦事室。各壁之上嘗

懸有水彩畫和傳影地層爲外借書之辦事處。一九二九年共借出三一〇•四八二卷至省之各地計一年中大學圖書館所收得之借書遲還之罰款和失書賠款等爲一千四百八十元零五毛五分。而各分館總收之學生罰金和賠書費爲洋二百三十五元三毛五。館之藏書室在館之後身爲白磁磚之建築物。書架爲鐵板地板爲鐵板和玻璃磚。是皆爲預防失愼之未雨綢繆。

是校之紀念建築物頗多。如紀念運動場 (Memorial Staduim) 紀念塔等。運動場共費洋四十萬元。坐次可容二萬五千人。爲球戲田徑賽賽馬等之良所。紀念塔位兩校場之間。爲全校之最高峯。此塔乃在校學生和教職員及畢業生等爲紀念是校學生和教職員死于歐戰者而捐建。死者之姓字俱刊于塔壁以垂不朽。由藝術方面言此塔可謂加賽建築物 (Gothir Architecture) 在北美之第一示模。

軍官敎導團 (R. O. T. C.) 爲米蘇里大學各學院中之最出風頭者。此團每年咸有學生千餘人。均著制服。第一年之軍事馴練爲强迫的。末三年分科。爲步馬礮工輜等。馬廐離校不遠。有馬百匹。大礮數架。快槍約千桿。軍樂隊很可觀。重要敎師咸爲在職之軍官。第一年爲軍事常識敎育和體操。末數年爲軍官實習。

大學醫院爲醫學院所設。爲學生——醫生和看護——實得之工具。學年與法學院同。爲期六年。

文學院分若干部。如音樂。敎育。社會學。家政。歷史。地誌。理化。哲學等。其中以社會學爲最有名。是部主任爲愛步烏德 (Charles A. Ellwood) 博士。已執該校是科之敎鞭三十年矣。所著之書已有十卷。其中最獲聲譽者爲「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人類社會心理」「基督敎之改造」「人類之社會命運」及「文化之演進」

此外是校尙有其他三大特色。

(一)宗敎學院之省校化。在北美宗敎學校合併于省立大學之下者。此校爲第一。校樓爲闊銳君 (Lowry) 所捐築。內有圖書館一。博物館一。館內藏有古貨頗夥。其中尤以古埃及及巴拉斯坦的爲最多。中國之字畫。對聯。盔甲。水烟袋。紅繡鞋。坎肩。及各類祖先碑位等。殊惹視線。此校爲全校宗敎活動之中心。一切宗敎組織咸置辦事於是樓。其中以男女青年會。學生工介紹所爲最忙碌。對于工讀學生很有幫助。是校之畢業生從事于傳敎事業者很多。散布世界各國。殊獲聲勢。

(二)農業學院之廣大化。米蘇里省爲北美合衆國之最宜于農事者。全省無荒山與荒原。沃壤無垠。洵至良之農區也。因是米蘇里大學之農學院至爲完備。他省多有望塵莫及之概。此學院享有校樓兩所。較大之圖書館一。其學科分類至細。如農業工程科。農事管

理科園藝科牲畜科農機科等等。是校置有廣大之農田。各類之果園成羣之牲畜以資學理與實習相輔而行每年開農品展覽會一次。歡迎全省農民參加展覽。為期一周。備有各類獎品以獎農民之農品之出色者。肥牛肥穀。雜然滿呈。至饒別趣。此校學生至多。學生之出版物有「學生農夫」。一切之新機和新種。咸為之介紹與農民。是校更設有冬令速成科。每期為時四周。四期卒業。為農人子弟假冬令暇時以廣農識也。

（三）新聞學院之世界化。米蘇里大學之新聞學院。為世界各國新聞學校之老前輩。新聞學之成為學者始于一八七八年。是時執是學之教鞭者為莫克安來教授（Prof. D. R. Mc Anally）莫教授是時為聖路易時報（St. Louis Globe-Demorat）之社論主筆。各地青年負笈來米蘇里大學習是學者甚夥。及一九〇八年之四月二日。米蘇里大學之新聞學院乃正式成立。而長是院之主任者。厥為威廉氏博士。第一次新聞學士學位頒于一九一三年。是院之校舍為其畢業生來夫君（Jay Neff）所慨建。樓分三層。地層為印刷室。製服室和社論室。首層為新聞室。校對室。圖書室。接見室。主任室和米蘇里日報（Columbia Missourian）之辦事室。二層為各教室。廣告室和大會室。是校之畢業生（一九〇九——一九二八）為九百一十六人。其中男生五百六十四。女生三百五十二。第一期（一九〇九）畢業生只有男生一。及一九二四年畢業班之人數為一百十八人。男七十一。女四十七。為是校歷來畢業班之最大者。其次為一九二七年之一百零九人（女四十九男六十）。一九二八年之總學生註冊人數為一九〇八年之八倍。一九〇八僅有學生九十七人——女子十二名。而一九二八之總學生額增至五百三十六人。中國學生畢業是校之最早者為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二八年。我國之畢業生共為十名。其中數人供職上海之申報館。餘悉分散于中國各大學間教授所學。

是校之學生刊物有四。

（甲）米蘇里日報（Columbia Missourian）此日報為該校在校學生等所編撰。定戶散至城鄉。其生命與是校為同庚。本年（一九三〇）為其第二十二次之周年。誠世界之學生刊物中之老將也。每期篇幅不等。有時八頁。有時二十二頁。一切新聞咸備。為城民和學生之愛讀報章之一。

（乙）米蘇里週刊（Missourian Magazine）此刊于每禮拜六刊行。隨日報附送。刊內悉為學生課室中之作品。其類別可分為。

（a）人事

（b）書評

（c）婦女

(d) 畫詢

(e) 短說

(丙)米大周刊(Missoui Student)此刊爲米蘇里大學學生之機關報。每禮拜二出版。隨日報贈送。一切主筆咸爲米大之學生。

(丁)鄉村周報(Columbia Herald-Statesman)此爲該校習鄉村新聞學之學生的刊物。每周印行一次。銷行于各鄉區。

是校現有五十七種新聞事業科。另有二十五科專爲研究生所設。而是校之教員。舍一二人及其他附科教員外。(如英文文字社會學經濟學等)爲清一色之本校畢業生。每日生員濟濟一堂。忙于書讀。打字機聲。印刷機聲。教授聲。討論聲。囂然塵上。頗極一時之盛。圖書館藏報至多。世界各國及本國各省所有刊物大致俱備。館之中心有一玻璃櫃。內展覽各國文字之初期新聞紙。中國之邸報等。爲中國學生之最易識別者。館門之兩旁及接見室內之壁上。懸有中國字之對聯數幅。爲中國各新聞學校和新聞團體之贈送與該校者。主任室內掛滿照片。均爲世界各國今昔之有名記者。每年是校開一「新聞周」(Journalism Week)集世界各國之名記者和名廣告家于一室。各述所得。以廣新聞學而聯絡同好。及今是校已刊有約五十冊不同的簡冊。討論和申述新聞事業之各方面。贈送于從事新聞事業者和新聞事業之友人。簡冊中多數爲是校學生之碩士論文。而威廉氏之文字也有數冊。餘皆爲「新聞周」各新聞記者之演說文字。語限于專。精褒求精。頗有周讀之價值。

米蘇里大學雖爲省立大學。校風尙甚樸實醇厚。敎學也甚認眞。至是校學生之最易識別者。厥如

(一)女生強半喜于汽車上和報館內吸紙烟。

(二)男生十九留有中國人所謂之官僚鬍。

一九三十年六月六日燈下附床寫于美國羅斯安日本皇后旅館之一小室中

明華商業儲蓄銀行 北京路河南路口

用最近科學方法經營銀行業務

為顧客謀便利 為存戶謀安全

分支行及代理處

青島 天津 北平 寧波 漢口 南京 杭州 蘇州 濟南

金城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款滬行建有最堅固保管庫出租大小保管箱

股本 總額一千萬元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二百零五萬元

行址 總行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大連

電報掛號 華文鏁字七〇〇七 英文Kinchen

滬行住址 江西路第二百號

滬行電話 專綫 經理室六一三五〇 營業間一三八〇〇 總綫 六〇八四五・六・七



「亞兒」伊柔和的低聲叫喊

可歌可泣

周瘦鵑

第二十三章

黑喬氏匆忙的走過舞場。和將要離去的顧客們握了手。又敦促他們再來。但是在他講話時。他的心是在計劃着亞兒的問題。他斗的得到了一個結論。葛蘭絲佛蘭爾正是規勸亞兒的最適宜的人。伊當能挑動他的隱沒的性情而鼓起他的勇氣。在別的人辦不到的時候。

葛蘭絲在舞場的那一面一間小室中的一張寫字台前工作。一道帷幔正遮住伊。望到舞場的視線。伊剛纔不會瞧見亞兒和黑喬氏走過舞場。此刻伊剛正結算完畢當天的賬目。已覺得的倦極欲眠。但是在黑喬氏站在伊的面前時。伊的眼睛是瞪大着伊從他的神情上已覺察有甚麼重要的事情發現了。

『你猜誰在這裏呢。』

『誰嗎。阿黑。不會——不會是亞兒罷。』

『正是如此。在幾分鐘前他剛在這裏閒逛——神情似乎他在碼頭上過宿已有一個月了。』

葛蘭絲的一手霍的伸向伊的面頰。緊緊的按在頰上。那末——這事發現了——是伊早就夢想而苦苦的工作希望成爲事實的事。亞兒終于出現了。

『聽着小姑娘。』黑喬氏誠摯的欹身向前。『他現在我的辦事室中。我已和他談過。希圖使他重復登場。但是我不能發生效力。他祇是搖他的頭。如今你去試試。你是能夠幹這件事的唯一的人。倘然你以爲有功效。不妨粗魯的對待他。大聲的喊他出去。』

葛蘭絲站起身。伊是在聽着。集中着心神在計劃着每一個生命。至少總有一個偉大的時間——這正是伊的時間啊。一個天才優異而可愛的男子的靈魂和將來。是瀕于危險的境界了。在伊的計劃。伊準備用女性的方法應付這偉大的時間——梳理整齊伊的頭髮。重行裝成一種蜿蜒的捲髮。又在一面鏡中審視伊的嘴唇。然後神態堅定的轉身向那辦事室走去。

黑喬氏站在舞場上。在葛蘭絲走向辦事室時。望着伊的身後。他決定暫時的離開亞兒。讓葛蘭絲單獨的辦理。

在這時候。亞兒已逐漸的不耐煩了。他把黑喬氏的辦事室。四下裏望了一會兒。細密的視察壁上的熟識的圖畫。他的神經的奮興。使他要跳起來離開這裏。但是剛在他站起身。決定走出去。他瞧見黑喬氏的舊鋼琴正放在室的一隅。寫字台的後面。

他緩緩的向鋼琴走去。是的——這正是那一具舊而使用太繁的器物。從前他曾坐在它的前面組成他的初期的幸運的啊。不思索的他微微抬起雙手。按下琴鍵。這是怎樣的手指啊。它們是僵直。汚穢。拆裂而痛楚。它們在琴鍵上的玩弄。是苦痛而遲慢。不再像往日裏很敏捷的在琴鍵上起落的跳動……亞兒抬起眼睛。聽得了一個微弱的聲響。又撥轉他的頭。卻見葛蘭絲正站在門口。

葛蘭絲是非常沈靜的走進來。伊要在他瞧見伊之前。先審視他一下。因爲伊曉得在那一刹那間。伊的知覺定能給伊一個證據。明瞭了勸化他的最好的方法。如今在他用驚異的眼睛望着伊時。他的眞正的悲苦的景况已確實的暴露。伊用一種深切的同情的神態。應答他的睇視。

『亞兒。』伊柔和的低聲叫喊。

『葛蘭絲。。唉噫這當眞是你呀。』

在一個時間中。伊以爲他要哭了。他提住伊的兩手。納在他自己的兩手中。凝切的垂視着伊的眼睛。他的把握是十分的緊。竟麻木了伊的手指。伊覺得他是直率的依附着伊。救他自己免于墮落。伊那慈愛的精神的全部力量。是直接射向着他。伊很想把他抱在伊的臂中而安慰他。

『你已改變了一種形態了呀。』他驚異的說。

葛蘭絲忍住不說他也已改變了。

『我嗎。』伊歡欣的問『是的我已長得更大了。』

『你比較你從前越發美麗得多了。』他懇切的繼續說。『並且你常常是一個勝利者。』

葛蘭絲重復微笑起來又敏捷的移轉談鋒。『亞兒你怎麼樣了呢。』

他俯視着他的衣袖的破裂的袖口。『你自己觀測罷。』他悲哀的哂笑着。

『但是亞兒你不必如此做作你有錢呀。』

『是的然而我不要它——我不用它。』

葛蘭絲等了一會伊有同樣的失望和障礙的感覺夾在亞兒和伊二人之間和黑喬氏的感想正同可是總有一種方法穿越過那個障礙。伊便堅定的說。

『阿黑告訴我你有意重行登場。』

亞兒搖搖他的頭。『阿黑是錯誤了。』但是在他說這話時這個青年的歌曲作家眼望着別處他是愧對葛蘭絲啊。迅疾得和一道火光相似。葛蘭絲已瞧出了這個動作。心中暗想「倘然他不是忘了羞愧。那還有希望的。』

『聽着。亞兒。』伊說。「你有的是歌唱的才能。幾百萬人都爲你所寫的東西而使得他們快樂。你想想你可有權毀滅了那種才能。把你的背移向着那些全體的人嗎。』

『這祇是勸勉之詞罷了。葛蘭絲在我的境遇中的一個人。有權過他所喜悅的方法的生活。祇須不損害任何人。我並不損害着一個人呀。』

『是的。你確實損害着的。』

亞兒把一種驚奇的詰問的神情向着葛蘭絲。

『你損害了「我」』伊嚴重的說。『當然那是無關係的。但是你又損害了別一個人——損害得他很厲害。你損害了你所愛的兒子。在他長大成人時曉得他的父親趨入下流自願弄到一種極端的失敗。那時他將作何感想呢。』

葛蘭絲的聲音在伊說到結尾時。高到一種激越的音韻。在伊這是一種可怖的經驗。在這樣詛咒的狀況中向亞兒講話。但是他的情形需要這樣的。黑喬氏曾說過『粗暴的對待他。』葛蘭絲已瞧出祇有激烈的對待纔能激動他

亞兒很顯明的畏縮了。伸手向着鋼琴要支持住他的身體。他不能信任他的兩耳——溫柔的葛蘭絲會這樣的和他講話伊的兩眼和鋼相似。

『球尼永遠不會曉得關于我的事的。』他傲岸的回答。『沒有

一人會告訴他。他長大了。以爲我是失蹤。而已死在一個不得知的地方了。這是一定的。他永遠不會瞧見我。像你如今所瞧見的我——一個游民。』

葛蘭絲隨卽施展伊的最堅强的語調了。『是的。他會得知道你的呀。』伊大聲說。兩眼中灼灼發光。『我瞧定他定會曉得的。我會告訴他。』

『你呀——告訴甚麼呢。』亞兒的嘴驚疑得向下低垂。憤怒開始集合在他的兩眼中。

『我會告訴他——關于你的各樣事情。這時候你是怎樣的形狀。你怎樣的奔避開要幫助你的許多人。你怎樣的甘心向生命的渣滓墮落下去。我想他會曉得關于亞兒史冬的各樣事情。這是用不着懷疑的啊。』

亞兒相信葛蘭絲的意思。正如伊所說的。他蹣跚的走了一會。後來屈抑了。開始向伊走來。一種怨恨的神情顯示在他的眼中。葛蘭絲瞧見他的手指在抽動着。似乎要扼住伊的喉嚨。但伊不給他一寸的地位。

『請答允我莫幹那樣的事。』他非常柔和的低聲說。『否則我便殺死你。』

第二十四章

此刻亞兒是在葛蘭絲的面前。他的兩隻瘦手。向伊的喉嚨伸去。但是伊並不懼怯。並不做聲。伊覺得這些細長的手指觸到伊雪白的喉嚨的周圍。同時魔惡的可怖的眼睛。和伊的眼睛成了平行線。隨卽再高過伊的眼睛。這些手指收緊了——他在把伊拉攏得更靠近他。伊半閉着伊的眼睛——也罷。倘使他要害死伊。伊就聽憑他罷。伊依然愛他——在這命運所關的時候。這是伊自己所知道的。

但是當亞兒覺着伊的瘦弱的青春的身體靠着他自己的當兒。殺人者的本能。竟低壓下去。伊是年輕而貌美。——雖是他的混亂的心。對于伊的粗暴態度的理由。却忽然的明瞭過來。伊所以這樣。正是援助他啊。他的神經的奮興。便鬆弛了。他的總在伊的喉嚨四周的兩手。也放鬆了。他的頭低垂着靠住伊的胸膛。伊覺得他在頹敗了。伊的兩臂便伸出去。伸到他的四周。緊緊的抱住了他。伊的歡欣的臉仰抬起來。在作感謝的禱告。

伊祇能想念着一件事情——伊愛他。伊是在使他回復勇敢和生命。最後他的頭抬起來了。

『我當盡力的幹。葛蘭絲。我當做得良好——我當顯示給我的孩子瞧。他的父親不是一個墮落者。』

在這時候。黑喬氏在門口出現。望了一望。又蹋脚走了開去。

亞兒凝視着葛蘭絲。『倘然你站在一旁。我當能辦到那樣。』他

說。

葛蘭絲點點頭。『你能倚仗着我的亞兒。』伊堅定的低聲說。

在亞兒講話時。葛蘭絲已覺察他這說話的背後所隱伏的全部的意義。他固然是說他的重來。得倚仗着伊。但他是再含蓄着一件事——他要伊參加在他的生命中。那正是他終于愛伊的意思嗎。

伊的嘴唇顫抖了。伊伸手撫摸他的頭髮。無論如何。他的頭髮不會改變，和從前是同樣的厚密。光澤。烏黑。伊是煩亂而惱悶。伊覺得眼淚充滿了伊的眼眶。雖然努力阻止它落下。而亞兒的臉卻在伊的眼前變得糢糊了。

『各樣事情今後都可以順遂了。亞兒。』伊低聲說。『你已經得到了要素——這是我們倆都曉得的。』

伊是在眞實的爭回伊的自制力。伊如今已覺着在過去的三年中。因爲强制的把亞兒拋出伊的想念。曾付了可怖的代價。這種毅力。曾向伊的情感的本性征取了可駭的租稅。這是無疑的。亞兒如今需要伊。伊要伊緊靠着他這個意念。已發生了一種迷惘的反動力。

這種渺茫的感想。傳達到這個青年的歌曲作家。但他不能夠斷定那原故。他原瞧見葛蘭絲的美目。已爲眼淚所朦朧。但他所曉得的。在伊方面這種强烈的情緒的表現。許是從一種單純的爲母的感想上所由來。或從那種使伊差不多對各個人都是感情和善的博愛精神上所由來。他絕未覺察伊是愛他的。

『葛蘭絲。』他說。『幾個月前我曾作了一隻歌曲。但我以爲它是不好的。所以我把它拋在一旁。然而如今我曉得它是怎樣的適當。你可高興聽聽嗎。

『當然我高興的。亞兒。』葛蘭絲迅速的回答。從伊自己的充滿抑鬱的感想中。迸出些樂意來。『在那鋼琴前坐下——試一下子。』

亞兒遲疑的向鋼琴走去。『我不能斷定我能夠彈弄它——我的手總是好像變做搗麪棒了。但是我且來試一試。』

他把手指伸到琴鍵上。預備作起落的彈弄。在他似乎論的手指是比較的圓活而有力了。但這是當然的，他有一個彈弄的理由。他抬眼望着葛蘭絲，微笑着說。

『這歌曲是喚做「困難時保持着微笑。」它開端是這樣的。』

這歌曲開始了。亞兒的聲調。正適合歌句的情意。葛蘭絲倚身在鋼琴上。一手擱着下頷。臉上露出一種心醉的神情。此刻眼淚的迷朦已消失了。伊能夠清晰的瞧着亞兒。伊並不希圖在他的面前隱沒了伊的歡樂。

他的聲腔起初是帶着顫動，後來便有力得多。葛蘭絲作了一段內心的記錄。唱出動情的音階的這個黃金的聲腔。很容易把歡欣的情感。變成了悲傷的。它是仍和從前一樣的柔靡。它的動情的特

質或許因這次悲慘的經驗越發的深沈，

葛蘭絲是激動了。起初是受了歌曲的感觸。後來是由于亞兒貫注伊的多情的凝視。他的眼睛中已沒有那種無精打采的神情。他已忘却了他的僵硬而苦楚的手指。他已融化在歌曲中，在他面前的葛蘭絲的視線中。所以他臉上的改變。使他成了別一個人。和一小時前蹣跚地走進黑喬氏的總會時的那般頹喪。是大不相同。在這一刹那的工夫。他差不多變成了往日的亞兒。

這歌曲的最後一節已終了了。亞兒忽的伏身在鋼琴台上。把頭埋在那擱在琴鍵上而彎曲着的兩臂中。歌唱和彈弄的震激在他是太過分了。

葛蘭絲急急的繞過鋼琴。把伊的兩臂抱着他。湊着他的耳朵低聲說。

『我曉得起始是艱苦的。但是這歌曲很美。定可得到成功。——我是曉得的。這祗是你的開端啊。』

『你是這樣的想嗎。葛蘭絲。』亞兒抬起他的頭。『你當眞這樣的想嗎。』

『我確定是這樣的。』

後來葛蘭絲轉身走去。黑喬氏又站在門口。

『你聽得那歌曲嗎。』伊低聲問。

『聽得的。』黑喬氏點點頭。『這是一隻稀有的歌曲。是他的最好的歌曲之一。』

黑喬氏樂得容光煥發。在亞兒不注視時。他暗示葛蘭絲走出來一會兒。隨又回到舞場上等候伊。

『我瞧你已把他曳出那個頹廢的境界了。』黑喬氏低聲說。『但是你怎能辦到這樣的呢。』

葛蘭絲簡略的說明了一番。黑喬氏贊許的拍着伊的肩頭。

『你是一個伶俐的孩子。葛蘭絲。我希望亞兒感佩你。你已經做了一個良好的發動點。但是你要曉得他再回轉去。是非常容易的。必須使他自己尋一個適當的地方居住。使他自己購買些整潔的衣服。那必須有許多助力的。』

『咦。』葛蘭絲把伊的一隻手指放在伊的嘴上。恐怕亞兒聽得了。『我不放他再回轉去——你把他交給我便了。』

黑喬氏格格的笑了。在葛蘭絲匆匆的回往亞兒所在的室中時。伊對伊所愛的人。是露出一種佔有的神態。黑喬氏暗想。除了伊他不能被放在更好的手掌中了。

這時候是早晨了——顧客們復又散去了。椅子都堆放在桌上。洒掃的婦人們在忙着打掃舞場的窗戶。重又推開。讓那雪茄烟和紙捲烟的殘烟所結成的很白色的圈兒飄流出去。

（未完）

『亞兒。你該回家去睡眠。』葛蘭絲和緩的說。『我可伴你同走嗎。』

『當然的。葛蘭絲。我們就去罷。』

在他們走向舞場時葛蘭絲望着走廊。伊憶起在三年多以前的那個早晨伊聽得亞兒和穆麗在計劃結婚的時候。當卽跑了開去。掩住了伊的眼淚。今天的早晨和那天的是多麼的相似。可是又多麼的不同。如今伊是在伴送亞兒回家。他曾央求伊『站在近旁。』

他們走下了狹窄的台階。但在他們走上街道時。亞兒的身體晃動了一會兒。葛蘭絲忙拉住他的一臂。

第二十五章

『甚麼事呀。』葛蘭絲焦急的問。

『這不過是驟然的來到終于出現了的日光中的影響。我簡直不能確知我自己和我的趨向。我在這光明的日光中。形狀是非常的頹喪啊。』

這是眞實的。亞兒的形狀是充分苦痛的頹喪。但是葛蘭絲不理會這個。

『我們不久便能端整好各樣事情了。』伊信任的說。『亞兒。對嗎。』

『對的。』

『我既在帮助你。你必須把你的全部信任交給我——告訴我你是住在那裏。再應允不再奔跑開去。』

『我可以的。葛蘭絲。』亞兒懇切的回答。他說這話用的是一個孩子亟欲做一個良好印象的聲音。『我可以應允的。』

葛蘭絲雖在竭力的顯出一種凝重的莊嚴。却不禁微微的笑起來。

『好。那末走過去罷。』

他們順着日光照着的那些街道緩緩的走去。葛蘭絲不時的把一種快樂的視線射到亞兒的臉上。伊不由得覺着自從伊初次認識他那時候起。他們的地位是怎樣的保全的。那時候。伊還是一個易受驚嚇的孩子。偉大而博愛的亞兒維護着伊。免得變着黑喬氏總會中那班鬨鬧的顧客們的欺侮。到了現在。伊差不多是領導着亞兒。當他是一個孩子。要伊隨時的維護他。鼓動他。伊的心為着自負和情愛分上是準備爆裂了。

『你住在甚麼地方呢。』伊問。

『就是那邊。』亞兒說。空泛的指着東邊。『你該曉得——』他躊躇的頓住了。——『我不願你走往那邊去。那眞如一個垃圾場。是一家破敗惡劣的旅館——差不多像是一座鳥窠。』

『這在我是沒有妨礙的。』葛蘭絲快速說的。『但若你單獨的

回家去。那也很好。祇望你不要以爲我是注重你的衣服。或是你住在甚麼所在。又或是類似這樣的事情。我實在是注重你的人啊，』

伊說出的。這話和伊眼睛中的神情。沒有錯誤。——亞兒到底覺察伊是愛他。不過他對這一層有些驚奇，——伊怎麼愛上一個像他這樣的墮落的人呢。他覺得他的破舊的外衣的下面。有一種迅速的急跳。這是他已有長久的時間所不會感覺的一種情緒。他要把他的兩臂抱住伊。更告訴伊。伊於他是有多麼重的意味。然而他縮回了。這不是時候。又不是地方啊。

『在你回家之前。』葛蘭絲提議。『先和我同往廣場走去。我便住在那邊的附近。我們可坐在一張凳上。談一會兒。那和你是很方便的。』

亞兒點點頭。他們隨卽走出街道的範圍。前往華盛頓廣場的闊大而碧綠的地面。

「瞧這是多麼美麗啊。』葛蘭絲說。『我想它必能使你覺得舒適，些樹葉是在變成紅色和黃色。瞧那些綠色的汽車在樹下駛過。是多麼的美觀。這裏——我們便坐在這張凳上罷。』

亞兒坐下。把肢體伸展開。他的眼睛是半閉着。秋季早晨的日光。從兩座高屋的中間射落下來。扇子式的照在這平坦的地面上。照出了一個平整的弧形，意大利籍的貧苦的兒童們在南面玩耍。同時在這廣場的北面。有許多富家的兒童們。在保姆們的看護的眼睛下。學習着行走。

『你說你住在這裏的附近嗎。』亞兒最後發問。

『是的。祇須說過華浮萊路的轉角，我有一個房間。』

『哦是的，』在『我有一個房間』這語句中。葛蘭絲的很淒凉而孤獨的生活的暗示，是提起了亞兒的心事，伊有一間房間。和都市中幾千個別的女子們一樣。但是伊沒有眞實的住所，沒有家庭。除掉夢而外，沒有甚麼了，亞兒心中暗想，可是伊勇敢的生活着。沒有怨憤。而他——這語句不會完成的了。

他站起身，『葛蘭絲，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子。我曉得了——終于曉得了。關于那個。稍緩我們可詳細的談論，但如在你不須回家去睡眠，我便走我的路。今夜我在黑喬氏的總會中會你。』

葛蘭絲站在他的面前。眼睛火燒般的灼熱。『謝謝你。亞兒。』伊低聲說。

伊覺得伊的一手被握住。忽的他欹身過來。親伊的手。

『這是順便的。應該我來道謝……今夜你可會見我。倘然衣服能做出一種差別，你便可瞧見一個各異的人了。你便曉得亞兒史多是穿着他的快樂的衣服了。聽着——你瞧見那邊的那家旅館——白色的屋子嗎。』

『瞧見的。』

『那便是我明天的住處。往後我們便相互的接近。每天的早晨。我能伴你從黑喬氏的總會走回家來。請你告訴阿黑倘他給我一個位置。我打算前來參加他的表演。』

亞兒在走開去了。葛蘭絲在他的身後望着。他如今走去得很輕快。在他走到廣場的邊沿時他回轉身。向着這個可注意的苗條之身揮手告別。在他已去遠不見了之後。葛蘭絲又等候了一會。纔折向別一條路。向伊自己的住所走去。瞧見伊的臉的行人們都曉得這一個女子曾尋着幸福了。

亞兒估量着他的氣力。維持着這快速的步武。直到他已走到了他的旅館中的臥室中。便坐在他的床沿上。感着身體的疲憊。這臥室是陰森森的。關連着他先前所度過的生活的想念。引起了一種頹喪的突來的波濤。但他把這波濤驅去。站起身。開始來回的踱走。

『我不該忘情的。』他銳厲的告訴他自己。『把那個小女子推倒。在伊為着我幹了許多事之後——永不忘情的啊。』

他拉開一隻寫字台的抽斗。取出一隻舊襪。掏出一捲鈔票。這些鈔票。很快的塞入他的衣袋中。他立即奔出臥室。彷彿在逃避開一瘟疫的所在。

一小時後。他走進一家男子們的百貨店。他先薙了面。他的頭髮也修剪了。一個店夥猜疑的望着他。但終于應允的走上前來。

『我要些衣服。如襯衫•領結•襪•鞋一套——全部的東西。』

『是的嗎。』這店夥的鼻頭抬得更高了一些。

『正是。』亞兒說很簡單的又道。『我有錢呀。』在他掏出他的一捲鈔票來時。這店夥的眼睛瞪大了。

『我要你們所有的最好的貨物——假定我們先講一套藍色的薄絨布的。我很喜歡藍色的薄絨布。然後我再要絨布的和晚服。』

這店夥瞧見一筆大生意在面前。便走得很生動的供給亞兒的需要。但他不由得心中狐疑。莫非這個游民偷了金錢。或者有一個豪富的親戚突然的死了。留給他一筆財產。在他們從這店櫃走到那店櫃時。亞兒對他的墮落形狀的羞慚的感想，已經離去了。他對他所引起的這些店夥和別的顧客們的猜疑。開始得到一種强烈的喜悅。

第二十六章

葛蘭絲依從亞兒的囑咐。回家睡眠。這是為玫瑰花似的夢所圍繞的睡眠。在睡夢中。伊似在清明的藍色的天空下。綏綏的飄蕩着。等伊醒來時。已是午後。立刻就忙着回往黑喬氏的總會去。

……如今時間是趨向午夜了。亞兒並不回來。葛蘭絲伏身在伊

的賬簿上。在侍者們走過伊的身旁時。伊總得把他們捧着的酒食審核一下。亞兒莫非對伊失約了嗎。雖然有伊的那番努力。他終于無勇氣走來嗎。伊堅毅的把這種想念驅將開去。

一會兒工夫後。有一個人急急的繞過葛蘭絲的寫字台。站定在伊的身旁。這裏有一道帷幔遮住了伊。阻斷了衆客的視線。這人正是亞兒——穿着簇新的衣服。但仍帶着舊有的微笑。在伊站起身的當兒。他的兩臂已伸過來抱住伊。他的嘴緊按在伊自己的嘴上。這是他給與伊的第一次眞正的親吻。

亞兒的兩臂仍緊緊的抱着伊。葛蘭絲仰望着他的臉。露着一種快樂和狐疑混合的神情。這種狀態。伊雖已夢見過好幾百次。但總相信這是不能成事實的。如今雖已成了事實。却似乎差不多非眞實的。因爲和那些早就過去的夢境太相像了。可是抱住伊的兩臂確是眞實的。亞兒的親吻有眞實的刺激力。這是夢中所從未有過的。

『親愛的小葛蘭絲。』亞兒低聲說。『我想念着你這一整天了——瞧見你有如我別了你。你站在那廣場中向我揮手的情形。我是來遲了——你曾以爲我打算不出演了嗎。』

『我曉得你會得來的。』葛蘭絲溫和的回答。『我往常本信任你的。如今我信任你。更勝過從前。』

在近旁的門的那一面。有一個聲響。一個侍者走了進來。他是從廚房前往餐室。經過這裏。正在亞兒鬆開葛蘭絲的當兒。但這侍者瞧見了這種可資談笑的動作。便不能掩沒了他的驚奇。這個幼小的女性的副經理。原有一個冷峻而高傲的聲名。充溢了黑喬氏的總會的四周。

『好了。』亞兒說。在那侍者已走了過去時。『我定去尋着黑喬氏。把你對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我想他對于這種快速的變更。必很驚異。』

亞兒用自負的神態。俯視着他那藍色薄絨布的新衣服。他隨即做出一種態度。在一種滑稽的姿勢中。拿着他的棕色的帽子。放在他的面前。彷彿他是準備拍照。

『瞧瞧我。葛蘭絲。我是怎麽樣呀。』

『漂亮啊。』

『哦。你既是這樣的說。我定是佳妙的。我再有些新的晚服。但是在別一夜裏我纔穿着。開頭太眩惑你。那是無用的。』

葛蘭絲對他的詼諧的神態。不禁大笑起來。但是在伊的笑的背後。伊正在精細的觀察他。他是太快樂了一些。太興奮了一些。他的聲腔和手隨時的抖顫着。

『第二件應幹的事。便是要求阿黑給與一個職務。』他快速的

說『必須有事情做——必須即刻就工作。』

但是葛蘭絲很快的伸出手來。握住他的一手。把他拉到近身。

『亞兒你甯靜的坐在我的身旁。我要和你談一會兒。我瞧出你是神經太興奮而鼓舞了一些。你恐有神經破壞的日子。倘使你不立刻開始工作你不以爲那是有益的嗎。我以爲實是有益的。倘然你的神經鬆弛休息幾天。你必能得到你的更好的結果。你和我可去散散步並談論些事情。等到了星期日我們可前往鄉村中去。』

這是可驚的事。亞兒是多麼迅速的受着葛蘭絲的慰藉的聲調和提示的反映。在伊講話時。他慢慢的點着頭。他的眼睛中流露着過度奮激的光釆已消失了。

『你是對的。葛蘭絲。』他同意的說。『一個男子不能讓他自己獨自行動的。像我在那幾個月間的所爲。及至回來了。在幾個小時中。祗購買了幾套衣服。我明瞭了你的意思——把全部的事情更慢慢的進行。』

『是的正是這樣。你會到你指示給我瞧的那家旅館中去嗎。』

『去過了。我已賃定一間精室。正好俯瞰蔭路。但是我既不向阿黑要求工作。你如今要我幹甚麼呢。』

葛蘭絲笑了。他重又是一個服從的孩子了。『我要你回家去睡一個通夜。』

『現在就去嗎。』

『是的。現在我要你明天的午刻到我家裏來。——那時候我大概剛起身。——伴我前去布萊夫特進早餐。』

『但是今夜誰伴你回家呢——我計算幹這件事的。』

寬容的微笑又來到了葛蘭絲的臉上。『我伴我自己獨自兒回家去。亞兒。在過去的三年當中。我這樣的幹已有一千次了。』

『你既這樣的說。那也未嘗不可。』亞兒回答。『但是你該曉得我很不願意那樣的。我害怕有甚麼事情的對你發現。我覺得我現在應該保護你。』

葛蘭絲愛聽這種言詞。伊和亞兒對照。雖覺似可無求于人。但是伊生命中的重要的希望。是在有人愛伊而保護伊。不論伊去到那裏。因何前去。總得有人照顧着伊。

『好命令是命令啊。』亞兒輕快的說。『祗向阿黑告別一聲。我便去了。如今我走過去會他。但是我要回轉來向你道夜安的。』亞兒頓住了。『倘然我依照你的吩咐行事。在我走去之前。我可能再有一次親吻嗎。』

『我想是可以的。其實我斷定是可以的。』

葛蘭絲偷着瞧過伊的隱身的帷幔。望着他向黑喬氏走去。伊隨即縮轉身來。因爲伊的兩頰。爲着他在眼前的震激的感覺泛得通

紅。亞兒沒有察覺伊那樣認眞的遣他回家是使伊怎麼樣的苦痛。伊本色望他和伊每天在一起每小時在一起。終身都是這樣。

……好多日子很容易而快樂的過去了。亞兒已迅速的復原了。在那些星期日他們去到鄉間。在田地上閒逛。又駢列的坐在那些低低的山巔上。做夢似的望着那些黃金般的樹頂和烟霧迷離的秋季的遠景。在那些夜間。他們是相互的握着手坐在華盛頓廣場中一張綠色的櫈上。計劃着將來。

後來那時候到了。亞兒的神經很堅强。儘可加入黑喬氏的舞場表演。他決定塗了黑臉每晚唱幾隻歌。不會有人能認出他來。他不要百老匯曉得他是重復登場——他不預備消受那種癆熱的生活和萬燈之街的耀眼生纈的光芒。

但是他歌唱的風格是獨一無二的。在他的化裝後面的眞象終于被人認出了。不多時這新聞便集中在上城一帶——亞兒史冬是出現了。——他的老朋友們便開始趕往黑喬氏那裏去。麥克士特來會他。歌曲出版家要求他供給。葛蘭絲瞧見他的眼睛中又有了强烈的緊張的神情。保護他的計劃便又在計議了。亞兒叫葛蘭絲做他的經理人。拒絕接見任何關于業務上的人。

時日已趨入了冬季。亞兒已完全復原。差不多準備往百老匯去了。麥克士要他寫作幾隻歌曲。並在一家劇場中歌唱。他已應允這樣的辦了。

在這個時期中。葛蘭絲覺察伊自己有一種憂傷的感覺。起初伊不明瞭這是怎樣造成的。後來伊斷定這是由于穆麗的記憶。無論在甚麼時候。亞兒提起了穆麗。總是一種不關心的聲調。但他常用强度的熱愛的神態。談論球尼。葛蘭絲每把這幾個問題一再的詰問伊自己。穆麗是在那裏呢。伊已邀准了伊的離婚嗎。沒有一個機會。伊會得回轉來再圖與亞兒言歸於好嗎。

第二十七章

葛蘭絲從許多事情上覺着每逢亞兒在靜默時。他總是在想念他的愛子。並猜想着球尼的現狀是怎樣了。自從穆麗那般殘忍的從亞兒身邊佔取了他和約翰潘萊一同前往歐洲。到如今已將近一年了。除掉那個宣佈穆麗正請求離婚的消息而外。沒有關于那兩個私奔者的消息傳達到紐約。這種怪異的寂默無聞。是對葛蘭絲的一個惡兆。伊曉得亞兒的生命是不可解脫的黏附着球尼的生命。因爲這一層。穆麗對亞兒便有一種挾持。

或許亞兒已覺着葛蘭絲的這種不安定的感想。無論是否覺着。他却會推進這回接近伊的心事的。

『葛蘭絲。總有一天你和我打算結婚嗎。』

這是一句問話。不是一種確言。葛蘭絲便用和緩的疑似的眼睛

望着他不說甚麽。

『你將嫁給我嗎。葛蘭絲。』

『亞兒。你曉得我感想是怎樣的。你曉得我是愛你——當然我要嫁給你。但是——』

『但是甚麽呢。』

『你還未曉得你是否離了婚。』

『我正在打聽這件事——律師們如今正忙着這個。我早已提起了離婚。但是我要在勝訴之後。纔把這事告訴你。』

『但是關于球尼的事怎樣了呢。』

一層淡薄的陰翳罩滿了亞兒的臉。隨即他把它驅散開去。他對這一點也已推究過。

『無論怎樣。我不能有球尼了。』他說。『穆麗決不會拋棄他。我一定要你。葛蘭絲。我是很急迫的要你。我是眞摯的愛你。我決不會片刻的停止愛你。我想你是世界上最可欽仰最有魔力而最美麗的人。』

葛蘭絲走近過去。仰望着他的眼睛。『我覺得你也是這樣。亞兒。』伊簡單而誠實的說。

……在這時候。巴黎的穆麗是怎麽樣呢。

在起頭的幾個月當中。在德國的首都中。以及在沿着列浮拉的光輝燦爛的集會場所中。伊和約翰潘萊是瘋狂般的快樂。伊也喜歡有球尼跟隨着伊。

但是潘萊不喜歡球尼•這孩子不是他自己的。他常常覺得這小孩子阻礙在他和穆麗的中間。起初穆麗不會注意到這個。伊祇覺得在面色略黑而秀美的潘萊前。是繼續的增加歡樂。從未有過一些兒時候。伊懊悔離去了亞兒。拋棄了在百老匯他所給與伊的命運。伊把伊自己的全部施捨給潘萊。耐心的等着伊的離婚請求的核准。伊的性格這樣的完全降服了潘萊的狂想和要求。甚致驚駭了穆麗自己。伊永不相信伊能夠爲着想念別一個人而這樣完全的忘却了伊自己。

這一對人從這個集會場所去到另一個所在。濫用金錢。但行動却很謹愼。因爲離婚的請求尙未核准。當他們在杜維爾或是蒙特卡羅賭博時。花費的都是穆麗的錢。因爲事實已經顯露。約翰潘萊到底沒有那許多的錢。他每經獲着擁有一份財產的聲明。那祇是因爲他在百老匯的浪用罷了。

但是在這個時期中。穆麗和約翰之間的關係。已顯明的變動了。約翰是開始的顯出煩悶的神色。穆麗却痴迷更甚。有一天。伊爲着他不能像亞兒那般的寬容伊。發動了怒氣。他祇是走出去。住了好幾天。在他接到伊的央求的信件而回來時。伊愛他比以前越發痴

狂。

後來這一天到了。潘萊說。『穆麗。我願意你莫使那個孩子這樣常常的繞在身邊。他阻碍了我們的計劃。他非常的煩擾我。』

穆麗在回答時。聲音發抖了。『但是我愛他。約翰。我能把他怎樣呢。』

『遣他開去。』潘萊粗暴的堅持的說。『遣他到一家育嬰堂中去。或是把他寄養在人家。』

穆麗久久的望着伊所愛者的美麗而激怒的面貌。伊覺得倘然伊要拉攏他。那必須照他所說行事。這樣幼小的球尼。便果然寄養在一個法國人的家裏。偏偏他所在的這個人家。不能好好的照料他。所以他那常有的玫瑰般的面頰。變得瘦削而蒼白。他又是非常的孤寂。他常常哭喊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如今每星期衹來瞧望他一次。他依稀的回憶着在美國的他的爹爹。——爹爹是非常愛他的。

一天。穆麗覺察伊的金錢非常迅速的減少。約翰潘萊幾乎每天借債。借來的錢都花費在賭博中。從不提起歸還。穆麗不敢叫他統計。更不敢停止把錢給他。伊心中懷着一種死的苦痛。伊感着伊是在失掉了他的好感了。倘使伊說一句。他會得勃然動怒而離去伊。但伊倘守着靜默。他或許會娶了伊。離婚的請求總有核准的日子啊。

乖巧的約翰潘萊殘酷的利用穆麗對他的沈迷。那殘酷的程度。正如伊從前利用亞兒的愛而推進伊的奢望。他的性情隨着過去的每天變得格外難以捉摸。他索取巨數金錢的要求。也格外的堅決。

後來有一天穆麗接到了離婚核准的消息。伊是快樂的發狂。張開伊的兩臂。抱住約翰潘萊的頸項。

『如今。約翰。我們能夠結婚了。這不是很可驚喜的嗎。』

潘萊把他的兩手輕輕的放在伊的肩上。用一種戲弄的神情。凝視着伊的兩眼。那一種徵兆已很切近了。

『驚喜嗎。』他鄭重的說。『唉。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

『你是甚麼意思呢。約翰。你不要娶我嗎。』

『不要。我不以為我是需要的。』他甯定的回答。

穆麗往後退縮。伊的神情起初是懇求。隨卽變了怒恨。

『在我為了你幹成之後——竟然推我陷落呀。』

約翰潘萊衹聳起他的肩頭。便算回答。

那時憤怒在穆麗的心中激揚起來。罵道。『你這欺詐的狗。』伊退離開他。從桌上拿起一隻花瓶。直向他的頭上拋去。潘萊靈捷的避讓開。微微的笑着。花瓶撞在臂上。撞得碎成片片。神情冷落的拿

起他的帽子和手杖來。

『你要往那裏去呢』穆麗大聲喊問。

『我要出去你將永遠的不再瞧見我了。』

穆麗哭了那個通夜。第二天早晨。伊接到一份電報。告訴伊球尼是病得很危險。

……回到了紐約。亞兒已恢復了聲譽。在百老匯的麥克士的一家劇場中獻藝。在全城中。你們都能瞧見深紅色的招貼。宣佈他現在城中『亞兒史冬——百老匯的著名的「善歌的愚夫」——是一九二八年份麥克士劇場的主演人。』

你們在夜裏走過百老匯時。便能瞧見用黃色的燈顯示出他的名字。映在那墨黑的天空中。他的重來是一個完全的成功。

一天的夜裏。亞兒獻藝的亞剛崑劇場的管門人。坐着吸一個雪茄烟的烟頭。有一輛華貴的小跑車。從劇場的門駛進一條圓徑。亞兒親自開車。坐在他身旁的。正是葛蘭絲佛蘭爾。在亞兒停車的當兒。這管門人聽見他們歡樂的談話聲。這青年的歌者覺得今晚是特別的安適。因為穆麗離婚核准的消息。剛從巴黎傳到。那意思便是他和葛蘭絲不久就可結婚了。



革命外史

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評註

第十七回　駁刁詞當頭驚霹靂　謝深恩含意證心期

魯士成冷笑了一聲。忽然劈口向白伯通問道。梨雲之死。你可曾親眼看見。他既死之後。你將他埋於何所。你再從實說來。不得再行妄訴。白伯通被魯士成這一問。又大大的吃了一嚇。又仔細把魯士成望得一望。好像這人是在那裏見過的。面目很是熟識。只是一時之間。記憶不起。躊躇了半响。只得依然强辯道。這個女兒。是犯人最鍾愛的。一日也不曾離過膝下。他彌留之際。我怎生會不親自看見。長官若問他葬所。他那一坏黃土。便葬在百花山下。長官若不相信。可以親自去探勘一番。魯士成在座上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又冷笑道。這梨雲女郎。我且不問你是否親生。只是你待他的手段。也覺得太狠毒些。你說他是因愛慕小爵爺而死。死後便葬在百花山脚下。我怕百花山脚下。沒有梨雲墳墓。他的墳墓。遠遠的葬在酆都洞中呢。你想你給他半月之糧。可以度得幾日。他那餓死的慘痛。比較你手刃他。還慘痛十倍。你今日在侯爵面前。還不快快實招。還想支吾過去。思量借你這憐愛梨雲的心腸。希冀侯爵開脫你失身盜匪之罪。咳。你早知今日。當初逼著梨雲到酆都洞裡去的時候。若是稍稍寬容一二。到了今日。梨雲難保不念你數年父女之情。替你向侯爵乞恩。也未可知。可憐他一縷芳魂。隨風但化。你私心自揣。也該懊悔不迭了。（一番話眞是快如幷剪。爽若哀梨。把白伯通的謊話。一概揭穿。好像一聲霹靂。並且把以上大半部書中還沒有表明的事。隱隱躍躍的點了出來。這是提綱挈領的文法）白伯通驀然聽見魯士成這一番雷轟電掣的話。頓時嚇得面如土色。急切分辯不來。（何必如此。反正你沒有兩顆腦袋。）便是階下旁聽的人。聽見這話。各各都恨著白伯通狠心毒手。憤不能平。侯爵更恨得雙眉直豎。拍案大喝道。原來你這廝早將梨雲陷害而死。我的初意。原覺得他決不曾和你們這班盜匪通同一氣。居然能自拔淤泥。捨身救我家景虞。我還十分感激著他。今既死於你手。梨雲不是你親生。固然罪不容誅。即使他是你親生。你這無故逼死兒女的罪名。也就律有明條。不容寬貸。你到此還有何說。白伯通畢竟老奸巨滑。俯首想了一想。暗想侯爵側首的這問官。不知是誰。他何以知道我們酆都洞陷人的事。偏又十分詳細。好在梨雲已死。沒有對證。（白伯通以爲梨雲一定是死的了。那裡知道竟沒有死。天下的事。眞是不能臆料。）不如還拿定我的主意。同他們辯一辯。於是重又仰首說道。長官這話。可又奇了。百花山裡面。當初雖有小窟。不過是同黨儲藏軍火之用。本無什麼酆都洞的名目。更沒有陷害人的生命。因爲官軍大舉攻勦。同黨不得已。纔將那

小窟開展出來。埋伏軍隊。這是長官們親眼看見的。我女兒梨雲。在先本不曾犯有重罪，又同我有父女之情。我卽殘忍。何肯將他生生的餓死在內。犯人不幸。流入匪黨。自分已無生望。長官若再加我以這件罪名。犯人雖死亦不瞑目。還求侯爵酌理揆情。細心核奪。白伯通說罷。侯爵只將雙目流轉過來。望著魯士成。心中也疑惑魯士成的話。似非情理。廳下衆人。也互相交頭接耳。切切私議。魯士成是個直性漢子。跳起身。大聲呵叱道。你這廝還要狡賴。你疑惑梨雲已死。並無對證。若此刻活跳有一個梨雲出來。看你再抵賴到那裡去。這句話把白伯通說得好笑起來。冷冷的說道。總是我那女孩兒死得不好。萬一此時他尚在人世。轉可以洗刷我的罪名。如今梨雲不幸而死。便只好任憑長官誣衊我把他餓死在酆都洞裡了。伯通說這話的意思。原是拿定梨雲已死。那裡再有囘生的事。既然沒有活口對證。這酆都洞事跡。便無從質證。（白伯通拿得越穩。下文的事情。也越覺來得奇特。文字的搖曳作勢。也越發來得圓滿。）誰知魯士成一面同白伯通駁詰。一面早從身旁喚過一名警卒。悄悄的向他說了幾句。警卒知道侯爵特地邀來的幫審官。又是大破百花山的英雄。那敢怠慢。連忙含笑如飛而去。白伯通在階下侃侃辯白。侯爵正沒理會處。魯士成也是寂然無語。不多一會功夫。出去的那個警卒。忽然又如飛的跑囘來。走至魯士成座旁。低低囘了一句。衆人只見魯士成軒眉揚目。倏地又立起身來。向那警卒說道。你可把這女子帶上廳來。聽候質訊。那警卒又答應了。重行出去。（梨雲姑娘來了。別來無恙。）衆人正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不約而同的齊齊掉轉頭來。向外面瞧看。不會有片刻功夫。早見先前進來的那個警卒。身後帶了一個絕美的女子上來。只見他窈窕身材。輕盈體態。雙眉淡掃。脂粉不施。一頭漆黑的秀髮。鬆鬆的在頭上綰了一個枕家髻。論他這嫣姿豔色。在京城裡再不能尋得第二個出來。衆人也顧不得是在公堂上面。一聲喝彩。像半空中起了個當頭霹靂似的。（描摹梨雲的美麗。到此方纔出力一寫。十分酣暢。看他只淡淡幾句。就把梨雲的傾國傾城顏色。描寫無遺。用筆簡潔而老當。）這時那個白伯通。要說他那副賊眼，不會同衆人一齊囘頭看視。誰也不能相信。誰知他這一望去，就眞個嚇得手脚如冰。面色大變。只略眨了一眼。就把個頭俯到胸口。那上下的牙齒。只管一對一對的在嘴裡斷打起來。侯爵一時也猜不出這女子畢竟是誰。用手巾擦了擦眼睛。不由抬起身子。向階下凝神細看。座中惟有魯士成心中明白。一眼看見那女子。已經盈盈走近公案之側。忙指着告訴侯爵道。侯爵休驚。這便是陷在酆都洞中的梨雲姑娘。請侯爵細問他受害原委。便可以定白伯通那廝的罪名。（梨雲從入醫院以來。雖然做書的常常在不經意的所在。暗點一兩筆。却都沒有明說出來。直到如

今。方總出面。這是梨雲三番波折以後的一個結束。也是全書的一個緊要段落。）侯爵驟聞此語。驚喜過望。滿擬梨雲業已身死。不料此刻竟安然無恙。會在法庭上出現。明知這事全是魯士成的佈置。心裏異常佩服。但此時不便向魯士成道謝。只得平心定神。和顏悅色的。命梨雲將已往事跡。一一從實直敘出來。以使替你伸寃理枉。那梨雲也是如夢如寐。不知怎麼會走到這地方來。他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子。瞧出這地方像似官廳模樣。又見上面坐著許多官。最奇怪的是階下立著那假父白伯通。芳心躊躇了一會。知道百花山盜匪已經破獲。案情既然發覺。不由暗暗歡喜。遂含悲帶恨。從他父親死後。母親被白伯通氣憤而死說起。一直說到冒險救小爵爺。逃至百花山。復為白伯通白仲虎擒獲。小爵爺雖然在逃。自己便被他們送入酆都洞裏。要生生把自己餓死。梨雲纔說到此處。侯爵怒極。重又指着白伯通罵道。你這廝還待狡賴到那裏去。你你你聲聲說梨雲是你親生女兒，梨雲現在你的面前。你何不同他對證。罵得白伯通無言可答。只有俯首認罪的分兒。梨雲便又將從酆都洞裏如何開出隧道。直抵後湖，如何救起浣蘭。託浣蘭遞信給小爵爺。請小爵爺稟明老侯爵。趕快發兵來搜捕賊巢。侯爵聽了。不禁慨然長嘆道。虞兒不才。他竟不會將這件事同我講起。幾乎誤了女郎性命。又向梨雲問道。後來你便怎樣呢。梨雲聽了。侯爵的這番話。心中總恍然明白。這問案的長官。便是小爵爺的父親陳侯爵。忙又答道。自浣蘭去後。杳無消息。半月之糧。看看待盡。自分已無生望。偏生於這一夜晚間。驀然來了一個不識姓名的男子。前來救我出穴。他又假託是小爵爺囑他來的。那時女子深恐又落別人圈套。堅執不允。那男子竟用武力挾我上船。重行趁著火車。將我帶至京城地方。我見那人踪跡秘密。不得已在路旁大聲呼救。那人遂倏而逃遁。我其時業已患病沉重。被當地警吏將我送入醫院就診。時逾數月。病本幸已告痊。今蒙呼喚。可算復覩天日。凡所稟陳。皆係實事。並不敢有半字瞞混。求侯爵體警。侯爵只管望著梨雲。點頭微笑。又侃然對白伯通說道。你這廝私通匪衆。抗拒官軍。已是罪不容誅。所有陷害梨雲。只算是輕微小罪。如今梨雲姑娘天幸不死。老夫念他救我虞兒之恩。以後自有辦法。重向魯士成笑道。這搭救梨雲出險的男子。諒非賊匪一黨。或者竟是一位俠士。也未可知。不過這男子若果是宅心正大。救拔無辜。何以在火車旁一經梨雲喊救。他又背人逃遁。其中情節。殊足令人疑訝。在先生意思。這個男子。我們還是警訪他呢。還是任其遠颺。付之不理。魯士成聽了。忽的立起身來。走到階下。含笑說道。侯爵若要警訪那救拔梨雲出險的男子。且不勞驚師動衆。這一件冒險的事。便是學生做的。今日敢在侯爵面前自行出首。（魯士成這番出首。實在是做書的借他口中。表明前後的事作個明白的交

代。更借此把以前所預伏的許多線索。一概點個分明。是著者的筆法。並不是魯士成一定要在這時候自行出首）魯士成話纔說畢。一時廳上廳下的人。各各驚異。尤其是侯爵和梨雲出於意外。侯爵忙欠身立起。向魯士成道。先生熱心毅力。拔人於危。眞令老夫心折欲死。這出首二字。何以克當。但梨雲遇險得救的這番情節。却要重勞先生細訴緣由。先生何以知道梨雲陷入此窟。又何以對梨雲不說眞名。轉使梨雲疑先生為拐匪。在火車站大聲呼救。先生既然理直氣壯。究不妨明白告訴警吏。何以又怕警吏捕捉。隻身潛遁。為義不終。其中定然另有用意。還請先生入座。詳細講來。以解愚惑。魯士成那裏肯坐。依然立在階下。含笑道。學生此番見義勇為。既非敢博義俠之名。又沒有情愛的關係。學生在未入陸軍學校之先。年紀太輕。專務游蕩。什麼鬥雞走狗。逐走射飛。沒有一件事不樂於去做。我父親是個律師。死後也遺了好些財產。學生不肖。早被我花費淨盡。（和盤托出。連自己的荒唐之態。也說出來。魯士成可謂妙人。）有一年同幾個好友。向百花山一帶打獵。其時白仲虎雖在那裏嘯聚羽黨。聲勢遠不如今日這般浩大。除了本地人外。也沒有人知道這百花山行走不得。學生正在打獵得高興。驀被那廝們瞧見。學生千萬不合。手上帶了一個假鑽石的戒指。光芒四射。那廝們便上前攔劫。學生竭力同他們格鬥。那幾個朋友。見勢頭不好。立時奔潰。我勢孤不敵。鬥不了半個時辰。遂被他們擒住。白仲虎異常高興。早叫人將學生那顆假鑽石戒指。取得過去。依白仲虎主意。本來只劫我財。不傷我命。戒指既得。立即要放我下山。不料白伯通這廝。認得這鑽石是贗鼎。含譏帶諷的。百般恥笑白仲虎。那白仲虎便老羞成怒。不由分說。吩咐羣匪。將我從山頂後面。擲入湖心。魯士成說到此處。衆人都很替他吃驚。侯爵也拍案怒道。此輩眞是毫沒心肝。戒指便是假的。誰叫你們去劫奪的呢。如何遷怒到先生身上。竟將先生置於死地。那時候先生又如何遇救的呢。魯士成接著說道。叵耐白伯通這廝。不但不替學生緩頰。轉同白仲虎步至山後。看擲學生。幸虧學生自幼年便嫻泅水之術。倉猝之際。強盜愚蠢。又不曾縛著學生手足。學生墮湖之後。深入水底。很覺悶苦。却沒有一會功夫。便冒上水面。泅水直逃至彼岸。幸全生命。（經此一點。而梨雲告訴陳景虞的話。說他們以前還害死了一個人。名叫魯士成的話。陡然合拍。這般慘淡經營的結構。却好像以無意出之。筆法之佳如此。）自經此番患難。學生便折節讀書。又覺得什麼叫做朋友。平時則酒食徵逐。遇禍則陌路故人。從此也再不去訪那幾個朋友。立意要做個良好子弟。因是遂入陸軍學校肄業。刻苦用功。當眞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起來。侯爵聽着。只管點頭。魯士成又道。事有湊巧。偏偏這一天在火車上遇着一位女郎。我也不知道他什麼用意。百般的向我攀談。好笑學

生那時候早如絮已沾泥。不逐東風上下。這女郎如何解得我這意思呢。後來他又殷殷詢我住址。我便將學校住址告訴他。這也是行路間應有的事。不足爲意。誰知不到兩天。這女郎多情。還自向學校裏來訪我。侯爵驚訝道。奇呀。這女郎又是誰呢。不是老夫同先生取笑。這也要算是裙釵青眼了。魯士成也笑道。侯爵若問這女子姓名。便是侯爵的冢媳。小爵爺的新婦。在合歡堡遇刺的史浣蘭了。侯爵驚道。阿呀。他不是告訴我舍妹。說他流落在英國十年。那一次在公園同我舍妹相遇。剛是他回國時候。如何在先還曾同先生有這一番交涉呢。可想這女孩子所講的話。全屬虛誣。他這爲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侯爵同魯士成在那裏問答。直把一個梨雲。聽得獃了。目不轉睛的只顧注著魯士成。凝神聽他往下再說。魯士成冷笑了一聲。便又說道。浣蘭在英國十年。這話倒不盡是虛誣。承他厚愛。訪我之時。便將他身世詳細告我。他因爲隨著他父母在英國經商。積下許多資產。他父母想念祖國。便携著他懷寶而歸。不幸道過百花山。便經白仲虎探得詳細。攔路邀截。將他全家劫擄入山。一面奪了資財。一面將他全家也同當年處置學生一般。一齊擲落湖中。那時候浣蘭僥倖。却被梨雲在洞口看見。用計救他出險。藏在酆都洞中。侯爵怒道。可惱可惱。原來他的性命。還是梨雲姑娘所救。他却偏生告訴人說。虞兒是他救的。掠人之美。以爲己功。這女孩子死有餘辜了。（這一段魯士成的叙事。看起來似乎也不很重要。但是這些事情雖然處處埋伏著許多線索。前後聯絡。節節呼應。不過情節多了。一時倒也提不起綱領來。況且侯爵是不明白的。梨雲也還裝在罈子裏。頭白伯通。更不明這其中的底細。堂上堂下的許多人也都十分納悶。所以魯士成明明白白的叙述一番。叫大家心上一齊明白。這好像上半部書的一個總提綱。倒也是必不可少的關子。）著書到此。却不能不少作停頓。另有幾句話。要趁這當兒交代明白。自梨雲入醫院之後。病勢甚劇。幸醫生診治得法。日有起色。景虞結婚時候。他的起居飲食。差不多已經恢復原狀。至於京城裏的事。凡有新聞。醫院裏也有許多人互相傳說。便是逐日的報紙。醫院裏也有得閱看。景虞結婚的消息。早已傳入梨雲耳中。梨雲却也並無怨尤。明知自家身世。同景虞本自懸殊。並沒有希冀同景虞結婚的觀念。又覺得景虞這人。十分情薄。我不惜捨命救他出險。他出險後。簡直把我置於度外。並不肯來救我。救我的轉是一個不識姓名的男子。只恨我所識非人而已。（陳景虞這個人。不特十分情薄。並且是個毫無情感的畜生。他本來不是人。難怪梨雲要自恨所識非人）誰知合歡堡發生暗殺案件。又聽見人說被害的。便是和景虞結婚的新婦。梨雲倒替那新婦十分嘆惋。却再想不到這新婦就是浣蘭。如今忽然聽見侯爵口中說浣蘭死有餘辜。他是最聰明的。暗想難道浣蘭會

遭了意外的不幸不成。再揆度侯爵的語氣。又猜侯爵不過是恨著這人的意思或者浣蘭並不曾死也未可知。梨雲此時轉弄得心裏七上八下。不知怎樣才好。魯士成又望著梨雲說道。姑娘那時候祇有半月之糧、因爲救那浣蘭、這所剩乾糧。便不夠兩人果腹。姑娘因此便想出個變通方法。情願自家在洞中待死。轉逼著浣蘭逃登彼岸。順便向京城裏替自己做一個魚雁、將失陷在酆都洞裏的情形。報告小爵爺知道。當時情事。我雖然不曾親歷其境。可想其中並沒有什麼訛誤。梨雲含淚點頭。已哽咽得不能回答。魯士成又笑道。姑娘熱心毅力。便是鬚眉男子。也不能及你萬一。可惜你所托非人。幾乎枉送一條性命。若非另有個好事男子。情願犯著若大干係。去救你出險。怕你這花玉之姿。眞個要如你假父所說。一坏黃土。要尋你在百花山麓之下了。你可知那浣蘭兩次訪謁小爵爺。閽人拒而不納這件事。我至今雖然猜不出小爵爺畢竟是何用心。但就事論事。浣蘭初意。原也不錯。後來因爲知道小爵爺那裏既已無望。他便改變宗旨。又不知道另謀別策去救姑娘、轉一味同學生糾纏、學生常常拿話試探他。纔知道他別有用意。學生其時想到當初被强人擄刼情形。又悲感姑娘今日的身世。忽然義心蓬勃。不揣力量。竟想拔刀相助起來。魯士成說至此間、梨雲忽然想起他當初入穴相救。眞是一片熱心。我千萬不合、如何將他當作匪類看待、在火車站旁大聲呼救。爲好成仇。將恩作怨。如今回想起來。叫我如何對得住他。想到此。不禁羞雲佈滿粉面。只管拿眼望著魯士成。似個感激入骨模樣。又因爲生性靦覥。當著稠人廣衆之中。不好意思向魯士成道謝。只得暫時忍耐著。默默無言。立在一旁。魯士成重又說道。我雖然思量去救梨雲姑娘。也深慮姑娘不肯見信。躊躇至再。却好我身邊還有小爵爺名片一紙。便悄悄帶去。思量借此做個憑證。使姑娘不疑。主意既定。更不同浣蘭商議。匆匆向校裏請了幾天事假。便乘着火車。先到三平村。飛也似的直向百花山而去。我爲何這般着急呢。我因爲替姑娘計算。已經祇剩一日之糧。若再稍誤時機。定當索姑娘於枯魚之肆了。誰知姑娘生性激烈、心目中只有小爵爺一人。以爲此次來救的。既不是小爵爺本人。祇憑一紙名刺。不足堅姑娘憑信。拒絕登船。甯甘在酆都洞中飢餓而死。深恐又落別人圈套。其時學生自慚魯莽。又因事機急迫。不容多所分辯、立時用武力强扶姑娘而出。匆遽之間、還將一件大衣。遺落穴內。可憐姑娘那時候雖然出險。一路上只有哭泣的分兒。並不稱謝。且不以脫險爲幸。火車剛剛抵站。他出學生不意。便大呼救命起來。警吏聞聲鳴笛而至、不瞞侯爵說。在學生心裏。完全理直氣壯。便將這意思陳述出來。警吏也不能便把我當作拐匪看待、然而學生那時候却另有用心、以爲君子施恩。不當望報。只求姑娘不至餓斃穴中。便算目的已達。今日既經

出險自然有人為之護持保全他的生命。我一個做學生的人。不過在校中告了幾天事假此刻若再和他們周旋。任是我辯得明白。少不得也要陪著姑娘到警廳候訊。那時鬧得通國皆知。萬一傳入我們校長耳中。無論這事做得合理與否。以學生冒昧干預外事。也屬不合。一個轉念。暗想我既不為名。不如趁人聲喧雜之中。脫身潛遁。倒落得十分乾淨。主意既定。便決然將姑娘拋捨而去。至於其時姑娘已攖重疾。却出學生意計之外。後來暗中探聽。知姑娘已由警吏送入醫院。我纔將這顆心按然放下。（前一番是魯士成說明事實。這一番話却是魯士成聲明理由。連帶把陳景虞名片的事也。輕輕一提。又是理由中夾敘事實。把所有梨雲出險的事情。一齊收束。不是魯士成多話。却是做書的故意賣弄他結構的謹嚴也。）侯爵聽畢這話。不禁掀髯狂笑。對魯士成稱讚道。先生對於浣蘭。所謂見色而不亂。對於梨雲。又是成功而不居。先生用心。直與上帝含覆萬物一般氣象。直叫老夫傾佩無既。又指着梨雲說道。梨雲姑娘。你在先是不識魯先生的為人。也難怪你審顧却慮。如今既經魯先生詳晰說明。這救命之恩。如何不謝。姑娘便在這裏先行向魯士成先生告罪。請魯先生體諒你以前原是出於不得已罷了。梨雲此時已經低頭嗚咽。由愧生感。恨不得立刻向魯士成道歉。只不好意思發表出來。却好侯爵向他說這話。你想他還有個不願意的麽。你看他輕挪蓮步。款款深深。走近魯士成身旁。行了三鞠躬的大禮。魯士成連忙答禮不迭。（這三鞠躬的滋味。覺得甜蜜非常。沈梨雲自然是意服心輸。魯士成也一定喜得眉飛色舞。想起來其實替他得意。）又笑道。當初浣蘭替梨雲姑娘求救於小爵爺。小爵爺轉置之度外。加以拒絕。甘心讓梨雲姑娘餓斃山中。這般舉動。很是出人意外。學生至今還悟不出他的用心所在。然而此猶得諉之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至於浣蘭受了梨雲姑娘的救命之恩。不竭力設法營救。稍經挫折。便生異心。當其與學生周旋時候。學生百般拿話去試探他。又慫恿他另謀別策。萬不可坐視梨雲姑娘生生餓斃。他又忽然支支吾吾。大有忌嫉梨雲姑娘的意思。學生是以決計一意孤行。不再同他斟酌。至於他此後怎樣的漂流京都。也無從探其踪跡。像浣蘭這種女子。可謂花玉其貌。蛇蠍其心。不解小爵爺何以刈芝蘭而耦梟獍。同這女子結起婚來。眞可謂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最不可猜測的。浣蘭初到府邸報信。小爵爺拒之惟恐不堅。後來又何以近之惟恐不密。學生身居局外。浣蘭究竟用何手段。籠絡小爵爺。那須得侯爵細詢小爵爺。纔能明白。又非吾輩所可逆料的了。（口氣雖然婉轉而舌尖上的好像挾有風雷。）不知侯爵如何詢問。且待下回交代。

漱六山房主人評

梨雲多時不見。忽然出現於法庭之中。眞如飛將軍從天而下。

令觀者精神一振，而目光又霍霍不定。驚鴻游龍之喻。何以異此。

陳侯爵在未見梨雲之際。已知梨雲決非盜黨。且又逆料梨雲必爲盜首所深惡。今一見梨雲。聽其陳述往事。始知梨雲已爲他人所救。而又不知救者究爲何人。經魯士成當庭自認。並一一解釋車站潛逃之故。筆勢一擒一縱。跳脫可喜。

魯士成回述在火車中與浣蘭相遇之事。倒挽一筆。前後呼應。遂覺全書脈絡。無不貫穿。有一氣呵成之妙。

梨雲此時尚未知浣蘭之惡。借魯士成口中一點。乘勢遞入梨雲悔恨當初魯莽。對魯士成深表感謝之心。舉重若輕。玲瓏已極。

顚倒是非。混淆黑白八字考語。加之陳景虞。眞是百喙難辭。然而陳景虞之罪。不僅在於負心薄倖。而在於背義忘恩。魯士成特提此語。可見深爲梨雲代抱不平。

此回書中結束百花山盜匪。結束浣蘭。結束梨雲自入鄷都以後。直至今日之事。而絕不露一毫痕跡。完全以叙事體出之。直覺天衣無縫。巧不可借。

魯士成深恨浣蘭。深恨陳景虞。故於浣蘭之歷史。及有意籠絡少年男子之醜態。傾筐倒篋而出之。浣蘭地下有知。亦當愧赧。

第十八回　慰藉諄諄玉樓遲彩鳳　恩仇了了瑤想逗靈犀

侯爵長嘆一聲道。這事連老夫也不甚明白。犬子同浣蘭結婚的始末。全是舍妹主持一切。難保這個浣蘭。不先籠絡舍妹。然後再挾制虞兒。虞兒是個少不更事的孩子。他胸中那裏分得出什麼涇渭。再替他們追進一步思量。怕虞兒拋棄梨雲。亦未始非舍妹有先入之言。或者竟將梨雲姑娘說成眞個同百花小强盜通同一氣。是以虞兒爲其所誤。自然無心去謀救梨雲姑娘了。侯爵說到此處。更將身體略欠一欠。向梨雲說道。姑娘爲我虞兒不惜犧牲一切。挾之潛逃。虞兒得生。姑娘却幾瀕於死。陳家的香烟不至斷絕。都是姑娘之功。否則虞兒爲奸人所陷。則祖宗血脈。遂由我身而斬。看個叫老夫感激無既。不圖犬子不明事理。遽爾負心。老夫爲此敬告姑娘。並請魯先生爲老夫作證。萬一虞兒不死。老夫當爲虞兒向姑娘乞婚。此後姑娘便爲老夫冢媳。若是虞兒自此不起。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與人無尤。老夫也斷不忍姑娘孤苦無依。伶仃失所。老夫胆敢以長者自居。姑娘此後便爲老夫愛女。天日在上。實鑒此心。老夫有一所別墅。名叫紫蘭。老夫立卽遣人將這樓屋掃除潔淨。姑娘此番也不必再尋別寓。一俟審判終結。姑娘便隨老夫回邸。老夫親送姑娘到紫蘭別墅靜養。一俟姑娘病體全愈。再商進止。姑娘是靈心慧質的人。想不以老夫之言爲妄。（侯爵一番說話。極其漂亮。不由梨雲不

依。）侯爵說畢。魯士成在旁十分讚嘆。階下的人。亦同聲讚嘆。梨雲起初聽侯爵要聘他爲媳的話。轉覺得粉腮含暈。露著無限悲憤顏色。殊有不以爲然的意思。後來又聽見侯爵說如虞兒不幸而死。則將易媳而爲女，方纔俯首無言。露出感激之狀。這種神情。侯爵與旁人都不曾留意。惟有魯士成心中明瞭。（魯士成未免有情。所以對於梨雲的覷督。格外比別人明瞭。）暗想這也難怪梨雲芳心中未嘗不恨景虞薄情。委身此人，或非所願，我恐怕侯爵雖有乞婚盛意。此事還須煞費周折。也只好看將來若何辦法罷。法庭上說得正是熱鬧。惟有白伯通站在階下。聽得一一清楚。前後事跡。已自瞭然。心中異常懊悔。他這懊悔，又與尋常人悔罪不同。他是懊悔的第一件。當初不該將梨雲放入酆都洞中。饒他全屍而死。早知如此。其時便依着兄弟。一鎗結果了他的性命。何等爽利。只因一念之差。今日轉讓他證實了我的罪名。（白伯通結黨抗拒官軍。早已夠得上死罪的資格。何必要梨雲再來證他的罪名。爲狡獪。畢竟糊塗。）第二件又悔白仲虎要殺魯士成。偏生自家又慫恿他把魯士成擲入湖中。又被他泅水逃脫。以致救了梨雲。又投效官軍。獻策剿滅我們羽黨。今日今時。他爲座上客。我作階下囚。所有黨中劣跡。全不能瞞他。料量我雖要狡辯。也是枉然。只有浣蘭已被人暗殺。心中稍覺爽快。白伯通剛在沉吟。已見侯爵同魯士成復歸公座。暗想所有案件。現在俱已明白。何以尚不退庭。難道還有別件事訊問我不成。只聽侯爵對衆說道。論理浣蘭這個女子。生前種種舉動。死有餘辜。今日本可置之不理。但京畿重地。合歡堡又是往來孔道。白晝之間。竟發生奸人暗殺的事件。幸而被害者祇有浣蘭，萬一虞兒亦遭波及。並非老夫舐犢情深。溺愛不明。今日還說這樣的話。在浣蘭雖適當其罪，在虞兒終是殃及無辜。若不澈底根究。保全將來的治安。奸人之勢餘愈張，人人隨在皆有性命之虞了。據老夫之見。這暗殺的事。斷然沒有別人敢如此橫行無忌。自然還是白伯通這班人的罪孽。裁判長忙立起來向侯爵道。侯爵所言極是。只消把這一件合歡堡暗殺的案子。發交警廳。嚴行訊鞫。一俟得有確供。再知會侯爵併案判決。何如。侯爵此時可同魯先生史姑娘先行回邸。今日罪訊，爲時已久。侯爵未免勞神。不如就此退庭罷。侯爵點頭說好，再看魯士成。只見他微笑不語，如有所思。（伏線）衆人也猜不出他的用意。這一場審判。遂告終結。觀審的人。也就紛紛各散。早有警吏把白伯通押過一旁。

景虞自入醫院以來。日受醫士診治。所幸臂間傷勢。並不沉重。中的又非實在彈子。不過火藥爆炸。迸落幾點。從衣袖邊擦碰而入。醫士外敷妙藥。內服靈劑，不消幾日功夫。已能扶杖行動。侯爵夫人不消說得。自是異常歡喜。他姑母烏夫人。更覺十分快慰。烏夫人的用意。以爲這番婚約。全是他一力慫慂而成。不料釀成意外慘變。萬一景

虞竟因此而死。自家將何面目對其兄嫂。今見景虞病愈。便又將憐愛浣蘭心腸，重行提起。總想不日將凶手擒獲，立時斬首。以慰浣蘭芳魂於地下。（這般嫉妬非常。狠毒無比的女子。還有什麼芳魂。老實說是凶魂悍魄罷了。）閒暇之中。便同景虞猜測這主使暗殺浣蘭的人。誰知景虞畢竟是少年紈袴。胸無城府。（景虞這種十惡不赦的東西。說不上個胸無城府。直是毫沒心肝。）先前因爲愛浣蘭顏色。遂百般的乞求姑娘替他撮合這件姻事。及至浣蘭已死。那他死時慘狀。自家雖已經中彈。模糊之間。也曾親眼瞧見。至今閉起眼睛。還彷彿覺得浣蘭睡在車中。流血滿面。轉由畏生厭。再不欲人提起浣蘭兩字。（眞好良心。同現在的拆白黨同妓女也差不多。）侯爵夫人體貼兒子意思，背地裏特囑烏夫人。不要再提此事。烏夫人覺得景虞又是可笑。又是可恨。遂也不提浣蘭的話。誰知有一天大家在醫院裏寂寥無事。烏夫人同侯爵夫人坐在一處閒話。另外有個看護婦。蹀躞往來。剛坐向景虞身旁。輕輕替他在身上按摩。（想來就是現在按摩女郎的創始者。一笑。）猛的聽見外面人聲嘈雜，侯爵夫人吃了一驚。忙叫看護婦出外探看。一會兒早見那看護婦笑嘻嘻的走進來道。如今越發奇怪了。怎麼好端端一個女子。在院裏養病。不知犯著什麼罪。警廳裏命人來將他捕得去了。侯爵夫人笑道。倒是這女子病體全愈了不曾。萬一不曾痊愈。受了這番驚恐。豈不要越發添出病來。烏夫人正色道，這也難講。他既能在外邊做出歹事。在理不能不歸案訊辦。至於有病沒有病。却也顧不了他許多。又掉頭問那看護婦道。這女子是誰。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看護婦笑道。這女子踪跡却很有些不尷不尬。據說是被一個拐子騙出來的。在火車站旁。被警吏們瞥出形迹。那拐匪便棄掉了他逃走。我當時也曾親眼看見他生得好一副容貌。雖在病中，那種嬌怯怯的模樣。叫人看着又憐又愛。我聽見人常常稱他做梨雲姑娘。可想他名字便叫做梨雲了。侯爵夫人聽見梨雲兩個字。兀自吃了一驚，呆呆的看着烏夫人。只見烏夫人蛾眉一豎。跳起來說道。呵。原來這梨雲便也在院裏。可惜可惜。我若是早知道他。只消三言兩語，便可將他所做的案件，套問出來。如今被警廳捕去。可想侯爵他們。必已在那些盜匪裏面問出口供，來牽涉到他。自然要捕他到案。嫂嫂畢竟老實。還可憐他病體新愈。不耐驚恐。我還料定他必非眞病。怕是借此掩人耳目的。嫂子如若不信。只須等待半日。包可水落石出。那時你纔信我料事如神呢。（陳靜英自作聰明。信口胡說。固然可恨。但也不知和梨雲是那一世的寃家。處處要把他糟塌到不留餘地。問其緣故。不過存着一個私心。想起來這些風波。都是他一條長舌鼓動出來的。恨不移過打浣蘭的鎗彈來。也把他一鎗打死。方纔爽快。）看護婦聽了半響。笑道。原來這個女子。兩位夫人是知道他來

歷的。可惜在先不曾知道，不然，夫人們和他見一見。看他說出什麼來倒很有趣呢。大家談得有趣，却不會留心到景虞。誰知景虞聽見他們說出梨雲也在這院中的話。不禁嚇得面目變色。牙齒不住索索的抖。便好像梨雲是有意追踪而至。要陷害他性命的。侯爵夫人一眼看見他這般模樣。急得兩淚交流，一把將他摟在懷中。咒天咒地的哄著他。不要害怕。（就是眞有此事。也何至嚇到如此。於此可見得陳景虞既無心肝。又無胆量，）又告訴他這女子已經被警廳捕去。料想再不容他活命。你此後儘可以放心。看護婦忙上前替他把坐褥擁護好了。用好言百般的安慰，烏夫人恨道。爲這一個女子。鬧得虞兒出死入生。（爲你這一個婦人。鬧得陳府上一天星斗。）依我性氣。恨不手刃這廝。如今好在他已赴警廳，將來定了他的罪案。我倒要親去看他繯首法場。方洩我心中憤氣。正在這裏鬧著。不覺已近黃昏時分。室中電燈通明。醫生又進來替景虞診視了一回。重新用手術替他敷治傷痕。包紮完好。又低低向侯爵夫人問了一句。說小爵爺今日神經。似乎受了些意外驚恐。創口雖未曾劇而內臟已呈變象。此後總須叫他安心靜養。不可經別項刺激纔好。侯爵夫人遂將今日梨雲的事。約略告訴了醫士。那醫士搔了一會頭髮，猛然省悟道。原來這女子有這許多緣故。但此女自入醫院以來。病勢眞個十分沉重。後來漸漸化成瘧疾。纔不致有性命之虞。擬這女子受病原因。全因當時飢飽寒煖。不能調勻。以致內傷七情。外深六氣。他的境遇，是飽經過艱難險苦來的。便是舉止動靜。也決非殺人凶犯可比。究竟警廳將來不知如何訊斷呢。侯爵夫人聽了暗暗點頭。惟有烏夫人頗不以醫士的話爲然。只顧坐在一旁，像個思索什麼的光景。不多一會。已有一輛馬車。點着兩盞明燈。在醫院外面停止下來。便有幾名僕從。如飛馳入，口稱奉侯爵所諭，立時請夫人等趕緊回邸。有事商酌，萬萬不要遲誤。侯爵夫人還沒有答應。烏夫人早立起身來。問道。你們知道侯爵請我們回救有何事故，而且你們看見侯爵回邸，可曾携帶何人同回。那個被警廳捕捉而去的女郎。今日可曾審訊終結。擬的是何等罪名。那僕人垂手稟道。侯爵回邸，本偕着兩人。後來那個被警廳捕捉的女郎，也隨着侯爵回邸。至今還不會出去。至於罪名究竟怎生擬法。小人們却不得而知。烏夫人吃了一嚇。喝道。糊塗東西。怎麼那個女郎，也同侯爵回邸了。既已安然無事。能與侯爵偕回。如何還能擬他的罪。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又回頭向侯爵夫人說道。我與嫂嫂倒不可不趕速回去一走。不知哥哥安著什麼心腸。作事異常顛倒。爲何不叫警廳把梨雲拘押。轉携回府邸。可不是引狼入室嗎。他們在那裏說話。景虞亦自凝神靜聽。聽到侯爵已將梨雲携回府邸，重又嚇得戰戰兢兢的道。父親昏憒。竟將這强盜女郎携回。我只好一生一世住在這醫院裏了。說著。更

嗚嗚咽咽哭起來。侯爵夫人忙用言安慰。說孩兒休得害怕。你父親。是個極有見識的人。生平不知辦過多少重案。若果這女子身犯重罪。他決不能重違清議。將他携入府中。或者其中另有別情。等我同你姑母回去一看。便知明白。那時再來告訴你。你且耐心等著。不用先自著急。轉與病體有礙。（陳景虞這個東西。竟不知是什麽做的。大約是把各種愚闇。懦弱。卑鄙。紛華。薄倖的這些原質。併合起來。造成這種不像男子。又不像女子的東西。見了他眞要害我嘔吐三日。）烏夫人見侯爵夫人。也說出這樣話來。心中更老大不以爲然。便匆匆的走近景虞榻前。撫摩著他安慰道。虞兒放心。不要相信你這父母的話。候我會見你的父親。我有本領問他爲什麽不替已死的媳婦伸寃。難不成轉想替這未來的媳婦撮合麽。這兩句話。轉將侯爵夫人同旁邊的看護婦引得笑起來。侯爵夫人更不怠慢。催着烏夫人出了醫院。同上馬車。一路電掣風馳。逕回府邸。一直馳至廳事下。而方纔款款下車。走入廳上。早見侯爵端然坐在炕上。旁邊椅上。果然坐着一位女郎。及至看見他們兩人上廳。那女子早盈盈立起身來。侯爵也就含笑下炕。用手指給梨雲說。這就是拙荊。那就是虞兒的姑母。我替你們介紹。你就上去行禮。此後便可常常款洽了。梨雲答應一聲。便恭恭敬敬走近侯爵夫人面前躬鞠。侯爵夫人倒還欣然答禮。及至梨雲走近烏夫人身邊的時候。烏夫人早背過臉去不去理會。他侯爵瞧出情形。早知烏夫人的用意。也不去請問他。轉笑吟吟的叫他們一齊坐下。重又指着梨雲道。你們瞧這可憐女孩子。他一生所經的顛沛流離。煞是叫人憫惻。今日難得那位魯士成先生替他在警廳裏。將他身世一一叙述出來。當時沒有一個人不替他扼腕。已證明毫無罪名。所以老夫將他携帶回來。已命人將我們那所紫蘭別墅收拾齊整。明日便可命其居住。至於女郎的將來身世。還望夫人好好體恤他。不至使其失所。老夫此時只有一件最懸心的事。便是因日來戎馬倥傯。不暇去看視虞兒。不知虞兒病狀若何。有無危險。望夫人同妹子仔細告我。使我放心。侯爵夫人此時已將梨雲渾身上下。細細瞧看。覺得這女子丰姿娟秀。舉止安詳。雖然尚不曾同他通過款洽。不知道他的性情畢竟如何。然而較之前次那個淙蘭的飛揚浮躁。眞個有天淵之隔。再揣度侯爵語氣。已知侯爵命意所在。心裏更自十分願意。（侯爵夫人這時候頗有眼力。只有這個倒運的烏夫人陳靜芳是糊塗到底的了。）及至聽見侯爵問及景虞病體。便含笑將近來在醫院裏診治情形。一一告知侯爵。並且說到醫士所講。虞兒不日可以出院。請侯爵放心。侯爵不禁掀髯微笑。說難得上蒼庇佑。使虞兒不至危及生命。庶幾免我擔心。但夫人須知此時我希望虞兒痊愈之心。爲虞兒計者。不過十分之一。爲此可憐女郎計者。轉居十分之九。言際頻以日視梨雲。早見

梨雲翠黛含愁。絳臉斂怨。殊有慽慽不勝之態。(伏筆)侯爵述至此處。重又將梨雲身世，爲適纔匆促所不及詳敘者。復行由始至末。一一告訴侯爵夫人。每遇述至沉痛去處。那一泓老淚。也就時時奪眶而出。(這時候的陳侯爵。還是性情中人。) 在侯爵用意。明知他夫人也有憐憫梨雲的念頭。只是烏夫人偏執己見。疑心浣蘭遇刺。係梨雲嫉忌所致。又因爲合歡堡凶手。終未捉獲。在勢又不能爲梨雲分剖。只得將梨雲的好處。盡情披露。以冀解釋烏夫人的疑心。誰知天下的事。無論何怎樣鄙棄這人。這人果然是坦白無私。居心不愧。當那未曾晤面之先。或者不能叫人見信。萬一一堂把晤。萋菲之詞。既無由而入。浸潤之譖。又乏隙可乘。再聆其誠懇之言。覩其端莊之貌。也就不由的叫人易憎爲愛。化私爲公。況烏夫人與梨雲姑娘，本無不解之仇。不過他平時慣常自弄聰明。(烏夫人自以爲聰明。其實是天字第一號的笨貨。) 處處都要叫人欽佩他獨抒卓見。是以景廣初次在百花山出險。他偏說梨雲是同强盜們串同一氣。迨至合歡堡出了意外變故。他又因羞成怒，便想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浣蘭同景廣結婚。與別人有何干涉。不過在旁邊憤不能平的。祇有一個梨雲。料定這暗殺發生。又是梨雲主動，烏夫人此時心中目中。沒有一刻時候。不覺梨雲定然是個狠若豺狼。毒如虺蜴的女子。雖有人替梨雲再三解說。他總鄙薄別人見識，斷然不及自己的料事如神。他那裏知道他只顧如此拗執。幾乎不把一個飄零身世。梗斷蓬飛的梨雲。一直寃沉海底呢。虧得侯爵力排衆議。勘出梨雲無罪。竟不鄙棄他出身微賤。又命他同夫人和烏夫人相見。烏夫人雖則一時不肯下氣。詞氣神態之間。着實叫梨雲難受，然彼此坐定下來侯爵一面講論。烏夫人也就不免一面偷眼去看梨雲。只見他丰神奕奕。婉妙天然，笑輔承頤，彎眉入鬢，雖值新病初愈。然憔悴之中，不掩其娟妍之態。不由心上暗暗稱異，他畢竟是個有智識有見解的婦人。到此不禁懊悔當初的竭力糟塌他，全出一己私見。再看侯爵坐在炕上。口講指劃，清辯滔滔。愈覺梨雲身世可憐令人悲痛。也不怕侯爵反脣相譏。轉放出一臉的笑容。走近梨雲坐側。輕輕握住他的皓腕，說了一聲嗳呀。姑娘。你眞個算得態比花嬌命如紙薄了。姑娘你好生安心在這裡住下。侯爵定然不虧負你。已往的事，不必縈懷。我今天纔知道上帝恩光。無微不照。怪道浣蘭負你，他的身世。就得了如此悲慘的結果。我此時也不說什麼讚許你的話。只祝你後福無量，諸凡如意罷。(陳靜芳直到此刻。纔說出幾句中聽的話來。可算得他第一次說人話。以前的話。只好算是放的狗屁。連人屁的資格都夠不上。) 梨雲初時見烏夫人冷淡他的光景。正猜不出是何緣故。此際忽然見他款款深深。殷勤如許。也就感激起來。忙忙立起身來道謝。也不免謙遜了兩句。侯爵夫人在旁暗暗納罕。惟有侯

爵樂得手舞足蹈。立起身來。望着烏夫人笑道。妹子。你也相信這可憐的女郎。不是害人的蟊賊了。烏夫人含笑點頭。重行坐下。侯爵又大笑道。妹子。你看這女郎和我家虞兒。可算是天生佳耦。較妹子前次替他們撮合的姻事。其優劣何如。妹子。你是個爽快的人。管許肯對老夫肯說實話。不要作違心之論纔好。烏夫人也知道侯爵此時已是樂不擇言。暗想這婚姻的事。如何可以當着女郎面前。預先陳說。雖然這女子感恩懷德。又是以寒賤身家。攀附你這公侯門第。斷然沒有不肯允許的道理。然而我們中國風俗。雖然已經漸漸開通。却究竟還帶些舊氣。他一個女孩兒家。如何可以這般當面鑼對面鼓的明說。一時又不好拿話去駁他。只得唯唯諾諾。迎合侯爵的意旨。侯爵更加大樂。立命僕從們陳設筵宴。大家擁着梨雲。到餐室裏去進膳。（烏夫人勢利之見。以爲陳沈聯姻。是梨雲所求之不得的。那知梨雲的意思。偏偏和他不同。）到了次日。已有僕人回稟侯爵。紫蘭別墅已經收拾整齊。所有一切陳設。也都整理妥貼。侯爵大樂。立即逼着他夫人偕同梨雲。乘着馬車。親送至墅中安置。侯爵夫人欣然應諾。烏夫人也思量湊個趣兒。要同侯爵夫人齊送梨雲前往。侯爵向烏夫人笑道。這事却不敢勞動妹子跋涉。還請留在這裡。老夫另有事件。同你商量。烏夫人只好答應着。親自將侯爵夫人同梨雲送出侯府二門。便隨着侯爵回到廳上。侯爵笑對烏夫人道。這件事虞兒雖在醫院裡。亦應該聽見消息了。妹子探聽虞兒的意思。想該歡喜無量。若再知道我的意思。要娶他爲媳。虞兒自然格外高興了。烏夫人聽到此處。不禁將眉頭縐了一縐。遂把景虞畏懼梨雲的神態。一一告訴侯爵。侯爵不由勃然大怒道。虞兒可惡。他如何簡直的賢否不分。浣蘭這般一個輕浮奸詐的人。他轉百計求爲匹耦。梨雲是救他性命的恩人。他轉處處防備起來。這還了得。不管他。在先我曾說過的自由結婚。是老夫生平最恨的事。便請妹子先將我這意旨。告訴虞兒。虞兒他若知道好歹呢。自然是毫無異議。若他竟懵然無知。梗逆父命。除了這女子。我看他一世不會再覓到這般佳麗。好在虞兒還相信妹子的話。這便一概倚托賢妹。去替老夫料理罷。（景虞惟其相信烏夫人的說話。鬧到這樣的落花流水。陳侯爵雖然明明知道已經到了這般時候。也叫作無可如何。也只好繫鈴解鈴。讓他一個人去料理罷了。）烏夫人連忙答應道。虞兒不過是孩子的見識。既有父親替他作主。我更將梨雲的爲人。一一去開導他。料來沒有不應許的。轉是梨雲這一邊。我看倒有些可慮。不知烏夫人廬的什麼。請待下回分解。

漱六山房主人評

陳侯爵到此始知烏夫人與浣蘭狼狽爲奸。非但姑姪鉤串以期朦蔽。致梨雲遭此多時挫折。既感激其舍身救子之情。又深

憫其身世飄零之苦。一番感謝之語。確是出於至誠。梨雲爲性情中人。安能不爲所動。

梨雲一聞侯爵聘爲子婦之言。卽現不以爲然之態。暗伏後文因辭婚而發生無限糾紛之事。

魯士成對於梨雲。畢竟關心。謂爲無情。誰其信之。不過英雄豪傑之情。非俗士庸夫可比。果使愛重其人。卽犧牲一己愛情而求愛人之得所。亦所不恤。且梨雲絕代佳人。安能不愛。特不似庸夫俗士之必欲據爲己有耳。

白伯通死在臨頭。尚不悔過。可謂天生惡人物。

在醫院一方面補叙梨雲狀况。亦是必不可少之文。

烏夫人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煞是可恨。

陳侯爵極讚梨雲。烏夫人亦改其痛恨之念。而樂於親近。以烏夫人如此頑固。而梨雲竟能默化其人。實屬難得。

此時陳侯爵極其明白。只不知以後如何。能始終不變否。

此回結束梨雲出險之事。又提起下半部書中線索。在梨雲出險之後。陳侯爵已安置梨雲於別墅之中。似乎一俟景虞病體告痊。卽可親迎成禮。從此一雙兩好。地久天長。豈不甚善。然而佳人薄命。千古同悲。梨雲既具傾城傾國之姿。詎能逃此慣例。風波迴折。自在意中。究竟若何結果。尚在不可知之列也。

第十九回　奉使求婚屏前詞婉約　輕憐密愛冰下意沈吟

侯爵急問所慮何事。烏夫人道。我看這女子外雖恭順。內秉堅貞。若不以禮貌相加。過於草草。他雖出身微賤。一樣的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與當初那個浣蘭百計想做侯爵家的冢媳。又自不同。所以要請一個有口才的人。去向他乞婚。方纔妥當。（這幾句話倒給你猜着了。然而當初百計要想叫浣蘭來做侯爵家冢媳的。又是那一個呢）侯爵不覺凝了一凝。復又用手在他那幾根短髮上面。搔來搔去。方纔笑道。賢妹言之有理。我想那個魯士成。爲人極其亢爽。又有肝胆。他對於梨雲。不惜冒大不韙。捨身救他。梨雲正在十分感激。若是請他出來做媒。包可立成其事。妹子以爲何如。烏夫人笑道。這是極好的了。事不宜遲。哥哥可趕快去同那位魯先生去接洽罷。我此刻不放心虞兒。要向醫院裡去走一趟。便將這番喜信。去告訴他。叫他歡喜。侯爵點頭稱是。烏夫人走後。侯爵用名刺叫人立刻到陸軍學校。請魯士成先生到府。有話面談。魯士成近來所做的事。已經口碑載道。差不多通國皆知。陸軍學校的校長。以及一班同學。雖然覺得他的舉動。不免有些越出做學生的正軌。然而沒有不贊成他這俠肝義胆。足爲青年男子的模範。遂也不去吹毛求疵的責備他。魯士成却不自以爲功。稍露矜張顏色。依然隨班上課。矩步規行。更較平時益發刻勵。不過他心裏還藏着一件極要緊極祕密的事。急待

當衆宣佈。他早打定主意。此事必須等到景虞和梨雲結婚那一天。然後發表出來。叫大家明白。至於他心上蘊蓄的是件什麼事。魯士成先生自家此時既然不會說明。書中人猜不出。便是書外的人。也決然猜不出。作者雖算心裏淸楚。這個時候。畢章還得替他嚴守秘密。固用不着那草蛇灰線的筆墨、又不可用那帷燈匣劍的文章、老實還用着我們做小說兩句套話。要知後事。且聽下文罷。（就上半部書看起來。到了浣蘭被刺。景虞受傷。魯士成慷慨從軍。沈梨雲安居別墅之後。差不多將要結束。以後都是些花香月滿的境界。再不會發生什麼風波。那裏知道以後的風波更大。而且全書的精華。都在這下半部書內。直覺出人意外。）這一天忽然閽人趕著他卜課的時間。持著侯爵名刺。來請他去講話。他縐了縐眉頭。剛待辭謝不去。閽人又說侯爵有要事商量。急不容緩。魯士成不得已。只得稟明校長。然後乘車逕來侯府。侯爵接見之下。滿面笑容。彼此對坐下來。遂將要請他去向梨雲乞婚的話。細細說出。魯士成驟然聽見。頗有些不敢承認。因爲自己曾經有恩於梨雲。此番向他去啟齒、未免近於有挾而求。而且我是孤男。彼爲少女。雖彼此心懷坦白、究竟這婚姻大事。冒冒失失的同一個待字閨娃。當面直接談判。終覺得有些赧於語言。當時遂將這意思告訴侯爵。禁不住侯爵再四懇求。又說先生是何等的人。此番所做的又是何等的光。磊磊落落。可質衾影。可對神明。況且先生既救梨雲生命於前。即不得不代籌結束於後。若任其飄泊無定。鳳隻鸞單、想亦決非先生始終成全彼美之心。總還望先生脫略世情。相助爲理。俾老夫得此賢媳。主我蘋蘩、不獨老夫銜感無窮。便是寒家列祖列宗。亦當永銘盛德、先生千萬不可借辭推托。說着。又立起身來、誠誠敬敬向魯士成鞠躬爲禮。（侯爵這一番詞令。來得十分圓轉。恰恰打動了魯士成的心、不過以一個青年男子。叫他到一個一般年紀的少女面前去做媒。恰也實在不妥當。）慌得魯士成還禮不迭。思量侯爵所論。眞是有理。遂也不再謙遜。居然以執柯自任了。我且緩叙侯爵這邊的事。且騰出一枝禿筆。左向可憐的梨雲一面。點綴當時情況。梨雲感著侯爵情誼。爲他洗脫罪名。又愛護備至。將前次浣蘭所住的紫蘭別墅。收拾得十分美麗。親命侯爵夫人同著他乘了馬車。送入墅中。安置僕人們眼光最淺。心計最工。知道侯爵眷注梨雲。將來這梨雲便是小侯爺的未婚冢婦。大家迎合上意。眞個將那紫蘭別墅整理得纖塵不染。錦簇花團。比較浣蘭當初鬼鬼祟祟。又自不同。侯爵夫人同梨雲走入裏面。早有許多侍婢圍攏過來。殷勤侍候。梨雲身入此境。未免目迷五色。轉覺有些目眩心悸、姑勿論想起陷在酆都洞裏時候。已是天上人間。即較之隨著假父。住在榆柳莊村落之中。也何嘗夢想到有此境界。若在尋常女子。自然心滿意足。無可不可的了。誰知梨雲身値此

境。越發感懷身世。非但不以爲樂。而且一陣一陣的悲從中來。不禁淚落如雨。坐向靠窗的一張繡墩上面。支頤俯首。默默的一言不發。侯爵夫人不知道他的用意。猜是小兒女家想著伶仃一身。不無有許多感觸。遂百般的用好言撫慰。又暗暗表示侯爵要求他作媳婦的話。說到高興時候。又將景虞當初如何愛戀浣蘭。如何同他姑母鳥夫人用計哄騙侯爵。以至同浣蘭結婚的緣由。一一告訴梨雲。又說前在醫院裡。虞兒聽說你也在那裡養病。他轉嚇得面目失色。疑惑你是從百花山特地追踪而至。前來取他性命。經我百般解說了。他還是兢兢業業。很不放心。可笑這痴兒見理不明。將來你兩人會面的時候。還須你去對他表明心跡。否則他這一種疑團。如何解釋呢。可憐梨雲聽侯爵夫人在那裡說一句。便洒幾點眼淚。及至侯爵夫人將話說完。那梨雲也就珠淚縱橫。濕透衫袖。哽咽得抬不起頭來。（侯爵夫人雖然不像陳靜芳這般自作聰明。却實在是個極笨的人物。既要想求他做媳婦。如何還的說出景虞這些戀愛浣蘭的話去傷梨雲的感情）這一天梨雲睡在床上。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仔細將以前所歷的種種境遇。從新想起。只覺得我一生做事。眞是十分顚倒。既不曾具着一副識人的靑眼。冒冒失失。遇着一個侯爵家的小爵爺。便認定他是個多情子弟。不惜犯着偌大驚恐。隨他拋棄眼前棲息之所。與那些强盜拚着性命。出生入死。思量相偕逃遁。既已逃遁不得。他獨自出了險地以後。雖然不知道我陷在酆都洞裡。只有半月之粮苟延殘喘。然而竟安然置身事外。不籌劃救我之策。及至我命浣蘭冒險去報告於他。他反拒而不納。任是你聽了人的妻菲之言。疑我身在盜窟。有意不利於你。但是別人究竟不曾身當其境。我待你那番光景。又有百花山那番情事。你是親眼所見。何以便改變得如此快捷。最是叫我想起來又羞又悔的。便是在那性命呼吸之間。執手叮嚀。說將來黃土一坏。叫你來拜我的坟。叫我一聲愛妻梨雲的話了。女孩兒家金玉之軀。雖當畢命之時。這愛妻二字。豈許輕輕出口。我恨不得將我這一篇歷史。明明白白表白出來。叫天下後世無限愛好的女郎。千萬不可學我這般少不更事。不自尊重。妄想攀援貴胄。這愛妻兩字。縱是傾盡百花湖的湖水。也洗濯不盡我這場奇恥。景虞。我今日並不怨你。因爲上帝以仁慈致人。我當初既慈心救你。是盡我做人的義務。既不要你感激。又不要你報答。總由於我沈梨雲賦命太薄。生不逢辰。幼小之時。便相繼亡了我那慈愛的父母。隨著一個千刁萬惡的白伯通度活。知識漸開。少不得也要想著將來終身的打算。便又無端因一場雷雨。遇見前世孽緣。雖然清白之躬。未遭汚垢。然而負心薄倖。世界上想除去景虞。還有別人。今日承侯爵一片婆心。不嫌寒賤。要我做他的冢媳。然像景虞這樣爲人。這般待我。可以不用蓍龜。逆料後來必不會有良好

結果。可憐我伶仃一身。既已一誤於前。豈容再誤於後。這婚姻之約。還須大費躊躇。要知我沈梨雲雖然門第不高。立志却很高的。要叫我學那浣蘭千方百計去謀做侯爵家的冢婦。我頭可斷。我志不渝。耿耿此心。可盟天日。好笑這陳景虞縱極蠢愚。你也想我與你萍水相逢。夙無嫌怨。當日既不肯隨同那一班强盜。陷你於陷阱。今日又何至追踪入院。苦苦的與你性命為仇。侯爵夫人適纔告我的那一番話。豈不叫我聽了寒心。(梨雲在還沒有知道這些情事之先。雖然有些不願意嫁給陳景虞。却也還沒有十分決絕。給侯爵夫人多嘴多舌的這般一說。纔說得他格外寒心起來。因此而歷歷想起景虞的負心薄倖之處。痛定思痛。這纔存了個不嫁陳景虞的心。豈不是侯爵夫一番饒舌。惹出來的事。)咳。這還罷了。負我的我自恨沒有知人之明。誤親為骨肉。何以救我的我又無知人之明。視知己若寇仇。酆都洞中半月之糧。看看垂盡。竟有一個驀不相識的魯士成先生。不干己事。他竟肯犧牲一切。連夜渡湖入穴。思量援我出險。他的心思縝密。還恐防我不肯相信。不知從那裏弄了景虞一張名刺。誘我上船。俠骨高情。可歌可泣。偏生遇見我這個糊塗透腦的人。總疑他是拐匪一流。更在稠人廣衆之中。大呼求救。累他幾乎為警吏所捕。我當時身入醫院。還深自慶幸。以為僥倖不落奸人之手。若非昨日在法庭上經他詳細說明。除非骨化形銷。一靈不昧。那時纔會知道他的俠義。否則我終身也想不到世界上竟還有這樣決無其他希望。而肯拔刀相助的人。私恩還在其次。他這舉動如何不可以為男子中模範。我若是埋沒了他這一片熱心。我這罪孽格外深重。當時我因為在法庭上面。羞答答的。不好十分表示感謝。但不知我將來可有同他會晤之日。若還有一面之緣。我必須在他面前表白我悔過之誠。便是將來死了。也有懺悔的期望。(梨雲從此一縷柔情。牢牢縛定在魯士成身上。這賽如侯爵夫人和他們做的大媒。)

梨雲想一回。哭一回。眞是三峽猿啼。方其哀怨。九秋雁唳。無此悲酸。誰知天下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梨雲方以為從此不會有同魯士成會晤的日子。豈料便在次日。魯士成先生忽銜使命前來。以媒妁自任。到了紫蘭別墅。便命閽人通報進內。要求見梨雲姑娘。梨雲聽了這個消息。不覺喜出望外。那多時不曾輕開的笑靨。也就春回眉黛。喜蹙腮渦。一疊連聲叫侍役們請魯先生樓下相見。梨雲略整衣裳。盈盈而下。其時侯爵夫人本住在另外一個房裏。在梨雲雖然不知魯士成這番來意。然而侯爵夫人却猜測到一定是侯爵請他來乞婚的。還恐自己攙雜座間。魯士成將這話說出來。梨雲不好意思允許。轉故意裝著有事。不同著梨雲一齊下樓。梨雲自怨身世。除得自己父母以外。從來不曾遇見一個知心著意體貼自己意思的人。一縷柔情。在此時還如柳絮飛揚。盤旋空際。終未曾有個著落。誰知

世界上竟還有一個魯士成先生。與我素不相識。竟肯拔我沉淪。救我性命。感恩戴德。卽使舍了這條性命。也還酬報不來。其思慕魯士成的心。已如旅人投宿。飢者覓食。已有刻不可緩之勢。驀然聽見魯士成訪他。早滿含著一眶清淚。便在相見之頃。已止不住簌簌的揮洒出來。更不暇委蛇行禮。魯士成見了梨雲此種神態。知道梨雲感激他已到極處。方纔如此悽惶。不由也覺非常感動。彼此四目相看。竟好半晌不能開口。還是魯士成竭力鎮定。勉作笑容。向梨雲鞠躬爲禮。梨雲早伸出一只皓腕。給魯士成去握着。魯士成觸着梨雲纖手。心裡也就迷迷糊糊。有些蕩漾起來。（人孰無情。英雄尚且如此。何況別人。）魯士成先問了午安道。姑娘身體連日想已平復了。侯爵多情。請姑娘住在這裏。姑娘總該安穩的了。鄙人自慚魯莽。前者在那酆都洞裏。實在因爲事機倉卒。不容多所周折。自己知道開罪姑娘之處。很是不少。總還希望姑娘原諒鄙人。並不曾安着什麼歹意。寬恕鄙人則個。魯士成說這幾句話。原是因爲想不出什麼周旋的話。只好略談前事。當作寒暄。誰知梨雲不聽這話。還好。一經魯士成提起這話。兀自觸動他的哀怨情懷。那眼淚益發來得縱橫排盪。哽咽得眞像一枝帶雨梨花。顫魏魏的叫人憐愛。這時候轉弄得魯士成茫然無主。要想安慰他。又不知拿什麼話去安慰。方纔妥帖。好容易重又想出一句。說姑娘不必傷心了。如今幸脫樊籠。心安體泰。該好好保重玉體。將來自有無窮幸福在後。要曉得姑娘這番苦心孤詣。上帝他最是看得明白的。終不會辜負姑娘。姑娘這樣傷心。不但上帝見着不忍。就是鄙人……魯士成說到這裏。覺得這話過於甜密。不應該對於閨女。出此深談。我的心地。雖然坦白無私。然而叫旁人聽着。畢竟有些近於曖昧。經此一想。猛覺得自家腮頰之間。忽然潮熱。心頭便把不住突突的跳。幸虧而前不曾安着一面鏡子。若從鏡子裡瞧見自家顏色。想該另有一種不堪告人的光彩。想念當初那個浣蘭。同我耳鬢廝磨。百般挑逗。我那時塵心不動。祇有憎惡而無愛憐。何以今日對這梨雲。他並不曾有若何表示。然而他這一副愁怨之容。竟能使我百鍊剛腸。化作溫柔性格。難不成情緣所在。眞個如漆投膠。如磁吸鐵。竟能教人無法擺脫麼。（情緣所在。豈但如磁吸鐵。如漆投膠。而且竟能混合爲一。分不出他的質點。這是一種自然性。勉强不來。解脫不掉。所以魯士成雖是英雄。也跳不出這個圈子。）魯士成越想越覺得臉上越潮越熱。竟有些按捺不定。正當情思迷離之際。猛覺眼前紅光一閃。心頭頓時豁然開悟。暗念念着自己名字道。魯士成。魯士成。你平素爲人。是何等的人。今日來做的事。又是何等的事。如何立脚不穩。幾乎蹈入情網。撥梨雲此時哀怨之心。未嘗不由於感激我磊落光明。並無一毫私見。如今忽然生此種種妄念。豈不是我救他的初心。竟不曾乾淨。何以對天下後世

的人呢。況且侯爵諄諄見囑。要完成他佳兒佳婦的幸福、若就我適纔的用心而論。將置陳景虞於何地。又置侯爵於何地。平時既慕先哲嘉言懿行。往往私自揣度。以爲我將來持躬涉世。不但媲美前賢。還須駕而上之。自命不凡大言不怍。何以剛遇著這區區一點情慾之私。竟自擺脫不得、豈不叫人愧煞。在山泉清出山水濁。無怪自古士君子偶一不愼。便做成兩截人物了。梨雲。梨雲。（此兩聲梨雲。同以前暗叫自己的名字。聯成對鎖章法。文字十分精彩。）你若是眞心敬我。我自然感激你。你若安著別的心來愛我。那就怪不得我要辜負你了。（寫魯士成處十分飽滿。陳景虞眞當愧死。）主見既定。頓時放下一副沉毅之容。挺然直立。宛然像個石人模樣。一言不發。呆呆的立著。靜待梨雲止哭。好發表他的使命、梨雲並不是個尋常女子。他是外秉堅孤。內藏聰秀。雖當縱橫雪涕時間。他何嘗不留心魯士成的態度。初時聽他所說的話。異常親密、及至說了半句。那半句又咽住了不說。羞雲滃鬱。越顯得英武。眉目之間。光彩飄射。平生孤冷的芳心。對此可愛少年。不無陡增熱度、誰知停了一歇。自家剛以手帕擦淚。偷看魯士成的顏色。忽然從春明和靄之中。一變而爲秋深肅殺之狀。不由吃了一驚。那一肚子的酸淚、竟爲此不復揮灑。重向魯士成行禮致敬。訴說以前之識先生相救的苦心。悞爲匪類。及今回憶。慚恨交并。每擬向先生面前懺此罪孽。終不曾得著機會。今幸先生慨然下降。正是我所終日盼望的。雖是大恩不謝。先生待我的惠愛。原非空言所可報酬。惟乞先生此後常常相見。俾得時親謦欬、特未審先生之心。肯不我遐棄否。至於我孑然一身、雖承侯爵盛情。慨然以居室相假。然而非鴉非鳳。紫蘭別墅、也非久戀之鄉、惟是天涯淪落、舉目無親。梨雲說到此際。不禁將一痕妙目。流盼到魯士成身上。眉目之間。似笑非笑。（著者寫到此際。好像幽情一縷。從筆尖上飛舞出來。這種白描。得未曾有。）魯士成見此景象。心中又微微一蕩。忙斂神屏息。正色答道。姑娘所慮極是。但侯爵替姑娘籌劃。亦正以此爲慮。所以鄙人今日之來。並非無端過訪。實銜有重大使命。未審姑娘肯容鄙人發言否。魯士成話纔出口。梨雲彷彿已猜到他來意一般。頓時粉面上如披了一重嚴霜、凝然無語、停了半晌。方纔冷冷答道。侯爵既敦請先生見訪。不知有何吩咐。願先生直言無隱。好讓我斟酌答覆。魯士成便慨然說道。陳公子榆柳莊陷賊一事。當時全賴姑娘熱心救護。不謂浣蘭掠人之美。以爲己力。致使陳公子以愛姑娘之心。移愛浣蘭。婚媾之談。實由於此。其時侯爵昧於此中原委。以致姑娘陷身虎穴。竟不能提一旅之師。前來援救。侯爵每對鄙人談及此事。還覺深爲扼腕。所幸上帝有靈、淫娃授命。姑娘又仰承天眷。易危爲安、所惜者姑娘既已無家。梗斷蓬飄、一身尚無著落。侯爵念蘋蘩之托、必須如姑娘者。方克當選。又知姑娘當初偕

公子潛逃。倉猝之間。曾以婚姻見囑。雖公子負德於先。尙冀報恩於後。姑娘果肯俯如所請。一俟公子病愈出院之日。卽爲綵輿親迎之期。侯爵以姑娘金玉之躬。未敢冒昧啓齒。所以轉令鄙人代達下忱。婉通誠款。想姑娘當不至見拒。（魯士成這一番話。旣甚婉轉。又甚誠懇。若是換了第二個人。無論如何。也有九分把握。無奈陳景虞這飯桶。竟不辨愛情是什麼東西。更不辨好歹。不識是非。竟是一個扶不上墻的死狗。這有什麼辦法。）梨雲此時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一面聽魯士成說話。一面整襟危坐。默默如有所思。及至魯士成話已說完。方纔略欠身軀。慨然長嘆。不知梨雲說些什麼。請看下文交代。

漱六山房主人評

陳侯爵令一少年男子代表向少年女士乞婚。已爲失計。何況此少年男子正爲女士感恩入骨之人。更屬非常失計。以後風波疊疊。胥醞釀於此番失計之中。雖曰人謀。亦由天意。而最大之原因。則爲景虞庸劣萬分。斷不能爲梨雲之婿。故著者亦萬不容其娶此佳人。而令梨雲有適人不淑之苦。

魯士成所欲宣布之祕密。究爲何事。讀者諸君試一猜之。梨雲渴念魯士成。不料魯士成應念而至。梨雲旣有感激圖報之意。魯士成亦存憐惜愛慕之心。握手之間。兩情已洽。相看莫逆。默契於心。一種細膩慰貼之深情。躍然紙上。

魯士成明知梨雲未必肯嫁陳景虞。何以尙爲陳景虞作伐。但欲令梨雲富貴尊榮。一生安樂。舍此別無他法。不料梨雲氣節自高。不慕富貴。竟出魯士成意計之外。蓋不如此不足以爲梨雲也。

此回爲魯士成沈梨雲二人合傳。描摹美人名士之氣概。純從正面寫來。酣暢淋漓。不同凡響。

千錯萬錯。一錯於冰人之誤遣。再錯於陳夫人之信口閒談。告以景虞在醫院中深懼梨雲之事。然而梨雲尙未十分決絕。或者猶有轉圜之餘地。迨一聞此語。百倍寒心。至此而不嫁景虞。其心始決。否則或尙不至如此也。

第二十回　慷慨拒豪門霞思風情微詞暗托　倉皇辭別墅天寒日暮靜女宵行

梨雲嘆了一口氣道。先生來意。未嘗不在我意計之中。特是薄命之身。此生已不復作婚姻之想。（說得無限傷心。）區區私恨。不能求諒於侯爵。自當見諒於先生。此時也不便與先生多作肺腑之談。敬乞先生替我轉報侯爵。摯愛之恩。永銘心版。至於婚姻的事。不但齊大非偶。薄命人消受不起。萬一强蒲柳之質。入鸞鳳之羣。還防福薄災生。釀成怨耦。侯爵若能相諒。不以婚姻見迫。此間尙可勾留旬日。否則我也只好孤行其是。舍此他適。竊恐先生將來亦當求我於海

角天涯了。梨雲說到此際。不由珠淚重彈。愴然不樂。魯士成初瞻梨雲。已知乞婚之事。必有梗阻。却不料梨雲竟如此決絕。自家此時轉不能再作勸慰之辭、再一替梨雲想起身世、知道景虞負心薄倖。百喙難辭。無怪娟娟此豸。恨入骨髓了。但是他孤苦一身。既不肯與景虞結婚。在勢使不能久居此地。此後又將托迹何方。這女郞際遇。也就可算迍邅已極。我羈身學校。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再抬頭向梨雲臉上觀看。見他丰姿消瘦、還不如當初在酆都洞裏的容顏。可想百憂煎心。較之身處患難、尤難消受。憐卿憐我。魯士成到此也就默默相對。有些凄楚起來。由不得淚珠迸出。梨雲見魯士成爲他流淚。心上格外感激、不由問道。先生近在學校、每星期作何消遣、堂上還有何人。魯士成嘆道。鄙人雙親見背已久。早年本有一個兄長。經營商業。往來南洋一帶、不幸於數年前有人傳說。在乘船回國之時。輪船觸礁沉沒。此後遂杳無音信。大約傳聞已成確實。每一念及鄙人身世。輒自涕零。梨雲哽咽道。照此看來。先生的境遇。簡直同我如出一轍。但不知先生今年貴庚多少。是否與人訂有婚約。（女孩兒家若不是要把愛情交托給人。斷不肯對著少年無妻的男子。問他和人訂過婚約沒有。梨雲問到這一句話。已是最後的表示。）梨雲問至此句。臉渦之間。漸增紅暈。不禁低下頭去、招弄裙角。魯士成却未曾留意。重又答道。鄙人今年已二十一歲。學未成名。遑言家室。所以蹉跎至今。尚未作訂婚之想。梨雲嘆道、以先生英年磊落。將來不患不成大名。碌碌之徒。何足相比。前次俠義之舉。固可爲而不可爲。這是爲什麼呢。大丈夫當以身許國。爲國家犧牲、爲社會犧牲。至於慷慨拔刀。睚眦報怨。未免大才小用。以後還望先生遇此等事。必須三思而行。即如酆都洞中。承先生不棄。慨然冒險相救、那時的我。非但不知感激。轉要鳴警求援。豈不辜負了先生一番美意、魯士成見梨雲對他作此親密之言。剛待回答。忽然瞥眼從屏角背後。似乎有一人衣影閃爍、猛想起侯爵夫人也在這裏。如何今日並不出來。或者怕礙着我們談心。故意迴避、我此時代表乞婚之語。既已終結。何得再久戀此處。起人疑謗、遂立起身來。更不留連。向梨雲告別。仍向侯爵府中而來。把梨雲拒婚的話。一一告訴了侯爵、侯爵覺得殊出意外。（在我想來。不在意外而在意中。你只要問問你那位金漆藝桶的令郞。爲什麼這般沒有人味。）對着魯士成。登時露出一種失望的顏色。怏怏不樂。勉強同魯士成周旋一會、魯士成遂也不能久坐。作別而去。隔了幾日。景虞病體已愈。同著烏夫人一同返邸。侯爵見他丰彩依然。心中自是歡喜。烏夫人很關心梨雲婚事。一見侯爵。便問前日託魯先生去乞婚。定然已有成議。未知迎親訂在何日。侯爵不禁肅然長嘆。將前後事迹、對烏夫人一一說知。重又說道。論那女子爲人。實在叫人可以憐愛。既已伶仃無靠。我們也不惜屈尊相就。

老夫滿意他決然沒有反對的道理。誰料繼見了魯士成之後。竟斬釘截鐵的一口回絕。老夫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難道我們這般家世。還辱沒了他不成。妹子。你替我想想。可叫我懊喪不懊喪。這時候烏夫人只管聽著。一直聽侯爵說畢。纔哈哈的笑了一聲道。哦。原來這女子竟自拒絕了我們。不肯嫁給虞兒。哥哥閱世甚深。難道這點點情節。都猜測不出。試想這女子當初在榆柳莊遇見虞兒。覺得虞兒生得一表不俗。又知道他是官家後裔。或者竟是眞心要想嫁給他。並非和那班强盜串通一氣。及至後來聽說虞兒和浣蘭結婚。他陷在强盜的牢窟之中。虞兒竟將他置之度外。不思量前去相救。女孩子心性。自然覺得虞兒負心薄倖。生出許多怨恨來。這却不能怪他。今日浣蘭已死。哥哥又不惜曲尊降貴。請出人來向他乞婚。他苟非喪心病狂。斷沒有把一個將來的侯爵夫人。白白的拒絕了不肯俯就的道理。因爲天下做女兒的心理。若是講到結婚。第一件必須揀擇夫婿的人材。第二件便是財產了。虞兒的人才。以及哥哥的財產。這兩件不消說。都是十全的。誰不想巴結和我們這份人家做親。只不過不能如願罷了。卽以浣蘭而論。就是個榜樣。我在先還不知道這個梨雲是怎樣的一個皮賴人物。每逢講到他。妹子心裏總疑惑哥哥的話。有些言過其實。及至那一天同他會面。却覺得這女子生得甚是可人意兒。遂也贊成哥哥這乞婚的主見。我到醫院裏將這話告訴虞兒。虞兒他是個實心孩子。還百般的作難。不肯娶他爲婦。（景虞眞是殺才。）經我再三勸解。他方才略略有點回心轉意。誰知這一個的容易剛剛說妥。那一個轉又百般崛强起來。眞叫人聽著生氣。但是這女子崛强的緣因。其中正有研究的地步。千不怪萬不怪。總怪哥哥請了魯士成去乞婚的錯處。（話雖不錯。然而侯爵主張要請魯士成做媒的時候。你爲什麽十分贊成。如今又來說這般馬後炮的現成話。豈不可笑。）侯爵先前聽烏夫人講話。只管俯首無言。及至聽到這一句。也就不由拍手道。著呀。著呀。你這話眞有點意思了。你的見解。畢竟比別人高了許多。無怪人人都佩服你。老夫到此也不能不心悅誠服。你且再說下去。烏夫人又笑道。這事顯而易見。還用講麽。你想那女子陷在那牢窟裏的時候。可算得在性命呼吸之間。有個坐視不救的虞兒。偏生就有個與他無干。挺身相救的魯士成。兩下比較起來。那梨雲還是感激魯士成。還是感激虞兒呢。如若不使梨雲和魯士成相見。逕自請別人向他乞婚。或者倒有希望。（也來不及的了。已經給你那位飯桶令嫂。破壞得乾乾淨淨。還有什麽希望。）偏生我同哥哥都不曾想到這一層地步。憑空請他們兩個人自相接洽。我還逆料到嫂嫂雖然也在那裏。知道魯士成是爲婚事而來。他定然有心迴避。不肯置身其間。哼哼。我怕他們兩個人密愛輕憐。那魯士成不是爲人作媒。簡直要炫玉求售的

了。（長舌婦人的口氣。描摹得神理俱到。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得來。）

侯爵越聽越覺生氣。猛然拍案吆喝道。阿呀。我何以這般老悖。竟不曾想到這一層。怪道那魯士成覆命之時。面有愧色。可想他良心不昧。知道他的作爲。不合公理。所以對着老夫。有些支支吾吾。既慚且愧。若不是妹子體會出來。老夫一世也不得明白。（足見糊塗。）如今事已至此。料想再去同他糾纏。固然無濟。也未免失了我們侯府的身份。好笑我還將那女子當作珍寶似的。將他供養在紫蘭別墅。妹子智術過人。我們將來究竟用何方法。方可以少洩老夫心頭之恨。烏夫人笑道。天下事我愈求近。彼將愈遠。此後萬不可再向他提起婚姻兩字。他既然無心嫁給虞兒。便是撮合攏來也非佳耦。如今看起來。梨雲之崛强。固然可惱。（有什麼可惱。難道他拚生捨命。救了你家的人。不但不感激他。而且還恩將仇報。就是應該的麼。）魯士成之奸險。罪亦難辭。哥哥若是寬恕這女孩子呢。便將他逐出紫蘭別墅。一任他嫁給魯士成也好。嫁給別人也好。他既甘心做窶人之妻。無命做侯爵之婦。料想他們將來也難以存活。魯士成家徒四壁。貧無立錐。他那裏有什麼財產。供他妻子揮霍。將來輾轉溝壑之中。自是意中之事。這是第一層辦法。否則便用一種激烈手段。對付這不識好歹的女子。只怕哥哥不肯做到那裏罷了。其實他既無情。我便無義。也算不得什麼。哥哥便從明日。仍然將那女子騙入府中。只須留出一間空屋。將他禁錮起來。他不肯嫁給虞兒。我偏不許他嫁給魯士成。他想脫離虞兒的關係。我偏不容他遠走高飛。好在他並無親屬、任是我們將他拘禁終身。也沒有人來說話。這便是第二層辦法。依了我這個主張。包管可以稍洩心頭惡氣。我勸哥哥千萬不用煦煦爲仁。孑孑爲義了。（好惡婦。究竟梨雲與你有什麼深仇宿恨。你始而必定說他和强盜通同一氣。如今又要出這般的惡毒主意。來擺佈他。不怪自己的人。反怪別人不是。所以本書之中。陳靜芳和史浣蘭兩個。都是第一等惡毒的東西。）侯爵凝神半晌。慨然長嘆道。甯人負我。毋我負人。妹子第二層辦法。未免過於刻毒。還是將他驅出紫蘭別墅、放他一條生路。至於他此後的有無幸福。全看他的命運罷了。（侯爵始而對梨雲說當他愛女一般看待。無非是想他做媳婦。及至他拒絕求婚。就立時要趕他出去。私心如此之重。比起魯士成的心地。相去何啻天淵。）婚姻有自主之權。他既不願嫁給虞兒。虞兒又不願娶他爲婦。我們便極力撮合。將來也是凶終隙末。妹子想我的話可是不是。烏夫人掩口一笑。說道。我早知哥哥仍是以忠厚待人。既如此說。我又何必苦苦與這女子爲難。就照哥哥這樣辦法也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畢竟放心不下。那合歡堡暗殺的事情。究竟是何人所做。不知與這女子有無關係。侯爵縐眉道。但是這案叫人委决不下。警廳裏昨天還有信來。說已經把白伯通嚴

訊過好幾次。他總矢口不認。及至訊問那幾個盜夥。據盜夥供稱合歡堡發生暗殺之時。委實他們山上還不曾知道。那一天白伯通剛同白仲虎議論防備官兵的計策。隨後纔得知消息。可想不與他們相干。現在警廳又派出許多偵探。嚴密訪查。還不知那一天可以水落石出呢。方魯士成與梨雲接談之頃。正侯爵夫人屏後竊聽之時。（這種筆法。直是從古文中脫胎出來的、迥非尋常小說的章法。）所有梨雲同魯士成的一番話。一一聽在耳內。心上大不以為然。後來見魯士成興辭而出。他已從屏後轉入廳際、對着梨雲。便不似先前親密。這原是尋常婦人心理。不足深怪。（侯爵尚且如此。何況一個不成氣候的愚婦人。）梨雲也看出侯爵夫人神態。也只好略為周旋了幾句閒話。逕自攝着長裙登樓。百憂塡膺。感懷身世、這一晚獨自憑樓遠眺、但見夜色深沉、疎星掩映。一叢叢深林密樹。都似替他添恨增愁。暗想我今日雖暫居此地、大約不久也須舍此而去。雕梁畫棟。轉眼便非我所有。我豈不能屈節俯就。但這侯爵夫人的名目。在他人或視如珍寶。在我却棄若土苴。並非我不近人情。想起人生在世。與其濁富、不若淸貧。況且女子從人。關係一生幸福、委屈將就。一生無復展眉之日。思之實可寒心。最可怪者。今日自與魯先生晤對之後。他的英姿俠氣。彷彿便在我心裏。嵌了一個形影。任是如何。也擺脫不下。難道三生石上。眞個姻緣前定不成。況我觀他目前雖屬貧寒。就他的學問品行而言、他日必不久居人下。我不嫁則已。若使要嫁。舍却此人。更將誰屬。梨雲想到此處。不由芳心就突突的亂跳。頓時覺得腮頰上異常紅暈起來。直到夜深、方纔就寢、次日兀自沉沉睡熟。旭影三竿。尚未下榻。還是侍婢們輕輕揭起羅幃。喚他盥洗。梨雲被他驚醒。揉了揉一雙睡眼。方纔緩緩起身。重掠雲鬢。細勾螺黛。見旁邊立著一個短婢。梨雲便問道、我今日貪眠晏起。你們不要使夫人知道。想來夫人已進早餐。不知可曾問起我不曾。那短婢笑道。夫人淸晨時候。便已起身下床。剛自梳洗、府邸裏已遣了一輛馬車。來接夫人回去。夫人不知何意。本欲進過早餐纔去。不到一刻。侯爵又來電話、催促夫人快走。夫人猜不出有何急務。連早餐也來不及用。立時回府去了。臨行時候。並吩咐我們不須驚動姑姑。娘娘你看可好笑不好笑。侯爵在先原怕姑娘在這裏一人寂寞。逼著夫人到此作伴。如何隔不了幾天。又喚了夫人回去。侯爵的舉動。眞有些叫人猜摸不定呢。那短婢正在粧台旁邊。指手劃脚的談說。然而梨雲心上。早不由吃了一驚。頓時默然無語。手中的梳子。樸的落在地下。都沒有覺得。梨雲原知道拒婚之後。身世必遭不幸。今又見陳夫人不告回邸。茫茫前路。可想而知。顧影悲酸。益覺蟄處此間。已有不可終日之勢。果然延至午後。一班侍婢、都竊竊耳語。對於自己。非復日前恭謹狀態。晷影移窗。並不見有人照料起居飲食。連早餐

也不開出來。案上薄茗一壺。伸手試試溫涼。業已浸指如冰。不能入口。梨雲也不去問他們。惟有抱膝默坐。不多一會。覺飢腸雷鳴轆轆之聲。和壁上的自鳴鐘。互相應答。凝思之際。忽聞樓下人聲喧雜。移置器物。一似人家將有遠行。在那裏料理行裝。芳心大疑。坐不能耐。輕移步履。走到窗前一看。果見許多人將所有器具陳設。一概搬移出去。一刹那間。樓下止賸了幾間空屋。著者至此。喟然嘆曰。嗚呼陳侯爵逐客之令下矣。梨雲覩此種種情形。不怒而反笑。其笑聲之中。時時雜以悲哽之音。苟使有人聞之。未有不代爲扼腕者。所幸一班侍婢。蠢如鹿豕。（他們的主人都是鹿豕一類的東西。他家的侍婢。更那得不蠢如鹿豕。）那裏會體貼梨雲的心。梨雲也不願他們知道。勉强忍住了眼淚。盈盈嬌面。也不露慘淡之容。暗念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女子婚姻。現在已有自主之權。豈能爲貢媚貴人之物。侯爵也是堂堂丈夫。更事甚多。何至對我一孱弱女郎。用此激烈手段。致令我羞赧無地。其實我既拒此婚約。也斷不能久據此屋。他適正自有日。今既如此。雖一刻也不復可耐。這一班奴才。既已將樓下什物搬移殆盡。少不得就要到樓上來的。那時臉上益發的不好意思。不如我爲先發制人之策。思索既畢。就含笑向諸侍婢道。前承夫人盛愛。絜我至此。又重勞諸妹妹等。爲我周旋。心上異常感激。然而我是客居於此。行將束裝他去。另謀生活。請諸姊妹替我傳話府中諸紀綱。暫在樓下略事休息。俟我去後。再行上樓。好在我一身以外。別無長物。今晚便可離此而去。梨雲一面說著。一面立時將侯爵所贈的衣服珍飾。一一卸下。放在牀隅。依然著他的隨身衣服。走近粧台。將雲鬢掠得一掠。又四面環顧一週。不由觸起自家身世。雙眶之內。也就盈盈落下淚來。那些侍婢聽了梨雲的話。又看他如此舉動。倒有好些人在旁邊指指點點。嗤之以鼻。內中也有知道梨雲意思的。隨即匆匆下樓。果然將梨雲的話。告訴那班僕役。叫他們暫緩上樓。那一班如狼似虎的豪奴。還在樓下發話。無非想催他快走。梨雲一一聽得分明。更不遲疑。立時向侍婢們告別。（這班鹿豕何必理他。）匆匆下了扶梯。走過廳側。果然已是空無一物。與前日來時迥不相同。家人們見梨雲已走出廳事。更不爲禮。甚至有箕踞在旁。望他揚頭微笑的。梨雲又恐羞顏爲他們所見。直將個頭俯在胸際。快走幾步。逕自出了大門。自念南北都辨別不來。叫我向那一路走去。意欲轉身回去問路。又覺得令人看着奇詫。不以我爲問路而來。還只當我負氣而出。因爲茫無棲託之所。重又折回。萬一再爲他們奚落一番。豈不是自尋沒趣。其時已是暝色四沉。蒼烟匝地。梨雲含悲帶恨。迸着一口氣。走下有好幾里路程。方纔略一迴顧。已見那座紫蘭別墅。隱隱約約。微露着紅欄一角。閃爍在森林密樹中。這地方十分荒僻。四週並無人家。更從那裏尋覓宿舍。野狐梟鳥。觸目皆是。村徑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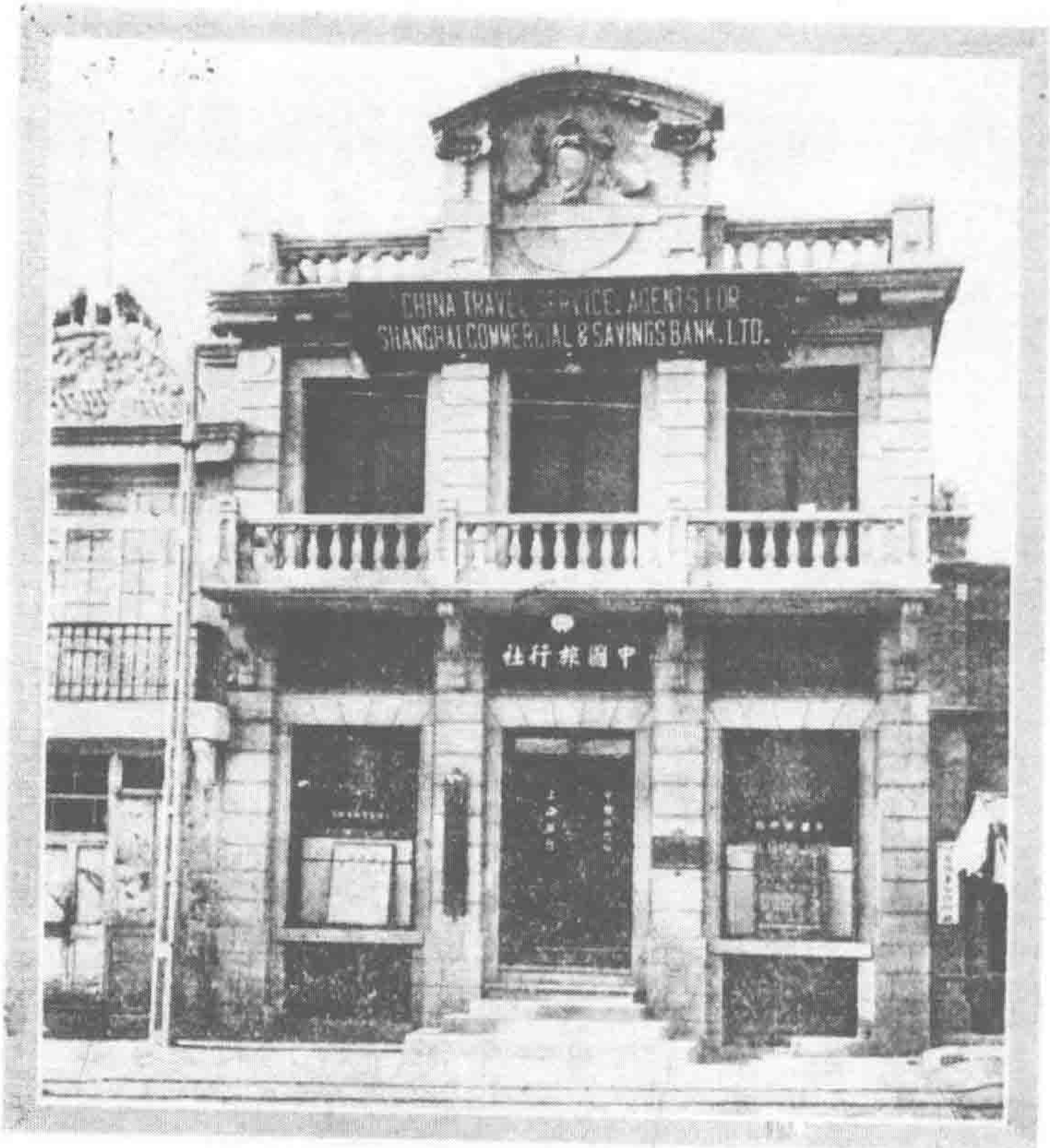
凸。又甚是難行。回想咋宵錦衾寶帳。深護嬌軀。更不知外間有此荒寒景象。徒以景虞薄倖。使我寒心。雅不欲以此嬌怯之身。嫁這樣的負心人物。是以決計不從侯爵求婚之意。然而我之所以拒絕景虞的用心。也正爲另有其人。挺身救我。此恩不可以不報。方寸間事。又不能告訴別人。此後前路茫茫。止未審作何歸結。世間女子薄命。比起我來。想不得再有勝似我的人了。（可憐可憐。這又是烏夫人的罪孽。天下竟有這種可恨可鄙的婦人。眞是賈寶玉說的女人一嫁了人。比男子更加可殺了。）想到此處。便覺得澈底悲酸。又想現在雖然無處可去。好在只須捱過了這一夜。明日便可詢問入城路徑。再去訪魯士成也不爲遲。梨雲心口相商了一會。決定主意。還只管移動腳步。向前奔走。思量趁這暮色蒼涼。覓一棲息之所。好度過這茫茫長夜。誰知這一帶地方。人家極少。陳侯爵取其幽靜。纔在這裏建築別墅。你想梨雲隻影伶仃。獨行踽踽。又因人地生疎。更不知道從那一條道路行去。纔有街市。其時暮景已收。漸入深夜。格外心慌意亂。只顧埋著頭向前奔馳。穿過好幾叢樹林。陡覺得身畔水聲潺湲。冷冷可聽。再一望去。原來是一條小河。上面有一條石橋。石橋之間。都長著芃芃衰草。眼見得是沒有人輕易往來的緣故。橋旁一株古柏。倒影入水。遠遠看著。儼然像個森嚴奇鬼。要來搏噬人的模樣。芳心只顧突突地跳個不止。頓時覺得雙足無力。不能前進。身不由己。便倚向那株樹下。暫爲休息。梨雲在日間受了侯府家人的奚落。加之新病初愈。元氣尚未恢復。愁恨交幷。辛苦已極。此番又經長途跋涉。筋力俱疲。明知荒野之間。未敢假寐。不料偶一倚樹。遂不由得嬌睫下垂。沉沉入夢。甫一合眼。陡覺身有後聲。（伏線）嚇得重又霍然立起。仔細聽去。原來是波中魚躍。撥刺的聲音。從朦朧星月之中。還見那叠叠的水紋。從一個小圓暈裏。化成無數大圓暈出來。夜風吹衣。寒透肌骨。暗念中國盜賊最多。山有山賊。水有水賊。看這條河。並不是無源之水。難保不和別的港汊相通。萬一此時有盜艇出沒其間。我這虎口餘生。不是又要重蹈酆都洞覆轍麼。想着不由毛骨森然。思量此地不可久留。不如還是冒險前進。其實梨雲此時。已是行走不動。只因避禍心切。遂又勉力支撐。向前猛進。還不曾走了幾步。陡覺得自己先前走的那一叢樹林之中。忽然有腳步的聲音。把梨雲嚇出一身冷汗。不知來的是誰。且待下回交代。

漱六山房主人評

梨雲辭婚一節。爲極大之關鍵。而與魯士成揮淚相看。兩人遂成團結不解之局。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閱書至此。不覺百感交幷。

北平分社新遷

記者



北平分社

本社在平設立分社。由來已久。彼時北平尙爲首都。四方中外旅客。每日不期而集者。輒數千百人。今茲首都南遷。北平旅客。雖不及往時之盛。然如西山八景。故宮宮殿。湯山溫泉。陶然香塚。又如雍和宮之偉麗。臥佛寺之雄奇。覺生寺有八萬七千斤之大鐘。崇效寺有三百餘歲之牡丹。或足供學問之探討。美藝之欣賞。或宜身體之健康。遊人之憑弔。故北平近畿一帶。已足招徠旅客之留連。若夫遠郊四週。山林古跡之勝。益更僕難數。宜乎中外遊侶。經平社服務招待者之終年不絕也。況北平之交通。南有津浦。北有平綏。東遼北甯。轉達吉黑各省。西經平漢。連繫中原。交通既如是之繁。其需要旅行機關也。當亦甚殷。然則本社北平分社之日漸發展者。良有由來矣。

平社向賃屋於西皮市。地址狹隘。每日顧客。頗嫌擁擠。爰於本年八月一日。遷移西交民巷東口路北十號新址。舉凡車船客票之售賣。旅客行李之接送。遊覽名勝之招待照料。以及發售旅行支票旅行雜誌等項業務。一仍舊貫。當茲新遷伊始。用誌一言。倘希各界顧客之垂察焉。

CANADIAN PACIFIC

S. S. EMPRESS OF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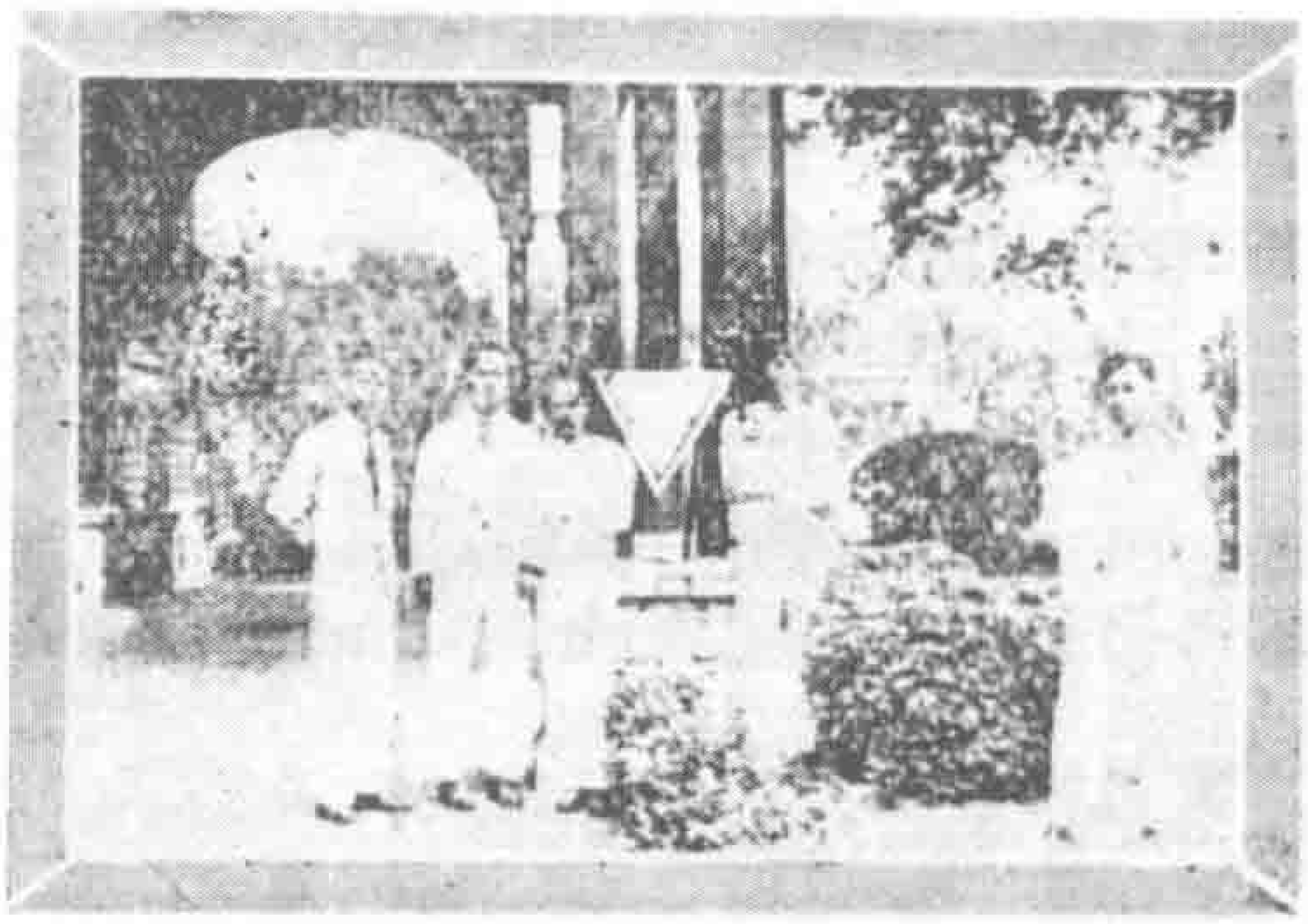
逕啟者 同人等此次出國一切手續均由
貴社經辦敏捷周到竟以公平同人等無任欽感
離沪後業於九月二日安抵美邦知關
錦注 用特附問專佈謝悃 惟希
鑒察 此致
中國旅行社

1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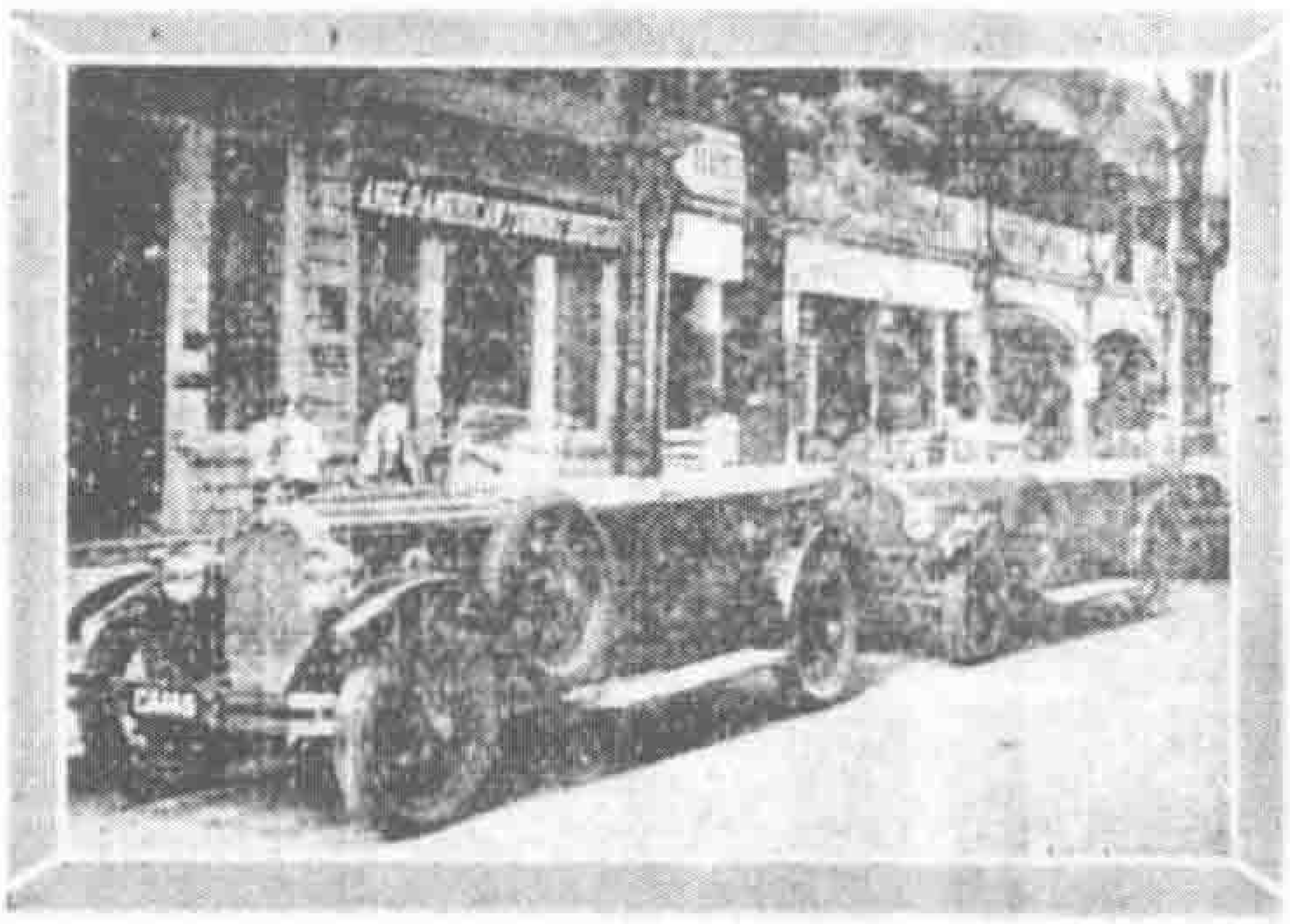
李秀芝 高遠春 張道行
任語道 雷雨篁 胡韻章
龍春蘭 張志白 劉秉安
陳毅夫 沈毅君 吳任滄
楊平一 沈重宇 楊之春
鄒守俠

仝啟

一九、九、七、



山打根儲蓄旅行社



法屬西貢旅行社

海外旅行社一頁

世界各國。莫不有旅行社。於國計民生。影響至鉅。其最著者若英之通濟隆。美之運通公司。日之國際觀光局等。在我國方面設立旅行機關者。以本社爲嚆矢。近頃海外華僑。亦有旅行社之成立。惟其目的。在歸國遊覽。亦至可喜之事也。南洋英屬北般島山打根地方。有華僑數人。於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成立山打根儲蓄旅行社。宗旨在乎儲蓄鉅款。定期四年。遄返祖國。遊覽各處。參觀祖國之一切新建設。計其時日。當在民國廿二年之春季。上圖右角。爲該社之發起人。下圖爲山打根政府銀行大鐘樓紀念碑。本社承該社來函具述種種。樂爲披露於此。可知僑胞關懷祖國之切。誠無微不至也。

又有法屬西貢之旅行社 Anglc-American Tourist Bureau 近投函本社。希望彼此合作。將紹介游人來華觀光。上圖左角。爲該社旅客狩獵隊出發之攝影。該社在法屬印度支那一帶。專爲旅人謀福利。飛機與汽車。相輔而進。當地居民。莫不稱便。蓋與本社之宗旨。有不謀而合者。因亦贅述於此。該社之狩獵隊。其費用分嚮導人•篷帳•汽車•食品與飲料•廚人傭僕•狩獵執照等費用。又各項費用。均按日計程而定。其多寡至時日又分爲三日•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四種。平均計之。每人一月之用費爲二千八百二十元。二人合行。價又較廉。爲三千八百元。

山打根政府銀行大鐘樓紀念碑

